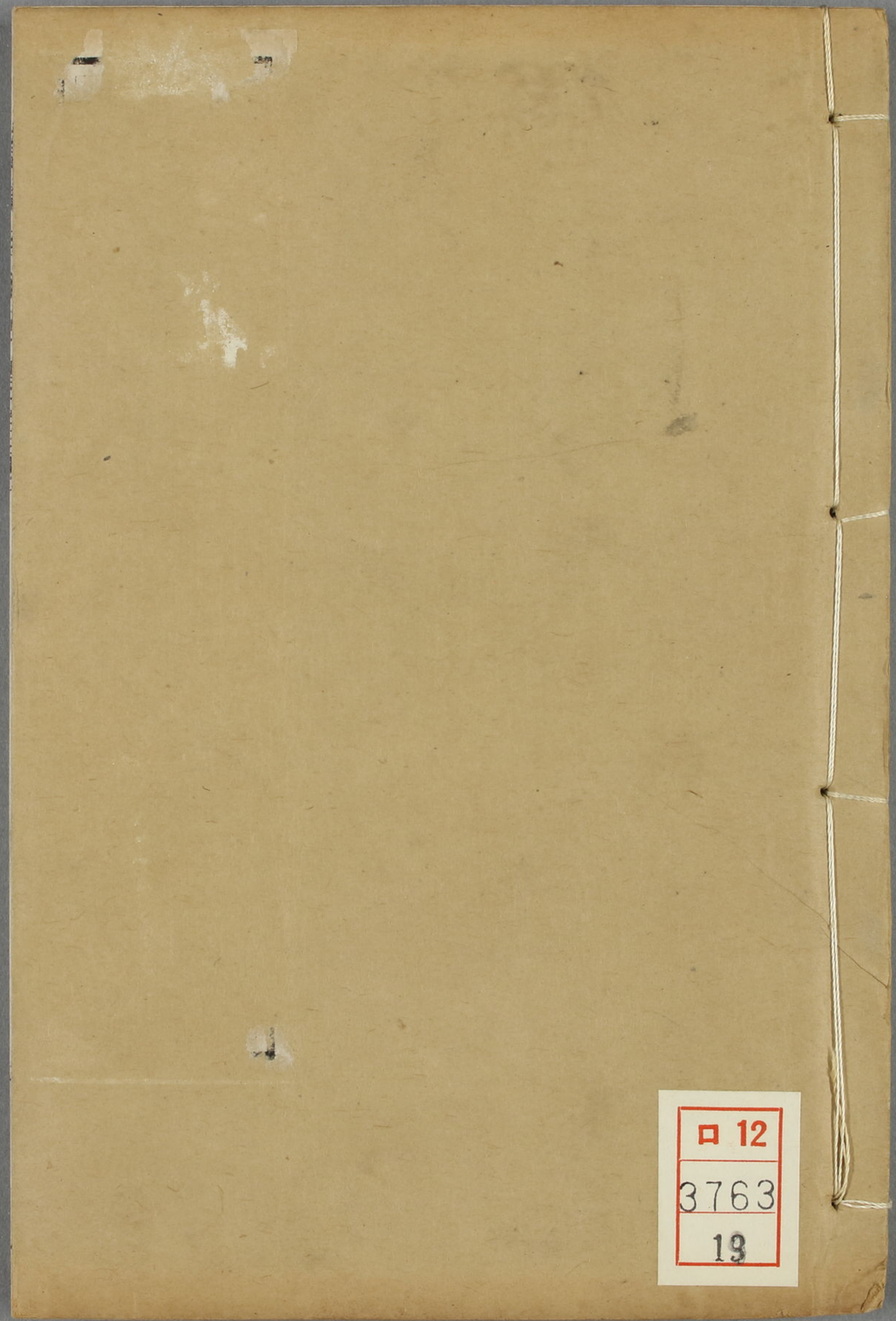


口 12
3763
13

D12
3763
13

易圖略叙目

余學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此三者皆孔子之言也孔子所以贊伏羲文王周公者也夫易猶天也天不可知以實測而知七政恆星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度之經緯山澤水火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化本行度而實測之天以漸而明本經文而實測之易亦以漸而明非可以虛理盡非可以外心衡也余初不知其何爲相錯實測經文傳文而後知比例之義出於相錯不知相錯則比例之義不明余初不知其何爲旁通實測經文傳文而後知升降之妙出於旁通不知旁通則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其何爲時行實測經文傳文而後知變化之道出於時行不知時行則變化之道不神未實測於全易之先胸中本無此三者之名既實測於全易覺經文傳文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相錯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旁通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時行測之既久益覺非相錯非旁通非時行則不可以解經文傳文則不可以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十數年來以測天之法測易而此三者乃從全易中自然契合既撰爲通釋二十卷復提其要爲圖略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共二十三篇編爲八卷次章句後譬如郭守敬生劉洪祖冲之何承天傅仁均一行之後悟得歲實消長不用積年日法非能越乎前人亦由前人之說而密焉耳夫祖冲之立歲差傅仁均立定朔當時泥古者驚爲異說余以此三事說易亦祖氏之歲差傳氏之定朔也知我者益加密焉余之所深冀也嘉慶癸酉十一月冬至前五日焦循書於半九書塾之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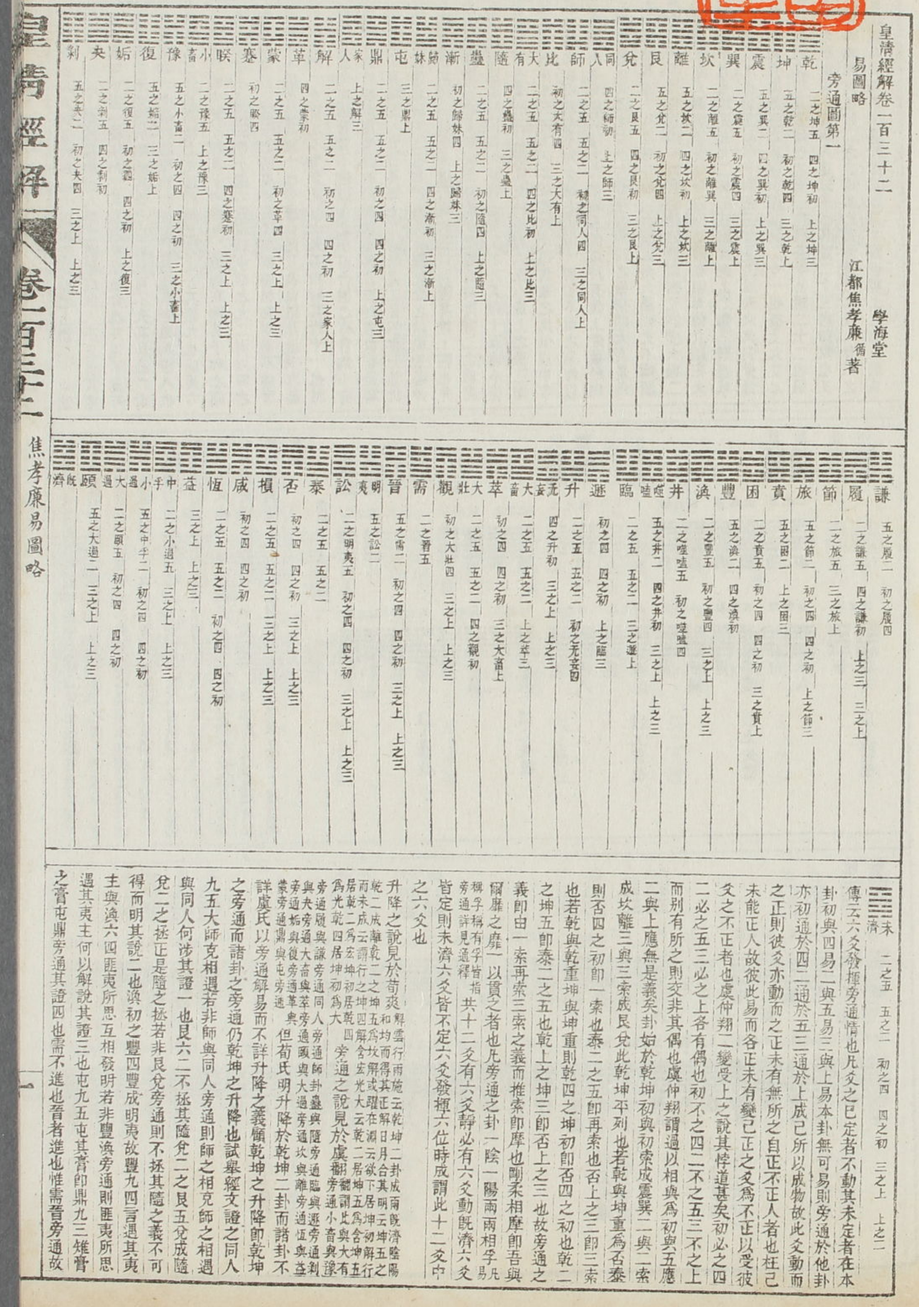
木下中也氏
1994.4
贈寄
9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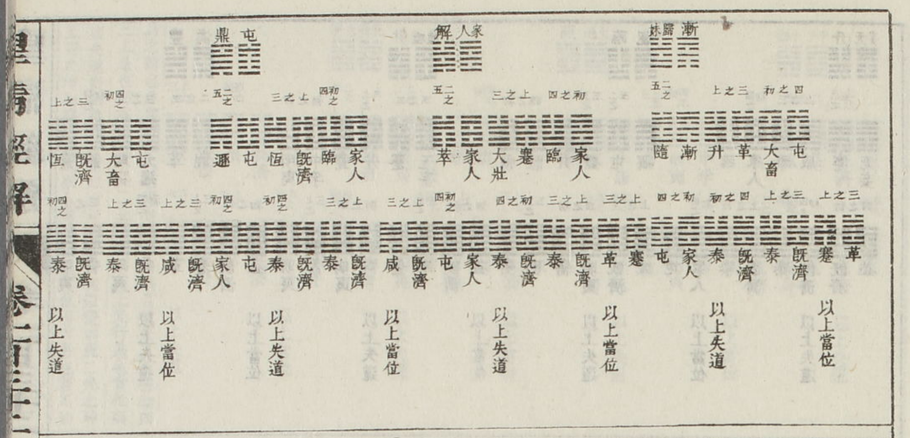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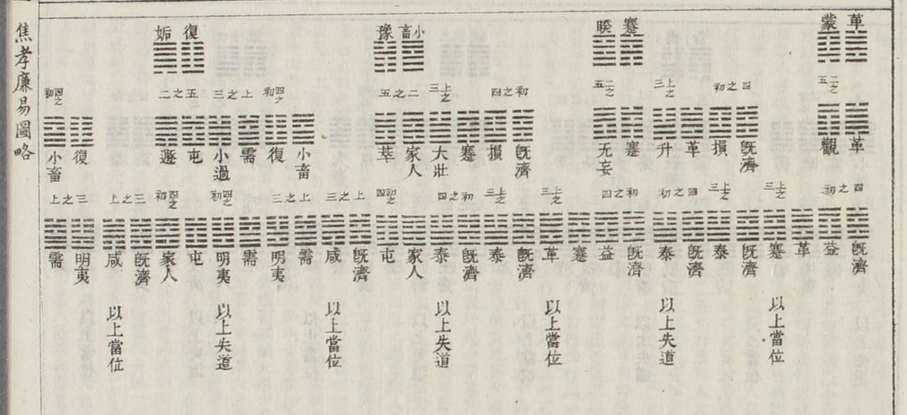
旁通圖第一
當位失道圖第二
時行圖第三
八卦相錯圖第四
比例圖第五
原卦第一　原名第二　原序第三　原象象第四　原辭上第五　原辭下第六　原翼第七　原筮第八
論連山歸藏第一　論卦變上第二　論卦變下第三　論卦變第四　論卦氣六日七分上第八　論卦氣六日七分下第九　論爻辰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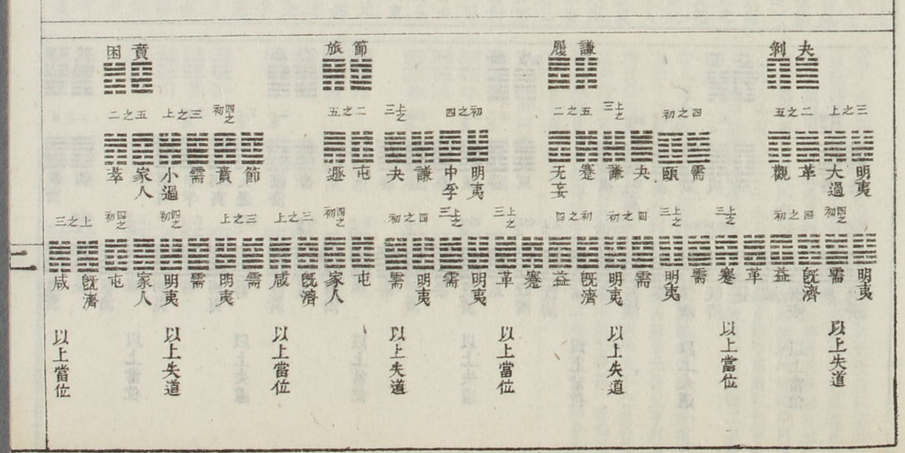
易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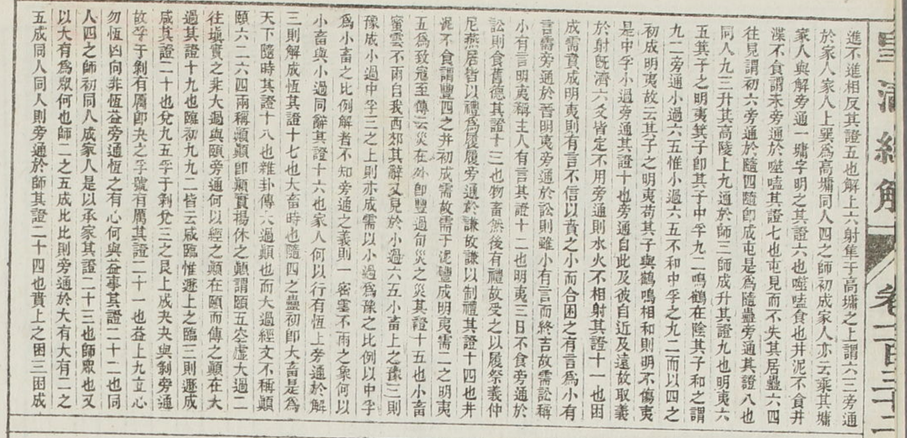
旁通圖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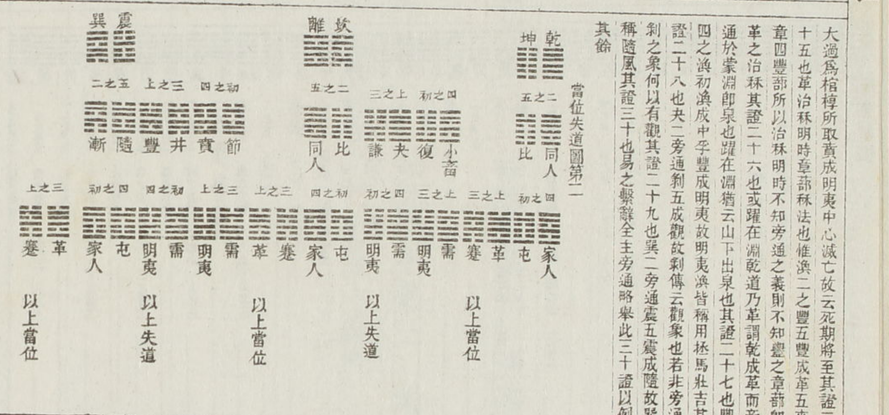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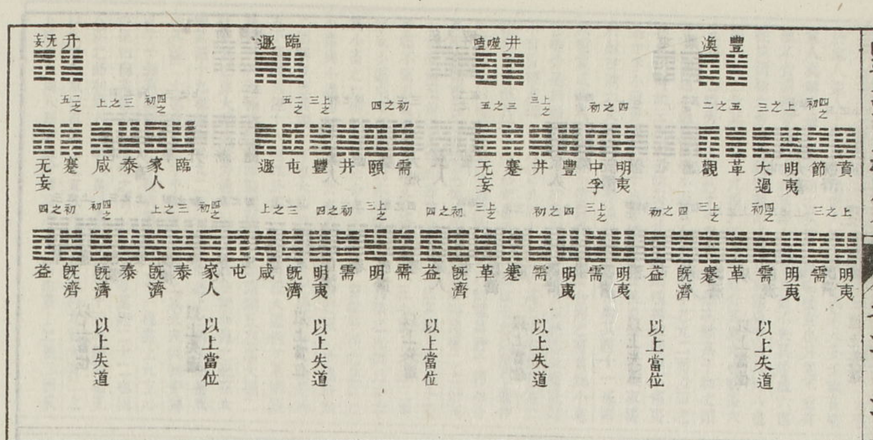






進不進相反其證五也解上六射隼于高墉之上謂六三旁通於家人家人上巽爲高墉同人四之師初成家人亦云乘其墉家人與解旁通一墉字明之其證六也噬嗑食也并泥不食井漱不食謂永旁通於噬嗑其證七也屯見而不失其居豐六四往見謂初六旁通於隨四隨卽成屯是爲隨蠱旁通其證八也同人九三升其高陵上九通於師三師成升其證九也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箕子卽其子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謂九二旁通小過六五惟小過六五不和中孚之九二而以四之初成明夷故云箕子之明夷苟其子與鶴鳴相和則明不傷夷是中孚小過旁通其證十也旁通自此及彼自近及遠故取義於射既濟六爻皆定不用旁通則水火不相射其證十一也困成需實成明夷則有言不信以貴之小而合困之有言爲小有言而終吉故需訟稱小有言明夷稱主人有言其證十二也明夷三日不食旁通於訟則食舊德其證十三也物畜無後有禮故受之以履祭義仲尼燕居皆以禮爲履履旁通於謙故謙以制禮其證十四也井泥不食謂豐四之井初成需故需卦辭成明夷需二之明夷五爲致寇至傳云災在外卽豐過卽災之災其證十五也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其辭又見於小過六小畜上之旅三則孚於小畜小過中孚三之上則亦成需以小過爲旅之比例以中孚爲小畜之比例解者不知旁通之義則一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其證十六也家人何以行有恆上旁通於解三則解成恆其證十七也大畜時也隨四之蠱初卽大畜是爲天下隨時其證十八也雜卦傳六過顚也而大過經文不稱顚頤六二六四兩稱顚顚卽顚實稱顚頤旁通何以經之顚在頤而傳之顚在大過其證十九也臨初九九二皆云咸臨惟遯上之臨三則遯成咸其證二十也兌九五孚于剝兌三之艮上成夬夬與剝旁通故孚于剝有厲卽夬之孚號有厲其證二十一也益上九立心勿恆凶向非恆益旁通恆之有心何與益事其證二十二也同人四之師初同人成家人是以承家其證二十三也師衆也又以大有爲衆何也師二之五成比則旁通於大有大有一之五成同人同人則旁通於師其證二十四也賁上之困三困成大過爲棺槨所取賁成明夷中心滅亡故云死期將至其證二十五也革治秝明時章詁秝法也惟渙二之豐五豐成革五來章四豐部所以治秝明時不知旁通之義則不知虞之章前卽革之治秝其證二十六也或躍在淵乾道乃革謂乾成革而旁通於蒙淵卽泉也謂在淵猶云山下出泉也其證二十七也豐及明夷故明夷渙皆稱用拯馬壯吉其證二十八也夬二旁通剝五成觀故剝傳云觀象也若非旁通五成觀故剝之象何以有觀其證二十九也巽二旁通震五震成隨故巽稱隨風其證三十也易之繫辭全主旁通略舉此二十證以例其餘

當位失道圖第二


賁 明夷 節 齊 明夷 以上失道 大過 革 睽 既濟 益 以上當位
豐 渙 革 睽 既濟 益 以上當位
明夷 中孚 明夷 豐 井 寒 无妄 革 既濟 益 以上當位
井 噬嗑 寒 无妄 革 既濟 益 以上當位
臨 遯 屯 咸 既濟 泰 以上失道
需 頤 井 豐 明夷 需 明 既濟 益 以上當位
臨 遯 屯 咸 既濟 家人 以上當位
泰 小過 泰 咸 既濟 泰 以上失道
升 无妄 萃 无妄 既濟 益 以上當位
大畜 萃 家人 屯 既濟 泰 以上失道
益 升 萃 家人 既濟 泰 以上失道
泰 益 既濟 泰 以上失道
既濟 泰 既濟 泰 以上失道
既濟 泰 既濟 泰 以上失道
既濟 泰

節 屯 屯 民
旅 遯 鼎 同人 青
大 革 革 家人 貢
剝 觀 觀 臨 困
渙 觀 觀 臨 解
觀 革 大壯 遯 漸
井 蹇 蹇 比
噬嗑 无妄 无妄 大有 屯
履 无妄 无妄 大畜 屯
復 蹇 蹇 比 師
謙 无妄 无妄 大畜 解
豫 蹇 升 屯 妹歸
中孚 益 益 豐 同人
小過 恆 咸 明夷 豐
大過 咸 咸 既濟 渙
頤 益 損 既濟 謙
坤 益 咸 既濟 履
震 復 復 既濟 謙
巽 蹇 升 既濟 夬
乾 否 否 訟 頤
坤 泰 泰 明夷 需
需 既濟 既濟 既濟 大過
晉 否 否 既濟 夬

右二五先行當位變通不窮

小畜 豐 豐 家人 剝
豫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復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小畜 豐 豐 家人 剝
豫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歸妹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漸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同人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師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歸妹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艮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兌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坎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離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節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賁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右初四先行不當位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

頤 既濟 既濟 既濟 剝
需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大過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夬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乾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坤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艮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兌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坎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離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節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賁 既濟 既濟 既濟 夬

革 咸 咸 大畜 革
大畜 泰 泰 大畜 觀
損 損 損 大壯 觀
中孚 益 益 小過 革
小過 咸 咸 大過 漸
大過 咸 咸 頤 蹇
訟 否 否 夷 井
夷 既濟 既濟 既濟 噬嗑
需 既濟 既濟 既濟 无妄
晉 否 否 既濟 履
乾 泰 泰 既濟 復
坤 復 復 既濟 謙
震 復 復 既濟 履
巽 升 升 既濟 復
坎 姤 姤 既濟 履
離 復 復 既濟 謙
節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賁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右二五先行不當位變通不窮

小畜 豐 豐 家人 剝
豫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復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小畜 豐 豐 家人 剝
豫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歸妹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漸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同人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師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歸妹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艮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兌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坎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離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節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賁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右初四先行不當位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

頤 既濟 既濟 既濟 剝
需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大過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夬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乾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坤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艮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兌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坎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離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節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賁 既濟 既濟 既濟 履

損　成益
咸　成既濟

下應

右元亨

家人　成既濟終　貞
解　成咸有始　利
屯　成既濟終　貞
鼎　成咸有始　利
革　成既濟終　貞
蒙　成益有始　利
蹇　成既濟終　貞
睽　成益有始　利
益　成既濟終　貞
恒　成咸有始　利
咸　成既濟終　貞
損　成益有始　利

右利貞

傳云變通者趣時者也能變通即爲時行時行者元亨利貞也更爲此圖以明之而行健之不已教思之无窮孔門言仁之旨孟子性善之說悉可會於此大有二之五爲乾二之坤五之比剝故傳言元亨之義於此最明云大中而上下應之大中謂二之五爲元上下應則亨也蓋非上下應則難大中不可爲元亨既濟傳云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剛柔正則六爻皆定貞也貞而不利則剛柔正而位不當利而後貞乃能剛柔正而位當由元亨而利貞由利貞而復爲元亨則時行矣一陰一陽之謂道乾二之坤五成同人比兩五皆剛同人乎於師比乎於大有又爲一陰一陽陰變陽爲得陽通陰爲喪自陽退而易爲險謂之反自陰進而交爲陽謂之復是爲反復其道復而不反則亢反而不復則迷乾坤坎離生同人師比大有震蒙屯生漸歸妹睽蹇上應之成家人屯而家人屯又變通於鼎解而終於既濟咸蹇革下應之成蹇革又變通於睽蒙而終於既濟益咸損恒四卦循環不已此二十四卦元亨利貞所謂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者也自乾坤坎離震異艮兌初四先行放小畜復節貴則失道矣小畜之失在四通於豫以補之復之失在初通於姤以補之節貴通旅困同在上通於剝以補之謙之失在三通於履以補之豐井通渙噬嗑同凡二五先行初四應之爲下應三上應之爲上應二五得中而上下應之乃爲元亨今初四先行則小畜二之復五成家人屯之家人上應之已成兩既濟有上應無下應矣故補之以豫姤則姤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姤初則能應也小畜二之孫五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也今三上先行則井二之蠱五成蹇革蹇初再之革四應之已成兩既濟有下應無上應矣故補之以渙噬嗑則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則能應也此學而知之利而行之者也然姤四之初仍成小畜豫四之初仍成復噬嗑上之三仍成豐渙上之三仍成豐渙上之復三豐井不能變而且以小畜四之井初小畜井成需復豐成明夷爲凶爲災爲禁爲死上下皆無所應矣而又失矣然明夷可變通於訟需可變通於晉在明夷失在初三而訟之初三可應也在需失在四上而晉之四上可應也一轉捻而元亨利貞與同人比漸隨等此困而知之勉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睽蹇蹇解損益咸恒成泰泰轉移通於否同此惟不能時行致成兩既濟終止道窮所謂困而不學者矣易之一書聖人教人改過之書也窮可以通死可以生亂可以治絕可以續故曰爲可爲也能變通則可久可大則無大過不可久則至大過所以不可久而至於大過由於不能變通變通者改過之謂也此卦獨三爻變通於上應之成泰而終於既濟益咸損恒之成泰革下應之成家人屯而家人屯又變通於鼎解而終於既濟咸蹇革又變通於睽蒙而終於既濟益咸損恒之成泰革又變通於鼎解而終於既濟咸蹇革又變通於睽蒙而終於既濟益咸損恒之成泰革又變通於睽蒙

不兼與非相錯則舉與之義未易明也而咸艮卽卦之辭發明咸損爲艮兌之相錯九爲明了艮六五艮其輔卽咸上六咸其輔頰舌咸六二咸其腓卽艮六二艮其腓損傳一人行三則疑也兌傳云行未疑也行未疑之行卽一人行之行兌以朋友講習正發明損之得其友非明乎八卦相錯之比例咸艮兩卦取象之同將莫能知其妙也凡此以旁通相錯爲旁通皆未經行動者（如第一圖）其既行動或得或失亦以相錯之卦爲比例傳於蠱稱終則有始於恆亦稱終則有始所以明隨漸相錯卽咸益咸益相錯卽隨漸也恆上震下巽二之五卽兌二之艮五也猶漸也惟損二之五卽兌二之艮五故在艮稱不拯其隨在咸稱執其隨兌二之艮五兌咸隨艮以隨稱之以旁通知之也咸通於損損二之五咸益損之成益卽兌之咸隨咸以隨稱之則以相錯知之也家人利女貞謂解二之五成萃萃與家人相錯成革觀革與觀相錯成萃家人故解二之五與大壯二之五相比例也震子克家上之三稱克二之五爲子蒙二之五成觀觀革相錯成家人萃則觀三克上卽萃三克家人上故云子克家也歸妹初九傳云歸妹以姊以恆也歸妹何得有恆知咸益與隨漸相錯而歸妹之以恆乃明歸妹二之五成咸卽恆二之五成咸故以恆二之五爲歸妹二之五之比例也既濟否相錯爲比同人故比之匪人亦否之匪人否不利君子貞謂泰不成既濟而否成既濟同人則利君子貞謂師先成比也泰二之五則于食有福訟二之明夷五則貧背德訟二不之明夷五則三日不食需二之晉五征需則飲食在晉則受福未濟二之五則實受其福訟晉未濟成否明夷需泰成既濟既濟需有衣袖需二之晉五成既濟否也師否臧凶師二之五成比同人相錯成否也屯勿用有攸往臨二之五成屯則通於鼎不可以三往也屯勿用有攸往鼎二之五成遯則通於臨不可以上往也屯鼎遯臨之時行也乃无妄不利有攸往傳云无妄災也遯傳云不往何災也遯屯相錯成无妄蹇蹇九五卽來謂升二之五也復卽來謂姤二之復五也姤二之復五復成屯姤成遯屯相錯成蹇故升之成蹇猶復之成屯小畜豫相錯爲觀大壯觀后以省方謂大壯二之五卽小畜二之豫五之比例豫四之初成復故后不省方謂不能相錯爲觀也此皆以二五之行爲比例（如第二圖）損以遠害而節不害民革四之蒙初成損損傳一人行三則疑害遠害故不害民損二不之五而咸四之初成既濟相錯卽節賁故傳云未感害也姤二之復三復成明夷姤成大過故爲大過大者大過難者明夷也大過明夷相錯爲革明夷遯訟與革通蒙同故云以蒙大難非明乎相錯不知蒙大難之義也豐四之漦初漦成中孚豐成明夷中孚明夷相錯爲家人家人內也故云內難而能正其志非明乎相錯不知內難之何以爲內也如第三圖需敎寇至謂晉成明夷需成既濟晉成明夷中孚明夷需成既濟相錯卽需晉成泰家人成既濟而泰二之五爲寇也泰既濟相錯卽需謂解成泰家人成既濟而泰二之五爲寇也泰既濟相錯卽需利夷屯見而益亦見善損成益而後咸四之初爲屯居吉與屯之云屢錯然遯屯相錯爲蹇无妄與屢二之謙五同傳云以辟咎也睽初九傳亦云以辟咎也睽二之五成无妄爲見惡人正與之旅五旅成遯卽成屯爲屢二之謙五之相錯故直云屢錯然明指出錯字而八卦相錯之錯正由此而暢述其旨比例之用相錯甚義最爲微妙如蒙稱困蒙知其爲革所乎也益革蹇相錯不能成困革與相錯乃成困也惟革蒙爲困賁而旅得稱童僕童卽童蒙之童僕爲仕于家之名（見曬）知旅四先之初成賁變通於困困二之賁五成家人爲僕卽蒙二之五之比例故云童僕若賁與節錯則不成蒙革遂不得云童僕也履六三武人爲于大君履二之謙五也解四之初爲臨不宜矣乃旁通於遯則宜臨遯相錯爲謙履臨二之五卽履二之謙五之比例故云大君之宜也屯通於鼎鼎四之初成大畜大畜不言大君之宜也屯通於鼎鼎四之初成大畜大畜不言大君之宜也革與大畜錯爲夬剝大畜二之五爲夬二之剝五之上即

睽 ䷥ 旅節錯
蹇 ䷦ 節旅錯 屯噬錯 需小過錯 既濟咸錯
解 ䷧ 豐渙錯
損 ䷨ 艮兌錯 賁節錯
益 ䷩ 巽震錯 漸隨錯 小畜復錯 家人屯錯
夬 ䷪ 萃大畜錯 咸蹇錯
姤 ䷫ 无妄升錯
升 ䷭ 復姤錯 明夷大過錯
萃 ䷬ 大剝錯 革觀錯

離坎錯

右下經

乾隆丁未余始習九九之術既明九章又得秦道古李仁卿之書得聞洞淵九容奥義讀測圓海鏡卷首識別一册而其所謂正負零左如積相消者精微全在於此極奇零隱曲之數一比例之無弗顯豁可見因悟聖人作易所倚之數正與此同夫九數之要不外齊同比例以此之盈補彼之朒數之齊同如是易之齊同亦如是以此推之得此數以彼推之亦得此數數之比例如是易之比例亦如是誠易者執於一卦一爻是知五雀之俱重六燕之俱輕而不知一燕一雀交而適平又不知兩行交易偏乘而取之宜乎左支右詘莫能通其義也余既悟得旁通之旨又悟得比例之法用以求經用以求傳而經傳之微言奥義乃可得而類其萬一既撰通釋以闡明之復仿李仁卿識別列爲此圖如睽二之五爲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爲无妄故睽之噬膚即噬嗑之噬膚坎三之離上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艮即離之日艮豐之日中即噬嗑之日中晉上之三爲小過小畜上之豫三亦爲小過故遇其妣即晉受福之王母遇其祖即乘所配之祖考一家人也見於隸以蒙革相錯爲困貧困二之貴五成家人爲蹇二之五上之比例故子克家見於大畜以大畜二之五成家人爲故不家食吉見於豐以豐渙相錯爲家人故蔪其家一屯見也乾二之坤五四之坤初成屯則見龍在田蠱二不之五而初之隨四成屯則往見吝姤四先之初而後二之復五成屯則有攸往見凶兌二之艮五四不之艮初而艮上之兌三成革不成屯則不見其人无咎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爲謙履故眇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即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以此類推可得引申觸類之義矣洞淵九容之數如積相消必得兩數相等者爻互求之而後可得其數此即兩卦相孚之義也并有孚則不相應非同積則不相得傳明云窮多益寡又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又云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其賅絡之鈎貫或用一言或用一字轉相牽繫似極繁賾而按之井然不啻方圓弦股以甲乙丙丁之字格之雖千變萬化綫其所標以爲之識無不睽然

可見是故不雨西郊見於小畜亦見於小過用極馬壯見於漸壯于大輿之輹大畜小畜互明輿說輹各鳴鶴枯楊古訓藏於有萬端道原一貫義在變通而辭爲比例以此求易庶乎近焉比例之用隨在而神姑條其大略泰否爲乾坤之比例既濟未濟爲坎離之比例益恒爲巽震之比例損咸爲艮兌之比例一成小過小過通中孚仍小畜通豫之比例姤之復二成大過大過通頤仍復通姤之比例九也豐渙相錯爲家人解解之則失矣陸賈新語云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蓋入卦以治下漢子閎嘉賓云天地設而民生之備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吕氏春秋恃君覽云謹周古史考云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史記伏羲之前有男女而無定偶則人道不定伏羲定人道而夫婦正男女別繫辭傳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序卦傳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

解二之五 貴五之困二 小畜二之豫五
困 ䷮ 革蒙錯
渙 ䷺ 家人解錯
節 ䷻ 蹇睽錯 既濟恆錯
困四之初 離四之坎初 艮初之兌四
中孚 ䷼ 漸歸妹錯 家人臨錯
訟四之初 謙初之履四 豐四之渙初
小過 ䷽ 歸妹漸錯 大壯蹇錯
晉上之三 節三之旅上 小畜上之豫三
旣濟 ䷾ 坎離錯 節貴錯 井豐錯 屯家人錯 蹇革錯 需明夷錯 比同人錯
泰二之五 咸隨之初 益上之三 晉五之需二 訟二之明夷五 解三之家人上 鼎上之屯三 蒙初之革四
睽四之蹇初
師初之同人四三之同人上 大有四之比初上之比三
蠱初之隨四上之隨三 歸妹四之漸初三之漸上 豫五之小畜二三之小畜上 姤二之復五上之復三 剝五之夬二初之夬四 謙五之履二初之履四 噬嗑五之井二
四之井初 渙二之豐五初之豐四 旅五之節二上之節三 困二之貴五三之貴上 臨二之五遯上之臨三 遯四之初臨三之遯上 升二之五无妄四之升初 升初之无妄四之升初
萃四之初大畜上之萃三 大畜二之五萃三之大畜上 大壯二之五觀初之大壯四 大壯四之觀初觀三之上 中孚二之小過五小過四之初 小過五之中孚二中孚上之三 大過二之頤五上之大過四之初 頤五之大過二上之三 恆二之五四之初上之三
未濟 ䷿

書本明道德事功則直稱其爲道爲德爲事爲功是也其二五十二字爲全書之綱元亨利貞吉凶悔吝厲字无咎是也其三由綱而爲之目如遇交求與匪笑譽等是也其四於卦位爻位標以辨之如大小內外遠近新舊君子小人是也其五即卦名爲引申如夬履困蒙觀頤咸臨是也其六以卦象爲引申如冰即乾龍即震說卦傳所云是也其七以一辭兼明兩義如坤爲母母從手爲拇則兼取艮巽爲雞既別其名爲韓音則兼引申飛鳥遺之音之音是也其八以同辭爲引申如用拯馬壯明夷與渙互明是也其九以同辭而相異者爲引申如蠱豕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九五稱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是也其十以一字之同爲引申如頻復頻巽甘節甘臨是也其十一以一字之訓詁爲引申述之訓爲冥爲晦久之訓爲永爲長成之訓爲定爲寧是也其十二以同聲之假借爲引申如豹爲約之假借羊爲祥之假借祀爲巳之假借牀爲戕之假借是也

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非不能解也正是解得其參伍錯綜之故讀至此卦此爻知其與彼卦彼爻相比例遂檢彼以審之由此及彼又由彼及彼千脈萬緒一氣貫通前後互推端委悉見所以韋編至於三絕即此韋編三絕一語可悟易辭之參伍錯綜孔子讀易如此後人學易無不當如此非如此不足以知易也若云一見不解讀至千百度至於韋編三絕乃解失之矣

原卦第一

伏羲氏之畫卦也其意質而明其功切而大或以精微高妙說之則失矣陸賈新語云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蓋入卦以治下漢子閎嘉賓云天地設而民生之備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吕氏春秋恃君覽云謹周古史考云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史記伏羲之前有男女而無定偶則人道不定伏羲定人道而夫婦正男女別繫辭傳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序卦傳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

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所以明伏羲定人道之功也知母不知父則同於禽獸父子君臣上下禮義必始於夫婦則伏羲之定人道不已切乎以知識未開之民圖畫八卦以示之而民即開悟遂各遵用嫁娶以別男女而知父子非質而明能之孝故在後世觀所畫之卦陰陽奇偶而已而在人道未定之先不知有夫婦者知有夫婦不知有父子者知有父子人倫王道自此而生非聖神廣大何以能此然則伏羲之卦可知矣為知母不知有父者示也故乾坤定位而後一索再索三索以生六子有父子而長少乃可序吾知伏羲之卦必首乾而次坤或謂伏羲之卦為連山連山首艮是仍無父之子矣伏羲不爾也故傳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明伏羲之卦首定乾坤也乾坤生六子六子共一父母不可為夫婦則必相錯焉此六十四卦所以重也備是異之配震也坎之配離也兌之配艮也在三書則同一父母之所生在六畫則已為陰陽之相錯相蜡者以此之長女配彼之長男以彼之中男少男配此之中女少女一相錯而婚姻之禮行嫁娶之制備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吾於此知伏羲必重卦為六十四或謂伏羲但作八卦不重卦則所以制夫婦之禮即用一爻母所生之男女矣伏羲必不爾也故傳云有男女然後有夫婦不費於乾坤而費於咸恆明伏羲之定人道制嫁娶在相錯為六十四也孔子於序卦明男女之有夫婦而於伏羲作八卦統其辭云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可知卦之旁通自伏羲已然非旁通情也旁通情即所以類萬物之情可知序卦也故傳云天地定而後萬物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生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樂也樂必有所以故受之以小畜物不可以終窮也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者喜樂之情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樂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無妄有無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六十四卦之名非據見在之書而名之也雷風何以恆風雷何以益山有木何取乎旅傳云不易乎世為序夫婦必久乃可為兌仍是女男女長幼皆父母一氣所生生而相聚故列以益山有木何取乎旅傳云不易乎世為序夫婦必久由嫁娶不容任其自然故不以旁通序也卦之有旁通如人之有夫婦也序以反對而辭則指其所之所之者旁通也且易之為書也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辭每以比例互明反對於旁通亦比例互明者也屯旁通鼎革旁通蒙也損旁通鼎也故屯蒙與鼎革互為比例豐旁通渙節旁通旅豐損鼎也故屯蒙與鼎革互為比例豐旁通渙節旁通旅豐損節也旅損渙也故豐旅與節渙互為比例反對旁通四卦交互而賁上之困三旅大過大過又不變通往來之義而雜卦傳前所以名困而名序矣困之名以其不能通也須待倘能須待而通於用反對自大過以下頓破之而明之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示反對之序必散而旁通以合消長之道也不特此也離四之坎初成節賁猶離上之坎三成豐井賁旁通困豐旁通渙經於困初六稱三歲不覿明渙初之豐四豐可例渙節可知矣困可例渙則例噬嗑可知矣屯旁通鼎鼎而鼎成泰於睽上九言匪寇昏媾明夷旁通睽而睽成泰也可例蹇則例革可知矣睽可例鼎則例解可知矣小畜二之孫五而後上之孫三為中孚二之小過五而後中孚上之三之比例經於小畜豫稱雷雲不雨自我西郊為豫成咸之例小畜可例中孚則例謙可知矣豫可例小過則例履可知矣小畜上之豫三即小過也隨四之謙初即中孚也凡此經文互相比例明白顯然於是傳之贊經亦每以互明之家人旁通解猶革旁通蒙傳於家人六二三順以巽也於蒙六五云巽以順也一以家人例革則例蹇可知矣一以蒙例解則例渙可知矣井旁通噬嗑猶謙旁通隨傳於井上六云元吉在上於隨上九亦云元吉在上一以井例謙則例賁可知矣一以隨例噬嗑則例豫可知矣然則以反對為序者示人以比例之端也若序卦如是辭之義即如是則易之為書亦何刻板而不靈且有何難知而韋編三絕哉至於屯蒙需訟之相次則孔子特為序卦作傳卦爻名繇名以立義傳已詳言之後人惟當體傳之義不宜更益一辭自宋人有三十六宮之說於是謂上經反對十八卦下經反對十八卦而元人蕭漢中

太和人著謂易考源明人來集之蕭山人著見別為卦

不能合於道故必旁通以為道焉如震反為艮男仍是男巽到為兌女仍是女男女長幼皆父母一氣所生生而相聚故列以反對為序夫婦必久而不容任其自然故不以旁通序也卦之有旁通如人之有夫婦也序以反對而辭則指其所之所之者旁通也且易之為書也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辭每以比例互明反對於旁通亦比例互明者也屯旁通鼎革旁通蒙也損旁通鼎也故屯蒙與鼎革互為比例豐旁通渙節旁通旅豐損節也旅損渙也故豐旅與節渙互為比例反對旁通四卦交互而賁上之困三旅大過大過又不變通往來之義而雜卦傳前所以名困而名序矣困之名以其不能通也須待倘能須待而通於用反對自大過以下頓破之而明之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示反對之序必散而旁通以合消長之道也不特此也離四之坎初成節賁猶離上之坎三成豐井賁旁通困豐旁通渙經於困初六稱三歲不覿明渙初之豐四豐可例渙節可知矣困可例渙則例噬嗑可知矣屯旁通鼎鼎而鼎成泰於睽上九言匪寇昏媾明夷旁通睽而睽成泰也可例蹇則例革可知矣睽可例鼎則例解可知矣小畜二之孫五而後上之孫三為中孚二之小過五而後中孚上之三之比例經於小畜豫稱雷雲不雨自我西郊為豫成咸之例小畜可例中孚則例謙可知矣豫可例小過則例履可知矣小畜上之豫三即小過也隨四之謙初即中孚也凡此經文互相比例明白顯然於是傳之贊經亦每以互明之家人旁通解猶革旁通蒙傳於家人六二三順以巽也於蒙六五云巽以順也一以家人例革則例蹇可知矣一以蒙例解則例渙可知矣井旁通噬嗑猶謙旁通隨傳於井上六云元吉在上於隨上九亦云元吉在上一以井例謙則例賁可知矣一以隨例噬嗑則例豫可知矣然則以反對為序者示人以比例之端也若序卦如是辭之義即如是則易之為書亦何刻板而不靈且有何難知而韋編三絕哉至於屯蒙需訟之相次則孔子特為序卦作傳卦爻名繇名以立義傳已詳言之後人惟當體傳之義不宜更益一辭自宋人有三十六宮之說於是謂上經反對十八卦下經反對十八卦而元人蕭漢中

太和人著謂易考源明人來集之蕭山人著見別為卦

序其用心非不苦然而序卦之指不如是也 胡見易廣記

原名第二

繫辭傳第四

孔子十翼於卦辭爻象傳於文繇稱象傳然則文王之卦辭謂之系周公之爻辭謂之象繫辭傳言系者四一云系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一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系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一云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一云知者觀其系辭則思過半矣既以象系爻分為三爻以象感象而別乎爻又以爻合象而別乎卦其論象也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則以變為象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則以象屬卦而別乎辭云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則以象屬辭而別於變云聖人言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則繫辭以明吉凶云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吉凶見乎外功業者效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則吉凶之見又爻象所共也既云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又云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既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剛柔相推變在其中又云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凡此者參差錯綜說之殊不易了思之既久乃知其為互言也合六爻而為卦分一卦而為爻又王雖總一卦以繫辭而其辭不外乎爻周公雖分六爻以繫辭而其辭一本乎卦其名系者何義也象之言視也讀如遯黃牛之遯遯者何如傳贅遯逃隱代字从豕羣聲遯聲亦相近文王為知進而不知退者戒也不其然曰象遯則退也示天下後世以去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孔子於乾贅之云遯世无悶於大過又贅之云遯世无悶尤而能遯則悔亡過而能遯則无咎說卦之通於坤而成屯屯遯而通於鼎君子幾不如舍故以鼎二之五之卦名之為遯崔憨乃易易乃元亨利貞擇一遯而舍易之義括焉矣此象之所以為象也然而文王之意為不知退者言也退於此必進於彼非徒退而已也周公述文王之意分繫其辭於爻而名之曰象孔子贊之一則云象也者像此者也再則云易者象也象也音像也像之言似也似者繼續也陽退而乎於陰遯也象之謂也陰進而化為陽續也象之謂也孔子以屯為見以鼎為象而云見乃謂之象明以屯遯於鼎皆象也乾成家人坤成屯屯三往家人上為九龍盈不可久所謂知進而不知退聖人知進知退則合家人而通於鼎在屯為遯鼎為遯則合家人而通於屯屯鼎在屯為退在鼎為遯艱貞之不九孔子又贅於剝云觀象而玩其辭動觀其變而玩其占是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剝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是故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是故剝之為言也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是故觀之為言也觀也上以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乾坤之變化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觀其彖辭而觀其會通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明吉凶是故謂之爻彖也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也各指其所之所之者旁通也爻之變化也而指之以辭故既云各指其所之又云繫辭焉所以告也也夫文王之所指即伏羲之所指文王之所以辭告之君子所是而安者易之序也明辭以言乎其中有所之也說卦傳云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文言傳云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而聖人之情即見乎繫辭之說有殷割圖者繪方圖弧角之形此伏羲所設之卦也為天元為冪則卦之爻也偶不褀以正貞之目明以甲乙丙丁之名即其比例和歌之用不可得而知此六爻發揮之所之必順文王繫辭以明之也故讀文王周公之辭如讀洞簫九容之細草細草所以明天元之法象繫之辭所以明卦之變通可相觀而喻也夫

原繫下第六

夫學易者求諸通其辭而已矣積求之而通繆求之而通參伍錯綜之而無不通則智入繫辭之本意得矣如比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坎盈缶終來有他吉十五字何以一氣貫注類字字承接講明此繫之能通也上頤象辭下合諸爻之辭皆一貫此榱之能通也凡字便與全經諸有字一氣相貫盈字便與全經盈字一氣相貫缶字便與全經缶字一氣相貫終字來字有他字便與全經終字來字有他字一氣相貫此參伍錯綜之無不通也漢魏以來說易諸家最辭能貫一如小畜稱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此不容不貫之顛簸者也唐孔穎達解小畜云密小也晉坎在天為雲坤為地成雨上來之三折坎入兌小為密坤為自我兌為西五動乾為郊故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解小畜云密小也坎為密需坎升六為雲陛地為雨上變為陽坎象半見故密雲不雨上往也豫坤為自飛兌為西乾為郊兩生于西故自我西郊九二未變故施未行象依韓之說晉下坤為自我晉四五坎為雲上之三成小過則坎雲變為互兌故云密雲在上為雨上謂五下謂三小過五變成咸三五皆自無坎雲既密亦不雨矣咸五旁為郊是晉

下坤變爲互兌又變爲互乾故自我西郊此於辭非不違也乃通之小畜則不可通何也曾變小過需變小畜同爲密雲不雨固矣然言下有坤爲自我由坤變兌變乾爲自我西郊而需無本有乾兌非由豫坤所變其需之變小畜何有於自我西郊此違於小過也又如蠱象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亦不啻不貫之顯然者也虞氏以納甲說之解蠱象云初變成乾乾爲甲至二成離離爲日謂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无妄時也解巽九五云震庚也變初至二成離至三成震震主庚離爲日震三爻在前故先庚三日也依翻之說巽初與二同變成離爲三日三變成震爲後庚四與五同爲又成離爲三日上變成震爲後庚先庚四與五同爲又成離爲三日上變成震爲後庚先庚四與五同爲卦仍矣陽湖孫氏星衍周易集解於蠱云注作震三爻往蔑乾二爻往前若然則是蠱三爻往初二成離之前與豐初爻蔑此注俱無往字未知孫氏所依何本今仍舊氏所解據之乃蠱用初與二同變不能得乾不得不變其說爲初變成乾爲先甲二變成離爲三日三爻之變遂無所著而謂三變至四體離體離者成噬嗑上離也與巽之初二同變爲離三變爲震已自不合且巽則先下卦成震後上卦亦成震矣乃蠱則先下卦成乾旋變爲離及上卦成乾下卦則已成震或初二同變又就離或初爻獨變以就乾震就乾則就先於離就離則離先於震就乾就於初則離之變在二就離於四則乾之變在五此不特先甲後甲不能達於先庚後庚並先甲三日且不能達於後甲三日也余求之十餘年既參伍錯綜以求其通而揆通變又縱之橫之以求其通而推章句非故謂前人之說皆不合而余之說獨合第以求通聖人之經宜如是願核吾說者即以是核之也

原纂第七

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名之曰十翼亦謂之贊易說者謂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近世儒者多知其說之非而於於孔子十翼爲羲皞文王之易近不侯他求案文王之彖辭即伏羲六十四卦之法而非孔子作者非也觀傳(序卦傳)如彖舉一隅象則擧以一隅傳則又擧以一隅舉一以反三或猶以爲難有三率以知一率則庶乎易悉此孔子贊易之功所以廣大而通神也惟其參伍錯綜觸類引申不似學究經生枝枝節節以爲之解而學者以學究經生之箋疏劍之所以爲贅爲翼者不可見而彖象之本意亦不明遂覺孔子之傳無當於文王周公之辭夫孔子之傳所謂翼也贊也文在於此而意通乎彼如人身之將與經聯貫互相糾結緘一穴而府藏皆靈執一章一句以求其合宜乎三隅舉仍不能以一隅反也明乎其所爲翼所爲贊則以彖象序雜諸傳分劃各係經句下者非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序卦傳附於每卦錢士升周易疏說卦雜說卦兩傳并孔子作者并也觀傳又割雜卦傳分係諸卦下者非也觀傳可以知經亦觀經乃可知傳不知經與傳互相參補合經文而但繹傳者亦非也

原筮第八

夫以聖人作易而僅以供人之筮吾疑梅及觀春秋傳諸筮法又與聖人作易迥乎不同吾益疑焉春皆至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坯至一日坯至一日坯至二日坯至三日坯至四日坯至五日坯至六日坯至七日坯至八日坯至九日坯至參九日坯至(周禮訂義引吳氏元恭云古法瑣太卜八命何異太卜以八命賛筮先之以古占人以八筮古占八筮古占八頌古占八繇古占八兆古占八夢古占八卦古占八象古占八物古占八事古占八命通論古占法無疑知又以意而傳會其說鑿矣賈公彥疏坯至不可考自至而下至環其義不可考氏度孝先又加疏於坯至之義亦不可考氏度孝先主張之說余既語得變通之指乃知聖人作易之義如是九筮古易之法亦如是夫易者聖人教人改過之書也卜者改也極孤危凶困一經改過迷化爲吉而无咎故首曰吉已有過宜改以我感字于人使之亦無過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成者屬也故次曰咸式者法也謂先二五以爲之即也曰者悠也曰通初四二上從乎二五以爲之故曰易二五交易可

書契由於結約(以上繫辭傳)於觀來而知蒙之求我於屯見而知姤之見因於噬嗑食而知井之不食於咸遘而知需之不遘於睽外知外比之指塞通於睽於升不來知來譽來連來反來頤指升進爲蹇讓輕即剝之淺深息即困之徐困相遇比例於同人則困而反則大師相遇而旅處顒顒取災衆允無不宛轉屈曲以一字貫明以上雜經稱龍虎視虎尾而賛之以龍從虎(文言傳)經稱盈缶坎不盈而賛之以屯者盈也(序卦傳)如彖舉一隅象則擧以一隅傳則又擧以一隅舉一以反三或猶以爲難有三率以知一率則庶乎易悉此孔子賛易之功所以廣大而通神也惟其參伍錯綜觸類引申不似學究經生枝枝節節以爲之解而學者以學究經生之箋疏劍之所以爲贅爲翼者不可見而彖象之本意亦不明遂覺孔子之傳無當於文王周公之辭夫孔子之傳所謂翼也贊也文在於此而意通乎彼如人身之將與經聯貫互相糾結緘一穴而府藏皆靈執一章一句以求其合宜乎三隅舉仍不能以一隅反也明乎其所爲翼所爲贊則以彖象序雜諸傳分劃各係經句下者非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序卦傳附於每卦錢士升周易疏說卦雜說卦兩傳并孔子作者并也觀傳又割雜卦傳分係諸卦下者非也觀傳可以知經亦觀經乃可知傳不知經與傳互相參補合經文而但繹傳者亦非也

原筮第八

夫以聖人作易而僅以供人之筮吾疑梅及觀春秋傳諸筮法又與聖人作易迥乎不同吾益疑焉春皆至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坯至一日坯至二日坯至三日坯至四日坯至五日坯至六日坯至七日坯至八日坯至九日坯至參九日坯至(周禮訂義引吳氏元恭云古法瑣太卜八命何異太卜以八命賛筮先之以古占人以八筮古占八筮古占八頌古占八繇古占八兆古占八夢古占八卦古占八象古占八物古占八事古占八命通論古占法無疑知又以意而傳會其說鑿矣賈公彥疏坯至不可考自至而下至環其義不可考氏度孝先又加疏於坯至之義亦不可考氏度孝先主張之說余既語得變通之指乃知聖人作易之義如是九筮古易之法亦如是夫易者聖人教人改過之書也卜者改也極孤危凶困一經改過迷化爲吉而无咎故首曰吉已有過宜改以我感字于人使之亦無過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成者屬也故次曰咸式者法也謂先二五以爲之即也曰者悠也曰通初四二上從乎二五以爲之故曰易二五交易可

應也何以更何以感則必以二五交易之故曰易之則爲比比即輔相之也故易之次爲比初四比之二而二上又從之則終止窮矣必使終則有始乃爲續終故謂之恒恒者久也(公羊桓八年傳春曰履謂不成雨何休注云猶履卦也)既濟也終焉窮旁通也環猶周也謂反復其道周而不已也此九者作易之指也而卜筮之法也然則筮易之法與聖人作易易卜筮而設卦觀象繫辭而變占之義所謂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以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古之聖人豈不欲與天地準乎而不敢過焉者蓍龜不能知也聖人不貴也聖人之所貴在德而不在占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觀其彖辭而玩其占所謂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繫辭傳)此聖人之所以教人去利懷仁義也是以殷君平之卜筮也與八十三占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而高允亦有筮者當依附父兄乘勸以忠孝之論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古其爲也吉其行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是則無可爲也無可行也不當問亦不必告也易以前民用也非以爲人前知也未前知非聖人之道也顧氏之說得乎因貳以濟民行之指矣(詳見日知錄)然則占之筮者必深明乎九筮之義而所謂化而裁之變而通之皆筮法即皆鼓舞神明之用民之求筮者不必過乎易而非通乎易則不可以爲人之筮筮聖人之教人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筮者心悱悱於吉凶成敗之際則憤悱所不可已迎其機而導之入之易助也至春秋時九筮之法筮者不知而別爲筮法則不特失因貳以濟民行之本意而謬悠虛妄私造繇辭以爲占法陳敬仲之生則謂其昌於異國(莊二十二年)秦伯之戰則以爲必獲晉君(僖十五年)晉伯姬之嫁即知其敗於宗邱而死於高梁之墟(同上)楚子救鄭知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成十六年)穆子之生即知曉人之名曰牛(昭五年)惟子服惠伯論坤之比謂忠信之事則可又云易不可占險此古占法之猶存一變異乎諸術士之談而當時傳會筮合汨沒聖經孔子所以著繫三絕以明其書非徒卜筮之書而寡過之書也古之卜筮所以教人寡過也而春秋時之占法固已大謬乎聖人彼辛廖卜楚邱卜徒父史蘇之徒與後世京房管輅火珠林飛伏納甲之法相同豈知聖人作易之教者乎

論連山歸藏第一

說易者必言河圖維書連山歸藏河圖維書經前儒駁正無復遺說(詳見毛大可河圖維書原舛胡渭明易圖辨)惟連山歸藏言人人殊大率多以連山爲伏羲而夏因之歸藏爲黃帝而殷因之又謂連山以艮爲首歸藏以坤爲首孰不可以先天卦明坤不可爲首也乎不可以先文卦艮不可爲首也伏羲作八卦重六十四卦其首皆以乾坤故曰乾坤定矣何得又首艮與神農黃帝繼伏羲以治天下尊卑長幼何容變紊其序首艮首坤之說妖足疑焉以余推之連山者當如干合升之說即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是也艮位東北坤位西南象辭及之四時首春春始於東當東北艮位艮成終亦成

婦士夫亦可曉也又求之觀六二傳關觀女貞亦可醜也大過頤相錯爲棟橈大過二之頤五爲棟橈凶之比例亦歸妹成蹇之比例亦歸妹成蹇之比例六過頤仍歸妹成蹇之比例亦歸妹成蹇之比例亦歸妹成蹇之比例亦

始故曰連山首艮并六十四卦之序以艮爲首也歸藏當如近世徐敬可之說即子復五臨寅泰卯大壯辰夬巳乾午姤未遯申否酉觀戌剝亥坤爲十二辟卦是也朱彝尊經義考引焦氏易林十二辟卦之次子早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蓋諸生傳述經學於易春秋尤融貫始於子而終受泰於亥坤初生爲復至二爲臨至三爲泰至四爲大壯至五爲夬至上爲乾乾初生爲姤至二爲遯至三爲否至四爲觀至五爲剝至上爲坤

小亨巽小亨成家人旅小亨亦成家人謂否三之五爲柔得中乎外三五皆失位謂之順乎剛不可也凡傳稱外內剛柔往來上下皆指旁通以爲卦變非也以爲反對亦非也或舉而悉歸之乾坤益泛而不可通矣然則卦變之說何所來乎曰亦有之乾二之坤五爲比謂比之來由乾二之坤五可也然離五之坎二亦爲比師二之五亦爲比也坎三之離上爲豐噬嗑上之三亦爲豐也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所之或當位或失道而辭則指其所之以明之謂此卦之吉由某卦之所之如此此卦之悔吝由某卦之所之失道而能變通如此蘧舉其所之以爲辭謂之之卦可也謂卦由某卦而生不可也故謂旅初之四爲資可也謂否三之五爲旅則不可也謂旅初逐三之二爲訟不可也蓋漢魏之時孔門說易之遺尚有景響而荀虞不求其端不訊其末不知各指所之之義而以爲卦爻可隨意推移連成千古謬說之所由來余既爲當位失道等圖以明其所之之吉凶悔吝此即爲荀虞之卦之說之所本去其僞存其真惜不能起荀虞而告之耳僞歿後有知當與之暢談於地下也

論半象第四

虞翻解小有言爲震象半見又有半坎之說余以爲不然蓋乾之半亦巽兌之半坤之半亦艮震之半震之下半何異於坎離之半坎之半又何異於兌巽艮之半求其故而不得造爲半象又造爲三變受上之說試思半象之說興則履姤之下均堪半坎師困之下皆可半震究何從乎虞氏之學未漢上譏其牽合非過論也

論兩象易第五

虞翻說繫辭傳宮室取大壯謂與无妄兩象易棺槨取大過謂與中孚兩象易書契取夬謂與履兩象易此與相錯似近而非細究取宮室棺槨書契之義而所謂兩象易者殊不切而蓋取十三其取離蓋噬嗑乾坤渙隨小過睽又何以不兩象易也其注大畜利貞云與蒙旁通此蒙五之復二成臨又注雜卦大畜時也云大畜五之復二成臨其注小畜云與謙旁通漸四之坤初成復二者吳中惠氏亦以爲兩象易見其所然其義不可解明謂蒙五之復二豫四之坤初虞氏固未嘗以爲兩象易張惠言之乾坤益泛而不可通矣然則卦變之說何所來乎曰亦有之史惠言治虞氏之學謂此爲消息於虞氏本意爲得之然自虞氏之說易固無之也

論納甲第六

納甲之法始見京房易傳其說云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陰陽立位配五行陸績注云乾坤二分天地陰陽之本故分甲乙壬癸陰陽之終始庚陽入震辛陰入巽戊己陽入坎戊六子而乾坤爲之始終其乾卦傳云甲壬配外內二象注云乾初成復二者吳中惠氏亦以爲

澤之遞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於坎陽九之動始於震陰八之靜始於離陰六之動始於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矣易爻當日十有二中直全卦之初十有二節值全卦之中齊秝又以節在貞氣在悔非是以上一卦議行卦議無可核惟見此議唐書藝文志孟喜章句然以易說秝與以秝說易同一辜附梅福傳注時有此書本爲名秝時以易說秝故多牽附其義太初之起數雖律同易自爲易秝自爲秝其實可通其用不可合就所舉孟氏之義以五卦共三十爻爲一月一爻主一日雖云六日七分而此七分未嘗以當一日京氏傳會於七日來復苦七分不可以爲一日乃割頤之七十三分益於中孚之六日七分皆是卦不起中孚而起於頤有五日十四分於是亦割益以歸虧坎而頤之六日七分乃備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江都焦秉貞循著　學海堂

孟子題辭疏正義曰音義云張鎰云仰序他趙注與異故不題辭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十行本同五本無之者是也井鼎考文云古本有此篇趙氏所注今本無之者是也趙氏疏正義曰按崇文總目孟子音義云音本傳寫失其次第今以趙注題辭冠之於篇首其音義中所載題辭疏文注引劉熙注云題辭者解說經文之題目也孔子謂子夏等曰汝能於我之經文各題其目使我不忘也趙岐題辭疏文蓋本此而小變其文耳

孟子正義

江都焦秉貞循著　學海堂

孟子題辭疏正義曰音義云張鎰云仰序他趙注與異故不題辭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十行本同五本無之者是也趙氏疏正義曰按崇文總目孟子音義云音本傳寫失其次第今以趙注題辭冠之於篇首其音義中所載題辭疏文注引劉熙注云題辭者解說經文之題目也孔子謂子夏等曰汝能於我之經文各題其目使我不忘也趙岐題辭疏文蓋本此而小變其文耳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相表文辭之表也疏正義曰題辭者題號也善謂書之題目也號謂書之名號猶人之有名字也故題辭云孟子之書也其弟子樂正子萬章之徒所記錄也其事則仲尼之門人及時君問答也其弟子者謂樂正子萬章之徒也樂正子名克萬章名章皆孟子弟子也其事則仲尼之門人及時君問答也者謂孟子與仲尼之門人及時君問答之事也其文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其弟子者謂樂正子萬章之徒也樂正子名克萬章名章皆孟子弟子也其事則仲尼之門人及時君問答也者謂孟子與仲尼之門人及時君問答之事也其文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相表文辭之表也疏正義曰題辭者題號也善謂書之題目也號謂書之名號猶人之有名字也故題辭云孟子之書也其弟子樂正子萬章之徒所記錄也其事則仲尼之門人及時君問答也其文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其弟子者謂樂正子萬章之徒也樂正子名克萬章名章皆孟子弟子也其事則仲尼之門人及時君問答也者謂孟子與仲尼之門人及時君問答之事也其文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

孟子之書也

其經子思作中庸引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庸之書子思所作而引孔子之言是子思述孔子之言也子思生於孔子之後而稱孔子曰是子思之言出於孔子之後也子思之言出於孔子之後而孟子引之是孟子引子思之言也孟子引子思之言而稱曰是孟子述子思之言也孟子述子思之言而稱曰是孟子之言出於子思之後也子思之言出於孔子之後而孟子引之是孟子引孔子之言也孟子引孔子之言而稱曰是孟子述孔子之言也孟子述孔子之言而稱曰是孟子之言出於孔子之後也孟子之言出於孔子之後而荀卿引之是荀卿引孟子之言也荀卿引孟子之言而稱曰是荀卿述孟子之言也荀卿述孟子之言而稱曰是荀卿之言出於孟子之後也荀卿之言出於孟子之後而韓非引之是韓非引荀卿之言也韓非引荀卿之言而稱曰是韓非述荀卿之言也韓非述荀卿之言而稱曰是韓非之言出於荀卿之後也韓非之言出於荀卿之後而李斯引之是李斯引韓非之言也李斯引韓非之言而稱曰是李斯述韓非之言也李斯述韓非之言而稱曰是李斯之言出於韓非之後也李斯之言出於韓非之後而秦始皇引之是秦始皇引李斯之言也秦始皇引李斯之言而稱曰是秦始皇述李斯之言也秦始皇述李斯之言而稱曰是秦始皇之言出於李斯之後也秦始皇之言出於李斯之後而二世引之是二世引秦始皇之言也二世引秦始皇之言而稱曰是二世述秦始皇之言也二世述秦始皇之言而稱曰是二世之言出於秦始皇之後也二世之言出於秦始皇之後而趙高引之是趙高引二世之言也趙高引二世之言而稱曰是趙高述二世之言也趙高述二世之言而稱曰是趙高之言出於二世之後也趙高之言出於二世之後而子嬰引之是子嬰引趙高之言也子嬰引趙高之言而稱曰是子嬰述趙高之言也子嬰述趙高之言而稱曰是子嬰之言出於趙高之後也子嬰之言出於趙高之後而項羽引之是項羽引子嬰之言也項羽引子嬰之言而稱曰是項羽述子嬰之言也項羽述子嬰之言而稱曰是項羽之言出於子嬰之後也項羽之言出於子嬰之後而漢高祖引之是漢高祖引項羽之言也漢高祖引項羽之言而稱曰是漢高祖述項羽之言也漢高祖述項羽之言而稱曰是漢高祖之言出於項羽之後也漢高祖之言出於項羽之後而惠帝引之是惠帝引漢高祖之言也惠帝引漢高祖之言而稱曰是惠帝述漢高祖之言也惠帝述漢高祖之言而稱曰是惠帝之言出於漢高祖之後也惠帝之言出於漢高祖之後而高后引之是高后引惠帝之言也高后引惠帝之言而稱曰是高后述惠帝之言也高后述惠帝之言而稱曰是高后之言出於惠帝之後也高后之言出於惠帝之後而文帝引之是文帝引高后之言也文帝引高后之言而稱曰是文帝述高后之言也文帝述高后之言而稱曰是文帝之言出於高后之後也文帝之言出於高后之後而景帝引之是景帝引文帝之言也景帝引文帝之言而稱曰是景帝述文帝之言也景帝述文帝之言而稱曰是景帝之言出於文帝之後也景帝之言出於文帝之後而武帝引之是武帝引景帝之言也武帝引景帝之言而稱曰是武帝述景帝之言也武帝述景帝之言而稱曰是武帝之言出於景帝之後也武帝之言出於景帝之後而昭帝引之是昭帝引武帝之言也昭帝引武帝之言而稱曰是昭帝述武帝之言也昭帝述武帝之言而稱曰是昭帝之言出於武帝之後也昭帝之言出於武帝之後而宣帝引之是宣帝引昭帝之言也宣帝引昭帝之言而稱曰是宣帝述昭帝之言也宣帝述昭帝之言而稱曰是宣帝之言出於昭帝之後也宣帝之言出於昭帝之後而元帝引之是元帝引宣帝之言也元帝引宣帝之言而稱曰是元帝述宣帝之言也元帝述宣帝之言而稱曰是元帝之言出於宣帝之後也元帝之言出於宣帝之後而成帝引之是成帝引元帝之言也成帝引元帝之言而稱曰是成帝述元帝之言也成帝述元帝之言而稱曰是成帝之言出於元帝之後也成帝之言出於元帝之後而哀帝引之是哀帝引成帝之言也哀帝引成帝之言而稱曰是哀帝述成帝之言也哀帝述成帝之言而稱曰是哀帝之言出於成帝之後也哀帝之言出於成帝之後而平帝引之是平帝引哀帝之言也平帝引哀帝之言而稱曰是平帝述哀帝之言也平帝述哀帝之言而稱曰是平帝之言出於哀帝之後也平帝之言出於哀帝之後而王莽引之是王莽引平帝之言也王莽引平帝之言而稱曰是王莽述平帝之言也王莽述平帝之言而稱曰是王莽之言出於平帝之後也王莽之言出於平帝之後而光武引之是光武引王莽之言也光武引王莽之言而稱曰是光武述王莽之言也光武述王莽之言而稱曰是光武之言出於王莽之後也光武之言出於王莽之後而明帝引之是明帝引光武之言也明帝引光武之言而稱曰是明帝述光武之言也明帝述光武之言而稱曰是明帝之言出於光武之後也明帝之言出於光武之後而章帝引之是章帝引明帝之言也章帝引明帝之言而稱曰是章帝述明帝之言也章帝述明帝之言而稱曰是章帝之言出於明帝之後也章帝之言出於明帝之後而和帝引之是和帝引章帝之言也和帝引章帝之言而稱曰是和帝述章帝之言也和帝述章帝之言而稱曰是和帝之言出於章帝之後也和帝之言出於章帝之後而安帝引之是安帝引和帝之言也安帝引和帝之言而稱曰是安帝述和帝之言也安帝述和帝之言而稱曰是安帝之言出於和帝之後也安帝之言出於和帝之後而順帝引之是順帝引安帝之言也順帝引安帝之言而稱曰是順帝述安帝之言也順帝述安帝之言而稱曰是順帝之言出於安帝之後也順帝之言出於安帝之後而沖帝引之是沖帝引順帝之言也沖帝引順帝之言而稱曰是沖帝述順帝之言也沖帝述順帝之言而稱曰是沖帝之言出於順帝之後也沖帝之言出於順帝之後而質帝引之是質帝引沖帝之言也質帝引沖帝之言而稱曰是質帝述沖帝之言也質帝述沖帝之言而稱曰是質帝之言出於沖帝之後也質帝之言出於沖帝之後而桓帝引之是桓帝引質帝之言也桓帝引質帝之言而稱曰是桓帝述質帝之言也桓帝述質帝之言而稱曰是桓帝之言出於質帝之後也桓帝之言出於質帝之後而靈帝引之是靈帝引桓帝之言也靈帝引桓帝之言而稱曰是靈帝述桓帝之言也靈帝述桓帝之言而稱曰是靈帝之言出於桓帝之後也靈帝之言出於桓帝之後而獻帝引之是獻帝引靈帝之言也獻帝引靈帝之言而稱曰是獻帝述靈帝之言也獻帝述靈帝之言而稱曰是獻帝之言出於靈帝之後也獻帝之言出於靈帝之後而魏文帝引之是魏文帝引獻帝之言也魏文帝引獻帝之言而稱曰是魏文帝述獻帝之言也魏文帝述獻帝之言而稱曰是魏文帝之言出於獻帝之後也魏文帝之言出於獻帝之後而明帝引之是明帝引魏文帝之言也明帝引魏文帝之言而稱曰是明帝述魏文帝之言也明帝述魏文帝之言而稱曰是明帝之言出於魏文帝之後也明帝之言出於魏文帝之後而齊王引之是齊王引明帝之言也齊王引明帝之言而稱曰是齊王述明帝之言也齊王述明帝之言而稱曰是齊王之言出於明帝之後也齊王之言出於明帝之後而高貴鄉公引之是高貴鄉公引齊王之言也高貴鄉公引齊王之言而稱曰是高貴鄉公述齊王之言也高貴鄉公述齊王之言而稱曰是高貴鄉公之言出於齊王之後也高貴鄉公之言出於齊王之後而陳留王引之是陳留王引高貴鄉公之言也陳留王引高貴鄉公之言而稱曰是陳留王述高貴鄉公之言也陳留王述高貴鄉公之言而稱曰是陳留王之言出於高貴鄉公之後也陳留王之言出於高貴鄉公之後而晉武帝引之是晉武帝引陳留王之言也晉武帝引陳留王之言而稱曰是晉武帝述陳留王之言也晉武帝述陳留王之言而稱曰是晉武帝之言出於陳留王之後也晉武帝之言出於陳留王之後而惠帝引之是惠帝引晉武帝之言也惠帝引晉武帝之言而稱曰是惠帝述晉武帝之言也惠帝述晉武帝之言而稱曰是惠帝之言出於晉武帝之後也惠帝之言出於晉武帝之後而懷帝引之是懷帝引惠帝之言也懷帝引惠帝之言而稱曰是懷帝述惠帝之言也懷帝述惠帝之言而稱曰是懷帝之言出於惠帝之後也懷帝之言出於惠帝之後而愍帝引之是愍帝引懷帝之言也愍帝引懷帝之言而稱曰是愍帝述懷帝之言也愍帝述懷帝之言而稱曰是愍帝之言出於懷帝之後也愍帝之言出於懷帝之後而元帝引之是元帝引愍帝之言也元帝引愍帝之言而稱曰是元帝述愍帝之言也元帝述愍帝之言而稱曰是元帝之言出於愍帝之後也元帝之言出於愍帝之後而明帝引之是明帝引元帝之言也明帝引元帝之言而稱曰是明帝述元帝之言也明帝述元帝之言而稱曰是明帝之言出於元帝之後也明帝之言出於元帝之後而成帝引之是成帝引明帝之言也成帝引明帝之言而稱曰是成帝述明帝之言也成帝述明帝之言而稱曰是成帝之言出於明帝之後也成帝之言出於明帝之後而康帝引之是康帝引成帝之言也康帝引成帝之言而稱曰是康帝述成帝之言也康帝述成帝之言而稱曰是康帝之言出於成帝之後也康帝之言出於成帝之後而穆帝引之是穆帝引康帝之言也穆帝引康帝之言而稱曰是穆帝述康帝之言也穆帝述康帝之言而稱曰是穆帝之言出於康帝之後也穆帝之言出於康帝之後而哀帝引之是哀帝引穆帝之言也哀帝引穆帝之言而稱曰是哀帝述穆帝之言也哀帝述穆帝之言而稱曰是哀帝之言出於穆帝之後也哀帝之言出於穆帝之後而海西公引之是海西公引哀帝之言也海西公引哀帝之言而稱曰是海西公述哀帝之言也海西公述哀帝之言而稱曰是海西公之言出於哀帝之後也海西公之言出於哀帝之後而簡文帝引之是簡文帝引海西公之言也簡文帝引海西公之言而稱曰是簡文帝述海西公之言也簡文帝述海西公之言而稱曰是簡文帝之言出於海西公之後也簡文帝之言出於海西公之後而孝武帝引之是孝武帝引簡文帝之言也孝武帝引簡文帝之言而稱曰是孝武帝述簡文帝之言也孝武帝述簡文帝之言而稱曰是孝武帝之言出於簡文帝之後也孝武帝之言出於簡文帝之後而安帝引之是安帝引孝武帝之言也安帝引孝武帝之言而稱曰是安帝述孝武帝之言也安帝述孝武帝之言而稱曰是安帝之言出於孝武帝之後也安帝之言出於孝武帝之後而恭帝引之是恭帝引安帝之言也恭帝引安帝之言而稱曰是恭帝述安帝之言也恭帝述安帝之言而稱曰是恭帝之言出於安帝之後也恭帝之言出於安帝之後而宋武帝引之是宋武帝引恭帝之言也宋武帝引恭帝之言而稱曰是宋武帝述恭帝之言也宋武帝述恭帝之言而稱曰是宋武帝之言出於恭帝之後也宋武帝之言出於恭帝之後而少帝引之是少帝引宋武帝之言也少帝引宋武帝之言而稱曰是少帝述宋武帝之言也少帝述宋武帝之言而稱曰是少帝之言出於宋武帝之後也少帝之言出於宋武帝之後而文帝引之是文帝引少帝之言也文帝引少帝之言而稱曰是文帝述少帝之言也文帝述少帝之言而稱曰是文帝之言出於少帝之後也文帝之言出於少帝之後而孝武帝引之是孝武帝引文帝之言也孝武帝引文帝之言而稱曰是孝武帝述文帝之言也孝武帝述文帝之言而稱曰是孝武帝之言出於文帝之後也孝武帝之言出於文帝之後而明帝引之是明帝引孝武帝之言也明帝引孝武帝之言而稱曰是明帝述孝武帝之言也明帝述孝武帝之言而稱曰是明帝之言出於孝武帝之後也明帝之言出於孝武帝之後而後廢帝引之是後廢帝引明帝之言也後廢帝引明帝之言而稱曰是後廢帝述明帝之言也後廢帝述明帝之言而稱曰是後廢帝之言出於明帝之後也後廢帝之言出於明帝之後而順帝引之是順帝引後廢帝之言也順帝引後廢帝之言而稱曰是順帝述後廢帝之言也順帝述後廢帝之言而稱曰是順帝之言出於後廢帝之後也順帝之言出於後廢帝之後而蕭道成引之是蕭道成引順帝之言也蕭道成引順帝之言而稱曰是蕭道成述順帝之言也蕭道成述順帝之言而稱曰是蕭道成之言出於順帝之後也蕭道成之言出於順帝之後而武帝引之是武帝引蕭道成之言也武帝引蕭道成之言而稱曰是武帝述蕭道成之言也武帝述蕭道成之言而稱曰是武帝之言出於蕭道成之後也武帝之言出於蕭道成之後而明帝引之是明帝引武帝之言也明帝引武帝之言而稱曰是明帝述武帝之言也明帝述武帝之言而稱曰是明帝之言出於武帝之後也明帝之言出於武帝之後而後廢帝引之是後廢帝引明帝之言也後廢帝引明帝之言而稱曰是後廢帝述明帝之言也後廢帝述明帝之言而稱曰是後廢帝之言出於明帝之後也後廢帝之言出於明帝之後而順帝引之是順帝引後廢帝之言也順帝引後廢帝之言而稱曰是順帝述後廢帝之言也順帝述後廢帝之言而稱曰是順帝之言出於後廢帝之後也順帝之言出於後廢帝之後而梁武帝引之是梁武帝引順帝之言也梁武帝引順帝之言而稱曰是梁武帝述順帝之言也梁武帝述順帝之言而稱曰是梁武帝之言出於順帝之後也梁武帝之言出於順帝之後而簡文帝引之是簡文帝引梁武帝之言也簡文帝引梁武帝之言而稱曰是簡文帝述梁武帝之言也簡文帝述梁武帝之言而稱曰是簡文帝之言出於梁武帝之後也簡文帝之言出於梁武帝之後而元帝引之是元帝引簡文帝之言也元帝引簡文帝之言而稱曰是元帝述簡文帝之言也元帝述簡文帝之言而稱曰是元帝之言出於簡文帝之後也元帝之言出於簡文帝之後而敬帝引之是敬帝引元帝之言也敬帝引元帝之言而稱曰是敬帝述元帝之言也敬帝述元帝之言而稱曰是敬帝之言出於元帝之後也敬帝之言出於元帝之後而陳霸先引之是陳霸先引敬帝之言也陳霸先引敬帝之言而稱曰是陳霸先述敬帝之言也陳霸先述敬帝之言而稱曰是陳霸先之言出於敬帝之後也陳霸先之言出於敬帝之後而文帝引之是文帝引陳霸先之言也文帝引陳霸先之言而稱曰是文帝述陳霸先之言也文帝述陳霸先之言而稱曰是文帝之言出於陳霸先之後也文帝之言出於陳霸先之後而宣帝引之是宣帝引文帝之言也宣帝引文帝之言而稱曰是宣帝述文帝之言也宣帝述文帝之言而稱曰是宣帝之言出於文帝之後也宣帝之言出於文帝之後而後主引之是後主引宣帝之言也後主引宣帝之言而稱曰是後主述宣帝之言也後主述宣帝之言而稱曰是後主之言出於宣帝之後也後主之言出於宣帝之後而後主引之是後主引後主之言也後主引後主之言而稱曰是後主述後主之言也後主述後主之言而稱曰是後主之言出於後主之後也後主之言出於後主

孟子卷第一（疏）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山井鼎考文古本趙注首行注孟子卷第一下有上字三行低一格題梁惠王章句上趙岐注次行低一格題孟子卷第一梁惠王章句上三行低一格題趙岐注是利本與今本同閩監毛本章句上三字連題孟子卷第一

何必曰利注孟子復申此者重嗟歎其嗣疏注孟子至其嗣○正義曰監本毛本嗣誤嘗有之

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

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疏○正義曰此章指言○正義曰漢書藝文志詩古今五卷隋經籍志詩古云故者通其指義也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伯受業孫卿毛萇傳詩授趙人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毛公為之訓故以教獻王獻王獨尊敬之號曰毛詩故訓傳是毛公為詩故訓傳之人也故訓傳者通其指義也故訓傳者通其指義也故訓傳者通其指義

大夫田百畝又受公田十畝庶人不得受公田之二畝半而已庶人居廛也此易一易再易之法也○趙注當一易再易之法也○趙注當一易再易之法也○趙注當

食人安在其為民父母之道也疏注義曰毛
吉傳今是民有齡四者勝一云漢王
其太陽云齡老也鄭玄箋云齡老
跳而馬言人乃吉食養會飯飲食
生善有飢色其死者皆於野無異犬豕食人非食人
人也豈忍謂食人哉疏云野有餓殍言人死不收
夫施有肥馬而野有餓殍皆謂趙義仲尼曰始作俑者其
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注
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泰穆公時以三良殉葬
本由有作俑者也夫惡其始造被曰此人其無後嗣乎如之
何其使此民飢而死邪孟子陳此以教王愛民疏注俑偶至死○正
義曰鄭玄人也謂桐人也進南子祭禱謂云偶桐人也
孔子歎其能造此機巧云造事者皆造為之始也
人謂象生人而為之送死之物也言為俑人者不
仁不知其後將有用俑人以送死者也故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注俑偶人也○正義曰俑偶人也者
也○正義曰云俑偶人也者檀弓文彼注云俑
謂偶人也謂桐人也謂象生人而為之送死之物也
象人則所以名象人之故也說文人部云偶桐人也
說文木部云桐木人也是桐偶人也故名之然
則俑為踊之轉聲踊謂跳躍而能跳躍者必有手足
故俑偶借以其能跳躍為名俑則為其象人者謂
象人而為之送死之物也是俑桐偶皆是象人之
名非象人者不得為俑桐也○注言古聖人以百
姓為芻狗而不能仁愛也○正義曰老子文彼注云芻狗
結草為狗祭祀所用後則棄之於路人行踐履以
芻狗為喻言天地無心任萬物自然生長萬物
不為生之而生不為殺之而殺聖人法天地
之無心任百姓自然生長百姓不為生之而生
不為殺之而殺故云以百姓為芻狗而不能仁愛
也○注言古聖人以百姓為芻狗而不能仁愛也
○正義曰云言古聖人以百姓為芻狗而不能仁愛
也者老子文彼注云聖人法天地之無心任萬物
自然生長百姓自然生長而不為生之而生不為
殺之而殺故言聖人

也而況於王乎王者天下之表也動作威儀皆有法則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萬邦皆信而化之也○正義曰此經論文王之德能為天下之法則故言文王之德其德不差忒而為天下之法則也○傳箋不差忒至法則○正義曰不差忒者謂德行不有過差忒亦不有不及故為天下之法則也○傳箋儀刑至化之○正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毛以為文王之德不差忒為天下之法則鄭以為文王之德為天下所信而化之故為天下之法則也○傳箋孚信至則也○正義曰孚信釋詁文孚訓為信故為信而化之孚訓為法故為法則也○傳箋儀刑至之德○正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文王之德為萬邦之法則故下句言下土之人皆信而化之故為天下之法則也○傳箋下土至信之○正義曰下土謂天下之人故為天下之人皆信而化之也○傳箋言天至之德○正義曰言天之大命不可常在故文王之德為天下之法則

焦孝廉孟子正義

孟子卷第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注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曰王好樂何如疏注莊暴齊臣也○正義曰此章承上章為齊臣矣下述以世俗之樂為好之樂而勸齊王則通氏以好樂為好古樂也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注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疏注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正義曰前章王問齊桓晉文之事孟子不對而此章王問好樂孟子即對者前章王問霸事霸者假仁義以治國故孟子不對後章王問樂事樂者與民同樂故孟子即對也趙氏以為

通而隱蔽閉則言在外矣蔽猶壅也壅有中鬱者蔡傳諸壅塞之此言其內壅塞於言論者至于諸侯則有所壅蔽矣今王田獵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疏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注王言囿文王苑囿方七十里有諸也○正義曰周禮囿官大司馬職曰中春教茇舍蒐以苗田中夏教茇舍羅以獮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狝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田役公五年左傳文也彼傳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是田獵有時必因田以習武事故周禮大司馬職云中春教振旅以搜田中夏教茇舍以苗田中秋教治兵以獮田中冬教大閱以狩田皆因農隙以講武

集云云至終身引詩自明之意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所引詩以自明己之意也○注孟子至之也○正義曰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猶上文文王之勇也○注詩大雅皇矣之篇也○正義曰此皇矣之篇文也彼言文王之事此引之以證武王之勇也○注詩大雅至之也○正義曰此文王之詩

也(注)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儞之好君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道景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喻宣王非其矜夸雪宮而欲以苦賢者(疏)注言臣至過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媿媿也孟康注漢書張敞傳云畜養也文宗周特立周易在觀卦之爻辭古君字與尹字相近而君何尤即好君何尤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理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此之謂畜君何尤即好君何尤之義也本承上君臣相悅而言古聲君與尹同故

之臣○正義曰詩風伴民任以箋云任以恩相親信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其任以信相親也是義也
爲親在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注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爲惡當誅亡王無以知也疏注言王至知也○正義曰往日
解昔者所知解所進進者所引也進所引也臣也進之使爲臣也詳審而登進之國以爲知其賢也賢而不知其亡謂不知其亡謂不知其今日之亡耳經文倒言之也故下王同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注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所知不得已將使卑賤幹疏贓罔可不愼與注言國君欲進用人當審意考驗如

齊也○正義曰譚記校也注云國之言如叔也國與叔俱是總束之辭故也校謂計數也傳注云齊也儀禮喪服傳曰齊者何也齊之言齊也傳注云齊縗者以衰在胸前當心識別上下也又云齊者緝也以行喪服不緝不可以見人故緝之也齊縗與斬縗同用粗麻但斬縗不緝耳故云齊縗也又云苴絰大搹者苴麻之絰大搹謂兩股麻相交而糾之也又云苴絰者以麻有子者名苴絰無子者名惡絰也又云苴絰者以麻有子者名苴絰無子者名惡絰也又云苴絰者以麻有子者名苴絰無子者名惡絰

不足法與(注)丑日如是言周弟子悉公孫丑也文王尚不能及
身而王何謂王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爲法邪(疏)今言
易然○正義曰猶氏溥考異云疏謂然屬下文後文今時則
然字句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
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遲之掌
也(注)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言何可當也
言易也(疏)注武丁高宗○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高宗修
政行德殷道復興諸侯咸來朝貢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故
立其廟爲高宗也正義曰此高宗謂武丁也高宗即位三
年不言而默思得傅說舉以爲相殷國大治遂稱高宗
立祖己訓王高宗肜日祖己訓王宮也○正義曰此書序
文也祖己訓王高宗肜日祖己訓王宮也○正義曰此書
序文也孟子之以肜日祖己訓王宮也○正義曰此書
序文也孟子之以肜日祖己訓王宮也○正義曰此書
序文也孟子之以

今時則易然也注言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猶基田舉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疏注嫌基○正義曰周禮地官遂人云凡治野以下遂人職文彼注云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谷也玄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也○正義曰原隰文釋地云廣平曰原下濕曰隰○

異明是非則為志以御平性善萬物皆有喜惰利害而不能別同異明是非則為志以御平性善萬物皆有喜惰利害而不能別同異明是非則為志以御平性善萬物皆有喜惰利害而不能別

志而無以持之則志易動氣動則志亂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注氣能充滿五藏若其無此則腹膨飢虛

若人之餒也疏注重說至無也○正義曰易繫文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以謂之象也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以謂之爻也故云象爻皆言聖人有所見而言之也○正義曰此經論志氣相須之義志是氣之主氣是志之輔志至極尊故為說文之前氣次志故為說文之後此次於如毛詩說講義云此次於如毛詩說講義云此次於如毛詩說講義云

有何傷也奚欲為天瑞勉強得行道而已矣疏注曰已
王無道強臣此謂為天命王使可以為王矣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
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注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
疏注止處至速疾○正義曰止處者文作處久留者文作久
云為仕稽留之辭說文云何言子荊云為久也注
久為仕稽留之辭○正義曰說文云疾走也皆言孟子之
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注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
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常願欲學孔子孟子自我
也言我心之所願欲學孔子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李
善注文選王仲宣詩李周翰注云願欲也是願為欲義
也故曰願欲學孔子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李善注文選王仲宣詩李周翰注云願欲也是願為欲義
伊尹於孔子者是疏注孟子至等之○正義曰方言云逝
往也齊楚之間曰逝秦晉之間曰往凡言往者皆逝也
孔子相比問此二人之德疏然何等平疏注孟子至等乎○正義曰方言云逝
樹表薛注云次也遺記展問注云次也遺記云問次和
此等齊同義轉注此通言之則皆為次通析言之則
齊等解說文以相比屈之說文丑不同也注孟子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正義曰孟子
伊尹於孔子者是疏注孟子至等乎○正義曰方言云逝往也秦晉之間曰往凡言往者皆逝也
孔子相比問此二人之德疏然何等平疏注孟子至等乎○正義曰方言云逝往也齊楚之間曰逝秦晉之間曰往凡言往者皆逝也
樹表薛注云次也遺記展問注云次也遺記云問次和
此等齊同義轉注此通言之則皆為次通析言之則
齊等解說文以相比屈之說文丑不同也注孟子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正義曰孟子
曰然則有同與注五日然則此三人有同者邪曰有得百里
之地而君之者能以篤誓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注孟子曰此三人者同皆能使鄰
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為也是則孔
子與之矣疏有一至為也○正義曰有子王肅篇云故用國
子曰有一至為也有子王肅篇云故用國
天下不仁者不為是不為子曰不義殺一無罪而得
也曰敢問其所以異注丑問孔子與二人異端何曰宰我子
貢有若若是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注孟子曰宰我等
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
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妄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
為丑臆三子之道孔子也疏注汙下至用也○正義曰說文云汙穢也水部云窪深也大部云窳汙窪也
下也音義云下音乙瓜反不深也孟子音義云汙音烏故反深也
窳音羊主反窪音烏瓜反深也趙注云汙窳不平也
窳音羊主反窪音烏瓜反深也趙注云汙窳不平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注宰我見孔子
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論德不王天下而能制作垂王之
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處賢之德矣疏注如使至氏之○正義曰詩風
氏按鄭記云如使當堯舜之世能其制度開基毛三代足利
本同原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世作當案禮記其制度四字見中庸自天
子以下通用之注云其制謂王者興所改正之事也
三人之智是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
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妄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
為丑臆三子之道孔子也疏注汙下至用也○正義曰說文云汙穢也水部云窪深也大部云窳汙窪也
下也音義云下音乙瓜反不深也孟子音義云汙音烏故反深也
窳音羊主反窪音烏瓜反深也趙注云汙窳不平也
窳音羊主反窪音烏瓜反深也趙注云汙窳不平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注宰我見孔子
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論德不王天下而能制作垂王之
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處賢之德矣疏注如使至氏之○正義曰詩風
氏按鄭記云如使當堯舜之世能其制度開基毛三代足利
本同原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世作當案禮記其制度四字見中庸自天
子以下通用之注云其制謂王者興所改正之事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禽獸亦然烏知其非義也疏注有若至
義也○正義曰有若言豈惟民哉禽獸亦然烏知其非義也疏注有若至
義也○正義曰有若言豈惟民哉禽獸亦然烏知其非義也
王曰然則吾何如斯可以與天疏注王曰至與天○正義曰王言然則吾何如斯可以與天
王曰否不然也疏注王曰至然也○正義曰王言否不然也
王曰然則吾何如斯可以與天疏注王曰至與天○正義曰王言然則吾何如斯可以與天
王曰否不然也疏注王曰至然也○正義曰王言否不然也
曰若是乎齊桓晉文而已乎疏注曰若至而已○正義曰若是者指上言齊桓晉文
曰若是乎齊桓晉文而已乎疏注曰若至而已○正義曰若是者指上言齊桓晉文
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國以百里疏注言霸者以力假仁義之道霸者役使諸侯能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
國當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疏注湯氏武王至是也○正義曰孟子言湯以七十里
王之德不止百里王而百里者以湯文王地方百里故舉其成數言之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也注言霸者以力假仁義之道霸者役使諸侯能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
國當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疏注湯氏武王至是也○正義曰孟子言湯以七十里
王之德不止百里王而百里者以湯文王地方百里故舉其成數言之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也注言霸者以力假仁義之

也(疏)注詩大至謂也○正義曰詩序大雅文王有聲篇文自由也述文王之德言文王能自脩其德以受命作周由此也○正義曰言由此者指由此篇以下故言由此也○正義曰言由此者指由此篇以下故言由此也○正義曰言由此者指由此篇以下故言

三者天下之通德也蓋之所以爲德之合三者以成德故人倫曰用亦其德之合三者以爲用故曰體合之所以成德故人倫曰用亦其德之合三者以爲用故曰體合之所以成德故人倫曰用亦其德之合三者以爲用故曰體合之所

孟子卷第四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也（注）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地利謂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之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人和之貴於地利也天時謂天之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地利謂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之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注）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為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余焉能戰是也（疏）正義曰懿公衛惠公之子名赤惠公薨赤幼而嗣立懿公好鶴淫于逸樂不恤國事百姓皆怨懿公之將出師也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與其所愛鶴有祿秩者皆乘軒者皆得乘軒故曰使鶴戰余焉能戰是也故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注）城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民戀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憑兵革之威仗道德也（疏）正義曰此城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民戀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憑兵革之威仗道德也（疏）正義曰此城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民戀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憑兵革之威仗道德也（疏）正義曰此城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民戀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憑兵革之威仗道德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注）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為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余焉能戰是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人和之貴於地利也天時謂天之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地利謂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之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注）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地利謂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之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

章指言人君以善德樂養爲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爲志疏○正義曰孟子言人君至爲志○正義曰毛詩大雅既醉不回傳云回違也小雅其湛不回傳云回邪也陳祥道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注陳臻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正義曰陳臻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注

齒伯寫又云二天人相爲敵也云二天人猶言此二天人者謂天之與人也又云二十八也賜貢行事有不可以口對答而私自專輒者也毛詩疏王事敦我傳云敦厚也故以敦爲厚作相事解傳事謂君命所使行之事也云敦厚也者謂敦匠勾事厚緩勾此兵車無

周問可伐乎曰可彼然而伐之彼如曰煩可以伐之則將
應之曰寡天吏則可以伐之(注)彼如將問我曰誅可以伐之
我將曰寡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
也彼不復問誅可便自往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
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
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燕(注)今有殺人者問
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爲士官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
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
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恤而又非天吏也安得爲
當勸齊伐燕乎(疏)注周此人以下至不能相恤○正義曰周問此人可殺
可殺之曰孰與此人可伐對曰可伐是人可殺人可伐也故以殺伐
連言之○注孟子至之耳○正義曰周語注云當主也是當主謂主
勤王使燕不識是予沈同問燕可伐與此伐燕之事不同沈同以燕
可伐爲文王武王之事故以燕可伐爲天吏可伐與此伐燕之事不
同意彼則無伐燕之計故不知有此私意而問燕可伐與此伐燕之
語是予沈同問燕可伐與此伐燕之計故不知有此私意而問燕可
伐與此伐燕之事也孟子以其知燕可伐而不知有此私意而問燕
可伐與此伐燕之事故言我非天吏誅燕之意也○注勤王至燕
易致之○正義曰勤王使燕不識者謂勤王之事使燕不識知也
燕雖有罪不當己誅之事故燕不識知也○注燕雖至之耳○正義
曰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者謂燕雖有罪猶當天吏誅之耳
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士師主獄之官故殺人者
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注今齊至政也○正義曰周語注云
齊桓公之時天下諸侯之政皆出於齊是齊桓公之時齊政猶天
子之政也○注猶天子之政○正義曰周語注云政天子之職
也○注而又非天吏也○正義曰周語注云政天子之職也
是政謂天子之職也○注而又非天吏也○正義曰周語注云
政天子之職也是政謂天子之職也○注而又非天吏也○正義
曰周語注云政天子之職也是政謂天子之職也○注而又非
天吏也○正義曰周語注云政天子之職也是政謂天子之職
也○注而又非天吏也○正義曰周語注云政天子之職也是
政謂天子之職也○注而又非天吏也○正義曰周語注云政

章指言君子正身行道之不行命也不爲利回創業可繼是以君子以慥慥之人爲惡戒也疏道之不行命也○正義曰昭公二年左傳云不爲利回之謂也回邪也故不能不爲利回之謂也○正義曰昭公二年左傳云不爲利回之謂也回邪也故不能不爲利回之謂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注晝齊西南近邑也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地有宿也齊人之知孟子者追送見之欲爲王留孟子之行疏孟子至行者○正義曰閻氏若璩孟生年月考云繫敘爲臣章於齊宣王時悲之後基君臣之際既開有不可以復合者故矣敘孟子去齊之事然後孟子思復留世卿申詳亦賢者也繇公之子思之不信其賢者在繇公之前勉以復之其身諭去齊地又解云當日爲王留行者豈有不通姓名之理爲其人可略作七繇遂從而略之耳趙氏注晝邑名是也然晝邑實無可考據程氏瑤田通藝錄攷定晝邑在今臨淄縣西南近邑是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注晝齊西南近邑也孟子悲之後基君臣之際既開有不可以復合者故矣敘孟子去齊之事然後孟子思復留世卿申詳亦賢者也繇公之子思之不信其賢者在繇公之前勉以復之其身諭去齊地又解云當日爲王留行者豈有不通姓名之理爲其人可略作七繇遂從而略之耳趙氏注晝邑名是也然晝邑實無可考據程氏瑤田通藝錄攷定晝邑在今臨淄縣西南近邑是也

夜之晝非晝邑也○正義曰閻氏若璩孟子三宿而出晝人以爲欲留王意不悟王不留而己自留故不追王不送而己自送晝人之譏固宜也趙氏注晝邑名是也

齊人可與言與不可與言而不與言是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是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悲之後基君臣之際既開有不可以復合者故矣敘孟子去齊之事然後孟子思復留世卿申詳亦賢者也繇公之子思之不信其賢者在繇公之前勉以復之其身諭去齊地又解云當日爲王留行者豈有不通姓名之理爲其人可略作七繇遂從而略之耳趙氏注晝邑名是也然晝邑實無可考據程氏瑤田通藝錄攷定晝邑在今臨淄縣西南近邑是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注晝齊西南近邑也孟子

以明字釋以字也爲他事慮言之以起下文也論語子張篇云言而思忠行而敬忠信也參於前也倚於衡也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論語衛靈公篇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是也孟子盡心篇云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是也中庸云君子之道費而隱是也禮記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是也禮記大學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是也禮記中庸云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是也禮記中庸云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是也禮記中庸云君子之道費而隱是也禮記中庸云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是也禮記中庸云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是也禮記中庸云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是也禮記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焦孝廉孟子正義

荀卿教其門弟子正其大旨之異并從之處也疏注子曰至其也○正義曰周禮司徒職云以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制其畿疆而溝洫之而凡邦國都鄙制其職貢而周知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正其疆界而溝洫之以利其農事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壤而授之以其地所宜之木遂人職云以下地之法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以什伍其閭比以起其軍旅以作其車甲以教其戰守以簡其車徒以平其斂弊以安其職業以均其政事以興其耕耨以登其稼穡以時器其材以飭其用以生其財以阜其食以節其出以通其利以同其市以一其度以成其器以行其貨以和其政令以導其德俗以防其淫侈以糾其過惡以除其盜賊以安其寧以寧其室

焦孝廉孟子正義

焦孝廉孟子正義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二

焦孝廉孟子正義

揅經室一集

江藩纂

孟子正義

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章句上○正義曰梁惠王者魏侯罃也都大梁故稱梁惠王也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名軻字子輿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通五經尤長於詩書仲尼既沒周室微缺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閔王道之不興痛仁義之不施於是仰慕孔子之術以通六藝之意干七十餘君大抵所言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以為治本其所言皆有法度可以施行於當世而諸侯莫能用也退與萬章之徒序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書長於譬喻指約而遠旨推此而言則孟子之書蓋以明仲尼之道為主而以通六藝為輔翼者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叟長老之稱也

○正義曰叟長老之稱釋詁文孟子自齊宣王之時已為長老故稱叟也

○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王曰何以利吾國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孰能一之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於是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今夫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梁惠王以國人之死也歸罪於己願比死者壹洒其恥於孟子孟子因其所願而教之以王道焉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梁惠王以地小於鄰國民不加多寡人之用心也如此而不王何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今夫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梁惠王以國人之死也歸罪於己願比死者壹洒其恥於孟子孟子因其所願而教之以王道焉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梁惠王以地小於鄰國民不加多寡人之用心也如此而不王何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王曰何以利吾國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孰能一之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今夫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梁惠王以國人之死也歸罪於己願比死者壹洒其恥於孟子孟子因其所願而教之以王道焉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梁惠王以地小於鄰國民不加多寡人之用心也如此而不王何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王曰何以利吾國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孰能一之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生於周烈王之時遊事齊宣王不遇而適梁惠王王問利國之術孟子以仁義之道對王不能用而去之梁襄王嗣立孟子復往見之又不能用而去之是孟子一生之行事惟梁惠王襄王二世而已故以梁惠王冠篇首也

○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正義曰趙岐孟子題

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制裁首不順也孔子矣取亂守死善道非禮招已則不往言廢人不得其招猶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多見清侯者何為必謁注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孟子所言蓋本於此○正義曰此章論士之出處之義也言士之出處當以禮義為重不可苟且以求富貴也○注志士至溝壑○正義曰此

焦孝廉孟子正義

太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能膺揚也俊子之疆侵刻之疆界則取于爰厥着以蒸穀伐之功也民有秉倉空窖大歉此於湯伐桀然後有光大顯美武王德侵侮代也今之侵疆界者大誓何以為法孟子所以往往引之歟

夫在此歌變其子使舜齊人傳之之注不勝曰使齊人曰一齊人傳之之眾注言使一齊人傳相眾也注言使一齊人傳相眾之欲使齊言不可得楚人咻之雖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則數年能曰撻而求其齊亦不可得矣注言置之莊嶽之間則數年能曰撻而求其齊亦不可得矣言楚不勝眾也莊嶽齊街里名也多人處之欲使齊言不可得也○正義曰吉囂出禮記一云丁云按王肅注孔子家語云孔子之卒吉囂得尚書於孔子之家以為是古文尚書也後得之泰誓今亦不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自二十篇以百二篇史記儒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興亡數十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尚書有二本伏生二十九篇為今文孔安國所獻五十八篇為古文今文古文皆有泰誓是伏生所藏今文泰誓也其後亡之至宣帝時民有得泰誓書者上之與博士所讀同文異獻之者以為是天神教之非人所為也乃下公卿議公卿皆以為聖人言天神人鬼不得不信遂立大誓後得者二十八篇博士九篇通前二篇為十一篇是為今文泰誓三篇古文泰誓三篇合為六篇馬融鄭玄賈逵之徒皆以為後得之泰誓非古文尚書之本經也故不為之注杜預云泰誓三篇今文古文皆無此經是也○正義曰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周史六篇注云武王伐紂之誓師也今文古文皆無此篇是今文古文皆無此篇

焦孝廉孟子正義

口張皆此意也禪之學惟禪南子非之此論謂云其大性保真不以何偽累形動之所正而非以偽滅真也故馬履薛頤周公章指言憂世救俗以濟之義以臣之是故馬履薛頤周公仰思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汙聖賢若是豈得不汲汲也(疏)舉前賢以何偽累形動之所正而非以偽滅真也故馬履薛頤周公章指言憂世救俗以濟之義以臣之是故馬履薛頤周公仰思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汙聖賢若是豈得不汲汲也(疏)舉前賢

廟曰惡用是鴞鴞者爲哉(注)他日異日也鴞省其母見見受人之鴞而非之已仲子也頻頻不悅曰安用是鴞鴞者爲子鴞鴞鳴孝(疏)注頻頻不悅○正義曰音義出此頻頻云本亦作嚬同下子出六切郁復卦六三頻復李軌陸績王肅本頻作嚬陸云本亦作嚬同下子出六切郁復卦六三頻復李軌陸績王肅本頻作嚬陸云本亦作嚬同下子出六切郁復卦六三頻復

孟子卷第七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八(注)離婁古之人明目者黃帝時人也黃帝七

焦孝廉孟子正義

章指言法則堯舜以爲規矩堯舜以仁政治天下規矩方圓之極也（疏）正義曰規矩者正方圓之器也人所思得也聖人之道也設文具辭以示來也定公元年始築三板而城（疏）正義曰春秋築三板而城者以其城制大小之法故書之於策以示後人也是故聖人之道可以爲後世法也（疏）正義曰春秋之義褒善貶惡以爲後世法

焦孝廉孟子正義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

西伯善養老者(注)伯夷諡謂遁紂之世隱之北海之濱聞文王興起曰盍歸乎來吾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周也(疏)伯夷事見史記正義引皇甫謐云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姓墨胎氏名允字公信食采於孤竹因以為國名也又云伯夷父生亞圉亞圉生文龍文龍生宣公公生成侯名初生三子長曰伯夷次曰叔齊次曰仲馮伯夷叔齊讓國逃去仲馮嗣立為孤竹君也又云殷湯以天下三分有二服事於殷而周文王受命作邑於岐山之陽修后稷公劉之業遵古公亭甫之法公季脩之而王業大成文王之事也玉氏引韓詩外傳云太公望年八十而遇文王百里奚年七十而相秦穆公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子文三為令尹而無憂皆以其年之老而道德不衰也又引韓詩內傳云文王之時有三老五更之位蓋以老更事而有道德者為之故曰三老五更群材之首也又引韓詩章句云三老五更皆天子父事之禮也又引韓詩薛君傳云三老五更皆天子所尊敬之人也又引韓詩內傳云三老五更皆天子所尊敬之人也又引韓詩章句云三老五更皆天子所尊敬之人也又引韓詩薛君

斯爲審矣疏云昔者至審矣○正義曰云昔者至審矣者是古之聖人制作文字之法也云象其事而爲之形畫隨體而爲之文者象謂象似隨謂隨其體勢文謂文字也言古之聖人象似其事而爲文字之形畫隨其體勢而爲文字之體故云象其事而爲之形畫隨體而爲之文也云後人加之以聲者謂文字既成之後人以口呼之各有聲音故云後人加之以聲也云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者言聲音之道與政教通也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者言治平之世其音安和以樂其政教和平也云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者言亂世之音怨恨以怒其政教乖戾也云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者言亡國之音哀傷以思其民困苦也云通於倭者言通於倭曲之理也云其政荒者言其政教荒廢也云失其道者言失其治國之道也云故形於聲者言故政教形見於聲音也云聲成文謂之音者言聲音成文章謂之音也云而不知其文謂之禽獸者言而不知聲音成文章謂之禽獸也云禽獸知聲而已者言禽獸但知聲音而已不知聲音成文章也云衆人同之者言衆人同於禽獸也云君子異之者言君子異於衆人也云以其有仁義之心以治其情性者言以其有仁義之心以治其情性也云仁義之心人皆有之者言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也云君子以其仁義之心治其情性小人則縱其情欲而不知以仁義治其情性也云故樂之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者言故樂之感動人深其變移風俗容易也云是以先王著其教焉者言是以先王著明其教也云而民之化上速其應之疾也者言而民之變化上速其應之疾也云故曰感人者深者言故曰樂之感動人者深也云其化人者速者言其變化人者速也云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言故先王謹慎其所以感動之者也云其本在人心之感物也者言其本在人心之感動於物也云人心之動物感之使然也者言人心之感動於物感之使然也云情動於中者言情感動於中也云故形於聲者言故形見於聲音也云聲成文而不亂謂之音者言聲音成文章而不雜亂謂之音也云治世之音安以樂者言治平之世其音安和以樂也云其政和者言其政教和平也云君臣和者言君臣和睦也云百姓和者言百姓和睦也云四海和者言四海和睦也云是故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者言是故正聲感動人而順氣應和之也云淫樂慝人而逆氣應之者言淫樂慝亂人而逆氣應和之也云治世之音者言治平之世之音也云亂世之音者言亂世之音也云亡國之音者言亡國之音也云三者本乎人心之好惡者言三者本於人心之好惡也云好惡無節於內者言好惡無節制於內也云知誘於外者言知誘於外物也云不能反躬者言不能反己之躬也云天理滅矣者言天理滅絕矣也云是故強者脅弱者言是故強者脅迫弱者也云知者詐愚者言知者詐欺愚者也云勇者苦怯者言勇者困苦怯者也云疾以養者言疾病以養治者也云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者言老幼孤獨不得其所養也云此大亂之道也者言此大亂之道也云是故人情者言是故人情之所不可易者也云先王之制禮樂也者言先王之制作禮樂也云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者言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云將以教民平好惡者言將以教民平其好惡也云而反人道之正也者言而反人道之正也云是故樂者言是故樂之所以爲樂者也云樂者樂也者言樂之所以爲樂者樂也云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者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云而樂其所以生者言而樂其所以生也云樂不可以斯須去身者言樂不可以斯須去於身也云樂者言樂也者言樂之所以爲樂者言樂也云君子樂得其道者言君子樂得其道也云小人樂得其欲者言小人樂得其欲也云以道制欲者言以道制其欲也云則樂而不亂者言則樂而不淫亂也云以欲忘道者言以欲忘其道也云則惑而不樂者言則惑而不樂也云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者言是故君子反其情以和其志也云比類以成其行者言比類以成其行也云使其文足以動人者言使其文章足以動人也云使其聲足以感人者言使其聲音足以感人也云使其情足以感人者言使其情意足以感人也云而不使放心者言而不使放縱其心也云故樂之隆非極音也者言故樂之隆盛非極其音也云食饗之禮非致味也者言食饗之禮非致其味也云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者言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也云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而大羹不和者言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而大羹不和也云粢食之間嗅之而已者言粢食之間嗅之而已也云大羹之遺味也者言大羹之遺味也云有進乎味者也言有進乎味者也云樂之隆非以聲音也者言樂之隆盛非以聲音也云而以平心爲德者言而以平心爲德也云天地之情者言天地之情也云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者言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也云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者言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也云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者言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也云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者言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也云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者言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也云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者言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也云六者非性也者言六者非性也云感於物而後動者言感於物而後動也云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言是故先王謹慎其所以感動之者也云故禮以道其志者言故禮以導其志也云樂以和其聲者言樂以和其聲也云政以一其行者言政以一其行也云刑以防其姦者言刑以防其姦也云禮樂刑政其極一也者言禮樂刑政其極一也云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者言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云禮樂之說與政通矣者言禮樂之說與政通也云樂行而倫清者言樂行而倫清也云耳目聰明者言耳目聰明也云血氣和平者言血氣和平也云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者言移風易俗天下皆安寧也云故曰樂者樂也者言故曰樂之爲樂者樂也云君子以自得者言君子以自得其樂也云小人以物者言小人以外物也云以欲忘道者言以欲忘其道也云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者言是故君子反其情以和其志也云比類以成其行者言比類以成其行也云使其文足以動人者言使其文章足以動人也云使其聲足以感人者言使其聲音足以感人也云使其情足以感人者言使其情意足以感人也云而不使放心者言而不使放縱其心也云故樂之隆非極音也者言故樂之隆盛非極其音也云食饗之禮非致味也者言食饗之禮非致其味也云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者言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也云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而大羹不和者言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而大羹不和也云粢食之間嗅之而已者言粢食之間嗅之而已也云大羹之遺味也者言大羹之遺味也云有進乎味者也言有進乎味者也云樂之隆非以聲音也者言樂之隆盛非以聲音也云而以平心爲德者言而以平心爲德也云天地之情者言天地之情也云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者言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也云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者言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也云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者言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也云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者言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也云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者言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也云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者言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也云六者非性也者言六者非性也云感於物而後動者言感於物而後動也云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言是故先王謹慎其所以感動之者也云故禮以道其志者言故禮以導其志也云樂以和其聲者言樂以和其聲也云政以一其行者言政以一其行也云刑以防其姦者言刑以防其姦也云禮樂刑政其極一也者言禮樂刑政其極一也云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者言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云禮樂之說與政通矣者言禮樂之說與政通也云樂行而倫清者言樂行而倫清也云耳目聰明者言耳目聰明也云血氣和平者言血氣和平也云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者言移風易俗天下皆安寧也云故曰樂者樂也者言故曰樂之爲樂者樂也云君子樂得其道者言君子樂得其道也云小人樂得其欲者言小人樂得其欲也云以道制欲者言以道制其欲也云則樂而不亂者言則樂而不淫亂也云以欲忘道者言以欲忘其道也云則惑而不樂者言則惑而不樂

子閎見長者之禮當須余解走乃見之手曰先有事注樂正子諸恐服罪也

章指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故孟子褒之責賢者備也疏註善好至備也○正義曰尚書伊訓云君子不可備於一人謙者王肅注云君子不可備於一人謙者王肅注云君子不可備於一人謙者王肅注

同訊菊政理猶云勞逆相御御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踧寒孟後舉盖遏之下節乘而獻之焉以上社此所記與孟子異

子曰惠而不知爲政箴成十一月徒杜下十二月葬梁成民未病治也注以爲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知爲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步度之功周十二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疏惠而不知爲政○正義曰此明有仁心而不知爲政之事不被潤之義○注同十月梁也○正義曰此周正建亥之月故以十月爲梁也○注夏九月可以成步度之功○正義曰此周正建申之月故以九月爲步也○注十月可以成輿梁也○正義曰此周正建戌之月故以十月爲輿梁也○注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正義曰此昭二十年左傳文彼注云溱洧二水名在鄭國之南子產以鄭國多水而道不通民苦於徒涉故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之上也○注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正義曰此昭二十年左傳文彼注云杠橋也輿車馬之橋也杠橋小而輿橋大故杠先成而輿後成也○注自周十一月至十二月民病涉也○正義曰此周十一月至十二月建子建丑之月正當冬末春初之時雖有水潦未大民猶病涉也○注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以時事至○正義曰此周十一月至十二月建丑建寅

之心不可以無禮人而無禮則與禽獸奚以異故曰無禮之人則禽獸而已矣引上承下也性民其導之康誥曰弗克矜惟民其康乃引此書解上文之康誥也言文王之德能敬其德以保赤子無不順其性而教之者也蓋以民性本善而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文王之德能順其性而教之使之親親敬兄而已矣故曰其康乃引此書解上文之康誥也言

無忝祖考而已謂也越紹書外傳越中篇云勾踐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不揚立不揚卒子朱勾立朱勾卒子翁勉立翁勉卒子無顓立無顓卒子無余立無余卒子無徒立無徒卒子搖立搖卒子閩立閩卒子孚立孚卒子蓋胥立蓋胥卒子不光立不光卒子譯立譯卒子初立初卒子錄立錄卒子縣親立縣親卒子尚立尚卒子無彊立無彊卒子翁立翁卒子無諸立無諸卒子繇君立繇君卒子丑立丑卒子居相立居相卒子不揚立不揚

故以巾帽稱冢字也雖有發人齋戒沐浴則可以配上帝注惡人醜類者也而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猶可以配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爲善也疏注惡人○正義曰書貌不恭之咎注云惡貌也釋文引李云惡貌也孔注云惡貌故敬敬也惡者謂惡人醜類者也其子至惡也○正義曰言惡人之子至惡也而商均反惡又云言賈大人惡皆稱貌此惡人對上十八年左傳云穆賦茂

同也○注又曰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鄉里之稱若子謂論篇云稽古之謂也○正義曰言人所施志教無盡於君者以君之所以教解人之所以學解人之所以入君朝寮以廣其德施增文備文章以順其以人所以順其以人州里族黨之親親君則當為君盡忠孝之親也是解九章憎惡云憎惡君則當為君盡忠孝之親也是解九章憎惡云憎惡君則當為君盡忠孝之親也是解九章憎惡云憎惡

萬章之功
木像矣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注問舜往于田何爲號泣也旻天謂蒼蒼至于田○正義曰舜往于田○正義曰此章論舜盡孝之事舜往于田者謂舜往耕歷山之時也號泣旻天大夫有所往注云往之也是往即至也檀弓云大夫士去其國君主喪至于竟是往即至也故云往之也舜往耕歷山之時見父母使己耕田而父母愛弟象使之耕田而己無怨恨之心但自悲己之不爲父母所愛故於耕田之時而號泣旻天也故趙岐孟子題辭云

以道隱之以歧舜帝崩後傳至殷傅說有聖德之二女也長曰女皇次曰女英奚仲之後奚仲封薛故禮記帝繫篇云薛侯之女匹虞舜之轉也若子修身篇云少而理治以至舜舜以歧嬪之治也高誘注云治整也使二嬪整治其理安身之處也云嬪也象往入舜宮弤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悒悒注象見舜生牀敖琴得欺反弤曰戎鬱陶思君欲來彈辭也悒悒而悲是其情也疏注象見至情也○正義曰此舜父頑母嚚象傲二女之事見堯典文彼注云嚚口無信傲慢自賢故謂之頑嚚象傲皆惡名也言舜父頑母嚚象傲能以孝道和諧之感格也謂舜自惟慈存也存在也亡謂死也象見舜在牀敖琴得欺反弤曰戎鬱陶思君爾悒悒

孟子言舜揚行事耳杰焉天子也放勳帝名祖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

（疏）舜典曰○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稱舜典曰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今所行尚書在舜典中皆依生知安行章言今所行尚書在舜典中皆依生知安行章言今所行尚書在舜典中皆依生知安行章言

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去嵩山幾隔三十里安得謂之嵩山下之深谷與其山爲鄰高之北而張守節云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嵩縣西南十三里括地志云嵩山北十三里桓山連志遂云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南十三里是左傳明晰其非一山也酈道元注水云太室山大五唐水逕馬鞍山與少室山分流而東北流與少室山及上有崇高之稱故伊川程子亦謂嵩山爲中嶽非也然則嵩山之名通乎少室太室而太室少室又各有專名

章指言君子九居正以臨進退屈伸達節不違典信故立子之正其大義也（疏）君子大居正以臨進退屈伸達節不違典信故立子之正其大義也○正義曰君子謂孟子子

天子一位公二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注）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爵卑之位凡五等（疏）侯伯子男九五等爵言王者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者以名而言也侯道也伯長也子孳也男任也所以名爵者法天地有五行人亦象之也天地之道以生物爲德人能順天地之德以治民者則可以爵命之故法天地而制五等之爵也

王一命卿再命大夫三命諸侯之上卿三命其餘卿大夫再命諸侯之下大夫一命（注）此周制也卿大夫士爵同一命者謂初受命時也（疏）王一命卿再命大夫三命諸侯之上卿三命其餘卿大夫再命諸侯之下大夫一命者此周制也卿大夫士爵同一命者謂初受命時也

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注）凡此四等制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待達於天子因六十里附庸也（疏）天子千里附庸小者不能待達於天子因六十里者以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合於天子封畿千里之內故因六十里附庸小者不能待達於天子也

大國三卿命於其君次國三卿二命一命小國三卿一命（注）大國謂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疏）大國至耕也○正義曰此大國謂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正義曰此大國謂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正義曰此大國謂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次國三卿二命一命（注）次國謂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疏）次國至耕也○正義曰此次國謂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正義曰此次國謂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小國三卿一命（注）小國謂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疏）小國至耕也○正義曰此小國謂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正義曰此小國謂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疏）曰周天子千里內封三十一國公七侯五伯七子男五凡二十四國方千里內容二十四國之地也（注）謂王畿內公卿大夫士所食采地之制也（疏）曰周天子千里內封三十一國公七侯五伯七子男五凡二十四國方千里內容二十四國之地也○正義曰此謂王畿內公卿大夫士所食采地之制也

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注）此四等謂王畿內所封之國也（疏）曰周天子千里內封三十一國公七侯五伯七子男五凡二十四國方千里內容二十四國之地也○正義曰此謂王畿內所封之國也

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注）謂不能滿五十里者不得爲國達於天子附於諸侯（疏）曰周天子千里內封三十一國公七侯五伯七子男五凡二十四國方千里內容二十四國之地也○正義曰此謂王畿內所封之國也

凡此四等制地之等差也（疏）曰周天子千里內封三十一國公七侯五伯七子男五凡二十四國方千里內容二十四國之地也○正義曰此謂王畿內所封之國也

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

焦孝廉三益子正義

在也○注東立親○之智者○正王勃然變乎色○注王聞此義日羽本作立親國之智者非○王勃然變乎色○注王聞此言慍怒而驚懼故勃然變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注孟子曰王勿慭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正義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注王意解顏色定後問異姓之卿加之何也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注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不從去而待放之他國也

疏○性謙君至國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公羊宣元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大夫吉甲父于廟傳云放之者何猶云置去是云猶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復三年然大夫待放之義也臣言放者臣爲君諱若言有罪放之而已諱事已行者遂去也臣器凡待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其去也鄭康成詩檜風匪風箋注云以適去君謂三遷去國之時君放而不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注〕人之甘食悅色是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疏〕○正義曰此孟子述告子之言而辨其非也趙氏岐注云人之甘食悅色是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是告子之言本以食色爲性仁義爲外故孟子難之云何以言之謂仁內之義外也〔注〕孟子怪告子是言也〔疏〕○正義曰易文言傳云義以方外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注〕告子所云義外謂此意也故詰之

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注〕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注〕告子言見彼人年長大彼我長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於我也猶白色見於外也〔疏〕注告子至外也○正義曰告子言彼長大之長謂彼人之長大者非在於我也猶彼白之白色見於外也故謂之外也趙氏岐注云長大之人在位也是外也非在於我也故云非在於我也猶白色見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於我也〔注〕言己之弟與秦人之弟無有差異但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注〕告子曰愛從己則己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者在外故曰外也〔疏〕至謂之外也○正義曰此告子再申述義告子曰不得云長者義也故又以弟與長分別言之義雖屬長之者乃長者有生故仍以爲外耳若同己弟則長者之義亦在於己故以異於吾長人之長與秦人之長無以異也故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於我也

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之心則耆炙亦在外也〔注〕言人之嗜秦人之炙與嗜己之炙本同無以異於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注〕孟子曰耆炙夫物則等輩出於外故謂之外也

己情在敬之雖弟己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者炙之意也在外物也故謂之外也

同於長之者心亦有外與〔注〕孟子曰長之者謂年長者也義謂敬之心生於己故謂之內也

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別於白人之白也不知白人之白也無以別於白馬之白與〔注〕孟子曰白馬白人之白同謂之白可也不知白馬白人之白無以別異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注〕孟子曰犬牛人性同謂之性可也不知犬牛人性無以別異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注〕告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假人爲自然之質謂之性也〔疏〕○正義曰此章論人性善之義告子以人生而靜以上不假人爲自然之質謂之性也趙氏岐注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假人爲自然之質謂之性也者此告子之本意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注〕孟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假人爲自然之質謂之性猶白羽之白也〔疏〕○正義曰此孟子述告子之言而辨其非也趙氏岐注云孟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假人爲自然之質謂之性猶白羽之白也者此孟子述告子之本意也

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注〕孟子曰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注〕孟子曰犬牛人性同謂之性可也不知犬牛人性無以別異也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注〕告子曰人性之善惡猶水之流東西也人性無有分於善惡猶水無有分於東西也〔疏〕○正義曰此告子言人性無善惡猶水無東西流也趙氏岐注云人性無有分於善惡猶水無有分於東西流也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注〕公都子曰或人以爲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趙氏岐注云公都子曰或人以爲人性在化而不可變或曰性可至此二句爲不化是亦各異其說

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注〕公都子曰或人以爲人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爲君象爲臣不能使之爲善瞽瞍爲父不能化舜爲惡紂爲君及兄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少二子爲不仁是亦各異其說也〔疏〕或曰至比干○正義曰此民族雜學各言己說或曰性可至比干○正義曰此或民族雜學各言己說或曰性可至比干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性有善有惡或曰性無善無不善也趙注云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性有善有惡或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注〕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善然則彼之所言皆非邪〔疏〕今曰至非與○正義曰此公都子述告子之徒其論善然則彼之所言皆非邪也趙氏岐注云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善然則彼之所言皆非邪也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注〕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性善猶情能從之善也若否則性惡猶情從之惡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蓧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不與我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

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有同耆也耳之於聲有同聽也目之於色有同美焉所謂同美焉者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惟心之謂與

孟子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注〕公都子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疏〕○正義曰此公都子問何以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也趙氏岐注云公都子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注〕孟子曰從其大體謂從心思之所得爲大人從其小體謂從耳目之所得爲小人〔疏〕○正義曰此孟子答公都子之問也趙氏岐注云孟子曰從其大體謂從心思之所得爲大人從其小體謂從耳目之所得爲小人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注〕公都子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疏〕○正義曰此公都子述己之問也趙氏岐注云公都子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貴者良貴也非趙孟之所能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文繡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紈袴與文繡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則不遠秦楚之路以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之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皆養之苟不以其道養之不如荊棘今夫養指不以其道不知類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所愛則兼養之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所不愛矣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不敬也

孔子曰道一而已矣仁與不仁而已矣一日用其全力爲仁仁不可勝用也一日用其全力爲義義不可勝用也夫豈有不足哉人皆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餌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餌之也是亦穿踰之類也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恥之反之而已矣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恥者人之所有也所以爲恥者人皆有之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則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謂之養老

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以時用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也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蓋自取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逃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驅魚者獺也爲叢驅爵者鸇也爲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驅矣雖欲無王不可已

孟子曰今之侍人之愛人者教之以無相賊而已矣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必有故之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君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不敬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飲食也孜孜矣文王之事昌也日中不暇食以天下之人養一人也

孟子曰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恭儉豈可以言惠乎

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之

孟子曰禽獸之養人者以其時人之養禽獸者不以其時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以時用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者聖人與我同類者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蓧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

相關而不通易者也通乎變而通易者也通乎權以行其義者也通乎神以致用之原也孔子以旁通情以利貞言性情利用變而通之也以已成之德通乎人之德以盡人之性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因已之情以通乎人之情使居者有積焉行者有資焉變而通之以盡利無窮六如是則情通情通則性見性見則天地之理盡矣天地之理盡矣之神明也故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之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易之側仁有不至禮義有不盡乎仁知之道存乎德行之謂也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有與鬬人相近之心焉是豈有性善之理哉（注）若告子生之謂性之言不通也（疏）注告子至不通○正義曰孟子道性善故以人之生而靜以上不可以善惡言之告子以為人之生而靜以上即是性也人生而有食色之欲即是性也故以為性無善惡也（注）孟子至之理○正義曰孟子言人之生而靜以上不可以善惡言之但人生而有食色之欲即是性也故以為性無善惡也（注）告子至之理○正義曰告子言人之生而靜以上不可以善惡言之但

有人天生其材而不能盡其材者也○正義曰告子以仁義為人之性故孟子以此問之言人有天生其材質而不能盡其材質

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注）大匠攻木之工規所以爲圓也矩所以爲方也誨教也故人必以規矩學者以仁善爲法或亦猶大匠以規矩教人也

章指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殺張規矩以喻爲仁學不爲仁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注）荑稊也五穀喻美種之不成不如嘉禾之草其實可食爲仁不成猶是也（疏）注荑稊至也○正義曰呂氏春秋明理篇云五穀敗不成又實信農爲穀之美者也荑稗爲穀之惡者也高誘注云荑稊也是荑即稊也稊稗草名實似穀而小米可食故農爲穀之美者荑稗爲穀之惡者也注人倘從之人倘自至也以要人倘要求也未也得人倘棄天倘惑之甚也（疏）注要求也○正義曰呂氏春秋慎勢篇以要不可必又重言之要未也終亦必亡而已矣（注）棄善忘德終必亡之

章指言古倘天官自棄之也今求人倘以誘時也得入棄天道之邑也（疏）以指七小人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注）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在己身不思之耳（疏）正義曰趙孟晉卿趙盾也趙孟貴而使之賤趙孟貧而使之飢（注）飢餓也（疏）正義曰飢餓也詩小雅北山篇文毛傳云飢餓也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注）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者人自飽於己之仁義也膏粱肥美之食文繡華美之衣也

章指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注）棄善忘德終必亡之

章指言古倘天官自樂

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引之述聞云珍猶絕也珍與殄通殄亦絕也爾雅釋詁云殄盡也釋言云殄絕也殄盡絕義相近故珍亦訓絕珍絕也皆謂天降喪亂使殷之國祚斷絕耳箋訓珍爲病失之遠矣

珍絕○正義曰珍絕釋詁文孫炎注云珍絕也郭璞注云珍滅也絕滅義同

為臣子者竟使以低陋矮步談笑處之耐觀君父不啻路人
不亦蔑乎已甚乎高子但守其說而不通其變故孟子以曰無怪
之說譏之也曰其固有之是也○正義曰指高子之說言其固有
之是也言高子之說固有此理但守其說而不通其變故孟子
以曰無怪之說譏之也○注高子至之說○正義曰高子名
之於未形之前豫為其防微杜漸之計誠非人子之所能及也
固而仍以不可哦切言之則高子有善惡不失為矮師者也舜
之五十而慕正與瞽瞍七子同尊不安室七子皆有改心
而母卻不改父頑母嚚瞽自貪以父義之而替瞍卻底豫
然則天下無不可感之父故謂未有五而能盡其心者
其事未彰而誤告弓是為誤謀孔子稱從之孟子引舜
相堯及瞽瞍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
章指言生之驗下一體而分鳴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
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注生之至於親○正
義曰儀禮喪服傳云父母俱喪三年又云父母於子一體也夫妻
一體也故父子喜則俱喜父子喜則俱喜夫妻一體也故父子喜
則俱喜同處一體也故父子喜則俱喜是也夫妻胖合也是胖合
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呂氏春秋精通篇云鬲有申
乞人之父欲令其母聞門下而悲之申乞人之父欲令其母聞
之於門外而悲之故申乞人之父每出一門而輒哭其母也故
曰父母於子一體也夫妻胖合也是也○注瞽瞍至之親○正
義曰瞽瞍之為人見於經傳者唯此而已其餘則不可得而知
也故趙岐以為瞽瞍無識之人也
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也名也遵邁問欲何之疏○正
義曰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真天下之好宋鈃尹文子聞其風而悅之作華山之冠以自表其情也欲
以調合三王之道以為教主天下之人皆說其外飾之容而
不論其內行以情為欲寡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
下不容而強勉不已雖見侮不辱而猶不舍也相與聚徒三百人
建鬬先生之大旗以表其人與之俱行其人之服其為人之情
蘇秦謂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南有呑海渤海足以為利
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足以為用南有碣石鴈門足以為固
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粟支數年此所謂天府也夫以燕之
強與趙為兄弟秦必不敢出於此矣秦攻燕必踰雲中九原遼東
然後可以攻之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猶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
亦明矣今趙王不與燕而與秦欲以攻燕此為趙謀過矣是
故燕王使蘇秦獻書趙王曰臣竊為大王計莫如安燕燕安則趙
無患趙王曰寡人年少初即位奉社稷之日淺也未知所以安國之
術也願聞先生以教寡人蘇秦曰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人
以主海內之王此皆明於治亂之道而能決於成敗之數也誠
使其主有必行之勇而後可以結天下之親也故曰明主外料其
敵內度其資而後舉兵故十舉而九不敗以此霸王之資也今
大王之國東有朝鮮遼東西有呑海渤海南有碣石鴈門北有林胡
樓煩此四塞之國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
栗支數年此所謂天府也夫以燕之強與趙為兄弟秦必不敢出於此
秦攻燕必踰雲中九原遼東然後可以攻之踰數千里雖得燕城
秦猶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王不與燕而與秦欲
以攻燕此為趙謀過矣是故燕王使蘇秦獻書趙王曰臣竊為大王
計莫如安燕燕安則趙無患趙王曰寡人年少初即位奉社稷之日
淺也未知所以安國之術也願聞先生以教寡人蘇秦曰臣聞堯無
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
之士不過三千人以主海內之王此皆明於治亂之道而能決於
成敗之數也誠使其主有必行之勇而後可以結天下之親也故
曰明主外料其敵內度其資而後舉兵故十舉而九不敗以此霸
王之資也今大王之國東有朝鮮遼東西有呑海渤海南有碣石
鴈門北有林胡樓煩此四塞之國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粟支數年此所謂天府也夫以燕之強與趙
為兄弟秦必不敢出於此秦攻燕必踰雲中九原遼東然後可以
攻之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猶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
矣今趙王不與燕而與秦欲以攻燕此為趙謀過矣是故燕王使
蘇秦獻書趙王曰臣竊為大王計莫如安燕燕安則趙無患趙王
曰寡人年少初即位奉社稷之日淺也未知所以安國之術也願
聞先生以教寡人蘇秦曰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
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人以主海
內之王此皆明於治亂之道而能決於成敗之數也誠使其主
有必行之勇而後可以結天下之親也故曰明主外料其敵內
度其資而後舉兵故十舉而九不敗以此霸王之資也今大王之
國東有朝鮮遼東西有呑海渤海南有碣石鴈門北有林胡樓煩
此四塞之國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
栗支數年此所謂天府也夫以燕之強與趙為兄弟秦必不敢出
於此秦攻燕必踰雲中九原遼東然後可以攻之踰數千里雖得
燕城秦猶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王不與燕而
與秦欲以攻燕此為趙謀過矣是故燕王使蘇秦獻書趙王曰臣
竊為大王計莫如安燕燕安則趙無患趙王曰寡人年少初即位
奉社稷之日淺也未知所以安國之術也願聞先生以教寡人蘇
秦曰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
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人以主海內之王此皆明於治
亂之道而能決於成敗之數也誠使其主有必行之勇而後可
以結天下之親也故曰明主外料其敵內度其資而後舉兵故十
舉而九不敗以此霸王之資也今大王之國東有朝鮮遼東西有
呑海渤海南有碣石鴈門北有林胡樓煩此四塞之國也地方二
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粟支數年此所謂天府
也夫以燕之強與趙為兄弟秦必不敢出於此秦攻燕必踰雲中
九原遼東然後可以攻之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猶不能守也秦
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王不與燕而與秦欲以攻燕此為趙謀
過矣是故燕王使蘇秦獻書趙王曰臣竊為大王計莫如安燕燕
安則趙無患趙王曰寡人年少初即位奉社稷之日淺也未知所
以安國之術也願聞先生以教寡人蘇秦曰臣聞堯無三夫之分
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
過三千人以主海內之王此皆明於治亂之道而能決於成敗
之數也誠使其主有必行之勇而後可以結天下之親也故曰明
主外料其敵內度其資而後舉兵故十舉而九不敗以此霸王之
資也今大王之國東有朝鮮遼東西有呑海渤海南有碣石鴈門
北有林胡樓煩此四塞之國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
百乘騎五千匹粟支數年此所謂天府也夫以燕之強與趙為兄
弟秦必不敢出於此秦攻燕必踰雲中九原遼東然後可以攻之
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猶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
王不與燕而與秦欲以攻燕此為趙謀過矣是故燕王使蘇秦獻
書趙王曰臣竊為大王計莫如安燕燕安則趙無患趙王曰寡人
年少初即位奉社稷之日淺也未知所以安國之術也願聞先生
以教寡人蘇秦曰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
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人以主海內之王
此皆明於治亂之道而能決於成敗之數也誠使其主有必行
之勇而後可以結天下之親也故曰明主外料其敵內度其資而
後舉兵故十舉而九不敗以此霸王之資也今大王之國東有朝
鮮遼東西有呑海渤海南有碣石鴈門北有林胡樓煩此四塞之
國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粟支數年
此所謂天府也夫以燕之強與趙為兄弟秦必不敢出於此秦攻
燕必踰雲中九原遼東然後可以攻之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猶
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王不與燕而與秦欲以攻
燕此為趙謀過矣是故燕王使蘇秦獻書趙王曰臣竊為大王計
莫如安燕燕安則趙無患趙王曰寡人年少初即位奉社稷之日
淺也未知所以安國之術也願聞先生以教寡人蘇秦曰臣聞堯
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
湯武之士不過三千人以主海內之王此皆明於治亂之道而能
決於成敗之數也誠使其主有必行之勇而後可以結天下之親
也故曰明主外料其敵內度其資而後舉兵故十舉而九不敗以
此霸王之資也今大王之國東有朝鮮遼東西有呑海渤海南有
碣石鴈門北有林胡樓煩此四塞之國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
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粟支數年此所謂天府也夫以燕之強
與趙為兄弟秦必不敢出於此秦攻燕必踰雲中九原遼東然後
可以攻之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猶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
明矣今趙王不與燕而與秦欲以攻燕此為趙謀過矣是故燕王
使蘇秦獻書趙王曰臣竊為大王計莫如安燕燕安則趙無患趙
王曰寡人年少初即位奉社稷之日淺也未知所以安國之術也
願聞先生以教寡人蘇秦曰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
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人以主
海內之王此皆明於治亂之道而能決於成敗之數也誠使其
主有必行之勇而後可以結天下之親也故曰明主外料其敵內
度其資而後舉兵故十舉而九不敗以此霸王之資也今大王之
國東有朝鮮遼東西有呑海渤海南有碣石鴈門北有林胡樓煩
此四塞之國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
栗支數年此所謂天府也夫以燕之強與趙為兄弟秦必不敢出
於此秦攻燕必踰雲中九原遼東然後可以攻之踰數千里雖得
燕城秦猶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王不與燕而與
秦欲以攻燕此為趙謀過矣是故燕王使蘇秦獻書趙王曰臣竊
為大王計莫如安燕燕安則趙無患趙王曰寡人年少初即位奉
社稷之日淺也未知所以安國之術也願聞先生以教寡人蘇秦
曰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
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人以主海內之王此皆明於治亂
之道而能決於成敗之數也誠使其主有必行之勇而後可以結
天下之親也故曰明主外料其敵內度其資而後舉兵故十舉而
九不敗以此霸王之資也今大王之國東有朝鮮遼東西有呑海
渤海南有碣石鴈門北有林胡樓煩此四塞之國也地方二千餘
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粟支數年此所謂天府也夫
以燕之強與趙為兄弟秦必不敢出於此秦攻燕必踰雲中九原
遼東然後可以攻之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猶不能守也秦之不
能害燕亦明矣今趙王不與燕而與秦欲以攻燕此為趙謀過矣
是故燕王使蘇秦獻書趙王曰臣竊為大王計莫如安燕燕安則
趙無患趙王曰寡人年少初即位奉社稷之日淺也未知所以安
國之術也願聞先生以教寡人蘇秦曰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
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
千人以主海內之王此皆明於治亂之道而能決於成敗之數
也誠使其主有必行之勇而後可以結天下之親也故曰明主外
料其敵內度其資而後舉兵故十舉而九不敗以此霸王之資也
今大王之國東有朝鮮遼東西有呑海渤海南有碣石鴈門北有
林胡樓煩此四塞之國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
騎五千匹粟支數年此所謂天府也夫以燕之強與趙為兄弟秦
必不敢出於此秦攻燕必踰雲中九原遼東然後可以攻之踰數
千里雖得燕城秦猶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王不
與燕而與秦欲以攻燕此為趙謀過矣是故燕王使蘇秦獻書趙
王曰臣竊為大王計莫如安燕燕安則趙無患趙王曰寡人年少
初即位奉社稷之日淺也未知所以安國之術也願聞先生以教
寡人蘇秦曰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
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人以主海內之王此皆
明於治亂之道而能決於成敗之數也誠使其主有必行之勇而
後可以結天下之親也故曰明主外料其敵內度其資而後舉兵
故十舉而九不敗以此霸王之資也今大王之國東有朝鮮遼東
西有呑海渤海南有碣石鴈門北有林胡樓煩此四塞之國也地
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粟支數年此所謂
天府也夫以燕之強與趙為兄弟秦必不敢出於此秦攻燕必踰
雲中九原遼東然後可以攻之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猶不能守
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王不與燕而與秦欲以攻燕此為
趙謀過矣是故燕王使蘇秦獻書趙王曰臣竊為大王計莫如安
燕燕安則趙無患趙王曰寡人年少初即位奉社稷之日淺也未
知所以安國之術也願聞先生以教寡人蘇秦曰臣聞堯無三夫
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
士不過三千人以主海內之王此皆明於治亂之道而能決於
成敗之數也誠使其主有必行之勇而後可以結天下之親也故
曰明主外料其敵內度其資而後舉兵故十舉而九不敗以此霸
王之資也今大王之國東有朝鮮遼東西有呑海渤海南有碣石
鴈門北有林胡樓煩此四塞之國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粟支數年此所謂天府也夫以燕之強與趙
為兄弟秦必不敢出於此秦攻燕必踰雲中九原遼東然後可以
攻之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猶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
今趙王不與燕而與秦欲以攻燕此為趙謀過矣是故燕王使蘇
秦獻書趙王曰臣竊為大王計莫如安燕燕安則趙無患趙王曰
寡人年少初即位奉社稷之日淺也未知所以安國之術也願聞
先生以教寡人蘇秦曰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
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人以主海內
之王此皆明於治亂之道而能決於成敗之數也誠使其主有
必行之勇而後可以結天下之親也故曰明主外料其敵內度其
資而後舉兵故十舉而九不敗以此霸王之資也今大王之國東
有朝鮮遼東西有呑海渤海南有碣石鴈門北有林胡樓煩此四
塞之國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粟支
數年此所謂天府也夫以燕之強與趙為兄弟秦必不敢出於此
秦攻燕必踰雲中九原遼東然後可以攻之踰數千里雖得燕城
秦猶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王不與燕而與秦欲
以攻燕此為趙謀過矣是故燕王使蘇秦獻書趙王曰臣竊為大
王計莫如安燕燕安則趙無患趙王曰寡人年少初即位奉社稷
之日淺也未知所以安國之術也願聞先生以教寡人蘇秦曰臣
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
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人以主海內之王此皆明於治亂之道
而能決於成敗之數也誠使其主有必行之勇而後可以結天下
之親也故曰明主外料其敵內度其資而後舉兵故十舉而九不
敗以此霸王之資也今大王之國東有朝鮮遼東西有呑海渤海
南有碣石鴈門北有林胡樓煩此四塞之國也地方二千餘里帶
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粟支數年此所謂天府也夫以燕
之強與趙為兄弟秦必不敢出於此秦攻燕必踰雲中九原遼東
然後可以攻之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猶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
燕亦明矣今趙王不與燕而與秦欲以攻燕此為趙謀過矣是故
燕王使蘇秦獻書趙王曰臣竊為大王計莫如安燕燕安則趙無
患趙王曰寡人年少初即位奉社稷之日淺也未知所以安國之
術也願聞先生以教寡人蘇秦曰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
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人
以主海內之王此皆明於治亂之道而能決於成敗之數也誠使
其主有必行之勇而後可以結天下之親也故曰明主外料其敵
內度其資而後舉兵故十舉而九不敗以此霸王之資也今大王
之國東有朝鮮遼東西有呑海渤海南有碣石鴈門北有林胡樓
煩此四塞之國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
匹粟支數年此所謂天府也夫以燕之強與趙為兄弟秦必不敢
出於此秦攻燕必踰雲中九原遼東然後可以攻之踰數千里雖
得燕城秦猶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王不與燕而
與秦欲以攻燕此為趙謀過矣是故燕王使蘇秦獻書趙王曰臣
竊為大王計莫如安燕燕安則趙無患趙王曰寡人年少初即位
奉社稷之日淺也未知所以安國之術也願聞先生以教寡人蘇
秦曰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
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人以主海內之王此皆明於治
亂之道而能決於成敗之數也誠使其主有必行之勇而後可
以結天下之親也故曰明主外料其敵內度其資而後舉兵故十
舉而九不敗以此霸王之資也今大王之國東有朝鮮遼東西有
呑海渤海南有碣石鴈門北有林胡樓煩此四塞之國也地方二
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粟支數年此所謂天府
也夫以燕之強與趙為兄弟秦必不敢出於此秦攻燕必踰雲中
九原遼東然後可以攻之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猶不能守也秦
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王不與燕而與秦欲以攻燕此為趙謀
過矣是故燕王使蘇秦獻書趙王曰臣竊為大王計莫如安燕燕
安則趙無患趙王曰寡人年少初即位奉社稷之日淺也未知所
以安國之術也願聞先生以教寡人蘇秦曰臣聞堯無三夫之分
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
過三千人以主海內之王此皆明於治亂之道而能決於成敗
之數也誠使其主有必行之勇而後可以結天下之親也故曰明
主外料其敵內度其資而後舉兵故十舉而九不敗以此霸王之
資也今大王之國東有朝鮮遼東西有呑海渤海南有碣石鴈門
北有林胡樓煩此四塞之國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
百乘騎五千匹粟支數年此所謂天府也夫以燕之強與趙為兄
弟秦必不敢出於此秦攻燕必踰雲中九原遼東然後可以攻之
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猶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
王不與燕而與秦欲以攻燕此為趙謀過矣是故燕王使蘇秦獻
書趙王曰臣竊為大王計莫如安燕燕安則趙無患趙王曰寡人
年少初即位奉社稷之日淺也未知所以安國之術也願聞先生
以教寡人蘇秦曰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
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人以主海內之王
此皆明於治亂之道而能決於成敗之數也誠使其主有必行之
勇而後可以結天下之親也故曰明主外料其敵內度其資而後
舉兵故十舉而九不敗以此霸王之資也今大王之國東有朝鮮
遼東西有呑海渤海南有碣石鴈門北有林胡樓煩此四塞之國
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粟支數年此
所謂天府也夫以燕之強與趙為兄弟秦必不敢出於此秦攻燕
必踰雲中九原遼東然後可以攻之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猶不
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王不與燕而與秦欲以攻燕
此為趙謀過矣是故燕王使蘇秦獻書趙王曰臣竊為大王計莫
如安燕燕安則趙無患趙王曰寡人年少初即位奉社稷之日淺
也未知所以安國之術也願聞先生以教寡人蘇秦曰臣聞堯無
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
武之士不過三千人以主海內之王此皆明於治亂之道而能決
於成敗之數也誠使其主有必行之勇而後可以結天下之親也
故曰明主外料其敵內度其資而後舉兵故十舉而九不敗以此
霸王之資也今大王之國東有朝鮮遼東西有呑海渤海南有碣
石鴈門北有林胡樓煩此四塞之國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
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粟支數年此所謂天府也夫以燕之強與
趙為兄弟秦必不敢出於此秦攻燕必踰雲中九原遼東然後可
以攻之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猶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
矣今趙王不與燕而與秦欲以攻燕此為趙謀過矣是故燕王使
蘇秦獻書趙王曰臣竊為大王計莫如安燕燕安則趙無患趙王
曰寡人年少初即位奉社稷之日淺也未知所以安國之術也願
聞先生以教寡人蘇秦曰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
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人以主海
內

國及賞人大夫孔子遂行宿于屯[注]屯衛地○屯陳如字本又作邨音同[疏]注屯衛地○正義曰案定公十二年春孔子自中都宰為司空遂為大司寇是年夏墮三都秋冬之間公圍成不克孔子隨從而已其年冬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相焉齊人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十三年春公圍成不克夏公與齊侯鄭伯盟于牽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于安甫十二年春公會齊侯于頰谷夏公至自頰谷秋七月公會齊侯于魯濟十有二月公會齊侯于黃十三年春公會齊侯于牽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瑣母冬公會晉侯于平丘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卷楚公孫寧儀行父如晉夏公至自晉秋公會晉侯于臺駘冬公會晉侯于廉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鄟夏公至自會秋公會劉子晉侯宋公于洮冬公會晉侯于扈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黃父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夷儀冬公會晉侯于緜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刺丘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瓦冬公會晉侯于平陰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潛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鹹冬公會晉侯于侵羊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沙隨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瓦冬公會晉侯于鹹二十年春公會晉侯于夷儀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夫鍾冬公會晉侯于沙隨二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夫鍾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沙隨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夫鍾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四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四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四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四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四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四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四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四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四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四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五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五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五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五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五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五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五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五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五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五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六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六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六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六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六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六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六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六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六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六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七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七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七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七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七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七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七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七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七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七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八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八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八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八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八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八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八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八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八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八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九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九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九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九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九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九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九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九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九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九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二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二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二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二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二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二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二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二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二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二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三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三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三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三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三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三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三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三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三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三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四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四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四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四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四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四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四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四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四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四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五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五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五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五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五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五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五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五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五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五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六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六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六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六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六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六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六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六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六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六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七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七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七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七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七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七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七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七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七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七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八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八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八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八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八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八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八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八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八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八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九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九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九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九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九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九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九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九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一百九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一百九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二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二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二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二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二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二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二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二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二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二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三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三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三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三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三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三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三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三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三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三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四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四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四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四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四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四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四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四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四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四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五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五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五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五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五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五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五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五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五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五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六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六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六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六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六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六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六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六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六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六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七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七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七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七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七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七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七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七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七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七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八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八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八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八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八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八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八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八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八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八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九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九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九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九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九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九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九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九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二百九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二百九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百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百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百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百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百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百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百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百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百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百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百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百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百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百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百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百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百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百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百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百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百二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百二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百二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百二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百二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百二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百二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百二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百二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百二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百三十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百三十一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百三十二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百三十三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百三十四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百三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百三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百三十七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鹹三百三十八年春公會晉侯于鹹夏公至自會秋公會晉侯于沙隨冬公會晉侯于侵羊三百三十九年春公會晉侯于侵羊夏公至自會

也封必告死葬祖勤必又日封與考同考慮驗切葬下棺也禮記緇衣而封是尤猪侯告鄰則同盟皆弔五月而葬則同且不會知武氏子來赴之類又邦可知矣無不告者生則會知死則弔禮之大事之類又邦可知矣無不告者生則會知死則弔禮之大事之類又邦可知矣無不告者生則會知死則弔禮之大事

或折或引同解殊途之而已（疏）正義曰折或引○正張曰折或引人於輪注云折謂迫引謂引前而取之也（疏）正義曰折或引○正張曰折或引人於輪注云折謂迫引謂引前而取之也

孟子卷第十三

盡心章句上凡四十（注）章心者人之有心爲精氣主司慮而能思慮則得之不思慮則不得之是心之職也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其心亦能思慮天地之道以盡其性天地之道至誠而已矣人之道思誠而已矣故曰盡心章句上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注）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能思慮則能盡其心以知其性性即天道之所爲故知性則知天矣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注）人之至法合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天地之間萬物之中人最爲貴天地之氣合而成生物之本萬物之類各有種而人獨能爲萬物之總會其德又能參天地故曰天地之精氣爲物而人爲貴於物人之形體化天數也人之血氣化地利也人之德義化神明也人之好惡化四時也人之喜怒化陰陽也人之取與化仁義也人之去就化天道也人之美惡化命令也人之計慮化鬼神也人之視聽化日月也人之言語化音律也人之通類化萬物也人之變故化終始也人之所以參天地者以其能變化也是故人之身首圓而通天也上法圓明也人之視聽明而不蔽也上則類日月也人之舉事有文而順也上則類四時也人之德仁而愛人也上則類天也人之有喜怒也上則類神也人之好惡也上則類鬼也人之有取與也上則類地也人之有言語也上則類音也人之有計慮也上則類命也人之有通類也上則類萬物也人之有變故也上則類終始也人之形體骨肉肖天地也人之有血氣也上則類風雨也人之有德義也上則類神明也人之有好惡也上則類鬼也人之有喜怒也上則類陰陽

言倒施也蓋子之不孝由於妻子之不善故曰然則順親之道必先正其妻子也○正義曰趙注云順親之道必先正其妻子者以妻子之不善由於親之不順親之不順由於己之不善己之不善由於妻子之不善故順親之道必先正其妻子也○注云妻子至倒施○正義曰妻子之不善由於親之不順親之不順由於己之不善己之不善由於妻子之不善故曰妻子之不善倒施也○注云言倒施之義○正義曰倒施之義見上篇離婁章句下文云倒施逆行是也○注云順親至倒施○正義曰順親之道必先正其妻子者以妻子之不善由於親之不順親之不順由於己之不善己之不善由於妻子之不善故順親之道必先正其妻子也○注云妻子至倒施○正義曰妻子之不善由於親之不順親之不順由於己之不善己之不善由於妻子之不善故曰妻子之不善倒施也○注云言倒施之義○正義曰倒施之義見上篇離婁章句下文云倒施逆行是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注）事君求君之意

逸注云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正義曰趙氏岐注云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正義曰趙氏岐注云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正義曰趙氏岐

盜蹠為孔子稱方正之士孟子稱大人之事而不同者蓋孔子時去古未遠其時諸侯大夫猶有能守先王之道者孔子因其所守而稱之孟子時去古已遠諸侯大夫皆以功利為事不能守先王之道孟子因其所無而勉之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注）楊子楊朱名也

為我為己也拔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為也（疏）注楊子至為也○正義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之民不肯為也者趙氏岐注孟子以楊子為老子弟子老子著書五千言其中無為我之說楊子為我之說出於何書趙氏不言蓋以意言之耳

後附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之法見孔子時或以為在孔子前或以為在孔子後附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之法見孔子時或以為在孔子後或以為在孔子前或以為在孔子後附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之法見孔子時或以為在孔子後或以為在孔子前

秋繁露竹林篇云楚莊王欲伐陳而墨子聞之以為陳楚之交中國也伐陳是絕中國之交也絕中國之交而為楚王之所為也是為楚王之賊也墨子之意以為楚王為陳伐楚是為楚王之賊也楚王為陳伐楚

之然也況君天下之廣居者乎注言王子居室宅廣居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者居易俟命故也況君居廣居而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疏注仁義至喻也○正義曰詳見前篇仁義根於心其施於四體者曾哲君之宋畔於垤澤之門寺者曰此非恵儀容度益有可觀者君之宋畔於垤澤之門寺者曰此非君也何其態之似哉此此無他居相似也注垤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與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言而喻也

章指言輿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居仁由義踐形惟肖優育中正者眸子不容也疏眸子不瞽○正義曰音義云眸子音牟又音洪又音鬼一切經音義十二云眸子謂人眼中黑白分明者也說文云眸子目瞳子也廣雅云眸子目也方言云眸子自關而東或謂之眼或謂之睛或謂之瞳子自關而西謂之眸子或謂之瞳子是眸子目瞳子之通名也注云眸子不瞽者以其目瞳子分明故不瞽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注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是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贈而未以會將行之也恭敬實質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疏注且恭至心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注云將送也孫炎注云行之送也周禮春官大史職云大喪大賓客之送逆相賛幣之事而士安所會其說近是以此幣事行之也故云幣帛之屬會以送行之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注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是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贈而未以會將行之也恭敬實質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疏注且恭至心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注云將送也孫炎注云行之送也周禮春官大史職云大喪大賓客之送逆相賛幣之事而士安所會其說近是以此幣事行之也故云幣帛之屬會以送行之也

章指言輿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居仁由義踐形惟肖優育中正者眸子不容也疏眸子不瞽○正義曰音義云眸子音牟又音洪又音鬼一切經音義十二云眸子謂人眼中黑白分明者也說文云眸子目瞳子也廣雅云眸子目也方言云眸子自關而東或謂之眼或謂之睛或謂之瞳子自關而西謂之眸子或謂之瞳子是眸子目瞳子之通名也注云眸子不瞽者以其目瞳子分明故不瞽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注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是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贈而未以會將行之也恭敬實質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疏注且恭至心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注云將送也孫炎注云行之送也周禮春官大史職云大喪大賓客之送逆相賛幣之事而士安所會其說近是以此幣事行之也故云幣帛之屬會以送行之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注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是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贈而未以會將行之也恭敬實質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疏注且恭至心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注云將送也孫炎注云行之送也周禮春官大史職云大喪大賓客之送逆相賛幣之事而士安所會其說近是以此幣事行之也故云幣帛之屬會以送行之也

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注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也愛謂取其物以養人仁若親性不殺也疏注物謂至殺也○正義曰此章論仁義之別不知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汪

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汪

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汪

孟子曰舜之

之不關陽氏所可解說而可解說者之也此羣經傳注所以不可偏廢也
當是時也天下之民不歸於楊則歸於墨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以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孟子曰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雖有不同
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
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充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如惡濕而居下也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知者以其所不知及其所知
孟子曰仁者無敵
孟子曰仁者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孟子曰仁者無敵於天下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如惡濕而居下也

孟子正義　卷二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光傳云光大也有先修後大光則照於四方故趙氏云宣揚之○正義曰說文耳部聖通也武部武止戈為武止息干戈以靖天下是聖武皆有止義故云聖通止息干戈以靖天下○正義曰說文耳部聖通也武部武止戈為武止息干戈以靖天下是聖武皆有止義故云聖通止息干戈以靖天下○正義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大而化之陽也神而化之謂神○正義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大而化之陽也神而化之謂神○正義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大而化之陽也神而化之謂神

之遠也遠謂若賈誼傅毅之屬是也○正義曰此論文章之事文章謂經傳子史之書若論語孟子之屬是也○正義曰此論文章之事文章謂經傳子史之書若論語孟子之屬是也

胡五峯曰聖賢之學以心爲原當求諸已而責於人君子尤之

章指言言道之善以心爲原反之也注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

孔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注湯武反身修德然後乃王者也

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若人謂即善於民注堯舜性之至也湯武反之也

章指言言道之善以心爲原反之也注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湯武反身修德然後乃王者也

孔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

章指言傾廋相扶以謂制惰人所同然禮則不禁曾參至孝
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焉故上章稱曰嘗有
非義而與子言之者也疏思親異心○正義曰舜父瞽叟頑
嚚母又嚚傲舜能諧和之使不陷大惡瞽叟亦不失為烈丈
夫之行故曰嘗有非義而與子言之者也舜之父母不悅舜
也嘗有言之者也此然後舜盡其孝道而瞽叟底豫故曰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
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狂簡孔子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
所交基欲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
道而不得其正者也孔子曰吾黨之士也鬻章倨孔子何為思魯之狂
士也疏○正義曰此文及論語子路篇狷作狷者是也狷
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以吾黨之士狂簡言之狂簡謂志大
而疏略於事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
也正義曰此論語子路篇文彼云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
而交之與也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孟子引之以證狂簡
之義故云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也孔子曰吾黨之士狂簡斐然成章
不知所以裁之裁之與此論語文同彼云斐然成章謂文采可觀
不知所以裁制之使合中道也孟子引之以證狂簡之義故云不知所以裁之
也趙岐注云斐然文章貌裁制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行之人而與之又思其次故言必也狂狷乎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道而與之又思其次故言必也狂狷
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道而與之又思其次故言必也狂
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道而與之又思其次故言必也
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道而與之又思其次故言必
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道而與之又思其次故言
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道而與之又思其次故
言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道而與之又思其次
故言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道而與之又思其
次故言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道而與之又思
其次故言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道而與之又
思其次故言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道而與之
又思其次故言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道而與
之又思其次故言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道而
與之又思其次故言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道
而與之又思其次故言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
道而與之又思其次故言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
中道而與之又思其次故言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
得中道而與之又思其次故言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
不得中道而與之又思其次故言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旣不得中道而與之又思其次故言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
子旣不得中道而與之又思其次故言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孔子旣不得中道而與之又思其次故言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
也孔子旣不得中道而與之又思其次故言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
為也孔子旣不得中道而與之又思其次故言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
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道而與之又思其次故言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
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道而與之又思其次故言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
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道而與之又思其次故言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
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道而與之又思其次故言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道而與之又思其次故言必也狂狷乎狂者進
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道而與之又思其次故言必也狂狷乎狂者
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道而與之又思其次故言必也狂狷乎狂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旣不得中道

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耳

墨也此孔子反禮則由禮之而思在復之士在者及程則由狂而

而外皆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此堯舜之道為周世孔子之

國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見而知之閎夭散宜生見而知之

明之孟子則詳言之矣○注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

既章今遠近動心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

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注伊尹萊朱湯賢臣

也一日伊陟是也殷祀傳曰伊陟臣扈湯左相是則伊尹

為右相故二人等德也疏注伊尹至德也○正義曰書君奭

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注云伊尹名摯湯以割烹要之而聘之書序曰伊尹作

伊訓又曰伊尹作太甲三篇是伊尹名摯湯以割烹要之而聘之書序曰伊尹作

引春秋傳曰伊尹名摯湯以割烹要之而聘之書序曰伊尹作

伊訓又曰伊尹作太甲三篇是伊尹名摯湯以割烹要之而聘之書序曰伊尹作

自夏王於大甲伊陟作語史記殷本紀作申明本隱云伊陟

又作陟釐來一音之轉書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

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注太公望

呂尚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疏注太公

望呂尚也○正義曰毛詩大雅棫樸篇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傳云追琢玉之法也金玉之質有此文章故以相況而言之也疏注太

公望至師尚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三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棗總刊
嘉應生員李煊春校
嘉應生員葉幹 校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嘉應生員邱勝 校
嘉應生員謝瑩 校

周易補疏敘

易之有王弼說者以爲罪浮桀紂近之說漢易者屏之不論不議者也歲壬申余撰易學三書漸有成夏月啟書塾北窗與一二友人看竹中紅薇白菊因言易及趙賓解箕子爲荄茲或詡其說曰非王弼輩所能知也余笑而不答或曰何也余乃取王弼注指之曰弼之解箕子正用趙賓說孔頴達不能申明之也衆唯唯退門人進曰正義者奉王弼爲準繩者也乃不能申弼如是乎余曰非特此也如讀彭爲旁借雍爲饔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躁解斯爲厮而釋爲賤役諸若此非明乎聲音訓詁何足以明之東漢末以易學名家者稱荀劉馬鄭荀謂慈明爽劉謂景升表表之學受於王暢暢爲粲之祖父與表皆山陽高平人粲族兄凱爲劉表女壻凱生業業生二子長宏次弼粲二子既誅使業爲粲嗣然則王弼者劉表之外曾孫而王粲之嗣孫即暢之嗣元孫也弼之學蓋淵原於劉而實根本於暢宏字正宗亦撰易義王氏兄弟皆以易名可知其所受者遠矣故弼之易雖參以已見而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尚未遠於馬鄭諸儒特貌爲高簡故疏者概視爲空論耳弼天資察慧通儁卓出蓋有見於說易者支離傅會思去僞以得其眞而力不能逮故知卦變之非而用反對知五氣之妄而信十二辟唯之於阿未見其勝也解龍戰以坤剛以乾二坤上言仍用卦變之自泰來改換其皮毛而本無眞識也至局促於乘承比應之中頼預於得象忘言之表道消道長既偏執於扶陽貴少賤寡遂漫推夫卦主較量於居陰居陽揣摹於上卦下卦智慮不出乎六爻時世謬拘於一卦洵童稚之藐識不足與言通變神化之用也然於觀則

易注新角 卷首

會及全蒙於損亦通諸剝道聰不明之傳似明比例之相同觀我生之爻頗見升降之有合機之所觸原有悟心倘天假之年或有由一隙貫通未可知也惜乎秀而不實稱道者徒飫其穠秾譏刺者莫探其精液然則弼之易未可屏之不論不議也於是每夕納涼柘籬蕉影間縱言王弼易門人錄之得若干條立秋暑退取所錄次爲二卷迄今七年易學三書既成復取此稿訂之列諸羣經補疏之首有治王弼易者此或可參焉否也嘉慶戊寅五月五日焦循自序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四

學海堂 江都焦孝廉循著

周易補疏

見龍在田注處於地上故曰在田

循按李鼎祚集解引鄭康成云二于三才爲地道地上即田故稱田也王氏義與鄭同

或躍在淵注淵下非躍所及欲靜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猶豫未敢決志

循按淵之義爲深深亦下也莊子應帝王云鯤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郭象注云淵者靜默之謂耳下字靜字皆釋淵字在淵既非躍所及欲在淵又非所安而欲躍所以或也

龍戰于野注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于野

循按正義解固爲占固謂陰去則陽來陰乃盛而不去占固此陽所生之地故陽氣之薀與之交戰然陽之地則未實指何所爲謂王氏暗用鄭荀之說也荀爽云消息之位坤在於亥下有伏乾薀坤爲十月之卦其辟在亥以卦位言之乾處西北是亥爲乾之地而坤辟之此乾所以不堪而戰也鄭氏以父辰說易坤初六二六四三六五六上六巳乾辟於巳則坤上爻實爲乾之地而坤爻據之又乾所以不堪而戰也王氏用荀鄭之說而滙其辭爲固陽之地不然坤之上六何以爲陽之地乎

天造草昧注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造物之始始於草昧故曰草昧也

循按廣雅造始也草造也注中三始字第一始字解造字下兩始字解草字造草音近義通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注故蒙之爲義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故也

循按注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蓋經文也云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也蓋傳文又有來字蓋孔子增來字以發經循象稱筮言啞啞初九爻辭增後字以明之而傳即以後有則爲筮也王注蒙象云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也亦舉象傳之來字以明筮義釋文於時中二字下云童蒙求筮一本作來求筮然則一作來求筮者謂傳文之童蒙求我也

焦孝廉周易補疏

周易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見龍在田注處於地上故曰在田

循按李鼎祚集解引鄭康成云二于三才爲地道地上即田故稱田也王氏義與鄭同

或躍在淵注淵下非躍所及欲靜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猶豫未敢決志

循按淵之義爲深深亦下也莊子應帝王云鯤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郭象注云淵者靜默之謂耳下字靜字皆釋淵字在淵既非躍所及欲在淵又非所安而欲躍所以或也

龍戰于野注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于野

循按正義解固爲占固謂陰去則陽來陰乃盛而不去占固此陽所生之地故陽氣之薀與之交戰然陽之地則未實指何所爲謂王氏暗用鄭荀之說也荀爽云消息之位坤在於亥下有伏乾薀坤爲十月之卦其辟在亥以卦位言之乾處西北是亥爲乾之地而坤辟之此乾所以不堪而戰也鄭氏以父辰說易坤初六二六四三六五六上六巳乾辟於巳則坤上爻實爲乾之地而坤爻據之又乾所以不堪而戰也王氏用荀鄭之說而滙其辭爲固陽之地不然坤之上六何以爲陽之地乎

天造草昧注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造物之始始於草昧故曰草昧也

循按廣雅造始也草造也注中三始字第一始字解造字下兩始字解草字造草音近義通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注故蒙之爲義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故也

循按注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故也蓋傳文又有來字蓋孔子增來字以發經循象稱筮言啞啞初九爻辭增後字以明之而傳即以後有則爲筮也王注蒙象云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也亦舉象傳之來字以明筮義釋文於時中二字下云童蒙求我一本作來求我然則一作來求我者謂傳文之童蒙求我也

呂氏春秋勸學篇高誘注云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求我志應故往教之師不見化從也引此文以明教之不可往自引傳文非彖文有來字也山井鼎考文謂古本無來字恐古本是脫釋文明宋字在傳不在經甚明

有孚窒惕中吉注窒謂窒塞也能惕然後可以獲中吉

循按釋文於惕字下云王注或在惕字上或在下皆通在中吉下者非然則注中獲中吉之中吉非解經文中吉二字因考彖傳注云唯有信而見塞懼者乃可以得吉也此得吉二字解傳文得中二字即前注所云獲中吉獲中即是得中王注每於經下入傳義於傳下申經義此於經下云獲中吉明傳文得中之義也傳注又云猶復不可終中乃吉也此中吉之中吉三字明經文中吉之義也云猶中吉者謂如是則得中而吉也云中乃吉者謂中道而止乃吉也注又云无善聽者雖有其實何由得明而今有信塞懼者得其中吉必有善聽之主焉其在二爻以剛而來正大羣小斷不失中應斯任也蓋能惕則我不失中又必斷者不失中是爲剛來而得中得中之中爲中正之中中吉之中爲中止之中言雖有孚窒惕而得中正亦必中止乃吉終訟則凶也窒謂窒塞也五字宜在惕字下中吉二字屬在中吉下似是解中吉故釋文云云塞懼者則謂有孚窒惕爲句而釋文又云有孚望一句惕中吉一句與上所云孚盾此當合中吉二字下注云如字馬丁仲反有孚窒一句惕中吉一句蓋王讀中如字則有孚望惕一句中吉一句中讀仲丁仲反則一句中吉終凶一句馬讀中丁仲反則謂因惕得吉與王注異則也以此喜天下而民從之注毒猶徵也

循按莊子大宗師嗃嗃許開之需役釋文引王云役亭毒也毒謂爲病故毒亦爲役

需遇坦坦幽人貞吉注居內履中隱顯同也

循按爻辭坦坦幽人貞吉注居內履中隱顯同也隱也隱指幽人顯指坦坦

履虎尾愬愬終吉注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陽居陰以陰履陽本經之位愬愬恐懼貌履其危地故恐懼吉也

循按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此文高誘注云愬一作遬字讀如蒿蒿愬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慎如履虎尾終必吉也王氏注義與高氏合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注茹相牽引之貌也

循按說文拏牽引也公羊僖公元年傳養喜拏釋文一本作茹以茹爲拏之假借故爲牽引漢書劉向傳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注引鄭氏云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王注義與鄭近釋文茹牽引也卻薦同

得尚乎中行注尚猶配也中行謂五

循按漢書張耳傳敖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尚猶配也易泰卦九二彖曰得尚乎中行王弼亦以爲配也諸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

翩翩不富以其鄰注乾坤乘下復四處坤首不固所居見命則退故曰翩翩也坤爻皆乘下已退則從故不待富而用其鄰也

循按翩翩釋文作篇篇猶小雅翩翩字又作扁也漢書敘傳魏其翩翩好節慕聲師古曰翩翩自喜之貌張華鶴鶴賦序云翩翩然有以自樂也王氏本傳中心願之義以翩翩爲自喜自樂故歟用樂字以明之惟其樂於下退故見命即退惟其皆樂於下退故六四退而五上兩爻亦從之而退正義說之未詳

匪其彭注三雖至盛五不可舍能辯斯數尊心承五當匪其旁

別无咎矣旁謂三也

循按釋文其彭步郎反子夏作旁馬云彭旁廣雅彭彭旁旁皆訓爲盛詩四牡彭彭說文引作騯騯旁之訓爲溥爲廣旁騯四騏故義爲盛說文彭爲鼓聲義亦爲盛若爲旁之音通相假惜也王氏讀彭爲盛故云三雖至盛又以彭爲旁之假借遂用子夏傳直以旁代彭而云當匪其旁下三陽相聚而九三應其上故爲至盛匪其旁猶云匪其盛謂專心承五而當以三之盛爲非也正義云彭旁也九三在九四之旁矣王氏義矣

旰豫海注履其位承勤謙之主若其雖旰而禍悔亦生焉遲而不從豫之所疾位非所據而以從據進退雖悔宜其然矣

循按列子黃帝篇莊子寓言篇皆載老子教楊子云而雖雖而旰旰而誰與居張湛注列子云說文云旰仰目也蒼頡篇云旰視目貌高誘注淮南子云雖旰謂鶴視郭象注莊子云雖雖旰旰跱屈之貌人將長蹙而疏遠釋文引廣雅云雖雖旰旰元氣也而汝也言汝與元氣合德去其外驕謹復能同此心解異郭義依廣雅為質朴之形魯靈光殿賦所謂鴻荒朴略厥狀雖旰也依郭義為仰目張目之狀西京賦所謂武夫赫怒雖旰破屆也揚雄劇秦美新云權輿天地本莽雖雖旰旰元氣之說所本也淮南俶眞訓云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窈領天地籠九欽重九欽攜挈陰陽嬗花剸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使各有經紀係貫於此萬民雖雖旰旰然莫不踐身而載德揔攝淮南之義雖雖旰旰在陰陽訓刺之後因各有經紀係貫遂苏各踐身而載德揔視非復渾渾蒼蒼昧昧芒芒之時故下云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淮南本之莊列雖雖旰旰而誰與居謂其夸大自異於人則人莫與居下所云舍者迸席蝎者避蜇即見其雖旰而莫與居也下所云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反者反乎雖雖旰旰而若辱若不足也爭席則不獨與居且相抑矣歲重元注列子云夫真隱之者無矜夸之聲無可貴之容也衛聖卿月令章句云陰氣漸大地木蚤雖雖旰旰皆注甘者佞邪說煽不正之名也履非其位不中不正故旰旰也揚雄劇秦美新云權輿天地本莽雖雖旰旰元氣之說所本也淮南俶眞訓云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窈領天地籠九欽重九欽攜挈陰陽嬗花剸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使各有經紀係貫於此萬民雖雖旰旰然莫不踐身而載德揔攝淮南之義雖雖旰旰在陰陽訓刺之後因各有經紀係貫遂苏各踐身而載德揔視非復渾渾蒼蒼昧昧芒芒之時故下云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淮南本之莊列雖雖旰旰而誰與居謂其夸大自異於人則人莫與居下所云舍者迸席蝎者避蜇即見其雖旰而莫與居也下所云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反者反乎雖雖旰旰而若辱若不足也爭席則不獨與居且相抑矣歲重元注列子云夫真隱之者無矜夸之聲無可貴之容也衛聖卿月令章句云陰氣漸大地木蚤雖雖旰旰皆注甘者佞邪說煽不正之名也履非其位不中

既辨正之矣乃又王氏申相發明之處王氏自有本義孔達穎等探正義牽合瞿預術之未能明王義也且王氏謂无應則不可濟剛柔應則可濟其既濟上六注云處既濟之極既濟道窮則之於未濟未濟上九注云未濟之極則反於既濟此以反對言未濟初六注云處未濟之初最居險下不可以濟者也而欲之其應進則溺身未濟之始始於既濟之上六也濡其首猶不反至於濟其尾不知絕極者也剛柔應可濟矣何以又不可濟王氏之意以為既濟六爻一濟反而為未濟則未濟六爻亦宜一濟反而為既濟若不一濟俱反徒以初之四是為之其應進則溺身故未可濟之其應升降之例也王氏不明升降有當位失道第取反對不用升降故其說云云也

肥遯注最處外極无應於內超然絕志心无疑顧憂患不能累焉故能不能及是以肥遯无不利也

循按張衡思元賦欲飛遯以保名曹植七啟飛遯離俗文選注引淮南九師曰遯而能肥吉孰大焉後漢書注引作遯而能飛飛與肥古通義詳云周易遯卦肥遯无不利肥字古作𦎫與古鼒字相似即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為肥字

氏此注云嘉遯外極无應於內心无疑懇超然高舉果行育德之說云最處外極无應於內心无疑懇超然高舉果行育德以孤字解孤其字若曰其孤以明夷而猶闇不能安時无悶遯之肥也故曰肥遯无不利則頴濱吳訐當此之矣用高舉二字亦飛養也子夏傳以肥為飾裕推王氏無此義

羝羊觸藩羸其角注貞厲以壯躁復羝羊以之觸藩能无羸乎

循按馬氏訓羸為大索王肅作縲鄭康成度仲翔作纍蜀才作累俱以羸為拘攣拘攣縲絏也蓋王氏以君子用罔為罔羅九四注云上陰不罔己路故藩決不羸似是人於罔羅之中為拘攣縲絏然王氏注姤初六羸豕謂豭强而壯弱豕之貌猶羊之羝六五喪羊于易注云羊壯也羊本强壯又是羝羊其强壯更甚用以觸藩則亦必羸故云雖復羝羊以之觸藩能無羸乎此正與鄭强化弱互明羸為豭與壯對謂强壯如羝羊藩不決爾之亦無所用其力而角為之羸弱羸由於觸不因羸明也若云初羸繘縢於喪為不貴矣井羸其瓶度繘以為銅罌垘初六羸豕孚蹢躅亦以

以謂謂為得蹢則以為道是不室之象豬謂二字今俗俱有之

包有魚注初自樂來應己之厨

循按古包苞庖胞皆通王氏讀包為庖故以厨解之處翻云棄為白茅在中稱包詩曰白茅包之或以包為庖厨也虞仲翔與蜎同時其本作包謂或以包為庖厨當即指王氏釋文云本亦作庖正義於九二九四引經文皆作庖釋文又謂荀作胞引子夏傳朱鷺庖厨之下不絕烟火釋文作胞莊子庚桑楚篇謂以胞人籠伊尹漢書東方朔傳館陶公主胞人臣偃胞皆庖厨之庖荀注幾關義或同王氏與以杞包瓜注杞之為物生於肥地者也包瓜為物繫而不食者也

循按以繫而不食準之則王氏讀包為匏正義引經文作以杞匏瓜然釋文但云包瓜子夏作匏不云本亦作匏則王氏本固作包不作匏蓋讀包有魚之包為庖厨以杞包瓜之包為匏古人訛經以假借為訓詁不得據注以改經說文匏瓠也从包从夸包取其包藏物也秋官壺涿氏注杜子春讀匏為苞有苦葉之苞今毛詩作匏是匏本有包義亦通作苞正義引子夏傳云作杞匏瓜與釋文引子夏作苞不同王氏之意以九五得位為杞之得肥地以五不應二為匏瓜之繫而不食繫謂繫於五不食謂不應二薛虞記云杞杞柳也杞性柔韌宜屈桃似匏瓜與王氏義異司馬貞謂子夏傳薛虞記言趣非遠甚後學試有然矣至生於肥地杞柳亦然張揖以為苟杞未可據以定王氏也

乃亂乃萃注不能守道以結至好迷務競爭故乃亂乃萃也

循按王氏以務為晉故與迷字連文正義言情意迷亂棄駟而行以務為奔馳則以務為騖

攄于蒺藜注三以陰居陽志武者也

循按陶隱居云蒺藜多生道上而葉布地子有刺狀如羹而小長安最饒人行多著木屐乃著鐵作之以布敷路亦呼疾棄言其因偽王氏云志武蓋以為軍中之蒺藜耳

來徐徐注徐徐者疑懼之辭也

循按班固幽通賦承鑒訓其處徐兮曹大家注處徐狐疑也

焦孝廉周易補疏

為大索而王氏解茹之義為羅解井之義為覆例之於此固不以為拘攣也

用拯馬壯吉注遒不殊類退不近難不見疵僤願以則也故可用拯馬而壯吉也遒不垂其翼然後乃免也

解利西南注西南衆也

循按坤為地為衆王氏注震利西南云地也此云衆也是簡以西南指坤東北山也則指艮

夙吉注无難可往以解來復則不失中有難而往則以速為吉者无難則能復其中有難則能濟其厄也

循按虞夜之夙其義為早凡事早則速速夙音義皆通故王氏以夙為速

夬揚于王庭注夫與剝反者也

循按王氏以旁通為反本雜卦傳石柔反其類之反

居德則忌注忌禁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

循按王氏以明禁二字解則忌蓋以則為法故云法明居德則忌謂居德以法禁也法明則是則字義斷嚴是忌字義下用明字代法明禁字代斷嚴

壯于頄注頄面權也

循按釋文鄭作頯頯夾面也說文頯權也權夾於面故云面權

聰不明也注同於蹇蹇臧耳之凶

循按蹇噎上九傳云何校滅耳聰不明也與此傳同孔子翼贊之例王氏似稍悟之惜未能好學探思也

每於經下首舉近於晦與難為比險莫如蹇而在斯中猶闇不能没明不可息正不憂危故利貞也

蜀才箕作其明與王氏同也正義失王氏義後盧列異說此於箕子之明夷首列

遇主于巷注出門同趣不期而遇故曰遇主于巷也

循按毛詩鄭風傳云巷門外也王氏本此以門外為巷故云出門

往蹇來連注往來皆難

循按釋文連力善反馬云亦難也鄭如字連人之意正義亦引馬鄭之云連傷連慢不前之貌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傲慢不敬詣以為其子明夷陰

楊依注云簡連傲慢不前之貌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傲慢不敬詣以為箕子明夷陰

不前即是連久之意非云連傲慢不前也釋文引崔譔云連遲也音輦好閉言好為閉藏亦不前之義楊慎解

翰孟軻輦連蹇猶為高乘師李善音去聲引蒼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顏師古音璨引張晏曰連蹇難也言值世之亂難也不便利即是遲久遲久即是不進屯以不進為難故遲久即難也

解利西南注西南衆也

循按坤為地為衆王氏注蹇利西南云地也此云衆也是簡以西南指坤東北山也則指艮

夙吉注无難可往以解來復則不失中有難而往則以速為吉者无難則能復其中有難則能濟其厄也

循按虞夜之夙其義為早凡事早則速速夙音義皆通故王氏以夙為速

夬揚于王庭注夫與剝反者也

循按王氏以旁通為反本雜卦傳石柔反其類之反

居德則忌注忌禁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

循按王氏以明禁二字解則忌蓋以則為法故云法明居德則忌謂居德以法禁也法明則是則字義斷嚴是忌字義下用明字代法明禁字代斷嚴

壯于頄注頄面權也

循按釋文鄭作頯頯夾面也說文頯權也權夾於面故云面權

聰不明也注同於蹇蹇臧耳之凶

循按蹇噎上九傳云何校滅耳聰不明也與此傳同孔子翼贊之例王氏似稍悟之惜未能好學探思也

每於經下首舉近於晦與難為比險莫如蹇而在斯中猶闇不能没明不可息正不憂危故利貞也

蜀才箕作其明與王氏同也正義失王氏義後盧列異說此於箕子之明夷首列

遇主于巷注出門同趣不期而遇故曰遇主于巷也

循按毛詩鄭風傳云巷門外也王氏本此以門外為巷故云出門

往蹇來連注往來皆難

循按釋文連力善反馬云亦難也鄭如字連人之意正義亦引馬鄭之云連傷連慢不前之貌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傲慢不敬詣以為其子明夷陰

楊依注云簡連傲慢不前之貌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傲慢不敬詣以為箕子明夷陰

不前即是連久之意非云連傲慢不前也釋文引崔譔云連遲也音輦好閉言好為閉藏亦不前之義楊慎解

詩曰其虎其犹徐邈音注云虎犹皆注云虎皮飾也

苯蒨同本音關云內不安之意內不安謂疑懼也釋文云子夏作苯

舊井注則是久井不見漂泊者也

循按毛詩大雅告爾舊止箋云舊井谷射鮒甕敝漏注猶谷出水從上注下水常射鮒舊井之為道以下給上者也而无應於上反下與初故曰井谷射鮒鮒謂初也失井之道水不上出而反下注故曰瓮敝漏也

循按釋文甕反李於鐘反鄭作甕云停水器也說文作甕則王氏不作甕盧學士依盧都轉刻本改為雍雍與壅同詩無將大車維塵雍兮箋云雍猶敝也荀子致士篇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王氏讀甕敝為雍蔽故水不上出猶故反下注也李軨音於鐘氏甕敝與壅蔽同

循按王氏以榮榮為無所安惸惸為無所親說文惸住欲逸去从又持之惸惸也讀若詩云獨彼准夷之獨毛詩作惸彼淮夷韓詩作儇說文之獨當是獨說文獨犬旁獨不可附也獨惸不可附與惸惸欲逸去皆無所親之意正義以惸惸為視不專之容視不專乃視之遠也說文夏一曰視遠貌別於前一訓非王氏無所親之義也

渤之進也注之於進也

循按王氏讀勃字句

雖旬无咎注旬均也旬四俱陽爻故曰均也

循按釋文荀作均周禮施官均人注旬均也易坤為均今書亦有作旬者

豐其蔀注蔀覆蔽鄣光明之物也

循按釋文馬云蔀小也鄭薛作音云小席馬鄭謂小蓋讀蔀為蔽蔀之為蔀猶槀之為韜王氏亦讀蔀為蔽而不用小義王氏注老子云蔽覆蓋也廣雅蔓蔽障也蔓與蔽通以覆蔽鄣三字解蔀字是以蔀為蔽之借也鄭作音亦蔽之假借而蔀之省非茅苫之苫

豐其沛日中見沫注沛幃幔所以禦盛光也沫微昧之明也

循按釋文沛本或作旆蔀幔也沫字林作昧亡太反云斗杓後星鄭作昧服虔云日中而昏也子夏傳云昧星之小者馬同王氏讀沛為旆與馬鄭同而以微昧之明解

之喜用小星之義耳

豐其屋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 注屋藏蔭之物以陰處棫而最在外不顯於位深自幽隱絕跡深藏有也旣豐其屋又節其家屋厚家獲闚之甚也雖闚其戶闃其无人棄其所處而自深藏也處於明動倘大之時而深自幽隱以高其行大道旣濟而猶不見隱不爲賢更爲反道凶其宜也

循按注義甚明蔡邕釋誨云利啓始萌害滋木芽連連方穀天天是加欲豐其屋乃節其家章懷後漢書注引王氏屋厚家漏闇之甚也二句然釋誨之義正與王氏相反陸賈新語思務篇云爲善者衆爲惡者衆易曰豐其屋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非其无人也无賢人也以居官之人覆餙節家故知無人魏天璽三年詔云一官可以效智尊門可以垂範苟以道德爲貴賢於覆餙部家矣何北學者不習王氏易故相承漢人之說如此章懷以王氏說詮蔡邕非也左思魏都賦云雖屋有屋而之好人有異同之性蓋覆家與剝廬非無世而居正蓄家謂闇蔽世謂明剝廬謂小居正謂大蓋以吳蜀爲闚而小魏爲明且大也

斯其所取災注最處下極寄旅不得所安而爲斯賤之役所取致災志窮且困

循按王氏讀斯爲廝廝賤也故云廝賤之役左氏哀公二年傳云人臣隸圉免杜預注云去斯役釋文云如字又作廝青同何依注公羊傳云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蘇林注漢書云廝取薪者韋昭云析薪曰廝斯之訓爲析薪析薪名斯故廝卽與斯通馬融以瑣瑣爲疲憊之貌王氏言寄旅不得所安不得所安正用疲憊之義廝役析薪汲水疲憊不得安若曰在羈旅所以瑣瑣疲憊不安者因其爲廝養賤役所取以致此災也災卽指瑣瑣下申之云志窮且困已爲寄旅又爲廝養賤役故瑣瑣疲憊困窮不得安耳正義云瑣瑣者細小卑賤之貌也初六當旅之時最處下極是寄旅不得所安而爲斯卑賤之役然則爲斯卑賤旁役由其處於窮下故致此災鄭康成以瑣瑣爲小王肅小細小貌與王氏義異於注斯賤二字中間一爲字則孔頴達不知王氏讀斯爲廝而以爲斯此常解故又云爲斯而爲斯賤之役斯賤二字不連成何句法正義於王氏之悟全失之也

則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注二以剛來居內而不窮於險四以柔得位乎外而與上同

循按王氏此注亦用卦變若四之二之例而謂言自否卦來卦變之說議於易義無取然王氏知屏之而不能深剔蔡文邕周孔之本義所在遂終不能出其樊籬則亦徒有胷臆之心究之實通之力腸違之而險用之亦何謂乎

虞吉有它不燕 注虞循也

循按虞古通吾王氏讀虞爲吾吾王弼吾邵皐度以吾字對下它字也專之於吾則吉不專於吾而有它則不燕自任於己故云吾猶專也

翰音登于天 注翰高飛也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

循按漢書五行志云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府趙元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上以問黃門侍郎揚雄字子雲雄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爲人君不聽爲衆所惑宮作倒德日易曰翰音登于天貞凶上九處非其位亢極故何可長也位在上高故曰翰音博拜時聞有鼓聲也王氏義本乎此

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注雖未造易心无願戀志棄難者也

循按造易與棄難對雖未至於平易而志則欲去此險難也憂悔吝者存乎介 注介纖介也王弼曰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王氏於此介字蓋訓爲隔何以言之其注小畜六四云三移於進以己隔之注困初六云欲之其應二隔其路注九四云志在於初而隔於二注漸九五云進得中位而隔乎三四不得與其應合注屯六三云四雖比五其志在初不妨己路注需上六云六四不與三相得而塞其路注賁六四云有應在初而間於三注復六二云最比於初上无陽久以從其親注睽六三云志在於上而不和於四注睽九四云五自應二三與己睽注中孚六三云三居少陰之上四居長陰之下對而不相比敵之謂也以陰居陽欲進者也欲進而閡敵故或鼓也注旣濟六二云居初三之閒而正不相得上不承三下不比初注六四云履得其正而近不與三五相得凡此皆介不可慢之說也韓氏混處翻王肅之解以爲衍義邢璹復用韓氏以注略例王氏之義亦莫獲免申矣

六爻之義易以貢注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人吉凶

循按韓氏謂此易以貢卽下所云繫辭焉所以告也又八卦以象告韓氏云以象告人與此言以吉凶告人義同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作徧告以言貢之訓爲獻獻之訓爲奏是故闔戶謂之坤注坤道包物

循按說文包象人裹妊韓氏用此義

易有大極是生兩儀注天有必始於无故大極生兩儀也大極者无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極況之大極者也

循按老子德經云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此韓氏所謂有必始於无也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此韓氏所謂不可得而名也韓氏注一陰一陽之謂道以道爲无之稱此注以大極爲无是以大極爲道阮籍通老論云易謂之大極老子謂之道當時以老子解易有如是也淮南子說山訓云有形出於无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乾鑿度云夫有形生於无形乾坤安從生又云易始於大極大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此卽老子無名天地之始之說是以兩儀爲天地韓氏於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注云卦以象之謂八卦所以象天地四時故稱天地爲兩儀四時爲四象也

若通也陰臣道也君以无爲統故无爲則一通臣以有事成故有事則二也故陽爻書奇以明君道必一陰爻畫耦以明臣懼必二斯則陰陽之數君臣之辨也以一爲君君之德也二居君位非其道也

循按正義云按繫云民而注云臣者臣則民也經中對君故稱民注意解陰故稱臣也考錢漢書仲長統傳載昌言損益篇云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漢時易有作一君二臣二君一臣者故韓氏注云云也禮記王制疏引鄭康成此注云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地方萬里爲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之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千里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一君二民依此鄭注本自作一君二民韓氏所注本與仲長統所見之本同與鄭所見之本異正義用鄭注參差而譏爲之辭眞鄙才短見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兼綬刊
漢軍生員奚封校

東晉晚出尚書孔傳至今日稍能讀書者皆知其僞雖然其增多之二十五篇僞也其堯典以下至秦誓二十八篇固不僞也則試置其僞作之二十五篇而專論其不僞之二十八篇且置其爲假托之孔安國而論其爲魏晉間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甯等先後同時晏預璞甯之傳注可存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論故王西莊光祿作後案力屏其僞而於馬鄭王注外仍列孔傳江艮庭處士作集注音疏搜錄漢人舊說而於傳說亦多取之孫淵如觀察屏孔傳而掇輯馬鄭然經文二十八篇不能不取諸孔傳之經文且傳之作也不自顯其姓名而托諸孔氏何爲也哉余嘗綜其傳而平心論之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皐陶傳皆以順考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皐陶若亦以皐陶爲同天則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稱頌若以帝堯之稽古爲同天以皐陶之稽古爲順考古道則文同義異歧出無理此傳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卽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傳之善二也堯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雖不肖不宜自舜歷數其不善史記以無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傳則以爲禹之言自禹言之則可自舜言之則不可此傳之善三也盤庚三篇鄭以上篇乃盤庚爲臣時所作然則陽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令因而卽眞此莽操師昭之事而乃以之誣盤庚大可怪矣傳皆以爲盤庚爲王時所作此傳之善四也微子問

父師少師父師答之不云少師鄭以爲少師志在必死蓋以少師指比干顧大臣徒志於死遂不謀國以出一言非可爲忠傳雖亦以少師指比干而於此則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此傳之善五也金縢我之不辟鄭讀爲避謂周公避居於東又以罪人斯得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屬謬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傳則訓辟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指祿父管蔡此傳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爲天子漢儒用以說大誥遂啟王莽之禍鄭氏不能辨正且用以爲尚書注而以周公稱王自時厥後歷曹馬以及陳隋唐宋無不沿莽之故事而傳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以誥勝鄭氏遠甚此傳之善七也爲此傳者益見當時曹馬所爲爲之說者有如杜預之解春秋東晉等之僞造竹書益舜可四堯啟可殺益太甲可殺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說亂經故不憚改益稷造伊訓太甲諸篇陰與竹書相齟齬又托孔氏傳以黜鄭氏明君臣上下之義屏僭越抗害之譚以觸當時之忌故自隱其姓名其訓詁章句之間誠有未善然三盤五誥諸與辭傳皆一一疏通雖或有規難而辨正之終不能不用爲藍本余既集錄二十八篇之解爲書義叢鈔所有私見著爲此編與叢鈔相表裏云嘉慶戊寅夏四月下弦焦循書於半九書塾之雕菰樓

學海堂 江都焦孝廉循著

尚書補疏

曰若稽古帝堯傳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循按謂堯同天固非謂堯考古亦未善伏容昊法周易蠱卦見李鼎祚周易集解蠱通古卽故也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

帝堯二字當不連上四字曰若稽古乃史臣之言於堯追落後書其故事故云稽古乃自今述古之稱若書當時之事則不加此四字也

黎民於變時雍傳言天下黎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

循按傳以皆字釋於字正義解作萬國之民人於是變化從上非傳義也廣雅釋言諸於也又釋詁諸衆也傳以諸義同皆故以皆字釋之其實爾雅訓於爲代代猶更也於變卽代變代變卽更變耳

共工方鳩僝功傳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

循按傳中兩見字疑皆是具字之譌正義言僝荟見之狀非是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傳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偽天言不可用

循按正義中夾以讒論如此疑放舊驩兜等辨其才實中品未爲大惡以舜用之成功見此徒之多難處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然則孔子手訂百篇乃自登庸至典舜而一變義養農以前人苦於不知放義農臺人物之性以通其神明其時善不善顯然易見積之既久衆智日開凡仁義道德忠孝文怫人非不能知而巧僞由以生奸詐由以起故治唐虞以後之天下異於治羲農以後之天下而堯首指兩端一則靜言庸違一則方命圮族夫謀而能言以方自命善也而實則庸違滔天圮族積用弗成固羲農以來所未有亦堯舜以前之人所未知於是指一部一丹朱曰譸訟指一共工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指一鯀曰方命圮族所以告天下後世凡屬訟者不可順天時而成民功也凡靜言者皆察其庸違象恭者皆察其滔天不可以聚諮賦而具功事也方命圮族似正人君子而不學無術試之將積用弗成也堯人重事功被嘉訟者徒以言爭面事不成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傳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偽天言不可用

循按正義中夾以讒論如此疑放舊驩兜等辨其才實中品未爲大惡以舜用之成功見此徒之多難處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然則孔子手訂百篇乃自登庸至典舜而一變羲養農以前人苦於不知放羲農臺人物之性以通其神明其時善不善顯然易見積之既久衆智日開凡仁羲道德忠孝文怫人非不能知而巧僞由以生奸詐由以起故治唐虞以後之天下異於治羲農以後之天下而堯首指兩端一則靜言庸違一則方命圮族夫謀而能言以方自命善也而實則庸違滔天圮族積用弗成固羲農以來所未有亦堯舜以前之人所未知於是指一部一丹朱曰譸訟指一共工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指一鯀曰方命圮族所以告天下後世凡屬訟者不可順天時而成民功也凡靜言者皆察其庸違象恭者皆察其滔天不可以聚諮賦而具功事也方命圮族似正人君子而不學無術試之將積用弗成也堯人重事功被嘉訟者徒以言爭面事不成

焦孝廉尚書補疏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傳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偽天言不可用

循按正義中夾以讒論如此疑放舊驩兜等辨其才實中品未爲大惡以舜用之成功見此徒之多難處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然則孔子手訂百篇乃自登庸至典舜而一變羲養農以前人苦於不知放羲農臺人物之性以通其神明其時善不善顯然易見積之既久衆智日開凡仁羲道德忠孝文怫人非不能知而巧僞由以生奸詐由以起故治唐虞以後之天下異於治羲農以後之天下而堯首指兩端一則靜言庸違一則方命圮族夫謀而能言以方自命善也而實則庸違滔天圮族積用弗成固羲農以來所未有亦堯舜以前之人所未知於是指一部一丹朱曰譸訟指一共工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指一鯀曰方命圮族所以告天下後世凡屬訟者不可順天時而成民功也凡靜言者皆察其庸違象恭者皆察其滔天不可以聚諮賦而具功事也方命圮族似正人君子而不學無術試之將積用弗成也堯人重事功被嘉訟者徒以言爭面事不成

靜言庸違象恭若佞傲之人之耳目而事不成則正方正自命精其於人者本徒驩兜而疎虞舜而事亦不成故史臣書之孔子手訂百篇而首冠之爲萬世用人之法孔類達謂疏論鄙淺之

手測聖人矣

蕩蕩懷山襄陵傳襄上也

循按釋言以襄爲駕猶加也上猶尚也尚與加同襄尚於陵卽加於陵加於陵卽駕於陵也

方命圮族傳圮族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敗善類

循按正義云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之人共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卽孔子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也鯀以方正自命不能旁通契矩自用侮物與共工又自不同故共工但一號兜比之面鯀則朝臣共以爲善四岳且特薦試之則當時固多以正人君子許之

而不知聖人之用在善與人同舍己從人鯀之方命圮族正與虞舜相反後人自命君子與同類相傾氣卽鯀鯫之流也鄭康成解方爲放謂放棄教命若果不遵教命志在姦回四岳何得特稱之堯又何必試之經但云圮族不必是殘害善類亦不必有姦回之志卽此自命爲方直而不與人同自專自用卽是以誤事功而論天下爲聖人誅誅所必及楚辭女嬃之嬋媛今申申其詈余曰鯀侘直以亡身今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令紛獨有此姱節女嬃以鯀之婞直傚

焦孝廉尚書補疏

靜言庸違象恭若佞傲之人之耳目而事不成則正方正自命精其於人者本徒驩兜而疎虞舜而事亦不成故史臣書之孔子手訂百篇而首冠之爲萬世用人之法孔類達謂疏論鄙淺之

手測聖人矣

蕩蕩懷山襄陵傳襄上也

循按釋言以襄爲駕猶加也上猶尚也尚與加同襄尚於陵卽加於陵加於陵卽駕於陵也

方命圮族傳圮族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敗善類

循按正義云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之人共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卽孔子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也鯀以方正自命不能旁通契矩自用侮物與共工又自不同故共工但一號兜比之面鯀則朝臣共以爲善四岳且特薦試之則當時固多以正人君子許之

而不知聖人之用在善與人同舍己從人鯀之方命圮族正與虞舜相反後人自命君子與同類相傾氣卽鯀鯫之流也鄭康成解方爲放謂放棄教命若果不遵教命志在姦回四岳何得特稱之堯又何必試之經但云圮族不必是殘害善類亦不必有姦回之志卽此自命爲方直而不與人同自專自用卽是以誤事功而論天下爲聖人誅誅所必及楚辭女嬃之嬋媛今申申其詈余曰鯀侘直以亡身今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令紛獨有此姱節女嬃以鯀之婞直傚

眞句見之義猶從以知孝之底行曹能變化其頑舊之本質放必厚以養之養私也曾隨益亦出并之人營營於耳目口體之欲故違於德義耳既厚以養之則已得所欲而滿所願豈尚與人爭利乎所以不至於私聖人變通神化之用必從質處行之今之孝者能養而不能敬固不可以爲至孝倉厚養而但言克諧吾未見其卽諧也叔水殊灌可以事賢父未可以例曾閔也

釐降二女于嬀汭傳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

循按傳訓釐爲理又以理爲義理卽史記謂內行脩謹也序

帝釐下土方傳云言舜理四方諸侯

序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循按閻氏百詩云今之堯典舜典原只名堯典一篇別有逸書舜典魏晉間始析爲二然慎徽五典直按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水之流難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惟玉姚方與出妘以二十八字橫突於中而遂不可合矣惠氏定宇云伏生尚書無舜典自鄭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古文尚書原書只如此故司馬遷採史記鄭康成王子雅注尚書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堯試舜之文孟子稱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明言堯典梅氏本於慎徽五典以下別爲舜典此其省作舜典一篇巧於藏拙也不與與孟子相刺謬乎王氏西莊本此於孟子外備引王莽傳光武時張純奏章帝時陳寵言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以及儀禮疏公羊疏凡引今舜典文皆稱堯典於是學者若晉以舜典爲已亡而合曰若稽古以下陟方以上爲堯典惟毛氏大可作舜典稱亡謂愼徽五典以後至放勳殂落尚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始是舜典春秋歲星閒諸書引經凡稱堯典祇在愼徽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在月正元日後則並無一語稱堯典者則此眞舜典矣史記五帝本紀則正載二典之全者雖引緩皆不用原文第襲其大略然踪迹可見今較史記二帝紀則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卽是堯典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止是舜紀卽是舜典而正月元日以前則尚有舜典半載在帝舜紀中因卽取帝

焦孝廉尚書補疏

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有補舜典之亡雖然以序核之序也若馬氏鄭氏皆以爲孔子所作而皆爲之注其序堯典云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鄭氏注則云堯尊知放舜攝其事又云舜之美事在于堯時居然堯與之界止於舜攝不關入舜即眞以後毛氏之言信矣而序舜典則本諸侯徵即侧陋有輿云云也歷試諸難即愼徵五典云云也鄭氏以入麓伐木注之入麓止指納于大麓則不特序以愼徵等爲歷試諸難即鄭康成亦儼然以納于大麓爲舜典則分愼徵以下爲舜典者正不得專屬之偽孔如伏生合康王之誥於顧命共爲一篇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亦利刃不能載之使踰者也即鄭氏分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而其後王釐冕云云自與上麻冕蟻裳相貫康王報誥即向太保丙伯等而言則高祖寡命亦爲得畫然而止而顧命與康王之誥開序明分序康王之誥云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其原本於顧命指舜典序原本於側陋有輿也以此例之舜稱舜典之於堯典指康王之誥之於顧命也舜典未嘗亡月正元日以前亦無痛稽也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史臣敘堯之首暨稽古同揆在下曰虞舜史臣借衆言即爲敘舜之首暨子嬪汭其家世里居亦著矣釐降以下四罪以前敘舜事而堯仍在上則不得專爲舜典放勳殂落以後專敘舜事亦不得仍爲堯典堯典以曰若稽古帝堯爲首以陟方乃終爲終尾並具了然爾紀而閒互相敘發此文中牲品馬遷每效之而遷莫能企經生何足知之堯舜承伏羲神農黃帝其通變神化首以欽明至時雍四十八字渾敘之乃命羲和以下詳述堯治曆明時之教迺日推英睡自針竅至堯創爲質測之法立表四方定中氣步分至綜實置閏月爲萬世授時者則其後則敘其求賢用人以互入舜事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十六字迺舜家居孝友精微簡妙觀刑器以補堯治秩所未備類帝以下若瑞若巡守若封山濬川若作刑咨爾聖所未定舜猶代堯定之閒三代制度之先既受禪命二十二人官無不備體棄刑敘無不章明其平水土一事鯀功伯禹別詳禹貢凡舜所創制已無不具別無所爲舜典矣毛氏鄭氏皆以序核之序也若馬氏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典是也乃又記以舜禪堯舜典云云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舜典是也歷試諸難即愼徵五典云云也歷試諸難即愼徵五典云云也鄭氏以入麓伐木注之入麓止指納于大麓則不特序以愼徵等爲歷試諸難即鄭康成亦儼然以納于大麓爲舜典則分愼徵以下爲舜典者正不得專屬之偽孔如伏生合康王之誥於顧命共爲一篇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亦利刃不能載之使踰者也即鄭氏分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而其後王釐冕云云自與上麻冕蟻裳相貫康王報誥即向太保丙伯等而言則高祖寡命亦爲得晝然而止而顧命與康王之誥開序明分序康王之誥云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其原本於顧命指舜典序原本於側陋有輿也以此例之舜稱舜典之於堯典指康王之誥之於顧命也舜典未嘗亡月正元日以前亦無痛稽也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史臣敘堯之首暨稽古同揆在下曰虞舜史臣借衆言即爲敘舜之首暨子嬪汭其家世里居亦著矣釐降以下四罪以前敘舜事而堯仍在上則不得專爲舜典放勳殂落以後專敘舜事亦不得仍爲堯典堯典以曰若稽古帝堯爲首以陟方乃終爲終尾並具了然爾紀而後人不敢於其間互相敘發此文中牲品馬遷每效之而遷莫能企經生何足知之堯舜承伏羲神農黃帝其通變神化首以欽明至時雍四十八字渾敘之乃命羲和以下詳述堯治曆明時之教迺日推英睡自針竅至堯創爲質測之法立表四方定中氣步分至綜實置閏月爲萬世授時者則其後則敘其求賢用人以互入舜事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十六字迺舜家居孝友精微簡妙觀刑器以補堯治秩所未備類帝以下若瑞若巡守若封山濬川若作刑咨爾聖所未定舜猶代堯定之閒三代制度之先既受禪命二十二人官無不備體棄刑敘無不章明其平水土一事鯀功伯禹別詳禹貢凡舜所創制已無不具別無所

爲舜典矣毛氏鄭氏皆以序核之序也若馬氏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舜典是也乃又記以舜禪堯舜典云云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舜典是也歷試諸難即愼徵五典云云也歷試諸難即愼徵五典云云也鄭氏以入麓伐木注之入麓止指納于大麓則不特序以愼徵等爲歷試諸難即鄭康成亦儼然以納于大麓爲舜典則分愼徵以下爲舜典者正不得專屬之偽孔如伏生合康王之誥於顧命共爲一篇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亦利刃不能載之使踰者也即鄭氏分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而其後王釐冕云云自與上麻冕蟻裳相貫康王報誥即向太保丙伯等而言則高祖寡命亦爲得晝然而止而顧命與康王之誥開序明分序康王之誥云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其原本於顧命指舜典序原本於側陋有輿也以此例之舜稱舜典之於堯典指康王之誥之於顧命也舜典未嘗亡月正元日以前亦無痛稽也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史臣敘堯之首暨稽古同揆在下曰虞舜史臣借衆言即爲敘舜之首暨子嬪汭其家世里居亦著矣釐降以下四罪以前敘舜事而堯仍在上則不得專爲舜典放勳殂落以後專敘舜事亦不得仍爲堯典堯典以曰若稽古帝堯爲首以陟方乃終爲終尾並具了然爾紀而後人不敢於其間互相敘發此文中牲品馬遷每效之而遷莫能企經生何足知之堯舜承伏羲神農黃帝其通變神化首以欽明至時雍四十八字渾敘之乃命羲和以下詳述堯治曆明時之教迺日推英睡自針竅至堯創爲質測之法立表四方定中氣步分至綜實置閏月爲萬世授時者則其後則敘其求賢用人以互入舜事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十六字迺舜家居孝友精微簡妙觀刑器以補堯治秩所未備類帝以下若瑞若巡守若封山濬川若作刑咨爾聖所未定舜猶代堯定之閒三代制度之先既受禪命二十二人官無不備體棄刑敘無不章明其平水土一事鯀功伯禹別詳禹貢凡舜所創制已無不具別無所

之位大總緣二公之事衆多並古若疾風大雨此以大龍爲大猱與詔同而以疾風大雨爲衆多並古之證物則殊陰陽不調之說宜仲任以爲偽伏生書大傳堯推尊舜而悯之爲女嬉處出而屬之舜於五敎之慢於父頑母嚚及四岳薦舜二諸侯焉納之大龍之野烈風雷雨弗迷鄭康成注云山足曰麓龍麓錄也古者天子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而天下使大蟒之此雖以大龍爲野而鄭兼以大錄釋之則謂爲壇攝位之日無烈風雷雨猶云會朝清明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而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怨伏羽舜之德合於天

循按史記謂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傳說與之異自以孔傳爲偽遂多從史記說孔傳之偽余不爲左祖若以二說參之則傳說爲勝是時舜已在位試司徒爲享之之義正同論衡吉驗篇云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脩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噬蝮蛇不螫逢烈風疾雷用帶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

益稷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萬國惟治于帝其念哉帝曰俞允成厥功帝德罔愆臣罔攸兼事乃並生哲惟帝時克

篇亡其一曰若稽古皐陶曰俞往欽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一篇而已但序文有可疑者云作大禹皐陶謀以序稽康誥酒誥梓材例則大禹下首一謨字乃先大禹次皐陶而上則先云皐陶大禹與文不類云禹成厥功且以矢謨專屬皐陶而大禹不言謨似此三篇者大禹二字名篇與棄稷同不名大禹漢也又即皐陶謀一篇思之首祀皐陶之言所謂皐陶矢厥謀也帝曰來禹以下則禹自述其乘四載隨山刊木治成五服曰咨迪有功曰時乃功則禹放厥功似即指此篇請此一篇爲大禹皐陶謀經文先皐陶次禹故序依之爲先後而書作於夏史敘先大禹而後皐陶今所分益稷篇正大禹述成功之謨原是皐禹稷一篇而大禹述成功又謨謀皐陶謀而曰大禹皐陶謀禹序文互爲先後可見其意至棄稷自紀稷契之言閒忠百詩云楊子雲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謀曰言合機契之謂忠誤合皐陶之謂嘉不然如今之廣雅五篇黑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曾無一語一言流傳於代子雲豈鑿空者邪當子雲時棄稷見存故謂言合機契之謂忠以篇名無謨字僅以謀貼皐陶揚云嘉之亂亡失今遂不知作何語

亦行有九德傳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遇偽則可知

循按堯典克明俊德鄭氏以俊德爲賢才兼人則不執一故下經言九經之目爲有德而寨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則徒亂而不采徒温而不栗徒廉而不能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樂記云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謂主敬樂主和皆得亦相襲而不執一矣德字始見堯典與舜典義莫明於此益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得於身爲德德道兼陰陽則德參禮樂九家易云陰陽變通謂之德素問氣穴論云夫氣而復入謂之食亦王氷注云食亦食人疾易而遇不生則病也亦易也骨空論云易謂無空王氷注云易亦也則子夏帝篇二者亦言張湛注云亦當作易是古亦易通用亦行者易行也變易其行則鬼而柔鬼而義不執於一矣故變易其行者有九德九而字即變化移易之義所

此云林注亦爲變又是總可知經家字義通爲變又爲亦也

列者爲璿璣之文三晉也徹三列者爲至字之三晉也

徹虐是作罔晝夜頟頟傳徹盛而爲虐無晝夜當頟頟悉無休息

循按正義以頟頟爲無休息之意傳蓋讀頟爲雒一作維雒侯雒同洛廣雅云洛釋也洛釋猶駱驛成公綏嘯賦聲駱驛而響連文遲注以駱驛爲不絕貌駱亦與雒通不絕即無休息也鄭康成謂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泊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此以頟頟二字連下罔水行舟以罔水爲無水故解爲陸地行舟鄭云水已泊則以水曲地中前此汜濫已平亦是以罔水爲無水無水推行正與傳陸地之說同不然舟在水何用推行且使在江河溪澗之中則居舟而行何分水已泊未泊惟本陸地罔鴻水汜濫人居舟中今水已落仍爲陸地而舟朱猶居舟中使人推行如此推鄭義雖不明言陸地行舟而其意可見也鄭難以頟頟屬行舟而上亦連罔晝夜謂無晝夜頟頟罔水行舟其讀頟頟或亦如傳讀爲雒雒猶駱驛無休息也

導菏澤被菏澤在胡陵

循按說文菏澤在山陽湖陵西莫浮于淮泗達于河許叔重亦以湖陵說文菏澤水爲菏澤水下導汎又東至于菏傳云菏澤之水湖陵西北釋

三百里蜜傳以文德蜜來之不制以法

循按漢書地理志引禹貢此文師古曰蜜謂以文德蜜來而服之以慕解蜜以慔明慕師古以慕古通慔慔慢慢古通馬氏訓蜜爲慢故爲氏爲慢爲羅耳師古此注本諸孔傳而慕慔與蜜亦之義終有未合玩傳用水字益謂蜜爲擊寧之義爲保爲引擊寧謂以文德引來之不以法制之不制以法法字對德字也鄭康成讀蜜爲靜詩以靜寧爲靜聲靜蜜亦稱靜擊寧張衡思元賦云每靜擊以作仁兮今文選注引舊注云靜擊保衛也靜蜜讀蜜爲擊寧之義一也擊保而來即蜜慕其人正義謂慕是以德來物之名倘未得靜亂之悟

序三年復鯀于羽山三年思鯀傳治合常道

循按說文云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方言庸雅音以代

焦孝廉尚書補疏

訓痛代亦更也孟子云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此序義與之合毋庸謂太甲更改即悔過自怨自艾之謂

率循衷愆傳循和也

循按說文循訓行順也和訓調也從彳盾聲盾循聲同部故得通用

傳讀循爲猶故訓爲和而謂調和衆人之憂戚也正義謂猶即猶豫是也

不昏作勞傳昏强

循按鄭氏讀昏爲昏訓爲勉勉即強也正義謂與孔不同未是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傳君公翻不能和愉百官

循按正義解爲和愉善言於百官是以吉訓善禮云和吉言傳絕不解說吉字而增入愉字連以愉字夾入和吉言之中非傳義也惟宪傳義益經文古字傳本作告字說文廣雅皆云訹告也訹訹即愉傳以愉字解告言二字故云和愉百官禮記檀弓吉日注云吉當爲告春官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注云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非是是當爲吉禮然則吉告二字古多以傳寫互誤此告言之古孔傳本或作告或是孔傳讀吉爲告也

汝無侮老成人傳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

循按書百程作汝無老侮成人以老字加侮字上是以其老而侮之故傳云侮老之心其人已老乃侮老之則成人是老成人故傳以老成人解成人經用老字在侮上則成人之老可知古人屬文錯綜多若此今作汝無侮老成人失經文之妙傳義乃不明

無弱孤有幼傷不徒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

循按傳以易字解弱字左傳襄十七年華臣弱皇比之室杜注云弱侵易之

咸造勿亟亦完天庭傳造至也衆皆王王庭無緩慢

循按爾雅司閽四方之賓客造禹貢冀遠于西階下注皆訓造爲至釋文引馬訓造爲爲則不可說矣傳慢字解緩字慢者緩也有緩慢不至無則不能咸至矣余謂說文訓緩爲寬者緩也有緩慢不至無之義故傳以緩解慢字慢緩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此序義與之合毋庸謂太甲更改即悔過自怨自艾之謂

率循衷愆傳循和也

循按說文循訓行順也從彳盾聲盾循聲同部故得通用和訓調和衆人之憂戚也正義謂猶即猶豫是也從盾聲與從旬聲同部故訓爲和而謂調和衆人之憂戚也正義謂猶即猶豫是也

不昏作勞傳昏强

循按鄭氏讀昏爲昏訓爲勉勉即強也正義謂與孔不同未是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傳君公翻不能和愉百官

循按正義解爲和愉善言於百官是以吉訓善禮云和吉言傳絕不解說吉字而增入愉字連以愉字夾入和吉言之中非傳義也惟宪傳義益經文古字傳本作告字說文廣雅皆云訹告也訹訹即愉傳以愉字解告言二字故云和愉百官禮記檀弓吉日注云吉當爲告春官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注云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非是是當爲吉禮然則吉告二字古多以傳寫互誤此告言之古孔傳本或作告或是孔傳讀吉爲告也

汝無侮老成人傳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

循按書百程作汝無老侮成人以老字加侮字上是以其老而侮之故傳云侮老之心其人已老乃侮老之則成人是老成人故傳以老成人解成人經用老字在侮上則成人之老可知古人屬文錯綜多若此今作汝無侮老成人失經文之妙傳義乃不明

無弱孤有幼傷不徒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

循按傳以易字解弱字左傳襄十七年華臣弱皇比之室杜注云弱侵易之

咸造勿亟亦完天庭傳造至也衆皆王王庭無緩慢

循按爾雅司閽四方之賓客造禹貢冀遠于西階下注皆訓

造爲至釋文引馬訓造爲爲則不可說矣傳慢字解緩字慢者緩也有緩慢不至無則不能咸至矣余謂說文訓緩爲寬者緩也有緩慢不至無之義故傳以緩解慢字慢緩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此序義與之合毋庸謂太甲更改即悔過自怨自艾之謂

率循衷愆傳循和也

循按說文循訓行順也從彳盾聲盾循聲同部故得通用和訓調和衆人之憂戚也正義謂猶即猶豫是也從盾聲與從旬聲同部故訓爲和而謂調和衆人之憂戚也正義謂猶即猶豫是也

不昏作勞傳昏强

循按鄭氏讀昏爲昏訓爲勉勉即強也正義謂與孔不同未是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傳君公翻不能和愉百官

循按正義解爲和愉善言於百官是以吉訓善禮云和吉言傳絕不解說吉字而增入愉字連以愉字夾入和吉言之中非傳義也惟宪傳義益經文古字傳本作告字說文廣雅皆云訹告也訹訹即愉傳以愉字解告言二字故云和愉百官禮記檀弓吉日注云吉當爲告春官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注云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非是是當爲吉禮然則吉告二字古多以傳寫互誤此告言之古孔傳本或作告或是孔傳讀吉爲告也

汝無侮老成人傳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

循按書百程作汝無老侮成人以老字加侮字上是以其老而侮之故傳云侮老之心其人已老乃侮老之則成人是老成人故傳以老成人解成人經用老字在侮上則成人之老可知古人屬文錯綜多若此今作汝無侮老成人失經文之妙傳義乃不明

無弱孤有幼傷不徒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

循按傳以易字解弱字左傳襄十七年華臣弱皇比之室杜注云弱侵易之

咸造勿亟亦完天庭傳造至也衆皆王王庭無緩慢

循按爾雅司閽四方之賓客造禹貢冀遠于西階下注皆訓

越驪于羽山殺之使居東海能治水不復用又放首之不許他往所以困之躬之使之終死於是法極於死故云至死不赦傳於鯀字之義實能體會至精說文以殊死解之則殛爲斬首固非鄭志答趙商以爲至死不得返於朝是也而以殛死爲其子釋武王之恕所假言亦非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傳民戴有道有所爲有所執守

循按戴字不可解正義云戴猷也因上猷是五福故傳以戴言之乃上文猷時五福傳直云猷是五福之道以爲教何得間隔三十餘言而以戴字加猷字訓有知猷屬於君此戴屬民殊相差錯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戴字止是一戴字傳寫誤作戴耳疏義强釋作猷戴之戴馬說是也

其作饮用咎傳其爲饮用惡道以敗饮善

循按釋文其爲于僞反是讀爲相爲之爲作乍之義同於爲爲之義有二作之義亦有二爲是被爲之爲則作是動作之作爲是相爲之爲則作是作僞之作葛胎魯語注云爲猶使也周禮司士注云作謂使之也然則傳以爲字解作字其作饮用咎猶云其使饮用咎也正義讀爲平聲云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於爲汝下增入臣字非傳義亦非經義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傳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循按昭二十年傳無咎曰齊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讀盍以免其父名之夜仁必來仁即愛也謂彼愛其父必來與此經仁字義同傳以順父解若考而以能字加順父之上然則孔傳經文作子仁能若考若則以予仁若考能爲句正義亦云既能順父能守在順父上仁故能若考多材多藝故能事鬼神以多材多藝與仁字對以若考與事鬼神對而能字相應

王若曰傳周公稱成王命

循按鄭康成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稱稱王也王書云稱成王命故稱王傳與王同正義引斷規之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若是乎鄭書正義每多正論王莽因窺竊之討依大誥王若曰云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并擬大誥以訓民必依天下人所共習之義然則西漢人說經固以王若曰爲

周公稱王踐天子之位後漢書皇甫嵩傳云周稱發旦思相遠銷也思胖於鯀顧西漢人不普說經述版王莽之述後人翔于而右言屬婦言妄婦者以妄屬於人故召屬婦此以傳之妄字解屬字非是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傳王者其效賈國君及以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

循按鄭雅效驗也傳以實字明效字謂驗實其所施也

天迪格保傳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音亦如禹

循按格之訓至固矣而格至均有變更之義故論語有恥且格謂民變化於善也孟子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謂變化君心之非也易至哉坤元至順謂能變通舍此以至彼格保者言順天政變其保夏而爲保殷也

不其延傳言榮不謀長久

循按留基注云詩讀其爲基基謀也此傳以長久解延字以不謀解不其蓋讀其爲基正與孔朋若同正義未能疏通證明漫衍云有夏榮不其長久日本足利學據疏反改傳爲不其長久而以爲唐以前古本不亦柾乎

其惟王刃以小民淫用非彝傳刃用小民遵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

循按正義云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遏用非常之事又云勿用小民非常役用爲非常之事妄役小民是勿用自逸而用酒正義申傳是也

役欲其重民秉常也以傳衛之末能遏逸傳讀淫爲過見六書亦見厥君事非厥人者傳聽訟折獄當從愈短承上民從則自逸矣而射之鄭注自飲承上民從則自逸矣而射之鄭注自沈于酒而不顧民之蠱也

毋

無或私家于僖之兩解傳與獄無敢有受貨賮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解

循按傳於私家上用成字疑傳之絕文或字作成

善敎乃田胄傳著簡汝甲逭胄鬼蟄

循按說文敎擇也禪義與簡同六帖引此經小字注云敎古料字又音簡說文料量也从斗米在其中讀若選釋文敎了獨反與料言近蓋料本量米之名敎爲簡擇之字二字可通後但用料不知有敎耳史記以陳餘甲胄釋敎字夏小正十有一月隕箭箭甲兵也皆甲兵正是簡料之義太史公用陳字明敎之爲料也六帖引書多不著名未知所出而敎之爲料類之以明度尙禪板敎劍簇即料亦即敎也

我皇多有之傳我前多有之

循按傳以前字解皇字正義增成之云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非也詩信南山箋云皇之言往也少儀注亦云皇讀如鰥往之往傳讀皇爲往謂我往時多有之即前多有之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循按爾雅釋詁在卒同訓終釋名於書也傳用釋詁訓在爲終故云盡也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傳棄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遏之行有惡辭聞於世 誕淫厥泆罔儆于天顯民祗傳言紂大遏其過無儆于天無能明人爲敬

循按爾雅釋言遏也釋度作乃遏傳云遏過也立政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傳云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傳於大淫泆誕泆爲過於誕淫厥泆解泆爲過互辭也讀泆爲過即是解爲過解泆爲過即是讀爲過釋文泆音逸又作佾注同馬本作屑云過也屑从穴同佾馬之讀過與傳同也

移爾惡逆北事臣我宗多遜傳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此近臣我宗周多爲順道

循按傳以遠字解遜字以惡俗解逆字蓋以遜字與下宗字對遜指殷宗指周讀移爾於洛邑遠於殷而近於周也由遠而近遠於周則俗惡近於周則道順惡俗二字從下多遜立義不遜故俗惡遠其遠於周之惡俗而比其近於周之多遜是自遠而移於近正義謂移徙於遠令汝遜於惡俗又云命去太甚遠使汝遠於惡俗是以遜爲徙於遠以遜爲遠於惡俗未得傳意

予惟四方罔攸賓傳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

循按釋文賓如字徐音擯馬云却也禪也釋文以傳讀如字爲賓客之賓也馬訓爲却則讀資爲擯其音爲碎漢書中山靖王脩對云使夫宗室擯却師古注云擯却謂斥退也擯音必刃反傳云賓外正與擯却義同謂擯而外之也正義未明

王曰又曰

循按正義云凡言王曰皆是史官禁辭非王語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禁正義益謂王曰又曰即王言又言王曰指以上所言又曰謂以下所言也稚多方篇末亦有王曰云云又曰云云則王曰不指以上所已言篇謂將予乃或言撻攸居八字王而又重發言之有異辭則多方云王曰我不惟多誥云云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云云此無異辭則不必煞書之而但以王曰又曰標明之如盤庚之則宜云王曰時予乃或言撻攸居又曰時予乃或言撻攸居古史簡而有法但以王曰又曰標之自明其爲煞言矣

如石鼓文凡煞字則用二字於本字下不煞書君子員獵員獵二字無容複書也

乃誥傳乃叛該不恭

循按正義引禹語曰也誘諭語今作窶歎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啥畔啥即叛該也飛鳥疏引王弼云剛猛也大雅皇矣篇無然畔援箋云畔援跋扈也釋詩云武强也漢書敘傳注作無然畔換文選魏都賦雲徽飛援劉淵林注飛猶恣睢也

屑有辭惡事盡有辭說

循按多士大淫泆有辭馬注泆作屑此屑有辭猶云淫泆有辭也泆同遏依傳解作遏而以惡辭明之謂過即罪也此以惡事解屑字正是以屑爲泆以泆爲遏而遠爲過惡也說文訓惡爲過亟天命傳云汝乃盡播棄天命以言屑有辭何以爲靈靈亦過也凡事太過則惡同屑何以爲靈靈亦過也凡事太過則同

云靈恭二義也

惟爾知惟烝王義爲靈助神易傳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即此所謂靈承于旅也不倦之義也馬訓爲却則讀資爲擯其音爲碎漢書中山靖王脩對云使夫宗室擯却師古注云擯却謂斥退也擯音必刃反傳云資外正與擯却義同謂擯而外之也正義未明

王曰又曰

循按正義云凡言王曰皆是史官禁辭非王語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禁正義益謂王曰又曰即王言又言王曰指以上所言又曰謂以下所言也稚多方篇末亦有王曰云云又曰云云則王曰不指以上所已言篇謂將予乃或言撻攸居八字王而又重發言之有異辭則多方云王曰我不惟多誥云云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云云此無異辭則不必煞書之而但以王曰又曰標明之如盤庚之則宜云王曰時予乃或言撻攸居又曰時予乃或言撻攸居古史簡而有法但以王曰又曰標之自明其爲煞言矣

如石鼓文凡煞字則用二字於本字下不煞書君子員獵員獵二字無容複書也

乃誥傳乃叛該不恭

循按正義引禹語曰也誘諭語今作窶歎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啥畔啥即叛該也飛鳥疏引王弼云剛猛也大雅皇矣篇無然畔援箋云畔援跋扈也釋詩云武强也漢書敘傳注作無然畔換文選魏都賦雲徽飛援劉淵林注飛猶恣睢也

屑有辭惡事盡有辭說

循按多士大淫泆有辭馬注泆作屑此屑有辭猶云淫泆有辭也泆同遏依傳解作遏而以惡辭明之謂過即罪也此以惡事解屑字正是以屑爲泆以泆爲遏而遠爲過惡也說文訓惡爲過亟天命傳云汝乃盡播棄天命以言屑有辭何以爲靈靈亦過也凡事太過則惡

毛詩補疏序

西漢經師之學惟毛詩傳存鄭箋之二劉疏之孔穎達本而增損爲正義於諸經爲詳善然毛鄭義有異同往往混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之間疏略亦多余幼習毛詩嘗爲地理釋草木鳥獸蟲魚釋毛鄭異同釋三書共二十餘卷嘉慶甲戌莫春刪錄合爲一書戊寅夏又加增損爲五卷次諸易尚書補疏之後錄既完客有善說詩者過余曰孔子論詩三百一言以蔽曰思無邪果何以爲無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果何以能達使於四方果何如而能專對且何爲而興何爲而觀何爲而羣何爲而怨何爲而事父事君豈徒精審於聲音訓詁之間辨別毛鄭異同之數遂足以盡詩之教乎余默無以荅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性情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爲黨即以比爲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爲甚夫聖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聖人以詩設教其去邪歸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則情得情得則兩相感而不疑故示之於民則民從施之於僚友則僚友協誦之於君父則君父怡然釋不以理勝不以氣矜而上下相安於正無邪以思致思則以嗟歎永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詩劉向曰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發詩發於思思以勝怒以思相感則情深而氣平矣此詩之所以爲教與雖然訓詁之不明

毛詩補疏　　江都焦孝廉　循　著

序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循按六義春官大師所教之六詩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興者托事於物鄭康成云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雄雉刺衛宣公亡闕刺惠公毛傳皆云興也比則比興不得以美刺分正義言美刺俱有比興是也比方於物正義謂諭語言如者皆比辭也託事於物正義謂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又謂比顯而興隱毛傳特言興也為其理應故也今考毛傳凡標興也之處誠如正義所言惟以比方為諭言如者其在經文如日之升如月之恆如匪行邁謀如彼飛蟲之類此仍行文取喻無關詩之一義且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明言如字而傳則標以興也不得謂首二句無如字為興次二句有如字為比也其在序云言若忽斯仁如螽慶此二詩傳未標興然序又云德如尸鳩則鵲巢傳云興矣信厚如麟趾之時則麟之趾傳云興矣傳或言興或不言興原係舉隅非謂不言興者即是比故燕燕于飛傳不言興箋則明指為興以補之日居月諸傳不言興箋云喻國君與夫人正義則申言以興國君夫人以明之箋每以喻釋傳之興是喻即興也然則比方於物不足以為比指以言如未為達也稱謂比當如春秋決事比之比例也歌詩必頼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矣取於三家之堂列國賦詩堪以相既比之謂也賦詩者有此義作詩者亦有此義大婦可例於君臣田野可通之都邑陳古即以例今寫好反以見惡庶幾其用神而其義廣也識者參之

關關雎鳩傳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循按箋下有云字益鄭氏自加箋云二字以繫於傳也傳以關關為和則摯非猛鷙故箋以至明之辭文摯本亦作鷙或以猛鷙說之謂王雎為鶚鷲廣雅鶚鵰鵰三者為一陸璣以雎鳩為幽州之鶚郭璞以為江東之鶚因以為鵰類乃江東食魚之鶚非鷹鷲之鶚也說文鶚以明之又云以其目視物鶚鳥黑色多子史記李將軍傳射雕索隱引服虔訓為鶚又引毛作矢羽漢書匈奴傳云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就羽顏師古曰就大雕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為箭竿此所謂幽州之鶚也穆天子傳云爰有白鳥青雕執大羊食家鹿郭璞注云今之雕亦能食麞鹿其蒼撮解詁云鶚金喙鳥也能擊殺麞鹿（御覽九百二十六）此所謂雕鶚正西域之鷲郭氏自不以為江東食魚之鶚而張守節史記正義取而混合之云王雎金口鶚也好在江渚山邊食魚若江東之鶚何鶚也嘗沐之大江南北有好居洛淮食魚者正呼為鶚為五各反即王之入聲蓋緩呼之為王鶚急呼之為鶚此古之遺稱倘可求諸土語者郭氏以其呼近鶚故假諸雎鶚字曰今江東呼之則不曰西域呼之為王鶚急呼之為鶚此一類其聲同其食魚同有白如鷺者或以為白鶴子鶴與鶚聲近假鶴之稱而實非鶚也有尾上白兩翼微黑者稱漂鶚大者為牛矢鶚微小而黑者稱苦鶚即姑惡也漂鶚又名魚鷹以其善翔故曰漂漂與栩之義同此曰鷙所以有栩之稱與尾短飛則見尾之上白斯所以稱白鷺也其飛翔之狀似鷹故食魚而獨得鷹名古今注以為似鷂故食魚而獨得鷹名云宋王性之默記云李公輔初任大名府檢驗村落見所謂魚鷹者飛翔水際問小吏曰此鸛鶇也（宜曰見伸修令採取其窠皆一窠二室益雌雄各異居也鸛鸛惡皆假借字皆讀五各反為王之入聲不知鸛為假借字竟以王鶚為雎鶇而以摯為猛鷙失之論云此黃鳥黃雀也非黃鶯黃鸝不啄粟彭蠡名病其世父名百原始書誠於康熙十五年可以信余說為不孤榭雅灌木舊文作權權即雚貨貝之散者貫而聚之故貫之訓為習習者重也重亦聚義鄭司農言煮鬱云十葉為貫王海引尚書大傳云三苗貫葉而生子為一穗白虎通疏證外傳作貫桑而生尚書說引書傳作貫桑葉而生皆以王海為正宋時尚書大傳在南宋已佚略訓條修葉貫諸言貫皆義為叢也

施于中谷傳興也施移也萎云興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

循按傳訓施為移故王肅椎之云葛生于此延蔓于彼猶女之當外成也與箋駁之適義為長正義合鄭於毛云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為重毛意必不然猶謂此詩之興正在於重葛之蔓兮施于中谷與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同興女之嫁葛移于中谷其葉萋萋興女嫁于夫家而茂盛也鳥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興女嫁于夫家而和聲遠聞也盛由於和其意似盛而實變化誦之氣穆而神遠箋以中谷為父母家以延蔓為形體浸浸日長大迂矣毛傳言簡而意長耐人探索非鄭所能及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傳黃鳥搏黍也灌木叢木也

循按正義引陸璣疏以搏黍與倉庚為一物益本方言以倉庚或謂之黃鳥藉謂非也爾雅皇黃鳥此一物也爾雅倉庚商庚鶯黃楚雀又云倉庚黧黃也此別一物也毛傳於黃鳥訓搏黍於倉庚訓離黃不以倉庚為搏黍郎不以黃鳥為倉庚也說文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又云雝雝黃也一曰楚雀其色黎黑而黃未嘗以為黃鳥鄭氏注月令倉庚為離黃而小雅黃鳥黃鳥母啄我粟箋云黃鳥宜食桑今不聞倉庚食粟也小雅緡蠻黃鳥傳云緡蠻小鳥貌是毛以黃鳥為小鳥特牲饋食禮云佐食摶黍授祝呂氏春秋異寶篇云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摶黍也小鳥之狀與色有如摶黍故以名之黍色黃不雜以黎黑斯黃鳥似之直名為黃皇為黃白非雚黃鳥即黃雀國策黃雀俯啄白粒是可以證後見姚彥暉詩識名解於小雅黃鳥引其世父九經通

則詩辭不可解必通其辭而詩人之旨可繹而思也毛傳精簡得詩意為多鄭生東漢是時士大夫重氣節而溫柔敦厚之教疏故其箋多迂拙不如毛氏則傳箋之異不可不分也明日以是復諸客客以為然遂書之為序嘉慶二十三年夏六月既望焦循錄於雕菰樓之北牖

循按傳與爾雅相反必有一誤小雅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傳云漸漸山石高峻貌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石維其卒矣傳云漸漸山石高峻貌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石維其卒矣釋山崔者厓嵬巖巖音相通轉戴者冒於上之謂山之峻前者石露出於顛頂而土繞其下是土山戴石也山卑而平者土累其上石骨出於四旁是石山戴土也故凡高峻皆謂之崔嵬說文崔高也巖巖山巔也又云砠石戴土也阮石山戴土也凡山高而上平也釋名云石戴土曰岨岨廬然也土戴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皆與毛傳相發明廣雅云但鈍也岨猶但石破出則鈍土冒上則鈍矣

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箋云我我使臣也我我君也

循按傳不解我字以我字無庸解且兩我字緊相貫而謂一我臣一我君非傳義

爾斯羽說說今傳說說衆多也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欲者無不妒忌雄蚣嚙不耳

循按箋本序耳然審序文言若爾斯自為句不妒忌則子孫衆多申言子孫衆多之所以然非謂爾斯之蟲不妒忌也傳但言衆多亦無爾斯不妒忌之說

公侯干城傳干扞也箋云語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

循按此箋申明傳義疎無異同正義言鄭惟干城為異非也公侯腹心傳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箋云可用為策謀之臣使之慮無

循按制斷公侯之腹心即是英謀慮無箋申傳非易傳也正義強分別之

言林其駉傳五尺以上曰駉

循按說文馬高六尺為騭釋文林林乘駉作乘騭云音駉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皋皋者華篇同又乘馬下云下乘騭注君乘騭然則林林皋皋者華兩詩中之駉皆作騭即鄭箋亦作騭因經文是乘我乘騭故箋以六尺以下解之此傳五尺以上與林林箋六尺以下義同則此駉亦是騭若是駉則馬三歲曰駉六尺者固不名駉也

遵彼汝墳傳汝水名也

循按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定陵注云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潁川郡亦有定陵縣注云有東北至定陵入汝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又有定陵山汝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又有定陵山汝水南出水經濊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東北過潁川定陵縣西北又東過郾縣南東入于汝汾固論之定陵前漢有一縣而分隸兩郡者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潁川郡亦有定陵縣注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於舘陶縣云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又於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潁郡園志都勃海以河內以上河流今古所同冀郡以下故大河已不可見屯氏河不可合古河而言故於上言十六郡於下言四郡實過郡二十也汝水濊水相繼而過四郡可例而推之矣班氏之書言簡而該其錯綜互見本無不備顏師古不知其意於汝陽下取應劭曰汝水出宏農入淮班氏自言魯陽不言宏農也說文言汝水出宏農眞氏還歸山班志廬氏縣熊耳在東伊水出東北然則漢時廬氏實自豫之故謂魯陽入亦之西即廬氏界也許慎應劭所說與班雖異而指實同若水經注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此本山海經非班義也鄒注於濊汝分流始言汝水趣狠縣山很縣在梁縣西南六十里見太平寰宇記盖汝水自魯陽越百餘里始至梁縣元和郡縣志謂出魯山縣是矣謂出魯山縣之天息山是又以魯陽之大盂混入勉鄉之天息也淮南地形訓汝出猛山與蒙柏長短讀盖蒙谷即猛山而猛與盂形近而譌大盂山即猛山也高誘注云猛山一名高陵山在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南定陵者南上當脫汝字必據班氏而未知其指荀子言聞之不如知之之始聞乎耳之說也

魴魚賴尾傳賴赤也魚勞則尾赤

循按爾雅魴魚鰋釋文引廣雅云魚鰋又引埤蒼云魴鰋魚也郭璞以魴魚為鯿而鰋鰋未詳盖不以鰋鰋為魴魚與張揖異說文魴赤尾魚崔豹古今注云白魚赤尾者曰鯧馬縞中華古今注作白魚赤尾白魚崔豹古今注云白魚赤尾者曰鯧馬缸呼工切魚名廣韻一東缸白魚以此證之宜作缸作觥者誤也今水中有一種白魚尾正赤俗呼紅槓魚獨謂紅即缸槓即觥觥之轉聲古今注白魚赤尾魚即此而說文以魴魚鰋鰋觥即缸故以魴為赤尾魚也毛不云魴為何魚而云勞則尾赤是尾赤非魴之本色盖以魴為鯧不以魴為鰋鰋也說苑理政篇云夫投綸餌若有若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正為今之鯧魚魴之為鯧猶鰷西謂楊為

鴛見荀子遠屋篇旁附私曲之屬楊倞注云旁偏頗也備之為旁又篇之為鴛之證鴛魚之屈本不赤毛以魴為鴛也

雉鵻有巢雉鳩居之傳尸鳩拮鞠也尸鳩不自為巢居鵻之成巢

循按詩止言鳲何以知其為尸鳩以詩言居鵻巢而知之也使居巢為鳲擬之辭則泛言鳲矣而何實其為尸鳩因居鵻巢知其為尸鳩猶因食桑葚知其為鵻鳩也崔豹古今注云鵻鵻一名尸鳩嚴粲詩緝引李氏說云今乃鵻鵻也李氏鵻鵻今之八哥李時珍本草綱目云八哥居鵲巢鵲山毛大可亦據目所親察以八哥占鵲巢斷尸鳩為鵻鵻見續詩余書塾後柘頗有鵲巢已而有卵自巢墜下則鵻鵻卵盖鵲巢遂歲每歲十月後遷移其空巢則鵻居之歐陽永叔作詩本義已疏為當時之拙鳥盤拙鳥即八哥也方言以布穀為拮鞠而不以拮鞠為尸鳩別以尸鳩為戴勝義兼蒐爾雅郭璞已駁破之而以尸鳩為布穀陳藏器本草拾遺言布穀一名獲穀江東呼為郭公今郭公四月間有之飛鳴繞布夫有居鵲成巢者列子天瑞篇言鵠之為鵲鵲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鵠月令鳩化為鷹鄭氏注以鳩為搏穀高誘注呂氏春秋二月紀云鳩盍布穀鳥鷹之所化自非鵻鵻毛以居鵲巢屬之尸鳩而崔豹以鵻鵻為尸鳩實足以羽翼毛傳而鵻鵻之居鵲巢禽鳥之性固歷千百不渝者也

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

循按方之訓有其轉注有二商頌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廣雅衾方也盖同域以有訓方猶以有訓域一也雨子大略篇云友者所以相有也楊倞注云友與有同養廣雅云友親也左氏昭二十年傳是不有宴君也杜預注云有相親有方之訓為並為比亦親有之義二也百章居之就一身言也次章方之就與國君相偶言也三章盈之就衆陂娃嫦言也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傳繫瞻高也于於羹云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蘩柔者以豆薦蘩葅

循按傳訓于為於在訓蘩為瞻高之下明所訓是于沼于沚二字也然則于以之于何訓故箋申言于以猶言往以訓左繫字之上正義云經有三于傳訓馬於不辨上下傳明示于在蘩下何為不辨乎

喓喓草蟲傳草蟲常羊也

循按陸疏引陸璣云常羊一名常陽一名蟲蠅一名負勞一名蠰蠰一名蠰蠰一名蠰蠰

之翠初學記引作鷽盖隸即燕字此以鴳爲燕之證也郝布之說見於揚雄蜀王本紀證類本草引其說說文附見以鴳爲字一義而以一日二字刻之非謂子鴳即燕也華陽國志引蜀志云子鵑爲今云是鴳或曰鴳周此直以鴳周爲子規與說文異郭璞以鴳周爲子規自以燕燕爲乙之名毛不言鴳周而以釈解燕燕與部同與孫炎舍人異也

差池其羽箋云與敧鶒將歸顧視其衣服

循按左氏襄二十二年傳云蟗請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杜預注云差池不齊一左傳之差池即此詩之差池下章傳云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飛而上口上音飛而下曰下音即差池之不齊也蟗莊姜送歸妾一去一留有似於燕燕之差池上下者箋言顧視衣服其說已迂至解下上其音謂敧鶒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大小則益迂矣正義絕無分別胡能有定傳胡何定止也箋云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

循按正義云公於夫婦尚不得所於衆事亦何能有所定乎

傳箋俱無事義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傳有不還者有亡其馬有箋云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公羊何居子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

循按傳以不還解爰居爰處句也言居處於彼而不得還與子伯老傳俱也箋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言俱老者庶幾俱免於葬

循按俗老夫婦之辭前子以求之于林之下爲詩其家人之辭此章王肅指室家男女言未必非毛旨也正義云卒章傳云不與我生活言與是軍伍相約之辭則此爲軍伍相約非室家之謂此不足以破肅益從重者不得歸欲其家人來求之而與之偕老於此地卒章言其不來求也

清盈不濡軌傳由軌以上爲軌

循按軌在式前故云由軌以上與考工記輿前十尺合也故釋文云依傳意直音犯又云音軓美反謂車轊頭也又引說文云軌車徹也從車九聲軓美反車徹與轊頭同名軌詳見少儀正義若毛傳則自作軌讀犯如釋文說也若軌與牡韻軌與牡不諧則當合毛傳由軌以上之訓從轊頭爲美反之軌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傳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箋招招舟子當渡者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

循按此傳與箋迥異首章傳云由膝以上爲涉此章涉字與首章同涉則不待舟也招招舟子乃我號召舟子所以人不待舟而不涉也下二句傳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所適貞女不成是明以涉爲非釋待舟爲得醮也箋解招招舟子號召當渡者而以人涉爲應舟子之招而渡失之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傳違遲舒行貌遲遲也箋云徘徊也行于道路之人王舁離別何舒行其心徘徊然

循按徘徊申明遲遲之義而所以說之者非也行道遲遲即孔子遲遲吾行之義不忿急行也所以忿者以中心有違不欲行也申明爲徘徊是矣乃又以行道爲行於道路之人則非毛義正義以徘徊爲異而以道路之人云云屬八毛義中兩失之

湜湜其沚傳湜湜渫渫清相入而清濁異箋云湜湜持正貌

循按說文湜水清見氓傳言清濁異以湜湜爲清也無持正義

昔育恐育鞫傳育長鞫窮也箋云昔育育稚也昔幼稚之時恐王長老窮匱

循按傳謂育爲長則爾雅之訓同耳箋以上育字訓下育字訓長非毛義正義辨毛義訓稚字爲異於育字則混傳箋爲一

旄丘之葛今何諸之簡今叔今伯今何多日也傳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諸屬也日月以逝而我憂箋云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女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女日數何其多也

循按毛義以誕闊對日月其逝即日數之多也蔓延相及與憂患相及對言若日葛本宜延蔓相及今乃疏闊其簡簡侯本宜憂患相及今乃疏廢其日正義謂葛藟長闊故得延蔓相連及恐非

匪車不東傳不東言不來東也箋云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　靡所與同傳無救患恤同也

循按毛義若日匪是車之不東是不救患恤同也箋解匪車迂曲毛義不如是

瑣今是今流離之子傳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知而愉樂終以微弱

循按爾雅少美長醜之訓列於鳥之雌雄不可別及二尾而

羽謂之翟之翟基之言鳥之少好長醜者也倉庚老則無毛其音亦變故呼爲黃鳥黃離流也離流猶流離也毛以少好喻愉樂長醜喻微賤陸璣以爲泉長而食母非其義也

也

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箋云懷至也

循按傳不訓懷字義以懷爲思耳有思于衛靡日不思訓懷爲至與不達矣

我思肥泉傳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本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肥通飛謂枝散而多以肥爲飛也爾雅泉歸異出同流肥歸異所歸異出同流即所出同上文評出不流此言出嫌於槩上文之不流故言流以別之健爲舍人不悉此指解作水異出流行合同水經注乃以馬溝水注淇水爲肥泉其水二源一出朝歌城西北一出東南閭水合爲馬溝水爲所出異所歸同與爾雅毛傳俱相反

政事一埤益我傳埤厚也箋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

循按傳不解一字一師專一之義言有政事則專厚益我猶孟子所謂我獨賢勞也鄭義迂曲非毛義

其虛其邪傳虛虛也箋云邪讀爲徐

循按虛虛也釋文云一本作虛邪也此正義亦云傳質訓詁壘經文耳非訓虛爲徐可知正義本作虛徐也傳以徐訓虛箋讀邪爲徐其虛其邪猶云其迟其徐其徐其徐猶云徐徐徐猶舒舒故箋以爲威儀虛徐寬仁也爾雅作其虛其徐班固幽通賦承盤訓其虛徐分其虛徐即用詩其虛其徐而邪已作徐在鄭前毛重以徐訓虛讀不特邪字是徐虛字亦是徐鄭氏則申明之言邪讀爲徐邪同斜說文斜讀若易來徐徐徐子夏作莽莽是也馬融解徐徐爲安行親即此箋所謂寬仁也淮南子原道訓注云原泉始出虛徐流不止以漸盈滿此虛徐正以徐徐言也大元戾初一虛既邪心有傾側曰虛邪心傾懷不正也王弼解徐徐爲疑權詳大象解圖通賦爲狐疑皆本此在威儀容止則爲寬舒在心則爲遲疑虛徐之爲狐疑即徐徐之爲疑權徐徐之爲安行即其虛其徐之

虛虛虛虛與邪邪徐徐同義故箋以徐訓虛虛實爲徐邪其音亦變故呼爲黃鳥黃離流也離流猶流離也毛以少好喻愉樂長醜喻微賤陸璣以爲泉長而食母非其義也

也

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箋云懷至也

循按傳不訓懷字義以懷爲思耳有思于衛靡日不思訓懷爲至與不達矣

我思肥泉傳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本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肥通飛謂枝散而多以肥爲飛也爾雅泉歸異出同流肥歸異所歸異出同流即所出同上文評出不流此言出嫌於槩上文之不流故言流以別之健爲舍人不悉此指解作水異出流行合同水經注乃以馬溝水注淇水爲肥泉其水二源一出朝歌城西北一出東南閭水合爲馬溝水爲所出異所歸同與爾雅毛傳俱相反

政事一埤益我傳埤厚也箋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

循按傳不解一字一師專一之義言有政事則專厚益我猶孟子所謂我獨賢勞也鄭義迂曲非毛義

其虛其邪傳虛虛也箋云邪讀爲徐

循按虛虛也釋文云一本作虛邪也此正義亦云傳質訓詁壘經文耳非訓虛爲徐可知正義本作虛徐也傳以徐訓虛箋讀邪爲徐其虛其邪猶云其迟其徐其徐其徐猶云徐徐徐猶舒舒故箋以爲威儀虛徐寬仁也爾雅作其虛其徐班固幽通賦承盤訓其虛徐分其虛徐即用詩其虛其徐而邪已作徐在鄭前毛重以徐訓虛讀不特邪字是徐虛字亦是徐鄭氏則申明之言邪讀爲徐邪同斜說文斜讀若易來徐徐徐子夏作莽莽是也馬融解徐徐爲安行親即此箋所謂寬仁也淮南子原道訓注云原泉始出虛徐流不止以漸盈滿此虛徐正以徐徐言也大元戾初一虛既邪心有傾側曰虛邪心傾懷不正也王弼解徐徐爲疑權詳大象解圖通賦爲狐疑皆本此在威儀容止則爲寬舒在心則爲遲疑虛徐之爲狐疑即徐徐之爲疑權徐徐之爲安行即其虛其徐之

括地志乃以爲在滑州衛南縣遥興及元和郡縣志皆於滑州言衛文公自漕邑遷於楚丘即衛南縣太平寰宇記於滑州衛南縣言楚丘城在縣西北四里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引城冢記云齊桓公築楚丘之城即此此本括地志之說然於河南道宋州楚丘縣則又云古之戎州即已氏之城邑景山在縣北三十八里高四丈登國在縣北三十里高一丈益詩云景山與京也又窆水在縣北四十五里從單州成武縣入界南行五里合泡溝詩云望楚與堂也又古楚丘城在縣北三十里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左傳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杜預注在沛陰成武縣西南是兼南地而言之至歐陽忞輿地廣記辨成武之楚丘云漕楚丘二邑相近今班州楚丘非衛之所遷縣有景山景閟乃近人附會名之於是近世學者遂以楚丘在開州滑縣西成武之楚丘在今曹縣爲宋地而戎之所伐與齊之所城竟分南地班志杜注均不足憑矣余田論之閔公二年立戴公廬於漕高桓公使公子無虧戍曹僖公元年諸侯城楚丘封衛於楚去曹而遷楚丘矣十二年爲狄雍諸侯城衛楚丘之郛十八年二十一年狄皆侵衛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是必帝丘可以避狄故去楚丘而遷此若楚丘在滑縣則與帝丘接壤相去不足百里狄可圍楚丘於滑獨不可圍帝丘乎必不然矣惟楚丘在成武爲衛之東南與宋魯接壤狄人出沒於此凡侵魯侵宋侵衛皆在於此帝丘西憑大河北據清濟地近於齊實遠於楚丘自遷之後狄乃移患於魯宋雖文公十三年乘衛侯在會亦爲患於遷不足爲衛難矣故未遷則若之既遷且乘狄亂侵以報之益狄雖無定而出沒之地亦有常處河濟之間非其所及矣然則襄公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丘又何地乎曰即此楚丘也杜預注戎伐凡伯之楚丘爲衛地爲沛陰成武而鄄享晉侯之楚丘不注所以明其爲一地是時晉悼公與魯衛宋諸君會于相遂滅偪陽相與偪陽俱在漢彭城縣在今邳州之北自此歸國道經楚丘藝由衛渡河晉文公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平時有事於徐宛之間其必由衛明矣時以偪陽與宋公故不享之而道實不由宋故享於衛之楚丘不敢晉侯於宋而享之者享晉也是

邱衛之舊都城郭宮室必完美享之於此有行饗之地也若享之而迂道至楚丘都非所以待盟主況衛君同會假其地以酬與地之惠何不可乎自有鄭氏之疑遂啟後人不信班志之漸吾不謂然也又按元和郡縣志言隋開皇十六年置楚丘縣屬滑州後以曹州有楚邱改名衛南學者信之乃考隋書地理志東郡衛南開皇十六年置六業初廢西漢陽入焉又有夜想平昌長業二縣後齊並廢絕無置楚邱之說

載馳載驅傳載馳載驅也

義云鄭惟載之言則爲異然則毛所謂辭者何解也

言采其蓫傳蓫惡菜也

商頌玄鳥傳玄鳥燕也

箋云燕乃春社來秋社去

爾雅釋鳥文

鴟鴞鴟鴞傳鴟鴞鴟也

循按崔南子氾論訓晉卓高誘注云卓讀詩曰言采其蓫之卓高誘訓卓爲高與毛訓異

茜管子地員其山之旁有彼黃土我行其野芃芃其麥傳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箋云麥其麥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

循按毛言願行其野觀其麥取義於行野不取義於麥也鄭箋在圃傳考成槃槃也箋有躬處放槃在於此澗者

循按圃語成德之終也鄭康成注論語九成云成猶終也成字與下獨字相貫謂終槃於澗阿而不出也莊公之意全在考獨二字詠之自見言此終槃於澗阿者碩人之德大也

者用本義也管時衛國在朝之臣相率而爲欺詐催此碩人不肯與同聲所以至於以獨寐寤言自失者由於弗誠詐也弗誠詐所以無所過

循按崔南子氾論訓晉卓高誘注云卓讀詩曰言采其蓫之卓高誘訓卓爲高與毛訓異然則毛所謂辭者何解也

商頌玄鳥傳玄鳥燕也

箋云燕乃春社來秋社去

爾雅釋鳥文

鴟鴞鴟鴞傳鴟鴞鴟也

循按崔南子氾論訓其不待訓詁其不待訓者則不以列於篇有因釋其

兆壯飛遲之名而舉之者如鵲鷹鷺鹿之類否則不悉列孤

列非訓體也或引荀子勸學之義以爲郭璞分鱣鯉各爲一

物之證是在荀子正名篇其說云單足以會則單單不足以

喻則兼楊倞注云單物之單名也兼復名也喻曉也謂若止

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楊氏此

注甚明荀子單兼之說又命名而言若訓釋則未有單舉

本文不者「辭之理說文鱣鯉二字互訓尚書大傳江鯉大

魚鄭氏注云鱣或作鱣鯉也水經注河水篇又南得渡爲龍矣不則

爾雅曰鱣鮪也出蜀六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矣不則

點額而還鱣鮪也宜皆以鱣即是鯉惟周頌鱣鯉並舉鄭箋

是鱣鯉也以大鯉解之崔豹古今注云鯉之大者爲鱣又云兗州人呼

赤鯉爲赤鱓青鯉爲青馬黑鯉爲元駒白鯉爲白鱘黃鯉爲

黃騮鯉類非一種爲鯉之一種故以鯉名鱣耳郭璞謂毛傳

爲強合正義未能精也

及爾偕老箋云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於老

循按前以爾車來箋云女女復關也以女解爾字以復關指

女則女者謂男子也我者婦人自我也我欲與女俱至於老

婦人自言欲與男子偕老也正義以爲婦人述男子謂己之

辭是女爲男子稱婦人我爲男子自我矣下信誓旦旦箋云

我爲童女時女與我言矣和丞我其以信相誓且旦耳女我

所屬分別甚明而正義亦反之經文遂迂曲不達

檜楫松舟傳檜楫松舟

循按爲真作楫楊檝一聲之轉君子于役傳云佔會也小雅

閒關傳云招會也方言桑晉之閒曰猶或曰姑鄭氏女觀注

云讀如去也釋名釋兵矢未曰楊楫會也與弦會也士喪禮

以組束髮爲髻又云楊髮以麻束會楊皆合義所以收弁爲

會弁所以收髮爲楊髮因而合二家之市則爲檜楫之義本

合松柏二木而得此名故謂之檜而通於楊也檜爲松葉柏

身木取義葉取義於猶之會合也

故有棲稠詩則以此衛之齊也屋棲古多通用如棲遲甘泉

賦作遲是也

芄蘭之支傳芄蘭草也箋云其蔓延於他木有所依緣則起

循按息夫躬絕命辭云涕泣流兮荏菼蘭張晏云荏菼蘭草也蔓延於他有所依緣則起臣瓚云荏菼蘭草名也生於水邊高丈餘莖葉似竹而細節間有毛葉似蘆葦而細滑可以作箔又可以爲席江東謂之荏菼蘭或謂之烏蘭菼音徒敢反荏音而甚反菼音他敢反

循按息夫躬絕命辭云涕泣流兮荏菼蘭張晏云荏菼蘭草也蔓延於他有所依緣則起臣瓚云荏菼蘭草名也生於水邊高丈餘莖葉似竹而細節間有毛葉似蘆葦而細滑可以作箔又可以爲席江東謂之荏菼蘭或謂之烏蘭菼音徒敢反荏音而甚反菼音他敢反

傳言令人忘憂正指萱草言若謂憶諼爲忘則忘憂又近於指萱草爲不辭

人之旨非毛義也而正義以忘憂言恐傷身欲忘之殊失風

行遇屏屏傳遁行也箋云行道也道行猶行也

循按行字之訓或訓往釋名所謂兩足進曰行也或訓道路

左傳郤行犨行栗行栾訓道上之栗也傳訓遷爲行即是訓行爲

遇既言行又言遇猶古詩言行重行行耳箋以行字訓道

益以遘既爲行則行宜訓道又恐人誤認而申言道行猶行

道與毛義異也

不流束薪傳薪草也箋云薪之言新

循按正義云以百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大名不

宜爲草故易傳以蒲爲柳然周南葛覃傳云葛所以爲絺綌

以薪言蓼蓼之爲草同於蒲楚何得於薪之有釋文引孫

毓云蒲楚之屬不與茂詳相協蓼蓼爲長二蒲之言未詳其

義其說文名苑也

薆謂河廣一葦杭之傳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歟一葦加之則可渡之喻狹也

循按古今無以葦作舟之理一葦杭之謂一葦之長即自此岸及彼岸耳下言不容刀刀爲小船言河之廣尚不及刀之長非謂乘刀而渡則不謂乘葦而渡益顯然矣渡與度通廣雅釋詁但訓過以葦度河非以葦渡人正義云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筏然非一根葦也既失經義亦失毛鄭之義箋言喻狹則所謂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者明謂加一葦於河即可極過未嘗言人乘於葦而浮於河也東葦果可如筏則廣亦可浮何爲譬狹邪

甘心首疾傳甘厭也箋云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情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

循按厭之訓爲飽爲滿首疾人所不滿也思之至於首疾而亦不以爲苦不以爲悔若如是思之而知滿意者此毛義也甘心至首疾而不悔則思之不能已可知雖首疾而心亦甘則其思之如貪口味可知鄭申毛非易毛也

焉得諼草傳諼草令人忘憂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

循按崔豹古今注引葦仲舒云欲忘人之憂賜之以丹棘漬文萱令人忘憂草也詩曰焉得萱草重文作萱文選注引詩作焉得萱草以忘憂得有諼名田諼而轉爲萱實諼萱諼取義於諼可也諼諼非草名不可也正義云諼諼爲草名不知

無證傳云遠爲也尚書傳云庸用也爲遠庸三字義通益謂其時風俗人心尚無詐僞日用之事成人爲者荀子云可

人之旨非毛義也而正義以忘憂言恐傷身欲忘之殊失風

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楊倞注云僞爲也矯也凡非天性

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毛公承荀子之學當即本其說以

爲之說成人爲者言人所作爲而成之者也鄭以爲軍役之

事爲之謂亦通於役見左氏記注故以軍役解爲字然與毛義殊矣

正義不明其說以傳言尚無成人爲也解作庶義無此成人

之所爲且謂軍役之事申述傳意是以成人爲成人有德之

成人大失毛旨箋解爲爲役則庶不可訓用故改訓爲勞勞

之義通於役用之義通於僞毛鄘固不同矣

終遠兄弟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箋云今己遠棄親族矣

循按終之爲言盡也傳箋已字乃解終字終遠兄弟者已遠

兄弟也正義云王終是遠於兄弟義轉晦

毚兔如蓼傳狡麗也箋云狡兔

循按狡麗之訓見於釋草不當重見於釋言益鄭引釋草而

後人復據取傳箋之訓以附入爾雅不然何釋言兩訓毛鄭

乃各當其一邪

邱中有麻彼留子嗟傳邱中墟墝之處壺有麻麥章水乃彼子嗟之所治箋云子嗟放逐於朝去治阜墝之瞰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爲賢

循按正義區分毛鄭之異請傳箋在未放逐之前箋義在既放逐之後乾細審之未見其然治瞰有功乃箋之說正義引入

於水始則濕中而修久而乾其說亦不明余自王戌家居捷

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箋云仲初請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

若不與臣請除之

循按左傳此爲公子呂之言鄭引之誤耳正義爲之辭云仲

當亦有此言故引之以爲祭仲諫迓矣

將叔無狃傳狃習也箋云狎也

循按正義云鄭惟以狃爲復餘同請此不同於毛也又云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伏前事復爲也復亦貫習之意故傳以狃爲習然則狃習復三字義實相成而前乃以爲異何邪

序公子素

循按公之子稱公子鄭文公之子詳見宣公三年左傳子幸

子臧若不賢得罪宋公子鬬即穆公子公子御寇早卒公子瑕爲夷舅所殺奔楚冤於周氏之汪公子士僖二十年帥師入滑後還父事朝楚楚人酖之死於葉以諸公子考之士與素弭相夥公子素盍公子士也觀其入滑朝楚非碌碌者故能賦詩剌尚克嗣入酖之當亦已其才廣其得立也素與華耳正同類士爲素之變或本素字殘缺僅存上字頭面譌作士可用以互證

明星有爛傳言小星已不見也箋云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

循按但見明星之爛則小星已不見前說相成箋言別色似此二字言天未明耳正義本玉藻之文而以早朝說之箋未必有此義

七言加之與子宜之義宜言飲酒箋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

循按有與稱同賓之初筵傳云稱豆實也說文肴啖也宜字無肴義上言七與與雁此云七也此言與子宜之即下宜言飲酒之宜也傳謂既七既加則宜用爲豆實以飲酒相樂非以肴訓宜也箋申毛義而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互文見義謂主人亦毛義誤仰爲以肴訓宜而屬入爾雅與燕燕于飛傳云飛上曰頡下曰頏之義也喪沈等並列竟以肴字爲宜字之訓矣李巡云宜飲酒之肴則不以肴字爲宜之訓並言飲酒而括其辭知毛氏之義矣不見子都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箋云人之好美色不往覩子都　不見子充傳子充良人也

循按孟子云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毛言世之美好者與孟子同趙岐注孟子云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益孟子深於詩其稱子都正本於詩而與易牙師曠並舉則子都實有其人矣毛又以子充爲良人當亦有其人今不可考耳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傳松木也龍紅草也箋云游龍猶放縱也

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

循按橋松之義傳箋無明文正義則分別之言毛以爲山上有喬高之松木與山上有桔梗之松木所以爲喬爲橋

要之襭之傳要襭也

循按要爲身中之名加衣作襭則爲裳要襭可省爲要以襭訓要明其非要約之要爲裳要之襭也說文無襭字學者謂宜作要要也且引虛虛也爲說虛徐也之爲虛虛也尚有南本之疑此要襭也別無要要也之文徒以說文無襭則說文亦無爾亦將改南蘭也爲蘭蘭也乎正義明云字宜從衣故云要襭也毛公時自有襭字襭可訓要要訓要無所爲訓矣易傳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上爲卦名以字義釋卦名非他訓詁可例如以要訓要以虛訓虛吾不知上字何指下字又何指顧上一字即指經文之處字要字又以虛字要字解之人何知之不如不解矣知云上一字爲邱虛爲身要下一字爲空虛爲裳要則經之本文固不爲邱虛爲身要今強坐之而爲此棲棲鵪哭之解恐古無是體也說文已已也上爲已午之已已下爲已止之已已亦未可證

桑者閑閑兮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　桑者泄泄兮傳泄泄多人之貌

循按閑閑當以皇矣篇閑閑泰之泄泄當以板篇泄泄泰之臨衝閑閑傳訓勤篤此言往來之貌亦勤篤意也泄泄猶沓沓也專沓背憎傳云專猶嘽嘽沓猶沓沓釋文作傳聚也沓說文云語多沓沓也語多人爻正相近郁風泄泄其羽傳云雄雌見雌雌飛而鼓其翼泄泄然此泄泄海賦作洩洩爲飛翔之貌左傳其樂也洩洩和樂亦合義則雌飛之泄泄正取於沓沓沓合也廣雅作雅雅

胡瞻爾庭有懸鶉兮傳鶉鳥也

循按山井內七經孟子考文作小鳥也鶉之爲鳥人所共知此獨訓小鳥明其爲鵪鶉之鶉莊子徐無鬼云未嘗好田鶉生于宋本是詩以爲說也

從子于鵠傳鵠曲沃邑也

循按成十三年左傳焚我箕郜郜盎即鵠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傳椒聊椒也箋云椒之性芳香而少實今一株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

循按一株二字訓聊字也經言椒聊是言椒之株故依其文解之爲實正義未得此旨盎以聊爲語助故也爾雅

焦孝廉毛詩補疏

釋木林者卽林卽謂萇楚本草趙云蔓椒一名豕椒與蔓椒別

鵲鵲居云俗呼爲穆穆卽林字傳云椒聊椒也固不以聊爲語助

遠條且傳言整之遠則也

循按詩以椒氣之遠長比椒叔聲亮之遠聞而聲亮之遠聞則由德之廣博毛傳簡妙箋於前章明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椒叔之德彌廣博又解碩大無朋云大謂德美廣博也是聲之遠由於德之廣德而有朋則私而不厚悵無朋故篤厚椎篤厚則所及者遠故傳於次章末明椒聊遠條之所喻也樂記感條暢之氣暢之義爲長故條有長義考文作脩非是

其葉湑湑傳湑湑枝葉不相比也　其葉蓁蓁傳蓁蓁盛也箋云蓁蓁猶侁侁眾多也

循按蓁蓁侁侁義同箋以侁侁釋蓁蓁非

有蕡其實椒聊且傳蕡實也

循按蕡實椒聊且三字句椒聊且猶椒聊之實蕡蕡然而已且語助無義箋以椒聊且爲椒聊之子蓋誤讀傳文

碩大且篤傳篤厚也

循按碩大且篤三字句碩大且猶椒聊之實蕡蕡然而已且語助無義箋以碩大且爲椒聊之子蓋誤讀傳文

椒聊且遠條且

循按椒聊且遠條且三字句椒聊且猶椒聊之實蕡蕡然而已且語助無義箋以椒聊且爲椒聊之子蓋誤讀傳文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傳三星參也

循按但見明星之爛則小星已不見前說相成箋言別色似此二字言天未明耳正義本玉藻之文而以早朝說之箋未必有此義

七言加之與子宜之傳宜肴也　宜言飲酒箋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

循按有與稱同賓之初筵傳云稱豆實也說文肴啖也宜字無肴義上言七與與雁此云七也此言與子宜之即下宜言飲酒之宜也傳謂既七既加則宜用爲豆實以飲酒相樂非以肴訓宜也箋申毛義而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互文見義謂主人亦毛義誤仰爲以肴訓宜而屬入爾雅與燕燕于飛傳云飛上曰頡下曰頏之義也喪沈等並列竟以肴字爲宜字之訓矣李巡云宜飲酒之肴則不以肴字爲宜之訓並言飲酒而括其辭知毛氏之義矣不見子都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箋云人之好美色不往覩子都　不見子充傳子充良人也

循按孟子云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毛言世之美好者與孟子同趙岐注孟子云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益孟子深於詩其稱子都正本於詩而與易牙師曠並舉則子都實有其人矣毛又以子充爲良人當亦有其人今不可考耳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傳松木也龍紅草也箋云游龍猶放縱也

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

循按橋松之義傳箋無明文正義則分別之言毛以爲山上有喬高之松木與山上有桔梗之松木所以爲喬爲橋

要之襭之傳要襭也

循按要爲身中之名加衣作襭則爲裳要襭可省爲要以襭訓要明其非要約之要爲裳要之襭也說文無襭字學者謂宜作要要也且引虛虛也爲說虛徐也之爲虛虛也尚有南本之疑此要襭也別無要要也之文徒以說文無襭則說文亦無爾亦將改南蘭也爲蘭蘭也乎正義明云字宜從衣故云要襭也毛公時自有襭字襭可訓要要訓要無所爲訓矣易傳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上爲卦名以字義釋卦名非他訓詁可例如以要訓要以虛訓虛吾不知上字何指下字又何指顧上一字即指經文之處字要字又以虛字要字解之人何知之不如不解矣知云上一字爲邱虛爲身要下一字爲空虛爲裳要則經之本文固不爲邱虛爲身要今強坐之而爲此棲棲鵪哭之解恐古無是體也說文已已也上爲已午之已已下爲已止之已已亦未可證

桑者閑閑兮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　桑者泄泄兮傳泄泄多人之貌

循按閑閑當以皇矣篇閑閑泰之泄泄當以板篇泄泄泰之臨衝閑閑傳訓勤篤此言往來之貌亦勤篤意也泄泄猶沓沓也專沓背憎傳云專猶嘽嘽沓猶沓沓釋文作傳聚也沓說文云語多沓沓也語多人爻正相近郁風泄泄其羽傳云雄雌見雌雌飛而鼓其翼泄泄然此泄泄海賦作洩洩爲飛翔之貌左傳其樂也洩洩和樂亦合義則雌飛之泄泄正取於沓沓沓合也廣雅作雅雅

胡瞻爾庭有懸鶉兮傳鶉鳥也

循按山井內七經孟子考文作小鳥也鶉之爲鳥人所共知此獨訓小鳥明其爲鵪鶉之鶉莊子徐無鬼云未嘗好田鶉生于宋本是詩以爲說也

從子于鵠傳鵠曲沃邑也

循按成十三年左傳焚我箕郜郜盎即鵠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傳椒聊椒也箋云椒之性芳香而少實今一株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

循按一株二字訓聊字也經言椒聊是言椒之株故依其文解之爲實正義未得此旨盎以聊爲語助故也爾雅

之別則又不詳釋文云椒本亦作椒王云高也鄭作椒椒椒也今爲椎之以首章傳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知椒之爲椒也箋言椒忽無恩澤無潭是椒椒也呂氏春秋介立篇引介子推所賦詩云四蛇從之得其所雨露一蛇羞之橋死于中野橋死正是椒死然則椒自通有椒也傳以紅解龍申之云草也箋逕云紅草毛不

俟我乎巷兮傳巷門外也

循按說文云巷里中道从邑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五家爲一比五比爲一閭二十五家爲里里中道也十五家爲里則一閭四巷里之門東西相向或南北相向皆屋門東西相向也巷道在里中即在兩畔居民之門外故傳以門外也

通行之路爲巷道在里中即在兩畔居民之門外故傳以門外也

循按說文云巷里中道从邑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五家爲一比五比爲一閭二十五家爲里里中道也十五家爲里則一閭四巷里之門東西相向或南北相向皆屋門東西相向也巷道在里中即在兩畔居民之門外故傳以門外也

循按遠昔必是行夫婦之事鄭之解經每爲此汙褻之語毛無是也

貽之以勺藥傳勺藥香草箋云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

循按釋文引韓詩云雜草也言將雜別謝此草也古今注載董仲舒答牛亨問云勺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箋言其別則送以勺藥蓋古之相傳然也廣雅釋草云勺藥也鬱夷郎韓之淑賢上林賦云宜其鬱紫菱蔱引郭璞江賦紫蔱引廣雅蔱引郭璞云鮮明貌也又明月珠子玳瑁江賦紫蔱引廣雅蔱引郭璞云鮮明貌也又衡思元賦云離朱昏而微矣今顧的礫以遺光注云明貌左思蜀都賦云暉麗幻燁刻滴林注云麗色也魏都賦云丹漪淩波而的礫注云光明也勺藥又爲調和之名上林賦云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文類云勺藥五味之和也草昭云勺藥和膏鹹酸美味也見七發注枚乘七發云勺藥之醬漬以洞庭之蘆雁鳴鵝酸鶩煎鮪以爲勺藥呂氏春秋本生紀高誘注云鮪國侄陣男女私會於溱洧之上有殷盼之樂勺藥之和是則以詩人贈勺藥取蓑於和鄭氏以勺藥約同聲假借爲結約故云結恩情正義云贈送之勺藥之草結恩情以爲信約此最得箋義而說之未明古人裹飪於旱菜取於樣多假聲音以爲義取勺藥爲結約與取勺藥爲調和其假借一也

無庶予子憎傳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予子憎無見惡於大人箋云庶幾也無使眾臣以我故憎惡於子

循按卿大夫以下十六字自解會且歸矣句蓋見惡於夫人解無庶子子憎推經義謂無多子子以憎故定本作與子憎予與同也箋以庶指眾臣子謂爲我未必即毛義

子之昌兮傳昌盛也箋云昌佞好貌

循按昌訓盛其常也史記引梁丘賀說作禹拜美言以美代昌是昌有美義彼好即美之謂也

必告父母傳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體讒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

循按經言父母傳言廟者以惠公仲子俱殺桓娶文姜慈父母可告故以爲告廟耳箋言生死則廣其所未言也

循按宋邑者世蘇之采民爲宋邑之民則非一世所以有故舊之念此時卿大夫困苦其民是大夫之於民已不念故而民則念故也是大夫之於民已不念好而民則念好也大夫愈困苦其民民愈念故念好故曰民之厚如此箋之義也正義云箋以民與大夫尊卑縣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是此卿大夫宋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小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來之於箋絕非此義今者不樂逝者其蓺得蓺老也八十曰蓺箋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徙自使老

循按綦仲有車馬韗樂之盛秦人極言其樂耳逝謂年歲之逝言時易去而老也以樂爲仕以逝爲去國此鄭之說也非毛義也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傳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冬獵曰狩箋云媚於上下者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

循按以道媚於上下之人則必不從君於非禮今日之狩而婦子從之蓋以天子所會王國之典體非尋常田獵之比也傳訓冬獵曰狩明此狩之爲典體耳箋言襄公親賢非毛義

駕我騏馵傳騏騏文也

循按釋文騏音其馬騏文也正義云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然則毛傳本作騏綦文也陸本作騏文與正義本不同今正義本作騏文則陸本也乃曹風尸鳩其弁伊騏傳云騏騏文也釋文騏音其綦文也則陸本彼處正作綦文與此正義同而尸鳩正義云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青色如騏馬之文也則彼正義譌作騏文余爲論之尸鳩作騏騏文也小戎作騏綦文也正義不誤陸於尸鳩作綦文小戎作騏文當互誤耳何也小戎之騏馬也馬名騏正不知騏爲何解而漫訓以騏文騏爲何騏文將焉附椎綦爲青黑色之名鄭風緇衣綦巾傳已訓云蒼艾色則此云綦文知其爲蒼艾色之文矣綦而曰文者蒼艾則兩色相合相雜爲文說文云騏馬青驪文如博棋也棋黑白各半其布於局則二色相錯是馬之色綦青與黑圓迹相連故曰青驪文如博棋馬青黑色名騏青黑而文若鏤者名騏綦鬣若文名騏綦之異在文如博棋故曰綦文綦文即棋文也

尸鳩之鞏弁也弁之文如騅馬之文故名騅弁而傳以騅馬之文明之以蒼文見馬之色以騅文見弁之色以騅文明騅弁之文可也以騅文明騅馬之文不可也知小戎傳必作蒼文正義是而釋文非也

騏驪是騧傳黃馬黑喙曰騏

箋按爾雅云白馬黑脅駁黑喙騏騏目上白馬爲名孫炎本駁作犖言與牛同稱見爾雅釋文　舊本黃牛黑脅之名爾雅白馬傳準此謂騧爲黃牛黑脅說文騏黃馬黑喙亦作黃不作白郭璞言淺黃色蓋謂俗於黃白之閒恐非古義

序蓑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箋葭蒹葭考槃皆遯世高隱之辭而序則云考槃刺莊公蒹葭刺襄公此說者所以疎序也霄觀序之言刺如誤解女刺時簡分刺不用賢兆簡刺愚公蒐有苦葉雄雉刺衛宣公君子于役刺平王叔于田大叔于田刺莊公羔裘刺朝還刺荒著刺時不親迎葛屨刺褊汾沮洳刺儉十畝之閒刺時伐檀刺貪蟋蟀刺晉僖公山有樞椒聊刺晉昭公有秩之社刺晉武公揚之水刺平王葛生刺晉獻公宛丘刺陳幽公衡門刺奢曰鴻雁刺不壹而父白駒黃鳥刺宣王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魚藻采菽篤棐時邁桑柔瞻卬刺厲王抑衛武公刺時烝民韓奕崧高刺宣王江漢常武召旻刺幽王小旻小宛小弁巧言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宛小弁巧言節南山雨無正小弁等作亦惻怛纏綿不傷於直所以爲千古事父事君之法也若使所刺在此詩中即明白言之不待讀序即知其爲刺某人之作則何以爲王文誥誦而不許溫柔敦厚而不愚二節落字人之多辭無自立辭洩冶所以見非於聖人也宋明之人不知詩教士大夫以理自待以俾直抵鶻其君相習成風性情全失而疑小序者遂相率而起余謂小序之有裨于詩至切至要特詳論於此

有係有梅傳係猶繫也

箋按爾雅釋木云柚條說文亦云柚條也似裕而酢夏書曰厥包橘柚注云江南人呼橘大者爲柚小者爲橘柚以詩考之詩魯風宜誦其土地所出堂有平字與否一也經云有屺有堂正以平處無草木言之矣

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箋從死自殺以從死臨其穴惴惴其慄傳惴惴懼也箋云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皆爲之悼慄

箋按三良之死以爲自殺者應劭注漢書云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諸及公薨皆從死箋謂三良自殺從死故以惴惴爲秦人臨視其壙者爲之悼慄然序稱穆公以人從死則殺三良者乃穆公左傳亦言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與序合毛訓惴惴爲懼自謂三良若秦人臨三良之壙止宜哀不必懼誠是三人許諾自殺且已死而臨其壙何欲自身以贖之左傳言秦收其良以死君子知秦之不復東征蔡叡對使臣云昔者秦穆公級三良而死故立號曰繆三子共自殺蓍矣王仲宣誄子建均有詩言以臨穴爲登三良墓之人王則以臨穴呼天爲三子之妻子兄弟皆從葬而推之耳

於我乎夏屋渠渠傳夏大也箋云屋具也

箋按傳不解屋謂屋宇也夏屋謂寢廟古燕食之禮行於旅舍之事不得言屋宅不知徒言飲食轉無以見其爲燕食也

宛邱之上兮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

箋按爾雅宛中宛邱邱背有邱宛邱旺曰宛中矣不應又混於負邱邱上有邱邱邱背有邱宛邱旺曰宛中矣不應又混於負邱邱上有邱邱爲宛邱七字當是羨文釋名中央下曰宛邱有邱宛邱宛如偃器也還上有一泉水亦是也此說明宛中之訓若絕無邱上有邱之說者郭璞以邱上有邱之羨文解宛中爲中央高峻非其義矣爾雅釋山又云宛中隆注以爲山中央高亦非也說文宛屈草自覆也宛有屈義故邱雖高而中有屈曲望之如龍蛇蜿曲凡邱山中央高者邱邱名邱山邱名山無別名也惟中央宛曲則在山爲窿在邱爲宛邱旦凡從宛之字均有曲義馬屈爲鞠鬱委曲爲蜿曰將夏爲蜿騅爲日漢謂日上下高中深正與宛邱同屬之庳者爲鞠鞠

物爲刺小孔鞠爲窮皆取於卑地可爲宛邱側足隆從降從生按亦有屈曲之義左言云車枸篋或謂之篋簏或謂之隆屈郭注以爲車弓車弓即壺弓之爲狀中央宛曲車蓋似之釋名云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蕭掃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弓之形高下屈曲故曰穹隆曰宛曲壺弓似之曰隆屈司馬相如大人賦說赤螭青蛇之狀曰宛蜒低卬又曰詘折隆窮宛中之名宛名隆義得相通於此可會也

東門之枌傳枌白榆也

箋按白色之名通作分聲粉爲鉛所成其色白羊之白省名粉素問六元正紀大論寒雰結爲霜雪王氷云雰音粉寒雰白氣也蓋分訓別古讀若班與白爲一音之轉而白之於五色亦主分別之義也

越以鞠通傳鞫養箋云鞫總也

箋按召南采蘋五總傳云總束也商頌殷武云歲徂總公羊本作傳傳云總束也蓋本傳以申之

鴟鴞鴟鴞傳鴟鴞鴞鴂也

箋按傳於子曰卒猪下解云手病曰瘏故能兔子大鳥之雛是傳以鴟鴞爲小鳥也韓詩外傳云鴟鴞鴂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所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不知托於大樹危枝反數之蓁蒭風至萌折巢覆有子則宛有卵則破也是其病也文選說苑載客說孟嘗君云臣嘗見鴟鴞巢於葦之若鴟毛者之已建之安工女不能爲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其所托者使然也一說相須而一云鴟鴞一云鴂梟是鴂即鴟鴂也荀子勸學篇云南方有鳥名曰蒙鳩以羽爲巢編之以髮繫以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猶言懷雀謝作鄘鴟三蒙鳩大戴禮作蛊鳩方言作鷾雀蒙蛊蔑一聲之轉皆語緩細也荀卿刻輓梭鴟鴞即鴟鴞說文以訓桃蟲郭璞以爲桃雀故易林云桃雀竊脯與於小枝搖動不安爲風所吹則桃蟲鵰鶚鴞一物也物之以鴟稱者多通名鴟伯趙名百鷯又名鵰蟲名蛣蜣又名蜣蜋此鴟鴞一名鴟鴂亦其類矣

有敦瓜苦烝在栗新傳敦猶專也烝衆也言衆心若專又若

生按亦有屈曲之義左言云車枸篋或謂之篋簏或謂之隆屈郭注以爲車弓車弓即壺弓之爲狀中央宛曲車蓋似之釋名云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蕭掃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弓之形高下屈曲故曰穹隆曰宛曲壺弓似之曰隆屈司馬相如大人賦說赤螭青蛇之狀曰宛蜒低卬又曰詘折隆窮宛中之名宛名隆義得相通於此可會也

東門之枌傳枌白榆也

箋按白色之名通作分聲粉爲鉛所成其色白羊之白省名粉素問六元正紀大論寒雰結爲霜雪王氷云雰音粉寒雰白氣也蓋分訓別古讀若班與白爲一音之轉而白之於五色亦主分別之義也

越以鞠通傳鞫養箋云總束也

箋按召南采蘋五總傳云總束也商頌殷武云歲徂總公羊本作傳傳云總束也蓋本傳以申之

鴟鴞鴟鴞傳鴟鴞鴞鴂也

箋按傳於子曰卒猪下解云手病曰瘏故能兔子大鳥之雛是傳以鴟鴞爲小鳥也韓詩外傳云鴟鴞鴂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所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不知托於大樹危枝反數之蓁蒭風至萌折巢覆有子則宛有卵則破也是其病也文選說苑載客說孟嘗君云臣嘗見鴟鴞巢於葦之若鴟毛者之已建之安工女不能爲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其所托者使然也一說相須而一云鴟鴞一云鴂梟是鴂即鴟鴂也荀子勸學篇云南方有鳥名曰蒙鳩以羽爲巢編之以髮繫以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猶言懷雀謝作鄘鴟三蒙鳩大戴禮作蛊鳩方言作鷾雀蒙蛊蔑一聲之轉皆語緩細也荀卿刻輓梭鴟鴞即鴟鴞說文以訓桃蟲郭璞以爲桃雀故易林云桃雀竊脯與於小枝搖動不安爲風所吹則桃蟲鵰鶚鴞一物也物之以鴟稱者多通名鴟伯趙名百鷯又名鵰蟲名蛣蜣又名蜣蜋此鴟鴞一名鴟鴂亦其類矣

有敦瓜苦烝在栗新傳敦猶專也烝衆也言衆心若專又若

也漢人以瓜之攜有若有者以喻其心若有所繫屬也

久見使桥薪於事九若也右也古也古之者聲兼裘易傳也瓜之苦喻心苦云在葉薪何以喻

箋按以乘爲桥葉易傳也瓜之苦喻心苦云在葉薪何以喻事若釋文引韓詩作蘆葦即蒹字周頌子又集于蓼毛傳云蓼辛苦之菜而瓜繫於葉上故喻心苦蓼又苦言辛苦也蓼爲辛辛之菜而瓜繫於葉上故喻心苦蓼又苦心苦謂瓜繫之苦事苦謂集於蓼之苦毛本當作烝在蓼薪與韓詩同鄭所見本已作烝在蓼薪矣言烝者烝之事失毛蓼傳以敘爲專專謂專於此而不移也箋云專專如瓜之繫緜焉然獨宿於車下即用此專專之義也箋謂敘是瓜之繫愛之貌故傳以專爲瓜蓼之前章敘彼獨宿箋云敘赤烏几几衆也赤烏几几猶赤烏几几

箋按傳几几有若有者以喻其心若有所繫屬也漢人以瓜之攜有若有者以喻其心若有所繫屬也漢人以瓜之攜

乃泉水箋云若此也思此而長然此箋云來嫁對之長歎而已雖用傳訓況爲嫁而仍解嫁爲此則與傳異義也晉語丕豹對里克曰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韋賜注云況益也孟子而況得而臣之子言友且不可而益而爲臣得乎郎滋益不止之辭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傳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箋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嶺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驚也　伐木許許傳許許柿貌

箋云丁丁伐木聲嚶嚶爲驚懼則因伐木而驚懼

鶯遷而遷喬既遷於喬又呼其友故伴嚶其鳴矣猶求友之云君子雖遷高位不可以忘其友故伴言及友朋但言不可忘友相切直之義箋言之傳無之也至箋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此亦沉說正義則云鄭以爲此章追本文王幼少之時結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於山阪文王幼時何曾爲農又何伐木之有昔章伐木丁丁與鳥鳴嚶嚶相其二三章言伐木第因首章而類言之正義云毛以爲伐木其神許許然故爲鳥驚而飛去傳以鶯遷明嚶嚶并明許許也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箋云迨及王有酒則陳酒曹之王無酒酤買之爲我奏鼓坎坎然爲我舞蹲蹲然王曰及我今之閒暇

箋云曰及我字一貫爲屬文之法鄭氏拙於屬文而以上四我字爲族人下一我字爲王正義謂傳亦然誤矣

傳爾雅釋詁曠遠也毛解曠遠日不足傳箋釋詁釋言曠遠也箋云天以廣遠之稱使天下博求之

箋云天以廣遠之稱使天下博求之

箋云天使女所謂賢人謂羣臣也遐遠也天又下子女

循按此下四詩序皆幽王箋皆改爲厲王金壇段玉裁字子
彥撰詩譜二十卷內論詩次第得孔子編詩之意其論大小
雅云小雅所以繼大雅也小雅起鹿鳴終魚藻三十七篇所
謂雅歌也雅歌者正樂之常歌也其詩不與美刺時事之詩
同剏起六月終何草不黃四十三篇宣王幽王時詩也而大
雅終於江漢常武宣王之詩小雅六月采芑車攻之所詥繼大
雅也大雅復終以瞻卬召旻幽王詩者所以終六雅也雅亡
於幽王故也大雅著文武成王以上周室盛代之詩而小雅
惟列宣幽厲其世衰矣孔子編次雅詩至於幽厲之閒而慨
周室之衰王道之缺也故采當世所用朝會燕饗歌諸詩
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繼大雅終菁莪之義而編次之大略如
此今按序於小雅但有宣幽之詩則不應有厲王之詩明矣
箋說非也

朔日辛卯箋云辛金也卯木也以卯侵辛故甚惡也

循按經言辛卯但紀日耳辛金卯木之占非毛義

不寧不令箋云當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解不令非以天下不安爲
政教不善之徵也正義漫以箋義入傳而雜箋義亦失
令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濫官以鋪傳合除湻率也箋云
官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辜率相引而徧得罪也

循按蕃傳箋之義當讀彼有罪既伏其辜七字爲一貫若曰
除有罪伏辜者不論亦而無罪之人亦爲彼有罪者所牽率
而偕入於罪正義解作舍去有罪者不殺則既伏其辜四字
爲不詥矣且牽率相引爲誰所牽率邪有罪者舍之無罪者
戮之此顯倒刑罰不中耳惟有罪者戮無罪者亦株連而駭
所謂威也箋云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正謂濫於用
刑不謂其錯於用刑也

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傳邇近也爭爲近言

循按傳言爭爲近言則非爭辯言之異已者也益上惟邇言
是聽則下爭爲邇言以諫之言邇則無遠圖故如道謀而不
遂於成也

僭始既涵傳僭數涵容也

循按數即事若數之數謂讒言數遠不此深酷之譖不易知
而克勤也宋人王觀國學林言肆無疾義於詩不合六書訓
詁唐人已昧矧在宋乎

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循按甲即始也始朝而天下即清明乃云不崇朝乃自與甲
字相發明其義甚顯正義解毛義爲會值甲子之朝牧誓甲
子昧爽箋引之不可混爲傳義也

緜緜瓜瓞傳緜緜不絕貌瓜絕也瓞小也箋云瓜之本實繼先
歲之瓜必小狀似眇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

循按瓜字不必訓以紹訓瓜尤非也毛益以瓜紹明不絕之
義若曰所謂緜緜不絕者此瓜紹也東山詩蜾蠃者蜾傳云
蜾蠃蜾蠃親桑蟲也其文法正同以瓜紹明不絕不以瓜紹釋
瓜也所謂紹者當是初生之瓜蔓猶言蒂本作蔕集韻類篇凡瓜果之
生皆始於蒂殷說文訓蔓今俗以稱之初生者爲蔕正與此
合惟其初生蒂子孫之嗣續所以爲紹所以爲緜緜也箋以
緜緜若將無長大時則以緜爲勗小與不絕義異謂狀似殷
則不直以殷爲陝矣本實繼先壞之說甚迂毛義不知是也
或謂瓜紹也上本有瓜瓞二字亦非

荼荼如飴傳荼荼也荼苦菜也箋云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
如飴也

循按爾雅云蔎苦董郭璞注云今董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汐
食之滑公食大夫禮鉶毛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鄭氏注云
滑董菫之類毛以菫爲菜指此董也詩詠所產之美不必爲
他處之所無亦不必前此之不美箋謂蜾蠃苦亦甘者以董名
苦董荼爲苦荼故有此說豈謂其鳥頭毒藥頓化而爲甘乎
食療本草云董菜味苦唐附本草云董汁味甘寒無毒益董
菜味苦而汁甘一苦荼味苦滷之則甘也說文云董草也根
如蕪菁似柳葵食之甘蒸食之甘正所爲如飴也烏頭名茂
轉聲爲堇猶蕎華名日及轉聲爲木槿非堇荼之堇也

自土沮漆傳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箋云后稷皇矣三
封於邰其後公劉失職遷於豳居沮漆之地故本周之興云沮
漆也

循按詩人用韻以殷漆穴室相協緜緜瓜瓞一頓民之初生
自土沮漆一頓古公亶父朝復朝穴一頓未有家室一頓音
尾用單句中兩兩爲韻揭生父二字無韻謂厥穴一韻漆室
一韻亦可毛傳分章句於漆字一斷隱以漆室爲韻每三句
作一貫也傳箋釋文正義均失之正義申箋云民真漆沮
既徙明禹貫漆沮即此詩沮漆或稱沮漆或稱漆沮隨文之
便而已或故經文爲自土漆沮以沮與父爲韻殊失詩人用
韻之妙矣古人用韻非有一定厝詩宋詞且不盡拘官韻而
欲於今日爲三百篇强定一韻譜吾知其迂也漢書地理志
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顏師古曰大雅緜之詩曰人之初
生自土沮漆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人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杜荀子
解蔽篇所云乘杜即相土是也齊詩作杜不必爲杜水顏氏
於杜陽引之未必得也

創�levels馬傳創猶鋭屢之聲馬

循按此詩詠築墻之事極其詳細毛鄭亦曲能達之以衆盛
土役之板中而築之築其上也其旁必有溢出於板者則削
之屢之以取其平削謂以鎡錤之類削去之而義易明屢古
讀若婁騶虞傳云婁虞也歌謂歌咏之也婁字小雅式居婁驕箋云婁
斂也斂收斂則必用鍛鍛者椎故傳以鍛明屢鍛屢猶鍛斂
故傳以鍛明屢鍛屢猶鍛斂鍛斂猶鍛鍊鍛之使堅牢猶鍛
之使精熟儀禮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謂約束
握之役疏云讀從樓者義取樓斂收束之意詩小雅釋文云
婁依字云鄭云樓閣重屋也毛主串字鄭主串字串即患也之省
釋言疏而修曲日樓樓取於屈曲之義故樓斂亦訓屈曲
之堅處屢者鍛其土之不堅處不堅鍛之使堅則收之正所
以牢之正義解爲創之人屢其聲馬然是以屢爲數矢毛
義矣或以屢爲空穴亦非

椓梴梴梴夾行道兌夾傳兌成隊也箋云今以椓梴生柯葉之時
使大夫將師版出聘問其行道士眾兌然不有徙伐之意

循按毛傳謂本無道路主此椓梴言之兌爲直也椓梴梴梴夾行道士眾兌然不有徙伐之意
自土沮漆傳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箋云后稷皇矣三
封於邰其後公劉失職遷於豳居沮漆之地故本周之興云沮
漆也

循按詩人用韻以殷漆穴室相協緜緜瓜瓞一頓民之初生
自土沮漆一頓古公亶父朝復朝穴一頓未有家室一頓音
尾用單句中兩兩爲韻揭生父二字無韻謂厥穴一韻漆室
一韻亦可毛傳分章句於漆字一斷隱以漆室爲韻每三句
作一貫也傳箋釋文正義均失之正義申箋云民真漆沮
既徙明禹貫漆沮即此詩沮漆或稱沮漆或稱漆沮隨文之
便而已或故經文爲自土漆沮以沮與父爲韻殊失詩人用
韻之妙矣古人用韻非有一定厝詩宋詞且不盡拘官韻而
欲於今日爲三百篇强定一韻譜吾知其迂也漢書地理志
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顏師古曰大雅緜之詩曰人之初
生自土沮漆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人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杜荀子
解蔽篇所云乘杜即相土是也齊詩作杜不必爲杜水顏氏
於杜陽引之未必得也

創廬馬瘐傳創猶鋭屢之聲馬

循按此詩詠築墻之事極其詳細毛鄭亦曲能達之以衆盛
土役之板中而築之築其上也其旁必有溢出於板者則削
之屢之以取其平削謂以鎡錤之類削去之而義易明屢古
讀若婁騶虞傳云婁虞也歌謂歌咏之也婁字小雅式居婁驕箋云婁
斂也斂收斂則必用鍛鍛者椎故傳以鍛明屢鍛屢猶鍛斂
故傳以鍛明屢鍛屢猶鍛斂鍛斂猶鍛鍊鍛之使堅牢猶鍛
之使精熟儀禮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謂約束
握之役疏云讀從樓者義取樓斂收束之意詩小雅釋文云
婁依字云鄭云樓閣重屋也毛主串字鄭主串字串即患也之省
釋言疏而修曲日樓樓取於屈曲之義故樓斂亦訓屈曲
之堅處屢者鍛其土之不堅處不堅鍛之使堅則收之正所
以牢之正義解爲創之人屢其聲馬然是以屢爲數矢毛
義矣或以屢爲空穴亦非

椓梴梴梴夾行道兌夾傳兌成隊也箋云今以椓梴生柯葉之時
使大夫將師版出聘問其行道士眾兌然不有徙伐之意

循按毛傳謂本無道路主此椓梴言之兌爲直也椓梴梴梴夾行道士眾兌然不有徙伐之意
循按經文兼言大伯王季而文王起

循按經文兼言大伯王季下專言維此王季故傳言從大伯
之見王季從字解自字見猶顯也大伯不讓王季王季無以
顯乃王季因大伯之讓而顯大伯之讓亦由王季而顯箋於
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謂王季得顯大伯之功美始使之顯著
王與此傳見王季相發明王稱詩人所未言箋表毛傳所未
言依平列大伯王季時則然以完詩平列之語氣申言大伯

三禮之名自漢有之或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或斥周官而疑儀禮以爲非聖人作以余論之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萬世之書也必先明乎禮記而後可學周官儀禮記之言曰禮以時爲大此一言也以蔽千萬世制禮之法可矣周官儀禮固作於聖人乃亦惟周之時用之設令周公生趙宋必不爲王安石之理財何也時爲大也且夫所謂時者豈一代爲一時哉開國之君審其時之所宜而損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數而所以維持此典章度數者猶必時時變化之以掖民之偏而息民之詐夫上古之世民苦於不知其害在愚中古以來民不患不知而其害轉在智伏羲神農之時道在折民之愚故通其神明使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開其謀慮使知樹藝貿易之事生羲農之後者知識既啟詐僞百出其黠者往往窺長上之好惡以行其姦假軍國之禁令以濟其賊惟聰明睿知有以鼓舞而消息之故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通其變而又神而化所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爲之者治之極也禮之經也明明德矣又必新民知止而歸其要於絜矩因天命之性以爲教矣又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歸其要於無聲無臭篤恭而天下平於大有爲而見其恭己無爲於必得其名而見其民無能名吾於禮器禮運大學中庸等篇得其微焉余鄉讀禮記嘗爲索隱一書西鄉徐心仲將草稿持去已而徐物故莫知所在十數年來專力於易未之計也甲戌夏尋得零星若干條次爲五卷今復刪爲三

禮記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不好押注爲傷敬也人則習近而好狎

循按賢者狎而敬之注云狎習也近也謂附而近之習其所行也然則此注習近二字解狎字敬即在狎字內狎之正所以敬之乃惟其爲賢人斯可以習近爲敬若不問其人之賢否概以習近爲敬則是好爲習近芳於教人爲好狎亦爲傷敬故云人則習近人則二字解好字也傷敬謂傷於用敬猶輕死謂之傷勇輕與謂之傷惠正義云若直近而習之不加於敬則是好狎非注義矣夫附而近之至於習其所行所以敬之者至矣惟不問賢否遇人則附近習其所行斯則習所不當習敬所不當敬也

立不中門注中門謂椒臯之中央

循按孔疏達謂門有一臯賈公彥謂門有二臯考玉藻既云君入門介拂臯大夫中椒與臯之間士介拂棖又云賓入不中門賓不中門斷無大夫轉中門之理然則中椒與臯之間非中門無疑鄭氏彼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臯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云不相沿也夾臯與承君言雁行繫承上介言則夾者與君夾後者後於上介君行兩臯之間近臯上介隨君後而當臯外大夫隱上介後而當椒臯之閒士介隨大夫後而當近椒雖相隨而斜若雁行故其步趨不相沿然則君行中門在兩臯之閒大夫行椒臯之閒非中門也鄭氏注聘禮引玉藻而釋之云門中門之正也以門中明中門知爲門之中非椒臯之閒椒與臯之閒非正也又云不敢與君並由之教也正以兩臯之中惟君獨行賓不敢並若一臯分行兩畔不可爲並矣聘禮注又云介與賓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此與不相沿相發明謂上介尊於大夫大夫尊於士上介既拂臯則大夫不敢沿之亦拂臯以救踰其迹故中椒臯之間以爲殺若經文之中門即椒臯之間則賓不中門大夫又不敢踰上介之迹而轉敢踰君之迹非鄭氏義也孔氏玉藻疏引皇氏崔氏以中門即椒臯之間非是皇崔之說以此注言椒臯之中央爲玉藻中椒與臯之間不知椒與臯之間與椒臯之中央文相似而實不同椒鄭之意椒臯之中央謂兩椒兩臯之中央也說文牵門戶爲門是南椒之間總謂之門門之可啓閉者爲一門介而爲三必用二臯曰中門則屏臯則所以介此門者一門介而爲三必用二臯曰中門則必中於門即中於南椒南臯之中央曰中椒與臯之間則中於一椒一臯之間曰閫門左扉立於其中則居扉之中扉自椒而過臯當兩臯之中則扉中又異乎椒與臯之間有時請之門中猶不必其正中加士疑禮特牲儐食禮云門中是西閫外聘禮言立於門中以相拜此加室中爲一室之中房中爲一房之中廟中爲一廟之中是亦門爲大名之證若中門則正中矣猶中堂必中於堂中庭必中於庭中席必中於席中道必中於道椒與臯之閒可稱中庭矣稱中堂中庭以東亦可稱中庭矣則必鄉長者所禮注爲遠視不察有所問者老故目不明此長者即先生也將適舍求毋固注謂行而就人館固猶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舊常或時之無

循按下文聲必揚承上將上堂則求主人固辭則可以不適矣若主人故不欲見客或主人以厭惡遠遠吾固請懇之戾矣玩下由上堂而及入戶此適舍以在門請時言也

長者不及毋儳言注儳猶暫也非類雜也

循按廣雅儳疾也暫仲也謂不可疾急暫仲以言之也說文儳儳互不齊也儳互不齊即非類相雜詩小雅漸漸之石惟其卒矣漸漸即嶄嶄巉石之中特高峻而出其名爲卒即以其卒然也猝然發出於衆中是非類雜出而儳互不齊也言未及已而猝然以言發出自見猶石之鋭出以自高也非類雜

三字與暫義相足

毋勦說注勦猶學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

循按毛詩傳機學也廣雅機援也勦取也勦掌援操取義同鄭以學訓之又以取明之胡註鈔又取也勦掌援操取義同鄭以學訓之又以取明之胡註禮記傳云勦猶抄也義二十五年崔慶之黨曰所不與崔慶者皆晏子卻天嘆曰歟若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杜預云讀書未終晏子抄合易其端是謂勦說依是則鈔乃易人之說盜人說未終而我斷絶其說以爲我說曹氏意博雅音云禮記無勦說鄭注云勦由掌也謂取人之說春秋左傳無及於鄭而勤民焉用之杜謂爲勞是勦勦從刀而勤從力勞矣說文刀部無勦有剿云剿絶也夏書曰天用剿絶其命今在甘誓正作勦然則毋勦說之勦即甘誓之剿公羊傳云其言取之何滅之也鄭言取人之說以爲己說謂斷滅人之說以己之言墓之訓取訓絶義正相轉若謂衆人之言此乃雷同玩承上正爾咨聽必亲是聽先生之言時事不待其言之終截取以爲己言與聽其言而隨宜附和之均非恭也此勦字爲廣雅剿取也之剿爲說文剿絶也之剿與勤民之訓勞者迺異曹氏辨之甚精勤之謂勞與取絶檢擊之義不相合若云以手撫持不免於勞轉爲俗矣

笑不至矧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

循按釋文矧本又作哂說文笑不壞顏曰欭廣雅哂引皆謂笑一切經音義云哂字書作咍或作欭引三蒼云哂小笑然則哂乃欭之假借笑不壞顏故爲小笑此注訓矧爲齒本申言大笑則見齒說文齦下不以爲哂經稱笑不至矧則是微笑不大笑若矧爲哂之微笑是不至矧爲不微笑不微笑是不笑不得云笑不至矧也

賢不二世不服其練注慨物齊也

循按不讀神農黃帝之書不知針灸本草脈訣不可爲醫一醫字已詳審其能讀書知藥物宜然又必祖孫相傳乃不致以紙上陳言誤人生死所爲慎物齊者如此不知醫而徒以三世固非慎徒以其讀神農素問之書而不二世亦非慎彼不能讀書不可爲醫而支稱爲醫者早屏之不論不議又何問其三世否也晉劭胡記言元人募粟賑荒立說以爲醫當視時之盛衰爲損益劉守真張子和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多加補益愚謂可天在泉素問詳矣而三元甲子以百八十年而周上元厲太中元火土下元金水氣

卷皆少作第攷究訓故名物於大道未之能及衰病氣嬴亦不復能闡其精微而增益之述其大略於卷首有力能舉其全者或由余言推焉可也嘉慶二十三年歲次戊寅七月焦循書於半九書塾之仲軒

化既殊治法亦異非二世不足以目驗知之

鵻曰鵻音注鵻長聲也

循按說文鵻天雉去羽也又云鶉堆肥鶉音者也當郊以丹雘視曰以斯鶉音赤羽去鳥喙之名故曰鶉音之名本於鳴聲之長周之典禮專其名於雉雉不一種其雄而赤色高大而肥者應時而育鳥喙用此爲犧故以鶉音名之以其用之於郊則稱天雉以其色赤則稱丹雉以其鳴聲之高則稱鶉音實即雉之雄而色赤者今人記牲必擇雄雉之紅色長尾尾高鳴者仍古之遺非別有異也

盛曰鵻鵻注大鵻曰溪久河東云

循按水經漯水注春秋成公六年晉謀去故絳大夫曰郇瑕地沃饒近鹽鹵廢曰土平有流曰沃鹽鹵池也士人鄉俗引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即所謂鹹鹵也

四足曰漬注漬謂相藏汙而死也春秋僖曰六畜者何大清也

循按說文漬漬也字與漸通廣雅釆汙也瀆汙蓋云漸染也謂瘟疫相漸染今里俗稱牛豕之死爲瘟猶古之遺意也

庶人之葬乘匹注說者以匹爲駕

循按白虎通瑞贄篇引曲禮而解之云匹謂駕也注所云說者指此並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庶人執鶩用以相準故以此匹爲駕匹之訓爲偶爲雙不知何物故變之云此偶謂駕謂兩駕也非匹有駕訓玉子力不能勝一匹維遊岐注云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繼以匹爲小孫宣公以爲必字之譌是也注稱以匹爲駕即與匹謂駕同意訓詁之體凡謂之云者皆非定稱也鄭注士相見云庶人之摯鶩匹用大宗伯非鳥曲禮之匹爲駕也釋文直音匹爲木正義直云匹駕也失注義

喪三年以爲極亡注去已久遠而除其喪　則弗忘之矣注則之言曾

循按亡除去二字義相近此注除字解亡字除其喪之喪即經文喪字句三年以爲極句亡字句亡即亡去其喪故云除去其喪下文作轉言喪難亡而心則不忘正義以喪三年爲句以爲極亡爲句於辭未達

經用既下云祭豐年不奪凶年不備則祭之用有一定之數故先存此數而後四分之其他經用則量入爲出故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祭則除祭之外皆因豐耗爲有儉也喪三年不祭即以每年祭之用合以爲喪之用故喪用三年之仍此雖乎遠典故而重祭之義於一仍字見之而日舉日沽不省不儉與上文量入爲出下文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互相發明見量入爲出用諸一年經費實不用諸喪祭喪祭之用不因豐凶爲奢儉者也古人聲平敘之文必有精意焉注謂用其什一則在一歲經用之內歲有豐耗則祭不能無奢儉矣方氏慤禮記解義以數之仍爲一年所用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即爲所蓄以備凶荒者每年有祭而所蓄僅足充祭而三年必餘一年者何在予惟仍在四分之外雖極歉之年必先此仍譬如僅有敘一萬餅即用以爲祭之用而是年經用以三年所蓄者補之

有旨無簡不薦注簡謂也有其意無其謂者不論以爲罪

循按呂刑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簡正于五過又云其審克之簡孚有常惟貨無簡不聽稽從旨聲此云有旨即呂刑之有稽博士操王制時尚無古文益本今文也證法一德不解曰簡一則不貳不成則誠矣故呂刑簡孚直言簡孚有眾屬上其審克之謂五刑五罰宜審克之以誠孚於有眾惟貨貝說文作貨籀文記作惟說宜依史記惟說時其有旨而無簡者不聽說與聽二字呼應有稽屬下與王制句法合

祭先脾注春爲陽仲於藏屬脾脾爲尊　祭先肺注秋爲陰中於藏屬肝肝爲尊也　祭先腎注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

循按天官疾醫注云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賈氏疏云並據月令胜脩首而言肺在上當夏心在肺下肝在心下近右其位當秋脾於藏值春腎位在下於藏值冬此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與古尚書說合許慎異義用以明月令正不殊於鄭乃鄭駁之者謂木火土金水有位與氣之分以上下左右中之位言之則脾春肺夏心中肝秋腎冬以金木水火土之氣言之則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月令以位言不以氣言然疾醫注明以氣言則温木熱火涼金寒水五氣亦本五方言之許氏以五行之氣言之亦未爲五方之本也

純陰而孝冬之月陰乘權於此在丑之微陽不足以制故命有司大難旦旁磔出土牛以送之送者送之達入於戌也蓋陰至戌則陽出寅陽當令而陰氣無權也故注云強陰出害人陰氣之強莫強於十二月況又有鳥危之氣助之也孟春陰氣右行至戌仲春陰氣右行至酉戌酉當春為無用公虛之地酉雖易分無以勤之積尸之氣不能自供惟季春陽左行至辰陰右行至申為望分而大陵積尸尚在其閒過日於季春之中行於易而由易至畢大陵積尸之氣乘日之餘威而伏出於是陰氣之自酉至申者亦勤厲鬼陰氣也送亦隨而出故當季春難此在申之陰氣也孟夏陰行至巳仲秋陰行至卯亦皆無用之地乃陰右行於卯陽則左行至酉而易中大陵積尸之氣薄乘陽氣而勤陰氣之在卯送亦相應而出故此時難陽氣以送秋氣惟陰氣因陽氣行於酉而厲難止陽氣使陰氣失其所恃則陰自伏於卯而秋氣自達於酉不致夢而為厲也自此以後陽氣日損不足為陰陰雖強不能自動故陽自酉歷戌亥至子陰自卯歷寅丑至子皆無用其難室季冬陽行丑季春陽行辰而陰氣乘日之所在蒙合竝危以勤遇陽氣之行故直難止陰氣以達陽氣仲秋陰氣附陽氣以行其厲故轉難止陽氣以午陰氣此難陰陽之義也日在明星虛危皆危陽行至酉皆為陰氣所乘而聖人得而消息之若孟春行秋令而申氣乘之季春行夏令而丑氣乘之仲夏行秋令而酉氣乘之則陰氣違政令之民以勤是氣之不正人得而治之氣之正人得而擾之矣正義以日行歷易為陰氣右行日為太陽之精而指為陰氣不亦悖乎

國有大發注以水說相驚

鄭按孟春行夏令國時有恐注云巳之氣乘之也以水說相驚此季春行冬令國有大恐注云丑之氣乘之也以水說相驚與二注相例蓋以三合言也巳酉丑皆金言之又屬金孟春為寅寅大也春為辰辰水也以金乘火故為火說以金乘水故為水說

半夏生注半夏蓑草

鄭按本草圖經云半夏二月生苗五月八月內採根一云五月採者虛小八月採者實大然則生指根生今驗半夏苗誠生於春仲夏生者根也蓑亦用其根不用其苗

不可以為注雚猶鼓也

鄭按樊文解古實反則讀如毛詩凡夜匪解之解謂不可懈怠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其大鼓注云大鼓鼓也王逸楚辭招魂注云鼓擊也

意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慎大覽注云景景強也顏氏家訓治家篇云南景景強者僥倖貌總注云景景強也

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速功則和調景解遠乎急疾景解即景景解非也

解謂調和其解緩使之急疾也解緩與急疾相反故謂和之

或說解為景景解釋非也

楊倞引或說解為景景解釋非也

其臭朽注朽氣若有若無為朽

鄭按朽雚刻子以朽作腐與月令迭異刻子仲尼篇又云鼻將腐矣注云腐臭敗也朽則正若有若無之朽焦朽之臭彼彙覺之詩倪天之妹傳云倪磬也倪倪訓磬而規為縊女是磬為縊經之名

月採者虛小八月採者實大然則生指根生今驗半夏苗誠生於春仲夏生者根也蓑亦用其根不用其苗

鄭按樊文解古實反則讀如毛詩凡夜匪解之解謂不可懈怠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慎大覽注云大鼓鼓也王逸楚辭招魂注云鼓擊也

意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慎大覽注云景景強也顏氏家訓治家篇云南

景景強者僥倖貌總注云景景強也

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速功則和調景解遠乎急疾景解即景景解非也

解謂調和其解緩使之急疾也解緩與急疾相反故謂和之

或說解為景景解釋非也

楊倞引或說解為景景解釋非也

其臭朽注朽氣若有若無為朽

鄭按朽雚刻子以朽作腐與月令迭異刻子仲尼篇又云鼻將腐矣注云腐臭敗也朽則正若有若無之朽焦朽之臭彼彙覺之詩倪天之妹傳云倪磬也倪倪訓磬而規為縊女是磬為縊經之名

女有歸注皆得良家之家

鄭按良良家與溫侃之家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行善哉嘗梁士瞽生與且博注廣雅云與歲也顏氏家訓治家篇云南陽有人治生與博

故百姓則君以目治也注則當為明

鄭按上言所明所養所事此言則君養君事君故鄭改則為明以就上陳氏游禮記集說改明為則以就下其實兩不必改古人之文多參差不相應

和而後月生禹注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

鄭按和即合也謂合朔也日與月合朔而後月生明日為陽氣天之所秉月為陰氣地之所秉日月合則陰陽之氣合故云此氣和此者指上所云天持陽氣地持陰氣也正義謂四時不和日月乘庶氣燀失所則月不得依時而生并也

不應養注應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為快也齊人所善日應

鄭按應釋文作膺云本又作應賢皮反齊人謂快為應說文快喜也鄭讀應為快而云齊人所善所善謂喜之也應字即易鴈讀之鴈鄭氏注易讀鴈為宜方言云逞苦了快也郭璞注云今江東人呼快為愜相慊反一切經音義云宜古文愃同快既呼為宜則讀應為快與讀為宜同也

君子達禮禹注達猶皆也

鄭按達之訓通通之義同於其故皆近

鄉人儺注儺強鬼也

鄭按說文鬾道上祭無強鬼之訓鄭蓋讀若殤楚辭有國殤篇云身既死分神以靈子魂魄今為鬼雄王逸注云言既死之後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為百鬼之雄傑也凡夭折曰殤昭十七年左傳子產曰吳大伯虞仲強死其魂魄猶能馬依於人以為淫厲注云強死不病也二十以下凶短折而死為殤壯二十以上不由病死而死於殺害者與短折同其為國死者為國殤其匹夫匹婦不由國死亦殤也惟其強死故為強鬼猶國殤之為鬼雄強死之鬼為殤與惡死之鬼為厲其義一也春官司巫凡喪事掌巫降之禮注云今世或死既啟就巫下陽其道禮蓋若死之家望其魂強能返故以巫降之近

里俗有回祭之禮即此下陽諛陽為殊也

天子樹瓜華注華果蓏也

鄭按爾雅華華巷也又云芙蓉其實菡萏其華芙蕖其實蓮其根藕其葉荷其莖茄其實蓮其根藕其葉荷其莖茄其華蕸其實蔤其根蔤其葉美者壽木之華高誘注云壽木昆侖山上木也華實也食其實者不死故曰壽木以華謂果蓏同

以移民也注移之言施也詩頌豐年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義之與

鄭按孟子梁惠王上放辟邪侈孫宣公音義云丁作移考工記與人飾車欲侈侈注云故書侈作移杜子春云宜為侈韓非子解老云多費謂之侈侈年不厚成財謂民財謂民財者欲其儉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豹丁逼民財而言則謂不妨多費故曰移民移民者侈民也漢書食貨志引少牢饋食禮曰主婦纚笄宵衣侈袂以證釋侈益猶溢也天官追師注引少牢饋食禮曰主婦纚笄宵衣侈袂即侈袂之侈侈之為益猶侈之為奢也茨訓為餘為溢正義云醉飽酒食使民歆羨失之遠矣鄉引豐年之詩以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稌所謂順成之方也周年豐而烝昇祖妣以洽百禮即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之意也鄭益謂祖妣之外洽及百禮百禮為一切衆禮則以秩冬之報所謂使之必報之也祖妣雖不豐年亦必烝昇惟年歲順成斯不獨烝昇祖妣且通祀八蜡祀貙之餘又通於蜡故為茨為溢此引詩之義也孔類達信之解為酒醴進與祖妣謂烝嘗於廟之祭而不解以洽百禮則鄭氏引詩之意亦失之矣

丹漆雕幾之美注幾謂漆飾沂鄂也

鄭按少儀車不雕幾注云幾附轸為沂鄂也春官典瑞掌主璋璧琮注鄭司農云琢有沂鄂琢起沂鄂幾二字通淮南子俶真訓四達無境通子無沂高誘注云沂垠宇也說文垠地垠也一曰岸也沂或从斤漢書揚雄甘泉賦紛玫麗其無鄂注云鄂垠也後漢書張衡思元賦望崑崙之絶垠兮注引廣雅云垠鄂也鄂明帝紀二年乙酉詔云真謝沂岸注

云沂埒也埒垣亦鄂然則鄂與沂義相近學所鄂者見散之謂也

凡器物邊界或用髹刻或用丹漆如衣之有緣周帀於四圍故云附緣今木工造几案起邊線或繩墨文采以為之邊界鄂之邊也故曰沂埒今木工造几案起邊線或繩墨文采以為之邊界於無垠鍔之門許愼謂門邊為鍔故詩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注引詩見小雅大田篇今詩作既方既阜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傳云方房也好美也稂童梁莠似苗而有實秉執炎火大火也謂心星也

管邊注管筆頭也邊刀鞞

鄭按說文弼弓檠也檠所以輔弓也鞞刀削也鞞削刀室也

雅鞞韜刀削也易大有明辨晳也釋文鄭本作遒云讀如明星晳晳之為晳晳也釋文鄭本作遒云讀如明

笄總注笄今簪也

鄭按士喪禮以骨笄用桑長尺咸中刺兩端綦結於項繞髽一匝反紒以竹長尺屈之為紒中指以上繞髽一匝反紒以竹長尺屈之為紒中指以上

翻作髽紒即櫛總即櫛總笄之義正與

櫛用雉金錯大夫用牛角簪注云錯所以琢玉簪所以飾冠人所謂簪整所以釘物大言之同於簏小言

也鐐與銀同古人所謂簪整者蓋牛士妻之飾以益之以金釋

修益猶溢也天官追師注引少牢饋食禮曰主婦纚笄宵衣侈袂即侈袂之侈侈之為益猶侈之為奢也茨訓為餘為溢正義云醉飽酒食使民歆羨失之遠矣鄉引豐年之詩以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稌所謂順成之方也

周年豐而烝昇祖妣以洽百禮即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之意也鄭益謂祖妣之外洽及百禮百禮為一切衆禮則以秩冬之報所謂使之必報之也祖妣雖不豐年亦必烝昇惟年歲順成斯不獨烝昇祖妣且通祀八蜡祀貙之餘又通於蜡故為茨為溢此引詩之義也孔類達信之解為酒醴進與祖妣謂烝嘗於廟之祭而不解以洽百禮則鄭氏引詩之意亦失之矣

為鬼說文鬾宋人名子林雁鬾子也沈文阿云鬾魁猶鬼之為貌矣

潘魚脯醬注脯謂鰒鮹魚子或作擸也

鄭按說文卵部云卵凡物生乳者卵生不言其蟲禹二度九經子孫以什為說文古卵字說文繇部云繇从糸省卅聲又門部云關从門絲聲由關之音以推卵卵與關同聲故詩吉田總角幵兮與婁字為韻毛傳以幼稱謂之正取卵之義蓋卵為無乳而生之統名說為魚子之統名音同相通故卵讀為鰒

蜩注蜩螗也

鄭按荀子致士篇云夫羅網雖有紘而禽獸不敢觸也故曰羅網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揚掠注云南方人照蜩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

范注范蜂也

鄭按郭璞注爾雅云今江東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為土蠭啄其子即馬蠭今荊巴間呼為蠭木蠭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為木蠭又食其子木草蜂子味甘平主腹經云穜長養異錄宜歃人取蜂子一斛或五六斗至一石以鹽炒暴乾密入京洛以為方物翅足已成則不堪用今宜斫蜂子猶地取之似土蜂也

馬黑脊而般臂滿注般臂前膞般般然也湯當為蝪如蝪蛄臭也

鄭按周禮內饗作馬黑脊而般臂蝪鄭司農云蝪蝪蛄臭也此注本之讀湯為蝪乃周禮釋文天用內病也蓋康成以湯為蝪合升以蝪為湯列子周穆王篇云王之厨饌腥蝪而不可饗張湛取鄭注云蝪蛄臭也蝪蛄蟲即今之土狗一名灶馬不聞其臭惡蟻從蝪說文蝪安也釋名棲言臞戶話語射乳巢婁然也婁為孔與臞義正同方言蝪蜻奏香之間謂之蠶或謂之天蝪寒食粥成孔石與蝪之名通則蝪之名蝪亦取其能穴物成孔耳呂氏春秋慎小篇云巨防空蝪而漂邑殺人注云巨大防隄也如隄有孔穴容蝪蛄則潰漏穿決至於漂没闔邑溺殺人民也此蝪即蝪字空蝪即孔隅也高誘解為孔穴容蝪蛄尚未是呂氏春秋盡數篇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邱光庭兼明書引通書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此蝪直即是蠹孔戶樞動摇故不生蠹尋致成孔穴

若取義於臭則馬肉可云螻蛄臭腥防戶樞不可通矣此千
氏內病之訓勝於司農謂內病成孔婁婁然也賈公彥謂內
則纏爲膈脫字於義無所取不知周禮之燒正用膈義爲湯
孔非爲澗脫增澗爲義則非義矣
必脫注脫脅側肉也
循按釋文脫音每徐七代反及脅肉易威九五咸其脢虞翻
云膀來脊肉也釋文脢武杯反又音每鄭云背脊肉也說文
同王肅又音灰廣雅云胂謂之膀廣韻膀脊側之肉重文脢
同上
接以大牢注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
循按正義云補虛強氣宜速以速解捷字也乃注以捷爲勝
補虛強氣即所爲勝不以捷爲速也
不以隱疾注諱衣中之疾
循按白虎通衣裳篇云衣者隱也廣雅釋器衣隱也
君羔幦虎犆注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絳也
循按犆字與特同於義無取故讀如直方言祖饋謂之直於
漢書廣川王傳爲去刺方領繡裳灯曰今之婦人直領也儛
之縫似直於直領故云直謂絳也幦形方其縫直而不曲取
直道而行之直用其讀亦用其義也郊特牲云首也者直也
注云直或爲犆首特連直作犆幦直行宜作直
連用湯注連猶釋也
循按淮南子天文訓至于連石高誘注云連謂烏爚之燭連
之爲爚猶連之爲聯也釋文連力旦反正讀作爚
燭爲麋熟之義上文出杅履蒻席注云杅浴器也蒻席謂便
於洗足連字承上履蒻席謂足在杅中洗出向割席之上摩
莎使垢爲爛緻起然後用湯潦去此麋起之垢益先用湯潦
足次以足踐於蒻席上摩莎使垢麋爛又用湯潦然後在蒲席
上又加摩莎使水氣與垢迸悉去也鄭以爲僭稱者釋師渥
也史記武帝本紀先振兵澤旅祭廣二古釋字作澤曲禮共
飯不澤手注云謂汙生不潔也澤或爲擇以手
擇莎則手掌垢腐起故汙手不潔犆足接莎席上垢起也詩
與子同澤箋云釋裘衣近汙垢亦以近汗垢則與膚相摩汙
垢沾於衣故以名澤也左氏釋之連淚澤米以手摩莎去

脈稍也與正義云
雕幕注幕連屬也以竹爲之彫刻飾其直者也
循按幕連夫人鷹旦執棜注云棜旦中央直者也與雕竹旦
謂之蕢旦中央有直者蕢當亦然所謂飾其直者此也晉子
弟之蕢有似於柄故正義解鄉注飾其直蕢爲彫鐫其柄表大記
食於幕者盥注云幕竹篚也釋文幕本又作墓士冠禮爵弁
皮弁纚布冠各一匴注云匴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古文匴爲
幕箱篚則無中央之直者而墨冠之幂同於蕢屬之幕益冠
置幂上檐上棜中亦有棜其狀近蕢故其名同爵弁皮弁各
一蕢合用一冠幂棜之也蕢與幕通幕簡葛字東茅表位曰
葛亦作縪束茅而立之其狀正同蕢中之直然則幕簡蕢中
直棜之名楅而持之使高故所以立而持冠者亦以蕢名之
殷以楅注楅之言楅楅也
循按說文檗檗檗也徐鍇云檗檗不伸之意此楅即楅楅
也荀子栩木必待隰楛矯揉檗樹木曲檗者鳥巢其上與下句空穴
爲對李善以爲楅樹多句非也詩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毛傳
云栲杻樹高大似白楊有子太草所刻楅是也此自木名
正義言楅楅之樹其枝多曲檗殷俎似之然楅自爲曲檗楅
楅楅檗自爲不伸殷俎之楅謂殷俎之足曲耳樹之名楅栲
亦取義於楅楅檗非殷俎取義於楅楅樹也正義迂矣詩正義
又引宋玉楅栲樹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宋玉迂指
之曲之不非必謂楅栲亦非必謂楅栲矣此正義引陸璣草木
疏云楅曲來巢考齊民要術詩正義檗文類聚所引陸疏均
無此語或亦引宋玉賦誤爲陸疏與宋玉賦之楅句可引以
證此楅字陸疏引以證詩之栲則非也
干盾及其高組注干櫓也
循按詩秩秩斯干傳云干關也廣雅關也說文閒隙也隙
壁際孔也孔即空故干猶空也
所且先者五注且先言未遑餘事
循按說文且薦也謂薦之於先以爲根本注用木遑二字似

解且爲聘且玩下云五者一偏於天下民皆不足盡云不勤若
五者一物統緊民莫得其宜則先此五者非聘且之謂
絕旅無脅脹注旅昆弟之子不相爲斂
循按禫文校本或作施同以或反脅猶旁也此校字即手足
昆弟之子孫相行者也由昆弟以及旅昆弟邪行者也旅
旅之言序也相次第也說文旅古文旅从二古文旅作褘褘
與旅同
禫禮注禫澹也其中有所憺怗安靜也
循按禫澹聲相近故禫訓澹說文澹水搖也引申之凡物搖
動皆謂之澹禫訓澹亦取搖動之義
禫而牀注禫祭之明日又祭名
循按禫祭之明日又祭名見雜記注禫祭之明日又祭名
見雜記注

敎唯毋爲口容注口容弄口

循按曲禮毋剝胾注云爲其弄口也前連勿濿勿流首注云遽濿謂玩弄也濿爲挼莎然則弄口謂手弄其口也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注提猶絕也

循按下折九個注云折斷分之也廣雅𣐈肺也此注讀提爲折故云猶絕也檀弓吉事欲其折折耳注引詩云好人提提以提提明折折是提即折也說文哲知也本草知母一名蜘母亦名蚔則提與知通提之爲折猶知之爲哲也又說文提挈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挈三神之歡慶砌曰挈絕也挈訓絕即提之訓絕亦其證矣

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使之慊慊憤憤然後啓發也

循按當其可之謂時觀者示也當其可因有所示所以能使之慊憤若徒弗語而無所示抑有所示而不當其可則何從而慊憤乎正義以時觀爲教者時時觀之解說未朗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爲衣

循按說文衣依也白虎通云衣者隱也漢書枚乘傳疑文志詩賦家有雜書十八篇師古引劉向別錄云雜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處思之可以無不論韓非子難篇云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呂氏春秋重言篇云制注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處高誘注云處謀也言不載成公賈之憂云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曰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觀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驚人賢出矣不敎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蘷臣大悅史記楚世家載莊王即位三年不出令而好隱語伍舉因諷以鳥爲譬喻使其君相悅以受意時楚莊拒諫故不直諫而以鳥爲譬喻使其君相悅以受諫與詩人比興正同故學詩必先學隱也其後淳于髡鄒衍之徒以隱語諫齊威宣王與此同一機軸也司馬遷以爲滑稽亦未識古人之學矣

植而弗抑注抑猶雅也

循按正義云謂師徵勤學者使伸識堅強飾當題才而與之使學者不甘推抑其義而敎之此於強切二字說之不明強謂勉也推謂攘推之也勉其所未知未能其有所知有所能

不撓撓之呂氏春秋謹聽篇云弟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聞謹聽達就學敏疾則從而抑之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注從謂如富父春戈之春春容謂重撞擊而已聲者既盡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究之如撞鐘之成聲矣從或爲松

循按從容有二義其一楚辭懷沙乱知余之從容王逸云從容舉動也是也其一詩都人士序從容有常義云從容謂休燕也是也二義皆不煩讀從如春正義云春謂擊也以爲聲字分說其義亦整無聽矣非鄭義試仍於注求之則注明以之爲體必待其擊每以春爲一容此以春容二重撞擊二字解春容二字下又申言之謂既聞其端意進而復問復問與重撞擊正相應復亦重也凡撞鐘其聲悠長不即盡今待問者小叩小鳴大叩大鳴亦不即盡說之待其意有所未盡而復問乃以前未盡之說極說以盡之如始撞鐘之一聲悠長未遽盡待重撞一聲此聲合前未盡之聲極成其一聲重撞擊二字解撞字由親之訓而摩呼之爲從容則訓寬裕則訓果勁由寬之訓而摩呼之爲從容然後盡其聲即待其重然後盡其聲也聲也容訓爲貌亦訓爲親敬文即頌字引申之爲容則由容字引申爲重引左傳取於大國三年不勤不親不敬不暱是何鳥也王曰其三年不勤將以定志意也其不親將以長羽翼也其不暱將以觀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驚人賢出矣不敎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蘷臣大悅史記楚世家莊王即位三年不出令而好隱語伍舉因諷以鳥爲譬喻使其君相悅以受意時楚莊拒諫故不直諫而以鳥爲譬喻使其君相悅以受諫與詩人比興正同故學詩必先學隱也其後淳于髡鄒衍之徒以隱語諫齊威宣王與此同一機軸也司馬遷以爲滑稽亦未識古人之學矣

植而弗抑注抑猶雅也

循按正義云謂師徵勤學者使伸識堅強飾當題才而與之使學者不甘推抑其義而敎之此於強切二字說之不明強謂勉也推謂攘推之也勉其所未知未能其有所知有所能

無欲　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注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眾形貪見也　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注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道也引也躬猶己也理猶性也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生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注窮人欲言無所不爲

循按說文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人欲即人情與世相通全是此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以所欲所不欲爲仁恕之本有己之欲而不通乎人之欲是爲窮人欲窮人欲猶云不通人情聖人通天下之志正賴以己之欲不欲絜矩乎人之欲不欲所謂反躬也人生而靜首出人字明其異乎禽獸靜者未感於物也性已具於中是天賦之也感於物而有好惡此欲也即出於性欲即好惡也物至知知二句申上感物而動欲也知知者人能知而又知禽獸知聲不能知音一知不能又知故非不知色不知好妍而惡醜也非不知食不知好精而惡疏也非不知臭不知好香而惡腐也非不知聲不知好清而惡濁也惟人知知乃有好惡有好惡乃有欲有欲乃能反躬故人之性善反躬則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佛人之性也好惡生於欲欲本於性故云性之欲理者分也人各有性即人各有欲是天所分畀諸人而不私於一人者也故通其欲而欲不窮合其理而理不滅聖人達盡其性以盡人之性斯不肯絕欲天不能惟己之欲以及人之欲固人欲窮絕己之欲而不計人之欲亦人欲窮人之欲即天所分之理故欲窮則理滅也窮之言絕也弱爲強脅眾爲寡懻愚爲知詐性爲勇苦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而人之欲絕矣方以類聚注方謂行蟲也

循按下文樂行而民鄉方注云方猶道也躰義注云道猶行也是方有行義與物對言此爲物之行者故云行蟲也

感條暢之氣注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

循按感爲感動之省廣雅感動也說文作憾捵也

德者性之端也

循按性之發謂孟子言仁之端義之端端首也性不可見而見端於德正義云端正非是

石聲磬注磬當爲磬字之誤也

循按釋名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敬也釋文磬口梃反一音口定反磬口定反磬當古亦通用磬當即論語子擊磬之硜硜史記樂書石聲硜

致石窻左注致謂勝至地也窻讀爲斛登之誤也

循按以至男敎至即乾也故窻爲軒

則易直子諒之心注子讀如不子之子之

循按書金縢是有丕子之責于天正義引鄭注丕讀曰不又云愛子稱曰子此不子蓋指是虞書作子弗子

故禮有報而喪有反注報讀爲赴赴音是虞書作子弗子

循按上文禮減而進以進爲文飾盈而反以反爲文反與進對此不言進言報報無進義故讀爲赴而以爲猶進也赴即哀多益寡之哀哀即衆也鄭氏注易作孚孚取也釋名取趣也趣即趨趨即蹙蹙亦與爽通少儀毋反水毋報往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故報音疾也喪服小紀報葬者報虞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說文赴趨也從仆仆從卜聲與哀聲近趨爲疾行故赴襲爲疾疾行亦進也故哀有進義讀報爲哀猶讀報爲赴也其實報者復也復與反對進與退對前言進此言報明進即是報即明反即是退古人互相發明之妙正不必讀報爲哀乃爲僭進矣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注六服皆袍制不殊以素紗裹之如今袍褥重禪矣

循按釋名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袵主也襍緣也青經爲之緣也謂有袿之袍下有緣裏用重禪以重增明袍之有裏褒者之耳釋文褒上音保下音抱與褒音近下經褒衣亦褒之也

薄衣裏注謂衣裳者若今之大褠也

循按釋名褠貫也貫腋下也亦曰祫祫合也兩合腋下也

中路暴尪公羊其君何注暴猶顯也言其若小兒七歲

循按釋名暴猶步也言行步顯露也此注暴字正義未詳析

朝一溢米臾一溢米注二十兩爲溢於臾米之法一溢爲米二升二十四分升之一

循按正義云說左傳者三百二十斤爲石則一斗十二斤爲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爲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爲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銖計十九兩有奇爲一升則多有四百六十銖八參以放四百六十銖惟有十九銖二參在是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孫子算經云稊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爲一石四鈞者一百二十斤放二十斤爲一石以每斤十六兩通之是一石爲一千九百二十兩一斗爲一百九十二兩一斛爲一千九百二十兩以二十九兩有奇爲一升以十四銖爲兩不以十銖爲兩故云一十九兩有奇參八參正義云八參乃即八朱也於四百八十銖漱去四百六十銖零八參餘一十九銖零二參正義云以放四百八十銖放字乃漱字之譌也又云推有十九銖二參在一參即二黍也置一升四百六十銖零八參以二十四除之得十九銖零二黍是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爲四百八十銖即是二十兩也此疏作參僅體既夕疏作朱聲漢華陰碑證篇云唐書開元錢重二銖四參今習郡亦以十參爲一銖參乃古之朱字恐相傳之誤耳然則實民儀禮疏作朱爲正唐初已誤朱爲參孔穎達不知改正直以市侩參字入於經疏而不知諺俍矣至漢字誤爲沐毒法注猶內也

循按說文沐冒也冒即帽字古帽沐通用故沐字下云一曰濯髮也又云濯去垢也是沐兼濯髮濯身而言故禮記內則云冠帶垢和灰請漬清水盪手巾以栉沐注云和灰以灰汁也是沐用灰汁之證

循按說文沐濯髮也濯去垢也是沐兼濯髮濯身而言故禮記內則云冠帶垢和灰請漬清水盪手巾以栉沐注云和灰以灰汁也是沐用灰汁之證

御者差沐之沐下沐字爲沐用兄盛之沐正義未詳析

御者差沐之沐下沐字爲沐用兄盛之沐正義未詳析

循按釋名差初也言其若小兒七歲

八爲二十四二十四分升之一卻九十六分升之四以九十六分升之四約爲二十四分升之一所謂可半則半之術也劉徽九章算術分列方田章以爲粟米者本法方法言之也算法宜依魏晉其數以正義參之可明耳

結絞不紐

循按紐今俗所謂活結不紐今俗所謂死結

揔理於奉祈(注)祈招皆也

循按易大有傳明辨晳也虞翻作折

日司命日中雷日國門日門行日泰厲曰戶曰竈(注)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

循按地朴子對俗篇引王鈐經中篇云上天司命之神察人過惡大率倒覽引萬畢術云竈神晦日上天白人罪清大論忠貴篇云文昌奚功司命果過

碧落懷愉(注)碧謂香臭也高謂氣柔出親也

循按碧通作薜薜爲香氣故云謂香臭猶云其臭香也正義以碧蓋通作薜薜爲百物以爲或香或臭非注義也君高與淮僧皆雙聲字碧蓋登謂其氣之溫和淮僧謂其氣之肅穆蓋薜同字蓋爲香氣薰爲氣柔出注互見之耳

見以蕭光 見聞以候無(注)見及見聞皆當爲覭字之譌也

循按釋文見聞依注合爲覭字音聞屑之間雅記蓼蕪符衡實見聞釋文亦云一辭云鄭合見聞二字共爲覭字雅記注云實見聞蓋於見外揔內也彼處見聞二字鄭未合作覭也鄭以覭爲雜聞聞雜覭亦通作聞

風戾而食之(注)風戾之使路氣噎

循按釋文戾力計反噎也正義云戾乾也戾何以有乾燥之義戾與暴義同說文暴晞也爾雅釋天云日出而風曰暴以戾通之於暴則暴有虐義以暴通之於戾則戾有畸義

易之失賊(注)易精微變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

循按鄭氏以文辰說易未知易教所在論語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實爲主然必以變通爲利徒知信不知變通即與好信不好學者等故賊賊者言也言則不利故信必近於義義則

增注鉤也(注)鉤鎌屈也鉏柮也鎌者也鉤鎌連之不殊故前後也

鉤鎌如鳥喙或狗之鉤鉤鎌者今曲鴈也

循按裘前後者正輻其旁用斜幅分於左右使前後相屬見爲續莊注文甚明惟鉤連止以曲鴈明之漢書江充傳充召見大宴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紈袴褶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前正輻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證深衣續莊鉤連此言曲裾之制其詳蓋莊屬於前後正屬曲裾又屬於前莊前交於後莊前莊與後莊相屬其一旁莊與莊相連故別用一幅屬於前莊而裘於後莊莊與曲裾皆邪裁莊上殊下寬曲裾上寬下狹不可使一旁有一旁無於其二旁莊豐與莊相連而前莊亦用曲裾裘於後莊兩邊俱有曲裾裘於後之左右皆上寬下狹合之故似燕尾旒兩邊前合觿之似燕尾旒一邊前分觿之則似鳥喙故深衣之鉤鉤如鳥喙故深衣之鉤鉤如句謂鉤角似鳥喙則鏡之至者也一正幅邪解之使覓頭向上狄頭向下其銳形誠如鳥喙之鉤矣莊爲前後正幅之邊此左右兩曲裾又爲前兩莊之邊邊以盡處言之兩曲解於後不更有繫之者故名爲邊邊四曲裾之名在漢時謂之齒解在古直謂之邊邊用所以屬此莊者在此鉤邊正裘謂一旁連之相著一旁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然則何以有燕尾形宜以如淳之說申鄭注也

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注)修長也腹容斗五升二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一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未其圜周圍九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

循按劉徽九章算術商功篇云今有圓囷高一丈三尺三寸少半寸容米二千斛問周幾何衛日囷米積尺以十二乘之合高而一所得周方徑之即此問囷求周衛也故甄鸞五經算術云解周一尺解積一尺六寸二分七十之得二千六百二十六爲一斛積寸下退一等得一百六十二寸爲一斗積寸信之得二百二十四寸爲二斗積寸以腹修五寸約之得六十四寸八分乃以十二乘之得積七百七十六寸又以周方除之得圓周二十六寸餘四十八寸六分倍二十七從方法得五

十四下法一寸得七百七十六以三除二十七得九寸又以二除不盡四十八寸六分得一十六寸二分與法一寸得九寸之是盡歸寸也寸十二分之一爲一百六十二寸可供半之爲二百七十五寸得積此米一斛之數也乘十二而一得積此米一斛之數也圜周求積也今積求圜周故十二乘之是以圜爲周自乘之數求得圜周也立圜居圜囷四分之一鄭以谷千五升之腹爲圜九形故三分益一得圜囷之象五書算經倉曹以一尺六寸二分立方一尺高一尺得積六寸二分立方一尺得積一千寸平方一尺高六寸得積六百寸平方一尺高一分得積一千寸故十二之得二十六百二十寸今二千斛積三百一十四寸古率粗疏周三徑一之也鄭用開方求得二十七寸不盡故云二尺七寸之二百六十二正義不拆甄譬之數又不詳圜積求周之法文多煩穢莫識其要至以壺腹三分益一成圜囷必爲圜囷乃可以修五寸約之得平圜得平圜乃可求周鄭氏通九章算術求積周求周之法用其校得徽甄等求積周求周之術以爲圜囷不訪問之刻劃於圜求方方求圜何哉

鼓一而三伐(注)伐擊也

循按淮南子覽冥高誘注云淳鄉也毛詩傳云三人爲一伍五伍爲兩故伍兩皆訓鄉春秋盟于淳來穀梁作包來易以祀包瓜王制讀

焦孝廉禮記補疏

循按淳包皆鄉之道也注訓結也擊也旌也君子有事則結之道謂常執旌而行之動作不失之也

是以君子有執爪之道也(注)執猶結也擊也旌也君子有事則結之道謂常執旌而行之動作不失之也

此之謂執旌之道

合

是以君子有執爪之道也注執猶結也擊也旌也君子有事則結之道謂常執旌而行之動作不失之也

此之謂執旌之道

乃可合方即旌之方

合

是以君子有執爪之道也注執猶結也擊也旌也君子有事則結之道謂常執旌而行之動作不失之也

此之謂執旌之道

乃可合方即旌之方

循按鄭注以爪爲旌之方而互合之大圭角下與眾人小合也

旌居不容同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一斛積寸二千一百六十二寸爲一斗積寸信之得二百二十四寸爲二斗積寸以腹修五寸約之得六十四寸八分乃以十二乘之得積七百七十六寸又以周方除之得圓周二十六寸餘四十八寸六分倍二十七從方法得五

嘉應 生員姜桂枝

春秋左傳補疏序

余幼年讀春秋好左氏傳久而疑焉及閱杜預集解暨所爲釋例疑滋甚矣孔子因邪說暴行而懼因懼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者所以誅亂賊也而左氏則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者且揚其辭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春秋之義遂不明已而閱三國魏志杜畿傳注乃知預爲司馬懿女壻晉書預本傳云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預以父得罪於懿廢棄不用益熱中久矣昭有篡弒之心收羅才士遂以妹妻預而使參府事預出意外於是忘父怨而竭忠於司馬氏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已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而趙盾之趙穿也王凌毋邱儉李豐王經則仇敵孔父嘉之倫也昭弒高貴鄉公而歸罪於成濟已儼然托於大義而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弒君均假太后之詔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本有以啟之預假其說而暢衍之所以報司馬氏之恩而解懿師昭之惡夫又何疑顧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儻之爲志在苟免孔父嘉之義形於色仇敵之不畏彊禦而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師昭而後若裕若道成若衍若覇先若歡洋若泰若　堅廣他如石虎冉閔符堅相習成風而左氏傳杜氏集解適爲之便故其說大行於晉宋齊梁陳之世唐高祖之於隋

春秋左傳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學海堂

隱公元年(傳)賈伯城郿(注)郿魯邑高平方與縣東有郿鄉亭

循按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有方與晉灼音房潘有梁莽曰高平後漢書郡國志山陽郡高平侯國故屬章帝更名劉昭注云前漢志王莽改曰高平章帝復舊此號左傳隱九年賈伯城郿杜預曰縣東南有郿鄉亭晉書地理志高平國故屬梁國晉初分山陽置有方與有高平侯國此高平侯國即郿國志之高平侯國章帝更舊而名之者其分山陽郡所置之東平國則統七縣而方與及東平侯國皆屬之杜氏用其時郡邑以明春秋傳所云高平方與縣乃指高平國所領之方與縣則郿鄉亭自在方與不在高平侯國郡國志高平侯國之外別有方與方與在漢屬山陽在晉屬高與東平侯國改自梁縣者自異劉昭引杜預指高平侯國非也郡國志方與有魯侯觀魚臺蓋今之魚臺縣

(傳)有蔕不爲災(注)蔕負鞏也

循按自鞏之名說文有二虫部云鞏自鞏也此爾雅之草盞負鞏也郭璞注虫部云蠭貨鞏也此爾雅之蠭蜚即此蜚也郭璞注虫部云蜚負盞也與鞏音同可通用此注作鞏正與說文同非誤

二年(經)公會戎于潛(注)潛魯地

循按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爲主戎其侵地常潛常潛二地名常爲詩居常與許之常洁即此潛也

四年(經)衛人殺州吁于濮(注)濮陳地水名

循按史記衛世家集解引服虔曰濮陳地案隱云賈逵曰濮陳地杜本賈服也而係以水名乃說文漢水出濮陽南入鉅野鉅野爲魯地水經氵部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陰句窶爲新溝又東北過東郡縣爲濮水然則陳無濮水矣哀二十七年齊陳成子救鄭及濮自齊至鄭須涉濮水亦非陳地釋例土地名闕疑爲是

六年(傳)循撥不薦(注)薦至也

循按莊公九年盟于蔑公羊蔑作曼穀梁作鄤章昭國語注鄤至也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學海堂

七年(經)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注)稱名者內不能正其閨門外取怨於民

杜以薦通訓故訓至爾雅逸反覽與也既訓至不若訓及善鄰以勸來者猶恐不及於義爲達訓至於上下兩來字且複矣

九年(傳)乃可以逞(注)逞解也

循按逞訓解本方言也杜於他處逞字皆訓快此訓解善於二年臧宣叔言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但能備難無所爲快故亦以解訓之以爲可以解免齊楚之同我也此北戎侵鄭鄧伯惠之則公子突以爲可以逞亦以爲可以解免北戎之患也乃僖二十三年傳已則不明而殺人以呈釋文全本亦作逞廣雅呈解也杜以殺人不宜訓解故訓快成一年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注云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卻騸故欲使諸侯叛晉其懼而思德此南逞宇當以上逞字訓解晉可以逞謂可以解憂下文云若惟鄢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憂可立俟則不可解矣快喜也解說也其義亦相通有所變而紓之謂之快樂可謂之解緩亦可也

十一年(傳)而離於其主鍾巫(注)主尹氏所主祭

循按史記集解引賈逵曰鍾巫祭名也下文速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然則鍾巫在鄆爲尹氏所主祭公立於魯則公以之爲祭主逵語鄭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又云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莫能降神神物憑之即巫以爲神故曰名其神鍾巫尹氏主之者所謂家爲巫史也陽公薨而得歸遂亦信而立爲祭主薛氏韓詩章句云鍾巫楚人所祠也能光照遠見故楚人祠之以祈福祥春官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祓除用女巫招魂用男巫無數鄭氏云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鍾巫爲尹氏之祭主此之謂矣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學海堂

身死而稱及其君釋例經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卽明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孔父爲國政則專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閨闥之教身先見殺禍逮及君既無所著仇牧不聲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爲不安經書臣家君弑者三止是弑死相及閨寶爲文仲尼以督爲有無君之心改書一事而已無他例也

循按公羊傳於孔父仇牧荀息三人互相比例以稱其賢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遽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遏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傳云督欲弑其君而惡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聞也聞謂揮犨南傳深得春秋書死難之義乃左氏則謂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日美而豔啖子曰古者大夫嫡皆乘其貴妻女得在路使人見其貴妻以書言孔父義形於色而作因而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又怒督懼遂弑殤公又謂采菽公十年十一年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榮比杜預所據以定孔父之罪案也乃司馬則然左氏明指爲華督之言督誣孔父之罪而可據乎三國魏志齊王芳紀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東萬潏高平陵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義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丁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爲丞相固讓乃止三年四月丙午聞太尉王淩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淩五月甲寅淩自殺六年春二月庚戌中書令孝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鳥大臣以太常夏侯元爲大將軍事覺詔所連及者皆伏誅二月廢皇后張氏秋九月大將軍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湎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謔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恭考日慢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於宗廟遣防歸藩於齊

以避皇位大司馬驃司馬師華督宋萬也曹爽何晏王凌李豐張緝等孔父仇牧也稱之爲誤不軌謀殺易大臣假太后令稱奢王芳號內寵云云師華督所云司馬則然左氏所云民不堪命也潛所室文集何晏論云史載干叔爲悖書奏言云云干書讀其銘以爲有大儒之風若勳曹爽始於曹爽之誅而終於公室也十七史商榷云魏氏以亡其國家之忠於公室也十七史商榷云魏氏以亡其國家之忠於公室也十七史商榷云魏氏以亡其國家之忠

宜以史記明左傳而知杜依服氏之非正義乃斥馬遷為謬
失之矣
冀公(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注)不能降屈事齊盡以國與
四年 季明季不叛
循按後漢書賈逵傳左氏義深君父公羊多任擅爨(注)云左
傳紀季以鄙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為紀季不能兄
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仇書以譏之此言紀侯以與紀季
則非兄弟不同心而季固未嘗背兄杜依傳文用逵賈說固
(六)(傳)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注)衷猶適也
年
循按呂氏春秋適音嬪云何謂適哀音之適也何謂哀大不
出釣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貴適之音之本也清濁
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考工記弓人是故厚
其渴而節其帤注云節猶適也淮南子精神訓適情解慲以
已為度高誘注云適猶節也
十三(經)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注)萬及仇
牧皆宋閽仇牧稱名不嫌無善事可褒
循按公羊傳云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
彊禦矣仇牧閽君弒遭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嘗殺仇
牧碎其首齒著於門闑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左氏言宋督
弒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殺而殺之經不及公羊傳之詳
亦未嘗有貶辭而杜預則以稱名之故而謂其無善事可褒
又譏其不警而遇賊正義云公羊善其不畏彊禦故言此以
異之劉原父稱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矣劉後村因
謂仇牧荀息效身而不能死賊皆圖於須臾之說群觀其趨而
至手劍而叱千古之下英氣猶存其不勝而死即李豐恨力
劣不能禽滅也將以不能死賊速避匿製望不出乎牧之域
而死亦豈之禁於刀環也家氏鉉翁曰大夫死君之難乃曰
無善可褒可乎君前臣名自是書法應爾杜氏每以名字為
褒貶曲為之說其病甚大
二十(傳)翬帥師會莒人(注)翬遠統
二年
循按翬帥師見於毛詩者卿風為鬼也周南為薪蒭正義以為
商廣雅以為衆此注本服虔以為遠貌者蓋雅釋草遠異翬

注一名遠若張仲景傷寒論作遠韜釋名窮遠也遠遠也陸
璣毛詩疏云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翬饒本草拾遺謂之翬搖
楊通遙窮遠也近杜益讀翬翬為迢遙遠遠也
二十(傳)能按益於穫門(注)益覆也穫門外郭門上
七年 穫門及雉門
循按水經注泗水篇云沂水北對穫門昔圍之舉有力能投
益於此門服虔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杜預注云穫
屋之桷及覆門上也依水經注杜注為完
自投楼屋之桷是以投為躍上以手接舉屋上之桷因而身
覆於上益屋為門上之屋及覆門上解益於穫門是不以益
為物也孔氏六帖漸侯篇云魯晉公在浙西時一年少請弄
閣乃投益而上猿猱鳥跂捷若鬼神此投益正用杜氏義猿
梢鳥跂所謂及覆門上也與服義殊如杜說投而益於覆門
於辭不明且自投棱桷可為證不可為力服氏以益為千鈞
之重必非指車益過門之上亦非情理所有竊謂投伽博人
以投之投益師謂門扇也城門之閫非一人所能勝舉能
特而投之所以多力屬即穫門之閫故曰投益於覆門非投
門上也說文益苫也周禮囿師共蜃則供蜃器注云蜃大
蜃門扇之屬荀子有坐簀復鬻依九益皆繼注云益門扇之閫正益
門扇之閫正作益
閔公(傳)傳猶有令名與其及也(注)言雖去猶有令名與
元年

到葬使宿曰吻左氏屬文之法也史記晉世家芟去下四字
集解引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禰也加何
字未達
二(傳)狂夫阻之(注)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
年
循按廣雅猶阻疑也張揖生杜前此謂不始杜云服虔訓阻
為止阻之於疑猶止之於疑說文疑止也从疋聲
(傳)雖知其蔑(注)蜜薄也
循按白虎通云涼寒也說文涼薄也
僖公(傳)唯是馬牛不相及也(注)牛馬風逸益未界之役事故
四年 以取喻
循按晉語馬牛其風鄭注謂風為走逸釋名風放也氣放散
也詩北山出入風議蒸亦云風猶放也是風為放逸之名馬
牛各有蕃蕪不越疆界惟放縱走逸則可越界而行上云君
處北海寡人處南海豈不通疆接境雖放馬牛侯之走逸斷
不相及言楚之馬牛雖逸不能入齊地齊之馬牛雖逸不能
入楚地言其遠也故下云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至因此
牡相誘而逸此風之由耳呂氏春秋乃合騊牛驥馬游牝于
牧高誘注云皆將牝游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風合當亦請
放之使合杜以馬牛風逸為未界役事未得傳意二十八年
中蒐風於澤亦是馬走逸於澤杜言因風而走亦未是
(傳)君其問諸水濱(注)昭王時漢非楚竟
循按漢書地理志丹陽郡丹陽縣注云楚之先熊繹所封然
則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國居丹陽在丹陽郡之丹陽縣
此正義引宋仲子以丹陽在南郡枝江縣與班氏異杜佑通
典又謂在巴東郡秭歸皆非也楚世家封熊繹于楚蠻居丹
陽周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
鄂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
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班志於丹陽縣注熊繹所封又復楚
地云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公熊繹之曾孫熊繹于荊蠻為楚
子居丹陽而南郡枝江則注云故楚國秭歸縣則注云歸縣故
歸國又江陵注云故楚郢熊楚文王自丹陽徙此考羅圖在
桓十三年俱能謀楚師而敗若為楚初封之國何以地
没於羅歸即襲僖二十六年楚以其不服漳之音也史記集

解引服虔云襲楚能楚之孫熊摯之後襲在巫山之陽秭歸
鄉鄭語孔晁注云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
弟延熊摯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熊摯竄于夔
則夔必遠於楚是時楚都正在丹陽若秭歸即是楚都摯何
辰於此且國於此邪吳太伯世家言太伯弟仲雍自號句吳
太伯所邑之吳漢會稽之吳縣今之蘇州也其地稱荊蠻則
楚之初封正不遠此其時荊蠻之地多荒僻楚以嘶經營之
雖封其子於鄂而都仍在丹陽楚地如鶴岸在今池州長岸
在今當塗棠在今六合冥陵庸浦在今無為州吳志張紘謂
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曰金陵然則自池州太平江寧
以達於江北和縣之間均為楚屬丹陽今寧國也由丹陽而
柘之破初封根本之地也地處下流不足以規中國故必經
營於江漢之間滅權之後使闔閭尹之(昭十八年)已有遷郢之志
然是時隨在其北羅在其西鄢郢麇諸國合而謀之故未
敢即遷耳桓六年侵隨軍於瑕以待之瑕者成十六年鄢陵
之戰楚師還所及者也鄢陵今開封府之鄢陵縣自是還師
必由名陵(在鄢陵縣南八城口山縣)道退隨東瑕當在此侵隨所
及之瑕即師還所及之瑕武王從丹陽來侵故駐於此屈瑕
伐羅武王用鄧曼言使賴人追之不及賴人者即四年楚盛
王伐吳朱方而遂滅之者也賴必近吳之國武王居丹陽賴
在其西疆又在賴西攻使賴人追之為便若秭歸去羅甚近
且在羅西何至使賴人追之而且不及也武王医克州蓼而
服隨唐(見京公十年)薄伽益固文王能貫元年還遷於鄧郢既遷
而丹陽轉為東鄙之地矣水經注引宜都記云秭歸蓋楚熊
繹之始國地理志以為吳之丹陽論者云尋吳楚悠隔羅縻
荊山無容遠在吳境是為非也通典以丹陽為秭歸本此而
又謂自秭歸遷於枝江則合宋仲子顧近元之說而一之而
正不必然也然則子革對楚王曰先王熊繹辟在荊山何以
君之體不可謂國為蠻故文其說也弘氏以前未有以丹陽
在南郡者無於子革之言乃移屬枝江移屬秭歸矣學者執
傳昭公之瘉注瘉美也

吳經古字通廣雅經也孟子經德不回趙岐注云經行也
文選魏都賦劉逵注云直行曰經是經亦訓行劉炫攻徑為
經義得通也竊謂說文徑步道也史記高帝紀夜徑澤中注
云徑小道也慕容寶以壺飧從董謀自私也從字絕句徑一字
句飯而弗食同字句或屬上讀從徑或屬下讀經徑皆不辭
徑依曲禮注訓為邪行
二十(經)公追齊師至鞌(注)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齊北鄙
六年 城縣西有地名鄣下
循按莊三年紀季以鄣入于齊注云鄣紀邑在齊國東安平
縣紀在齊東鄙為紀邑則亦在齊之東鄙在齊南鄙追齊至
鄣則鄣必近魯一屬穀城杜注是也春秋大事表
於此鄣引趙氏云鄣齊之阨庸紀季之邑非是二十八年楚
師背鄣而舍又一地
二十(傳)實三八耳
七年
循按程大昌演蕃露云軍法以矢貫耳為耿耿之音耿列徒
安二礙也說文引司馬法曰小罪耽中罪則大罪剄故子五
治兵轅七人貫三人耳者用此法也漢原涉犯罪茂陵守令
尹公捕之為諸豪說尹欲便肉祖自縛貫耳語延門謝罪
則用箭貫耳以示慙恧畏非以意為之耳正義以耳為助句
失之
二十(傳)楚子伏己而壁其腦(注)壁地也
八年
循按杜基讀壁為疊昭元年傳於文皿蟲為疊注云器受蟲
害者為疊地即地字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蟲食曰咳謂
楚子咳己之腦如蟲嗑然壁盡可通用詳見孔穎達毛詩鴇
羽正義
(傳)吾且柔之矣(注)腦所以柔物
循按素問五藏別論腦髓骨脉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
生也皆藏于陰而象于地解精微論腦者陰也陰柔故子犯
言吾且柔之彼來壁我用齒齒剛也我以腦承之是有以柔
其剛故云柔之寓柔遠人之義也杜云腦所以柔物未知何
謂
二十(傳)文王之所以辟風雨也(注)南山相歙
二年

循按文選上林賦郭璞傅玄琴賦注郊祀歌青陽周雲傳注云歌頭曲頌也郊祀古通相似謂南山頌歌曲相倣上合下宮故可辟風雨

文公二年傳子雖齊聖(注)齊肅也

循按詩小宛八之齊聖與此齊聖同毛傳云齊正箋云中正通知之人詩秦苗箋肅謂嚴正之說文十八年傳齊聖廣淵注云齊中也與此注互明

六年傳雖必抒矣(注)抒除也

循按楚辭九章惜誦云發憤以抒情王逸注云抒深也易井渫不食荀爽曰渫去穢濁清潔之義意也史記集解引何秀曰渫者汲去泥澤也渫與除相近矣莊二十年傳關穀於菟爲合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注云紓緩也成二年傳我亦得地而紓於難注云齊服則難緩此正義引服虔作紓緩也紓抒古通借耳抒之爲除亦猶舒之爲徐

七年傳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注)葛之能庇其根繁滋者以本枝盛庶之多

循按後漢書崔駰傳達旨云條垂蔓廣雅蔓藤也杜詩蔓二字本此詩緜木葛藟傳云興也葛也藟也然則葛與藟異物而蒙訓蔓此以葛爲葛藟蔓則以藟爲葉班固幽通賦攜葛藟而悵余今曹大家注云見神持葛來授我也以葛一字解葛藟則屬葛於葛不以爲異物矣顏師古漢書注此賦云葛藟葛夏也一說葛藟屬葛之與藟皆有蔓焉兼存二說益詩既言藟又言縈故分別上藟字爲葛類下縈字爲蔓傳言葛藟庇木根則藟可爲蔓之蔓耳劉向九歎憂苦云葛藟縈于桂樹兮王逸章句云葛藟易荒也蘽緣也詩曰葛藟蘽之此言藟又言蘽藟不得爲縈故以爲葛藟葛荒即巨荒荒即巨虛齊民要術引陸璣疏作巨荒說文蘽草也一曰秬鬯也秬鬯亦即巨荒巨虛葛荒秬鬯一也此釋文葛藟本或作蘽力軌反能蘽類處仄分別注之葛與傳文之葛爲兩音陸出能蘽則陸所見本作葛之

能蘽葛藟矣然注儻言葛之能蘽葛不兼言葛藟之能蘽葛則文正解傳文葛藟二字之義陸作兩音恐未然也

十年傳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期思公復逐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注盂田獵陳名將獵張南縣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

循按宋書禮志云先獵一日遣屯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翼護軍一人督左翼晉書周訪傳使將軍李恆督左翼許朝督石覽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又陶侃傳帝使侃擊杜弢令周訪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爲前鋒兄子興爲左翼又朱伺傳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騰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新語規篤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覺我所指不避陵壑

十一年傳終不曰公曰夫已氏(注)猶言某甲

循按漢書古今人表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二國志注引魏畧許攸與太祖敝相善每呼曰某甲是則作史者諱言不便述攸所呼而諱言之爲某甲耳

十四年傳公子元有寵於桓公桓公爲之築蒲圃而納之焉以公子元爲大夫已氏於是乎不公以爲異物矣顏師古漢書注此賦云葛藟葛夏也一說葛藟屬葛之與藟皆有蔓焉兼存二說益詩既言藟又言縈故分別上藟字爲葛類下縈字爲蔓傳言葛藟庇木根則藟可爲蔓之蔓耳劉向九歎憂苦云葛藟縈于桂樹兮王逸章句云葛藟易荒也蘽緣也詩曰葛藟蘽之此言藟又言蘽藟不得爲縈故以爲葛藟葛荒即巨荒荒即巨虛齊民要術引陸璣疏作巨荒說文蘽草也一曰秬鬯也秬鬯亦即巨荒巨虛葛荒秬鬯一也此釋文葛藟本或作蘽力軌反能蘽類處仄分別注之葛與傳文之葛爲兩音陸出能蘽則陸所見本作葛之

是時昭之驕已盛而六卿皆鮑之黨昭孤立故知其將弒而盡以室行其不適諸侯明日既爲人君又爲人臣不如死其位之不屈可見未見其無道也而鮑乃因襄夫人以弒之若曰以君弒母故之已可以殺惡名此司馬懿誅齊王芳司馬昭弒高貴鄉公髦所以必假皇太后令也皇太后令極指斥芳與髦之不道則昭之無道嘗亦襄夫人言之皇太后之令出自師昭則襄夫人之命亦出自公子鮑當時赴告或稱襄夫人以其無道廢之則師昭假皇太后令所本也或稱甸人因其田獵而弒之則昭歸罪於太子舍人成濟所本也孔子作春秋特書曰朱人弒其君州吁不許其假命於襄夫人也不許其逶罪於甸人也直公子鮑弒之而已左氏獨纂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則其赴告也烏不云程滑弒之也而孔子不許也書曰晉弒其君州蒲直纂書弒之而已據春秋之義以例師昭則師之逐芳昭之弒髦其不得假於皇太后之令也察然可見乃左氏則以書朱人傳歸其弒於君之義師昭也非無辭道而師昭之徒得而有所托矣杜預之爲師昭飾也非無辭矣松之於齊王之廢也載魏氏於其下云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彰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云云則郭后之於芳且不得以養夫人例而預能爲之解乎司馬昭既殺諸葛誕智鑒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鴛葬欽忘嚭昔之隙不咎譙衆使場士張悛功高而人素其威素厲而敢懷其德此即公子鮑禮國人之術也大凡好雄必招思於民收心於士此司馬氏所以勝爽爽俊而取位於曹髦書所以勝三郤而得志於州蒲齊商人弒含亦必懇施於國而多聚士不獨一公子鮑之於州曰已也

十七年傳鷹死不擇音(注)音所侏離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

循按說文陰閣也閨與暗通皆從音聲文選高唐賦隨波閨蔣李善注閨謂謁者言不陰水波閨然也音之爲蔭猶閨之爲陰古人聲音假借魏晉間尚能知之故杜用以解傳是也隋唐以來此義漸泯劉光伯所以從服說以規杜正義依文演說亦未能詳其義也莊子人間世云醫死不擇音知息菊然郭注云譬之野獸逐之窮地喪其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息不理菊然暴怒此讀音如字

宣公二年經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注)豐公不君而稱臣

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董狐古之直筆也宣子之法深責執政之臣以其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注)越竟以君臣之義絕

循按說文越度也竟樂也度人之樂而樂之是越竟之義越竟猶言越境

四年經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皐(注)歸生公子家

傳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注)稱君謂惟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眾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如此

傳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注稱君謂惟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眾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

終爲不義改殺稱弒辭其罪名取有漸也書弒之義釋例論之備矣釋例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羣物所以繫命也故戴之如天地親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事之如神明其或愛寒霜之嚴雷電之威則奉身歸命有死無貳故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臣所敢之常也然本無父子自然之恩未有家人習敵之愛高下之隔懸殊寧塞之吾萬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誠以感之然後能相親也若亢高自肆驕下絶望情義妃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離則位號雖存無以自固故傳例日凡弒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稱君者惟書君名而稱國稱人以弒言眾之所共絶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主名以垂來世終爲不義而不可赦也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宋昭之惡罪及國人晉荀林父討宋日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深見貶削諸儒據亂賊以爲心者固不容於誅也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

循按明人陸氏粲作春秋左氏傳序云太史遷言仲尼成春秋魯君子左邱明受之爲著傳余以爲非也左氏之文閎麗鉅衍爲百代取則然其指意所存乃往往卑戰不中於道蓋戰國之初有私淑於七十子之徒不得與仲尼並時又其書遭秦伏隱及漢世號立學官自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又幫氏敬作春秋非左謂其背理傷道補其亂辭三百三十餘條日左實非邱明也知左之非邱明然後可與言之悖謬莫過於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之傳以爲弒君稱君無道之兩言也善乎四明萬氏之作學春秋隨筆也明辨之云春秋弒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即弒父弒君是也所謂邪說即亂臣賊子與其僭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惑眾庶是也有邪說以撓其暴逐若其君真可弒而已可告無罪然有相弒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爲表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師驟史鰌之言可

椎之上坤眾也二行於五則聚而爲強二不行故散爲躬也下坎川也二行於五則通而不塞二不行而初來成兌澤故壅爲澤也五本陽位二宜往者也故云有律其如已也如往也如已謂自歸本位也二不往則五登虛如置之酒故云竭二先往而後初來成屯爲盈不成屯而成臨故云盈而以竭臨者大也無不行之義此云不行之謂臨以二不行成臨言事就初之不從二明之非釋臨之義也詳見艮蠱嵐樓易學

傳蔡侯歸晉而還注蔡侯驅疾也

循按莊十年傳荀息其旗靡蔡裘侮也與此靡同彼齊疾而蔡自靡此驅疾自以旌靡之

傳既免注止不復逐

循按樂伯以單車桃戰靡旄之旨墨冣人之旨勉冣率左右角以逐之樂伯等勢不可免乃樂伯左射左角之人右射右角之人而免已盡止餘一矢知不可舉逐者乃射麋使攝叔獻於勉冣是時冣已當其後將御之矣勉冣冣固其獻麋以爲君子而免之既之言遭也承上其左其右言之其左善射宜免其右有疑亦宜免故盡免之也既免二字勉冣止其眾之言

傳屈蕩戶之日注戶止也

循按釋名戶護也所以謹護閉塞也說文戶護也護救禦也故無止也論語女弗能救與馬云救猶止也張相轉止是戶有止義漢書王莽傳坐戶殿門失闕免師古曰戶止也蕩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闕入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蕩戶之

傳皆重獲在木下注兄弟累尸而死

循按獲之言得也謂二子皆尋得在所表木下加一重字明其尸相累若曰皆得之而重在木下云皆重獲在木下古人屬文之奧也正義以獲爲被殺之名未是

傳有蓼蕕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注蓼蕕鞠窮所以禦涇欲使無耽逸泥水中無耽不解故曰無注蓼蕕鞠窮語

循按神農本草苦蕕味辛溫主中風氣入腦頭痛臭瘡筋攣緩柔金瘡婦人血閉無子蓼蕕不見神農本經惟名醫別錄小蓼下言作麴溫消殺止利證類本草新補麴一條詳列其

義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嚮於弒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此乎然則何以懲人稱國曰稱人者以徵者告也稱國者不告其人也此足以見元惡之專恣制國人以威使不敢以實告也雖然春秋從赴而書將令學者討求其實則書人之朱趙莒庚輿書國之晉書僅書僖侯吳光其罪且浮於稱名氏者矣春秋書弒君之事時史亦直載其名安見亂賊爲名儒其說遂行於東漢自杜預爲集解釋例而亂臣賊子接迹於六朝而擢心且痴浿是孔子之春秋爲邪說誣民而作而爲邪說者轉厄於春秋故必知左氏之說之邪知杜預宗左氏之說之奸而春秋之義明亂臣賊子乃無所俯仰而擢心復萌矣

傳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命之曰鬬穀於菟

循按穀於菟猶言穀菟傳言乳虎猶雅虎類其子狗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駒狗均從句月令句者舉出萌者舉達句萌皆初生之名史記游俠傳棗不通畔牛徐廣云音雉裴駰按漢書音義云小牛郭璞注爾雅其子犢云青州呼犢爲狗凡從句之字皆與穀聲近爾雅毚狡白狐其子穀說文穀小豚也狗杞之實如乳一稱羊乳故名狗杞猶狗穀於菟郎小虎小虎名穀郎虎子名狗也大之子未成豪者名狗猶虎之子名狗豚子名豵郎猶犬之子名狗以其爲乳之名郎以爲幼小之稱猶生子爲免而冤之子郎名娩也漢書敘傳注如淳曰穀音構牛乳汁曰構

六年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注驕則數戰禍民所疾貫猶習也

循按習重也貫爲錢貝之貫如以繩貫錢一一重之至於盈滿杜以數字明盈貫之意多一次戰則多一次民疾是爲盈貫其貫正義謂盈滿其心非是

十二年傳不行之謂踰注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

循按易學至春秋時淆於衛士之傳會孔子所以韋編三絕以贊之也然遺義尚有存而可釋者如莊子桑師之臨是也師二直進五成比而後同人四來之初成屯則順師二不出而之五而同人四來之初則成臨所以成臨者由於二不行故云不行之謂臨二行之五則師也而初順從之是從師也初不從二而先來成臨故云有師而不從臨故其爲凶

療藏府中風氣調中下氣開胃消宿食主霍亂心腸氣痰逆除煩破癥結及補虛去冷氣除腸胃中蟲不下食令人有顏色潤澤麥麴一物皆不禦逆證類本草引春秋注云山茛菪能去皇逆風氣此不知何人之注卑郎指痛癌以搏由於逆故連云痺逆杜當本此而剩去痺字若麥麴則並不治痺矣

黎逆左無謂吳越鬱文勤醫論云胡麻鹿藿俱見神農本經胡麻鹿藿纖救頭痛之痢麥麴苦酸寒主除煩止渴利小腸厚腸胃益氣力令人肥健不饑輕身耐老久服通神明補腦髓不云治頭痛鹿藿則絕不主頭面之治椎簡文之意謂藥有不必依主治之性故下云思不出位事局藏下欲求反死者於元郎謂已名於緣快豈可得乎歟醫者網羅倉廣譬爲詩者古今雖俗皆須寓目胡麻鹿藿太詳所本麥麴芎藭皆醫經藥性之外故云反正反之云者本翦所據郎由杜注而千百年來實無以麥麴薬無耐穌權展欲其免己反展日

聲音假借非取義於藥性還無耐穌權展欲其免己反展日有麥麴乎麥者霾也翰者曲也欲其隱避而局曲也無耐穌權展欲其免己反展日無者言無處藏也非不解也權展日有山鞠窮乎鞠窮言曲躬仍麥麴麴曲之義謂其宜藏匿曲屢於山中也無耐穌權展乃日河魚腹疾奈何謂山中無處可藏也亦非不解也權展日有山鞠窮乎鞠窮言曲屢於水也無耐於是日曾井而枯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雉荀息假借爲結約之意亦非取其藥性也

與約同聲故假借爲結約之意亦非取其藥性也

十五傳畢仲章而奪黎氏地注黎氏地法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

循按說文黎作犁般諸侯國左上黨東北南書酉伯斁黎亦左此地郎諸侯國在上黨東北南書酉伯斁黎亦左此地郎所施郎呂覽而奪後則原於樂記鐘與祝一音之轉衛與黎廟聲相還封鐘郎封祝封黎郎封酌戴黎之黎史記作飢黎之爲飢猶酌之爲黎酌自在燕黎在上黨衛東之黎郎上黨之黎所寓黎菖衛而地入狄晉滅狄而黎爲晉地矣

十八年(傳)壇帷(注)除地爲壇而張帷

循按此壇字釋文音善曲禮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注云壇位除地爲位也釋文亦音善周禮大司馬之職暴內陵外則壇之注云壇讀如同墠之墠鄭司農云壇讀從惲之以成之惲書亦或爲墠釋文壇依注作墠音善此傳及曲禮壇音善者讀壇爲墠也金縢三壇同墠繫法一壇一墠是除地爲墠封土爲壇二字自別而墠壇音近得相通借故詩東門之墠一作東門之壇毛傳解爲除地即可則墠是而壇借與此傳借壇爲墠同猶鱄諸之鱄見頒氏家訓書證篇

成公二年(傳)扶而解諸城上(注)解磔也

循按漢書孝景中元二年改磔曰棄市勿復磔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厲雅磔磔張也

(傳)桀石以投人(注)桀擔也

循按文選謝靈運擬詩幕坐拓榻鳴毛詩曰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毛長曰雞棲于杙爲桀括王也桀與揭音義同廣雅檕揭皆謂舉檐即擔字楚辭哀時命負檐荷以丈尺兮王逸注云背曰負荷曰檐檐揭皆舉義故杜讀桀爲揭而以擔訓桀石以投人即舉石以投人也雞棲于杙爲桀者杙橛也棲於橛之上亦高舉之義才過萬人曰桀亦取其桀然而高舉矣

(傳)左并轡右援枹而鼓

循按按爲引謂牽持而引之此時卻克傷於矢而猶不堪擊鼓張侯鼜勉以不可以病敗君事言畢以轡并持於左手而以右手引枹以助卻克之擊枹本在克手張侯又以手持而牽引之使擊一手助鼓一手并轡故馬逸不能止援訓引亦訓助引之即所以助之蓋一枹克執之今張侯又加執之張侯助力牽引卻克之手並擊鼓也

(傳)齊侯免冑求丑父三人三出注重其代己故三人皆軍來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注)齊師大敗猶有退心故齊侯輒出其窘以帥厲退有逐北入狄卒

循按每出齊師絕句以帥退絕句前三出入人皆師也三出出皆師也此云出齊師所以明上之出爲出皆師傳文本自於緣陵雍邱逐爲宋地哀九年傳圍宋雍邱是也宋地既至雍邱則鳴雁爲鄭地自在雍邱之西雍邱今之杞縣在陳留

明臼杜云齊侯輕出其衆其衆二字解齊師二字於出字上加一輕字釋文輕遣政反周禮春官車僕注云輕車所用驅敎致師之車也釋文亦云輕車之輕鄭氏引驅車欲馬疾以釋燥於輜使有聲馬疾之意後漢書竇憲傳燕然山銘元戎輕武言疾也益是時齊師有退心故齊侯傳借壇爲墠同猶鱄諸之鱄與鱄本二字而鱄雀衛三聲魚多假借爲鱄諸之鱄見顏氏家訓書證篇

循按漢書孝景中元二年改磔曰棄市勿復磔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厲雅磔磔張也

(傳)桀石以投人(注)桀擔也

循按文選謝靈運擬詩幕坐拓榻鳴毛詩曰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毛長曰雞棲于杙爲桀括王也桀與揭音義同廣雅檕揭皆謂舉檐即擔字楚辭哀時命負檐荷以丈尺兮王逸注云背曰負荷曰檐檐揭皆舉義故杜讀桀爲揭而以擔訓桀石以投人即舉石以投人也雞棲于杙爲桀者杙橛也棲於橛之上亦高舉之義才過萬人曰桀亦取其桀然而高舉矣

(傳)左并轡右援枹而鼓

循按按爲引謂牽持而引之此時卻克傷於矢而猶不堪擊鼓張侯鼜勉以不可以病敗君事言畢以轡并持於左手而以右手引枹以助卻克之擊枹本在克手張侯又以手持而牽引之使擊一手助鼓一手并轡故馬逸不能止援訓引亦訓助引之即所以助之蓋一枹克執之今張侯又加執之張侯助力牽引卻克之手並擊鼓也

(傳)齊侯免冑求丑父三人三出注重其代己故三人皆軍來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注)齊師大敗猶有退心故齊侯輒出其窘以帥厲退有逐北入狄卒

循按每出齊師絕句以帥退絕句前三出入人皆師也三出出皆師也此云出齊師所以明上之出爲出皆師傳文本自於緣陵雍邱逐爲宋地哀九年傳圍宋雍邱是也宋地既至雍邱則鳴雁爲鄭地自在雍邱之西雍邱今之杞縣在陳留

明臼杜云齊侯輕出其衆其衆二字解齊師二字於出字上加一輕字釋文輕遣政反周禮春官車僕注云輕車所用驅敎致師之車也釋文亦云輕車之輕鄭氏引驅車欲馬疾以釋燥於輜使有聲馬疾之意後漢書竇憲傳燕然山銘元戎輕武言疾也益是時齊師有退心故齊侯傳借壇爲墠同猶鱄諸之鱄見顏氏家訓書證篇

成公二年(傳)扶而解諸城上(注)解磔也

循按漢書孝景中元二年改磔曰棄市勿復磔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厲雅磔磔張也

(傳)桀石以投人(注)桀擔也

循按文選謝靈運擬詩幕坐拓榻鳴毛詩曰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毛長曰雞棲于杙爲桀括王也桀與揭音義同廣雅檕揭皆謂舉檐即擔字楚辭哀時命負檐荷以丈尺兮王逸注云背曰負荷曰檐檐揭皆舉義故杜讀桀爲揭而以擔訓桀石以投人即舉石以投人也雞棲于杙爲桀者杙橛也棲於橛之上亦高舉之義才過萬人曰桀亦取其桀然而高舉矣

(傳)左并轡右援枹而鼓

循按按爲引謂牽持而引之此時卻克傷於矢而猶不堪擊鼓張侯鼜勉以不可以病敗君事言畢以轡并持於左手而以右手引枹以助卻克之擊枹本在克手張侯又以手持而牽引之使擊一手助鼓一手并轡故馬逸不能止援訓引亦訓助引之即所以助之蓋一枹克執之今張侯又加執之張侯助力牽引卻克之手並擊鼓也

(傳)齊侯免冑求丑父三人三出注重其代己故三人皆軍來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注)齊師大敗猶有退心故齊侯輒出其窘以帥厲退有逐北入狄卒

循按每出齊師絕句以帥退絕句前三出入人皆師也三出出皆師也此云出齊師所以明上之出爲出皆師傳文本自於緣陵雍邱逐爲宋地哀九年傳圍宋雍邱是也宋地既至雍邱則鳴雁爲鄭地自在雍邱之西雍邱今之杞縣在陳留

明臼杜云齊侯輕出其衆其衆二字解齊師二字於出字上加一輕字釋文輕遣政反周禮春官車僕注云輕車所用驅敎致師之車也釋文亦云輕車之輕鄭氏引驅車欲馬疾以釋燥於輜使有聲馬疾之意後漢書竇憲傳燕然山銘元戎輕武言疾也益是時齊師有退心故齊侯傳借壇爲墠同猶鱄諸之鱄見顏氏家訓書證篇

成公二年(傳)扶而解諸城上(注)解磔也

循按漢書孝景中元二年改磔曰棄市勿復磔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厲雅磔磔張也

(傳)桀石以投人(注)桀擔也

循按文選謝靈運擬詩幕坐拓榻鳴毛詩曰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毛長曰雞棲于杙爲桀括王也桀與揭音義同廣雅檕揭皆謂舉檐即擔字楚辭哀時命負檐荷以丈尺兮王逸注云背曰負荷曰檐檐揭皆舉義故杜讀桀爲揭而以擔訓桀石以投人即舉石以投人也雞棲于杙爲桀者杙橛也棲於橛之上亦高舉之義才過萬人曰桀亦取其桀然而高舉矣

(傳)左并轡右援枹而鼓

循按按爲引謂牽持而引之此時卻克傷於矢而猶不堪擊鼓張侯鼜勉以不可以病敗君事言畢以轡并持於左手而以右手引枹以助卻克之擊枹本在克手張侯又以手持而牽引之使擊一手助鼓一手并轡故馬逸不能止援訓引亦訓助引之即所以助之蓋一枹克執之今張侯又加執之張侯助力牽引卻克之手並擊鼓也

(傳)齊侯免冑求丑父三人三出注重其代己故三人皆軍來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注)齊師大敗猶有退心故齊侯輒出其窘以帥厲退有逐北入狄卒

循按每出齊師絕句以帥退絕句前三出入人皆師也三出出皆師也此云出齊師所以明上之出爲出皆師傳文本自於緣陵雍邱逐爲宋地哀九年傳圍宋雍邱是也宋地既至雍邱則鳴雁爲鄭地自在雍邱之西雍邱今之杞縣在陳留

明臼杜云齊侯輕出其衆其衆二字解齊師二字於出字上加一輕字釋文輕遣政反周禮春官車僕注云輕車所用驅敎致師之車也釋文亦云輕車之輕鄭氏引驅車欲馬疾以釋燥於輜使有聲馬疾之意後漢書竇憲傳燕然山銘元戎輕武言疾也益是時齊師有退心故齊侯傳借壇爲墠同猶鱄諸之鱄見顏氏家訓書證篇

成公二年(傳)扶而解諸城上(注)解磔也

循按漢書孝景中元二年改磔曰棄市勿復磔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厲雅磔磔張也

(傳)桀石以投人(注)桀擔也

循按文選謝靈運擬詩幕坐拓榻鳴毛詩曰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毛長曰雞棲于杙爲桀括王也桀與揭音義同廣雅檕揭皆謂舉檐即擔字楚辭哀時命負檐荷以丈尺兮王逸注云背曰負荷曰檐檐揭皆舉義故杜讀桀爲揭而以擔訓桀石以投人即舉石以投人也雞棲于杙爲桀者杙橛也棲於橛之上亦高舉之義才過萬人曰桀亦取其桀然而高舉矣

(傳)左并轡右援枹而鼓

循按按爲引謂牽持而引之此時卻克傷於矢而猶不堪擊鼓張侯鼜勉以不可以病敗君事言畢以轡并持於左手而以右手引枹以助卻克之擊枹本在克手張侯又以手持而牽引之使擊一手助鼓一手并轡故馬逸不能止援訓引亦訓助引之即所以助之蓋一枹克執之今張侯又加執之張侯助力牽引卻克之手並擊鼓也

(傳)齊侯免冑求丑父三人三出注重其代己故三人皆軍來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注)齊師大敗猶有退心故齊侯輒出其窘以帥厲退有逐北入狄卒

循按每出齊師絕句以帥退絕句前三出入人皆師也三出出皆師也此云出齊師所以明上之出爲出皆師傳文本自

曹植求通親親表增其說云若葉蓺之傾葉六鴈雖不爲同光終向之者葵也陸機作園葵詩乃云朝葵百尺傾夕葵百尺傾日南晞竟似隨日而指者然與衛足之說不相涉至杜此注則以衛足由於向日而向日由其傾葉矣今俗間有一種名向日葵者又名金蓼菊秋末作黃花如盤華心蕊簇葉周於規有似於菊心老成實小兒采以供食一華可得實碗許然葉不可爲蔬驗之其華重必垂側然不必向日亦不能障其根或傳會陸機詩謂其華朝向東夕向西實不然也神農本草有冬葵子陶隱居云以秋種葵實養經冬至春作子謂之冬葵圖經稱葵有數種蜀葵即爾雅所謂菺戎葵花有五色午日取花小者名錦葵黃葵子主淋瀝又冷婦人易產又有蕍葵亦名天葵葉主疗應熱痛除蒸寒天葵爲別種其蜀葵錦葵黃葵今俱有之齊民要術言有紫莖白莖二種種別復有大小之豕又有鴨脚葵蜜大者謂蜀葵小者謂錦葵鴨脚謂黃葵其種法春必畦種水澆三稻更種一歲之中凡得三葦早種者必秋耕十月末地將凍散子勞之地釋即生五月初更種之六月一日種曰蜜秋葵秋葵堪食仍留五月種者取子於此時刈地剪却春葵今根上柄生者柔軟至好仍供常食美於秋葵柏秋葵也留五六葉凡柏必待霜解此所言甚詳蜜冬葵蜀葵也秋葵黃蜀葵也秋葵夏種秋華至冬即枯蜀葵八月後種經冬至春而華於四五月春夏亦可種古時以此爲蔬不令其老故柏之今生嫩柄其根存則明年仍生故古詩云採葵不傷根根葵不生瓤要痛痛三指又云今根上柄生然則柏葵者必護其根不肯使傷不似他菜連根並剔所以然者以其根能生柄肥嫩供食尤美是葵能自衛其根孔子謂葵猶能衛其足此也然此葵無所爲向日曹植取雀垂言雀雖即救今驗腦中豆華必當正午時盛開固推之秋葵之華日出則舒日沒則合其未舒花直向上舒則傾側故一名側金蓼曹云傾葵葉柏華之緣傾即其舒而言也然則所謂向日者疏華之葵葵言此專柏秋葵言之也何日與衛足自是兩事杜合爲一失之(盧抱經云蜀葵錦葵之蜜葵得傾葵之名不足據加此)

十八年(傳)瑕氏不與(注)瑕氏宵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注)厲公以私欲殺三卻而三卻死不以無罪書書假以家惡害晉童而冥童受國討文明卻氏失民宵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循按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禁君爲或稱名或稱國孫國譚專國者晉之專國者欒書荀偃其公厲直稱名書獨惡其罪知卻至之伐莫知欒書之姦左氏雖虛張卻至之伐仍不能掩其忠雖盛稱欒書之美仍不能掩其惡成公十有七年十有二月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犨卻至穀梁子曰爲於是言以告厲公公問欒書書曰臣固聞之且云欒又有鴨脚葵蜜大者謂蜀葵小者謂錦葵鴨脚謂黃葵其種法春必畦種水澆三稻更種一歲之中凡得三葦早種者必秋耕十月末地將凍散子勞之地釋即生五月初更種之六月一日種曰蜜秋葵秋葵堪食仍留五月種者取子於此時刈地剪却春葵今根上柄生者柔軟至好仍供常食美於秋葵柏秋葵也留五六葉凡柏必待霜解此所言甚詳蜜冬葵蜀葵也秋葵夏種秋華至冬即枯蜀葵八月後種經冬至春而華於四五月春夏亦可種古時以此爲蔬不令其老故柏之今生嫩柄其根存則明年仍生故古詩云採葵不傷根根葵不生瓤要痛痛三指又云今根上柄生然則柏葵者必護其根不肯使傷不似他菜連根並剔所以然者以其根能生柄肥嫩供食尤美是葵能自衛其根孔子謂葵猶能衛其足此也然此葵無所爲向日曹植取雀垂言雀雖即救今驗腦中豆華必當正午時盛開固推之秋葵之華日出則舒日沒則合其未舒花直向上舒則傾側故一名側金蓼曹云傾葵葉柏華之緣傾即其舒而言也然則所謂向日者疏華之葵葵言此專柏秋葵言之也何日與衛足自是兩事杜合爲一失之(盧抱經云蜀葵錦葵之蜜葵得傾葵之名不足據加此)

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十八年(傳)瑕氏不與(注)瑕氏宵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注)厲公以私欲殺三卻而三卻死不以無罪書書假以家惡害晉童而冥童受國討文明卻氏失民宵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循按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禁君爲或稱名或稱國孫國譚專國者晉之專國者欒書荀偃其公厲直稱名書獨惡其罪知卻至之伐莫知欒書之姦左氏雖虛張卻至之伐仍不能掩其忠雖盛稱欒書之美仍不能掩其惡成公十有七年十有二月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犨卻至穀梁子曰爲於是言以告厲公公問欒書書曰臣固聞之且云欒書荀偃矯君命以發二卻之兵是以君命殺大夫也公羊子曰大夫無遂此其稱君命以殺大夫何也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此其稱君命以殺大夫何也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此其稱君命以殺大夫何也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此其稱君命以殺大夫何也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十八年(傳)瑕氏不與(注)瑕氏宵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注)厲公以私欲殺三卻而三卻死不以無罪書書假以家惡害晉童而冥童受國討文明卻氏失民宵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循按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禁君爲或稱名或稱國孫國譚專國者晉之專國者欒書荀偃其公厲直稱名書獨惡其罪知卻至之伐莫知欒書之姦左氏雖虛張卻至之伐仍不能掩其忠雖盛稱欒書之美仍不能掩其惡成公十有七年十有二月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犨卻至穀梁子曰爲於是言以告厲公公問欒書書曰臣固聞之且云欒又有鴨脚葵蜜大者謂蜀葵小者謂錦葵鴨脚謂黃葵其種法春必畦種水澆三稻更種一歲之中凡得三葦早種者必秋耕十月末地將凍散子勞之地釋即生五月初更種之六月一日種曰蜜秋葵秋葵堪食仍留五月種者取子於此時刈地剪却春葵今根上柄生者柔軟至好仍供常食美於秋葵柏秋葵也留五六葉凡柏必待霜解此所言甚詳蜜冬葵蜀葵也秋葵夏種秋華至冬即枯蜀葵八月後種經冬至春而華於四五月春夏亦可種古時以此爲蔬不令其老故柏之今生嫩柄其根存則明年仍生故古詩云採葵不傷根根葵不生瓤要痛痛三指又云今根上柄生然則柏葵者必護其根不肯使傷不似他菜連根並剔所以然者以其根能生柄肥嫩供食尤美是葵能自衛其根孔子謂葵猶能衛其足此也然此葵無所爲向日曹植取雀垂言雀雖即救今驗腦中豆華必當正午時盛開固推之秋葵之華日出則舒日沒則合其未舒花直向上舒則傾側故一名側金蓼曹云傾葵葉柏華之緣傾即其舒而言也然則所謂向日者疏華之葵葵言此專柏秋葵言之也何日與衛足自是兩事杜合爲一失之(盧抱經云蜀葵錦葵之蜜葵得傾葵之名不足據加此)

同盟于戚戚衛吳人謂壽越也鍾離善道也詩痗彼女桑毛傳鍾離善道皆大夫與會趙朔諸侯與會故傳特標之云會吳子壽夢也在吳子不欲來會于雞澤在晉侯亦不可往會于善道故仍用鍾離故事會于趙地是時諸侯必先至鍾離以侯吳子至趙而往會覲其越六日而會祖又越九日而滅偪陽則祖當在鍾離偪陽之間近于善道而吳不必渡淮故書日會吳既吳以覲吳而實在楚地使楚知其事此一會地也諸侯會于其地必無是理顧成十五年士侯旦會吳于鍾離明年即有鄢陵之戰獨非相爭之時乎況憧公之復謝也祖後襲十三年吳遂至向而會其時吳以是釋宋告急言北至鄭地與諸侯會也

十一年(傳)母童年(注)童殘年穀而不分災

循按說文年穀熟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有年庶土無年蔡士高誘注云年穀也有穀祭士報其功也無穀其神也年有穀訓是澄年爲積穀

(傳)淳于五乘(注)淳縛也

循按史記平準書自天子不能具鈞駟騂索隱云漢書作醇駟醇與純同莊子繕性篇與治化之流滇淳散朴釋文淳本作醇音純杜讀淳爲純故訓縛

(傳)便蕃左右(注)便蕃數也言遣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

循按毛詩作平平辇詩作便便猶毛詩天天是豚蔡邕作天天

十四年(傳)譬如補鹿晉人角之諸戎荷之(注)荷其足也

循按晉語與此節事辭繫齊之左荷止晏莱焉韋昭注云從後曰荷袁紹傳伐許宜徹云大軍況黃河以爲其前荊州下宛葉而荷其後章懷亦引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荷又引此傳昭本賈逵而臧去牽字鹿之在後者足故杜以荷其後爲荷其足文邊戴良紹徹懷州李善注亦引此注申之云征伐車有前後猶知補獸一人是角一人是足引說文曰荷承足也馬融廣平頌荷元獲倉慢引說文曰荷偏引一足也今說文但云荷偏引也不同音懷李善所引足部二蹄一足也章懷蓋合荷蜀兩字之訓而混之耳音有偏裹從手則爲偏引從足則爲一足將有引義無足義也詩痗彼女桑毛傳云角兩東之曰痗箋云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東而采之得云痗角皆遽筱東縛之名是毛謂痗爲痗而采之正義引此傳云痗角皆遽筱東縛之名女桑少枝長條向上正如角然犨之令直以角解痗蓋木有枝格猶獸之有角犨獸之角謂之角犨木之枝格亦謂之角女桑少枝長條向上正如角然犨之令下垂因而東之使枝向下便於采葉是爲角而東之束其角而引之亦可名痗則痗不專爲屈足之名可知小雅伐木痗矣毛傳云伐木者痗其顛箋云痗其顛者不欲妄踏傷其木痗大而蘖者中有熱而溺赤診齊王太后病曰風癉客脖又云脈癉也極躰爲之也倉公診齊王太后病曰風癉客脖又云脈癉也肺之藏又云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此亦以癉爲熱風癉即風熱也肺消癉即肺消熱也金匱要畧有黃癉病證匯分藪癉酒癉女勞癉亦以其手足中熱心中懊憹而熱漢書藝文志有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謂諸癉病癉本於熱癉故亦有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顏師古專以黃病注之非也此傳云癉疽生蕪於頭癉言其熱疽言其腫始而發熱既而頭腫潰遂生此蕪正義引說文癉勞病也又謂荀偃病此疽腫腫潰遂生創於頭未是

十八年(傳)以枚數圍注枚馬樞也圍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

循按文選長笛賦離日裁已當遇便易持注云蠡者日樞細者曰枝蔓馬樞釋文枝幹也可爲杖文十二年傳趙朝賜策馬樞釋文樞張瓜反馬杖也正義直以杖解之以策馬樞釋文樞瓜反馬杖也正義直以杖解樞杜所以通枚爲樞與此杜所以通枚爲樞與二十一年宋皇國父爲築臺以逼華氏門中識其枚數故杜云記鬼氏爲鍾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節司農云今時鐘乳俠鼓與無異處有九面三十六枚數門閫之板無可數者也試以其枚數之枚證以枚數圍之枚益皆指門閫上偏引從足則爲一足將有引義無足義也詩痗彼女桑毛傳云角兩東之曰痗箋云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東而采之得云痗角皆遽筱束之令正義引此傳云痗角皆遽筱束之名女桑少枝長條向上正如角然犨之令直以角解痗蓋木有枝格猶獸之有角犨獸之角謂之角犨木之枝格亦謂之角女桑少枝長條向上正如角然犨之令下垂因而東之使枝向下便於采葉是爲角而東之束其角而引之亦可名痗則痗不專爲屈足之名可知小雅伐木痗矣毛傳云伐木者痗其顛箋云痗其顛者不欲妄踏傷其木痗大而蘖者中有熱而溺赤診齊王太后病曰風癉客脖又云脈癉也極躰爲之也倉公診齊王太后病曰風癉客脖又云脈癉也肺之藏又云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此亦以癉爲熱風癉即風熱也肺消癉即肺消熱也金匱要畧有黃癉病證匯分藪癉酒癉女勞癉亦以其手足中熱心中懊憹而熱漢書藝文志有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謂諸癉病癉本於熱癉故亦有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顏師古專以黃病注之非也此傳云癉疽生蕪於頭癉言其熱疽言其腫始而發熱既而頭腫潰遂生此蕪正義引說文癉勞病也又謂荀偃病此疽腫腫潰遂生創於頭未是

(傳)臣君者豈爲其口實莊稷是養(注)臣不徒祿

循按顧炎傳云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徒求祿則自養而不能社稷是養二十二年子產對晉人云君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亦謂晉但自養不能養人謂受小國之土實宗祭而不能安定之恤其罷病也彼注云但有其言正義引服度以實之乳以枚數圍猶云數圍之枚數圍者即數其枚圍有何可數乎傳文前後自相發明杜氏不識左氏屬文句法以十八年之枚爲馬樞二十一年之枚爲門板而孔氏以枚數爲一枚二枚均失之矣

十九年(傳)偃痺疽生蕪於頭(注)癉疽惡創

循按素問奇病論有脾癉膀癉王冰皆以熱訓之癉論云其但熱而不寒有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名曰癉癉王冰注云癉癉也極躰爲之也倉公診齊王太后病曰風癉客脖又云脈癉也極躰爲之也倉公診齊王太后病曰風癉客脖又云脈癉也肺之藏又云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此亦以癉爲熱風癉即風熱也肺消癉即肺消熱也金匱要畧有黃癉病證匯分藪癉酒癉女勞癉亦以其手足中熱心中懊憹而熱漢書藝文志有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謂諸癉病癉本於熱癉故亦有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顏師古專以黃病注之非也此傳云癉疽生蕪於頭癉言其熱疽言其腫始而發熱既而頭腫潰遂生此蕪正義引說文癉勞病也此疽腫腫潰遂生創於頭未是

二十年(傳)夫從風風隨妻不可娶也(注)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風能隨落物者變而隨落故曰妻不可娶

循按夫卽老婦得其十夫之夫大過二之頤五爲夫今夫未之頤五而三成巽故夫從風也賁上之困三爲婦上之復三之比例所謂有隕自天也隕而成大過下巽爲風故風隕也困二先之賁五賁上復隕困三則賁不成明夷而成既濟今困成大過則賁不成既濟而成明夷改云困于石往不濟也謂不成既濟也據于莫驀所恃傷也謂成明夷夷者傷也夫既從風則不見其妻不見其妻由大過二不之頤五故無所歸也此易之例猶可考見者卦見雖蓋樓易學三嘗

(傳)臣君者豈爲其口實莊稷是養(注)臣不徒祿

循按顧炎傳云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徒求祿則自養而不能社稷是養二十二年子產對晉人云君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亦謂晉但自養不能養人謂受小國之土實宗祭而不能安定之恤其罷病也彼注云但有其言正義引服度以實

(傳)杭戶服而哭(注)以公尸柩已版

循按高貴鄉公被弒於車下司馬孚枕帝股而全敬晏嬰所爲蓋當時左氏盛行故王經說高貴亦引魯昭公不忍季氏之事

(傳)閻邱嬰以帷縛其妻而藏之

循按穆文縛直轉反與東縛從車者字異縛猶專老子專氣致柔專氣即任氣任氣即質氣以帷縛其妻謂以帷質其妻以帷負妻猶以襁負子負而後載之於車也旨子兵法篇敌所以任也注云任猶載也謂今之疾裝也任爲假裝故杜以駕轉而敌篆之轉爲去裝轉縛專三字通孟子門人治任將歸任即衣裝以其所負擔故謂之任四名爲轉也轉之謂爲運負任而行亦運之謂矣

(傳)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注)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饗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

循按司馬昭弒高貴鄉公以王禮葬之漢晉春秋云丁卯葬高貴鄉公於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全襲左氏此傳所以明降帝禮爲王禮如降九乘爲七乘即隱以比高貴於濟光比司馬爲崔氏也杜預托左氏以擋司馬氏之惡習整齒托左氏以詠司馬氏之奸習氏固自托爲宿史氏敢裝松之識其惡之適言非知言者也

(傳)胥突隊(注)突穿也

循按突宜爲衝突杜以穿解之者廣雅釋詁忘訓之突竄有窓以通烟氣則穿之義歟

(傳)公日合而毋辭日不疏(注)雖忘猶不敢男女無別

循按合讀去聲止息也

(傳)行無越思(注)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注)言其文

循按說文畔田界也杜以次明之若謂次第也田有界則必次第施耕上云思其始而成其終謂思行此一事必將此所思之事成其終而後再思行一事若本思行此事行之未終忽越而行所未思之事是爲越思越其界限是無次第也

二十六年(傳)領之而已(注)領猶治其頭

循按釋文又領本又作頸五感反猶頭也說文頸項也从頁金聲若秋傳曰迹于門頸之而已廣雅頸動也列子湯問篇領其原則歌合律張湛注云五感反頸猶振動也慶舍入本作領後蓋轉寫之譌領猶治也猶理也治其頭猶治其髮也

事于建陽章大師乎操領蓋杜偶所見與許慎所見異許慎以劉之言是而領之則搖頭正是低搖即動不必左右動爲搖此傳連於竟者執其手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之者不執手與言不揖但以頭向之低易俗所謂點頭是也杜云搖其頭即是點頭非如搖動爲搖頭也應璩百一詩漢末桓帝時鄙有馬子喬作陌上桑及言鳳將雛左右領頭正用列子音合律則領其頭而作領其原則歌合律張湛注云五感反頸猶振動也慶舍入本事于建陽章大師乎操領蓋杜偶所見與許慎所見異許慎以劉之言是而領之則搖頭正是低搖即動不必左右動爲搖此傳連於竟者執其手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之者不執手與言不揖但以頭向之低易俗所謂點頭是也杜云搖其頭即是點頭非如搖動爲搖頭也應璩百一詩漢末桓帝時鄙有馬子喬作陌上桑及言鳳將雛左右領頭正用列子音合律則領其頭而

(傳)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注)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饗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

循按司馬昭弒高貴鄉公以王禮葬之漢晉春秋云丁卯葬高貴鄉公於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全襲左氏此傳所以明降帝禮爲王禮如降九乘爲七乘即隱以比高貴於濟光比司馬爲崔氏也杜預托左氏以擋司馬氏之惡習整齒托左氏以詠司馬氏之奸習氏固自托爲宿史氏敢裝松之識其惡之適言非知言者也

(傳)胥突隊(注)突穿也

循按突宜爲衝突杜以穿解之者廣雅釋詁忘訓之突竄有窓以通烟氣則穿之義歟

(傳)公日合而毋辭日不疏(注)雖忘猶不敢男女無別

循按合讀去聲止息也

(傳)行無越思(注)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注)言其文

循按說文畔田界也杜以次明之若謂次第也田有界則必次第施耕上云思其始而成其終謂思行此一事必將此所思之事成其終而後再思行一事若本思行此事行之未終忽越而行所未思之事是爲越思越其界限是無次第也

二十六年(傳)領之而已(注)領猶治其頭

循按說文畔田界也杜以次明之若謂次第也田有界則必次第施耕上云思其始而成其終謂思行此一事必將此所思之事成其終而後再思行一事若本思行此事行之未終忽越而行所未思之事是爲越思越其界限是無次第也

穢耕天間也春秋傳曰是穢是廣雅釋天也穢之爲大猶敦之爲大敦之厚厚卽垺也垺亦厚也故訓爲大而爲衰

傳衰不潔汚注汚穢事

箋按詩周南薄汚我私毛傳云汚煩也煩與穢同正義謂事之穢身若塵之汚物矣之

傳卽子南夫也注言丈夫

箋按下云天夫嫉嫉所謂順也則此夫字乃夫婿之夫上云公孫碩膚又使强委命爲然則子南卽在前故云子南夫也言子南卽在前已有夫婿之分也杜以戎服左右射解爲丈夫正義引晉大家女誡謂男女欲剛欲柔以解夫夫嫉嫉之順於義亦協登陴則有夫婿之道於此可證臨

傳父妾尻去嫁之貝女去嫁此言邪

箋按董子秋之爲言煴煴也卿飲酒義秋之爲愁也注云愁煴萃聚也杜讀煴爲慍故訓爲聚正義謂以意爲訓非也

傳六氣日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體注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女陽物三而曛時注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曛時

箋按天元冕大神鬼炎昆日燕昊燥暑風火天之陰陽也二陰二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王亦注云六陽爲寒少陽爲暑陽明爲燥太陰爲濕厥陰爲風少陰爲火皆其元在天木初氣也火二氣也相火三氣也土四氣也金五氣也水終氣也鬼臾區又云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此即醫和所云六氣序爲五節也但素問六氣爲寒水相火君火以熱土燥金風木以暑和之六氣配之寒水陰也相火陽也濕土雨也風木風也陽明燥金所謂明也少陰君火所謂暑也以其爲少陰故爲陽陰者幽隱之地少陰屬腎其地幽隱之至醫和既云陽淫疾又申之云女陽物而曛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謂少陰少陰爲君火君火陽物也故女爲陽物其陽宜疾蔽故爲陽物而曛時不能深藏而淫則陽不潛故生內熱素問言冬不藏精至春爲溫

者亦其證也陰陽離合論云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太衝在北月遊之名日月合於亥爲陰始之端故曰少陰太衝在北月遊之名日月合於亥爲陰始之端故曰少陰爲陽又曲其解曰女陛下即少陰故爲陽物女爲陽物仰云少陰爲君火杜不知此義言女常陰男反爲陽物仰云少陰爲君火杜不知此義言女常陰男反爲陽物仰云少陰爲君火杜不知此義言女常陰男反

側耳若詐爲楚人不必習伏矣吳楚相遘多鬻狐之人何遽爲楚人異於吳人之形狀豈生於楚者皆長鬚生於吳者皆少須也若七年正義謂吳楚之人少須故以長須之人爲令美其意尤鄙

十八年 傳知人羊舌職掌其官焉注斬得閒門者頭

循按正義謂據訓爲持是也與擒僕之擒同擒飲者手提其棲擒首者手提其頭擒之義同於提故擒衣謂之擒齊

二十年 傳齊侯疥遂痁注痁瘧疾

循按釋文云疥舊音戒案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瘕說文云一兩日一發之瘧也瘕音皆後學之徒妄以疥字爲誤案傳倒因事曰遂若疫已是瘧疾何爲復言遂痁乎陸氏此論極明杜不訓疥者不必訓也所云後學之徒指生杜後者顧之推家訓云世間傳本多以疫爲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瘧此瘧說也疥瘡小疾何足可論豈有患疥轉作瘧乎正義引梁人袁狎云疥當爲疫疫是小瘧宏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正義申說之云狎之所言梁主之說也說文疥搔也瘧熱寒並作痁有熱瘧痁二日一發瘧今人瘧有一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蓋故曰疥遂痁疥瘧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疥遂痁乎之推本仕梁其說與袁狎同皆本之梁元帝耳此傳記晏子之言而原於諸侯之賓閒疾者則但曰齊侯疾期而不瘳可矣乃必詳之曰疥曰遂痁者明其期而所以不瘳者特此疾而已蓋疥瘳不已又患痁瘧二者皆小疾而久淹痁侯之賓欲詠歲史詳此二疾本齊侯之恆耳觀其田於浦裘於遠童則其無大疾可知矣疥瘳本不易遽痊因而又患瘧備者謂病疥寒寒變瘧其說本近孔顥達謂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蓋尤謬瘧以一日一發爲重頻日發爲輕若果二日變爲頻日其疾已驟愈何云以小疾大乎傳於許止弒君云夏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明瘧小疾欲藥致死爲止弒君之定案也此傳云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痁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明以小疾勞賓所以景公雖有復納之志而不能也從沽沽於疥瘳之寒寒瘧疾之頻日昏史筆裁義禪病案患疾以疥瘳即參子說文作疢

月節決爲八月節之謂也杜氏以三統爲最疏其編長歷但以干支排次昭二十二年壬定七年僅有定二年五月四年十月兩閏而七年之中僅得八十六月大衍於定七年閏正月正月晦日已巳冬至則閏在至後亦異於三統三統一歲之分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五零五以七年乘之得二十萬七千九十八零五爲七年周天以月法二十三百九十二除之得八十六不月一千三百八十六分以八十一分收之得十七日九分自定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上溯八十六不月十七日九分是當昭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昭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冬至始建子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小雪始建亥其朔日仍建戌准南子天文訓北斗之神有雌黃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十一月合子夏九月陽自子左行建卯陰自子右行歷寅故建戌歷酉辰衝歷寅宜與申衝申亦地支須用天十故取申之相近者庚也鄭引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言水破癸者謂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益二十四時之爻十二支閱以八于四維以子左旋則子近癸丑近艮寅近甲卯近乙巳近丙午近丁申近庚酉近辛亥近壬以子右旋則子近壬戌近辛酉近庚未近丁午近丙辰近乙卯近甲丑近癸申近庚者據左旋言也丑近癸者據右旋言也大雒經二十四山相兼原本於此別有書不用三統不知日月會辰尾爲建戌則不知所以庚辰入翌之故正義謂史墨能知非是人情所測又云食在辛亥之日庚以庚午爲占自是史墨所見其意不可知也何未詳鄒志也其以鄭本三統殊乎長歷所據邪

二十二年 傳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注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乾爲天子震爲諸侯而在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强壯若天上有雷

循按史墨此言似經以文其邪說非易義也陰成大壯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歸妹成大壯則采乘剝雷乘於乾是爲征凶豈得爲天之道易義主春秋襄昭之間不明已甚故孔子幸編三絕作十翼以贊之詳余易學三著

定公九年 傳東郭書讓登注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

循按已先乎人不可爲遊讓讓與襄古通襄猶驤舉而上騰也故舉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謂十上騰而右也書曰驩兜與鄭注云推賢何善曰讓廣雅曾舉也高也是讓有舉義與驩同曲禮主人與客讓登與此讓登不同

哀公三年 傳鬱攸從之注鬱攸火氣也

循按方言晉宋衛魯之間謂之鬱悒郭注二鬱悒猶鬱陶也夏侯湛大暑賦云何大暑之赫曦乃鬱陶以蟠熇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二十四年 傳王定而歸之注不俟歸王

循按傳謂王位既定而陰不俟以王歸之非是

二十五年 傳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幸注卧爲平子所欺因而自殺

循按牛農春秋說云昭公之代季氏也平子至辜而請請因請亡皆不許始將殺之矣當是時莫敢有倡言救之者而叔孫昭子之臣司馬竊疾獨激昂倡言救之於是平子師徒以往圍北隅以入孟孫氏見叔孫氏之旌也亦往救之遂救郈昭伯而伐公徒公徒敗而公遽出然則遽昭公者非季氏乃叔孫氏也叔孫素有賢名先是知關鍾姞預知公謀故先如關以避之及歸自關而從公於齊人皆謂姞有納公之志如其言昭公若叔孫氏之臣讓丞貳爲之首叔孫氏爲爲不發矍則遽昭公若叔孫氏之爲爪牙焉肯加之以弃疾計以避嫉名及平子有異志則又諛其罪於季氏若曰臣欲安衆而納公公不若意如也故其疾病將死又薦於其竪使殺其疾病死又薦於其竪使在九月中故是日日月在辰尾仍爲夏之九月也仰又考之三統秝春秋昭公即位三十二年及定公宋立定公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辰秝以爲庚午杜氏長秝所推定七年正月庚子朔二月庚午朔正月晦日己巳三統益以長秝二月爲正月自昭二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數至定七年正月己巳朔當得二千五百九十八日每年恒氣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三爲定七年冬至距昭公三十二年冬至以減前積僅四十一日四分日之一則冬至在晦三十一年正月十三日爲夏十一月十三日加二十日有奇爲小雪在昭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又加十五日有奇爲霜降約而計之是十二月辛亥朔正在寒露霜降之交知其爲夏之十月而實爲夏之九月節仍建戌辰寅乃知八郭之日爲庚辰鄒氏學三統秝以定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步之知此日月在辰尾爲建戌之月有精義也十月朔仍建戌則八月十九日爲八月節無疑占夢疏所引九

論語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注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懌

循按當其可之謂時說解悅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時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時也求也退故進由也兼人故退時也學者以時而說此大學之教所以時也

敎者學者皆期其能解悅邢疏引譙周說說深樂淺未是

人不知而不慍注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

循按疏有二說前一說他人不見知而我不怒此非注義注言人有所不知則是人自不知非不知己也有所不知則亦有所知我所知而人不知因而慍之矜也人所知而我不知又因而慍之忌也君子不矜則不忌可知其心休休所以為君子也後漢儒林傳引魏暑云樂詳字文載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褊又不熟悉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疲食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注上謂凡在已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循按邱光庭兼明書云皇侃曰犯上謂犯顏而諫言孝弟之人必不犯顏而諫明曰犯上謂干犯君上之法令也言人事父母能孝事兄長能弟即能事君上能遵法令必不干犯於君上也今皇侃疏引熊埋云孝弟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無犯顏之諫然譬喻忠規何嘗好之哉邢疏謂皇氏熊氏違背注意蓋以注言凡在已上則不事指君親刀凡在已上之人必恭順而不欲犯其不好犯君親益不待言矣皇熊切言之與注意亦不為違背蓋犯顏而諫在唐宋以後視為臣道之常而聖人則以為忠誠之變如龍逢比干不得已而為之故雖或犯顏直諫而心實不好也漢書蓋寬饒傳云好言事剝諸好犯上竟奸顏師古音干干犯上意即犯上又敘傳云初成帝性實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盧迺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後漢書胡廣亦云田鼒剛而犯上犯上為犯顏而諫古之通義也皇侃本之耳表記云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鄭注云亂謂違廢事君之禮為亂即此所云作亂非必悖逆乃為作亂也皇氏熊氏倘知古人事君之禮而諫不可為犯上增出法令二字顧孝弟之人不犯法令不悖逆何待有子言之先彰怒泰因之鱗不顧而嗟於其之役則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而死軼之犯顏固出於一時忠憤而自咎如此有子所云犯上正軼之所云逞志於君爾自有子之意不明為人臣者遂以犯顏而諫為常至明人有以理勝君之說始以不平鳴矣其直由犯顏至於違養事君之禮身入於亂而不指斥以鳴其直由犯顏至於違養事君之禮身入於亂而不自知有子以好犯顏者病其歸於作亂而探其本於孝弟所以立千古人臣之鵠者微矣

傳不習乎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循按邢疏云傳惡宗繫宗繫非不習之謂己所素習用以傳人方不妄傳致誤學者所謂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也學則不固注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

循按此注固有二義一為蔽一為堅蔽之義為閒曲禮輒朝而願君子謂之固鄭氏注云固謂不達於禮不達於禮是為蔽塞不通此固所以為蔽也不學故不達禮學則達於禮是為固者通於禮也一曰者別為一說不固為學不堅固由於不重與蔽之訓適相反皇侃專用後一說已失孔氏之旨其解蔽字之義則云蔽猶當也言人既不能敦重縱學亦不能當道理此既不明蔽字之義又不合堅固之義而以蔽固之解與一曰云相牽混非也一曰二字是何晏兼存異說非亦孔安國注肅原德之賊也注先引周曰云皇侃本以為周曰云者皆何晏兼存之說薇訓當非仍前所注之人之言也之未可引為孔氏義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注鄭曰主親也

循按親忠信之人無友不如己之人兩相孚應皇侃解作忠信為心百行之主殊鄭義

六十而耳順注鄭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

循按耳順即舜之察邇言所為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也順者不違也舍己從人故言八於耳隆其惡揚其善無所違也學者自是其學聞他人之言多違於耳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故耳順也謂知微旨此在不惑知天命時已然不待六十矣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注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循按矩即絜矩之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心所欲為矩法而從之不踰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也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也所惡於前不以先後也所惡於後不以從前也所惡於右不以交於左也所惡於左不以交於右也皇侃解為放縱其心意而不踰法度非是馬云無非法倘未得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注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

循按何晏以小道為異端注子一以貫之云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矣與此注互相發明何晏以老莊之學說經謂善道有統即莊子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也皇侃以異端為諸子百家之書邢疏仍之漢賢良策問云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蓋異端者各為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即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所謂使不相悖也攻之訓治見考工記攻木之工注小雅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繫辭傳愛惡相攻處翻云攻摩也彼此切磋庶幾異而害於道者悉歸於義故為序韓詩序字足以發明攻字之意已止也不相悖故害止也楊氏為我墨氏兼愛端之異者也楊氏若不執於為我墨子若不執於兼愛互相切磋自不至無父無君是為攻而害止也大學斷斷兮無他技鄭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經文自發明之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有容而若己有則善與人同故能保子孫黎民而為利娟疾不通則執己之一端不能容人故不能保子孫黎民而至於殆殆即害也害止則利也有兩端則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有以摩之而不異剛柔兩端之異者也剛柔相摩則相觀而善孟子言楊子為我墨子兼愛又特舉一子莫執中然則凡執一皆為

賊道不必楊墨也執一則不能攻歟道則害不可止會子居武城惡至則去寇退則反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而不同於楊子之爲我者不執一也禹治水勞身焦思過門不入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易地皆然所以異而同亦所以同而異攻之則不執一而能易地皆然矣何晏以沿訓攻引易而謂異端不同歸其說似是乃所謂同歸爲善道有規則仍執一無權非易地皆然之惜而所謂沿亦不指相觀而善故已字作盡詞漢世儒者以異已者爲異端前書合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曰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氏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以習左氏者爲攻乎異端與何晏說同陳欽稱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自升以習左氏者爲異端欽又以斥左氏者爲異端杜預春秋序云劉歆二傳而去異端惟賈逵通五經之說奏曰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梁邱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損益隨時即易地皆然之義逵之說近矣袁紹好名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嘆服以上俱見後漢書盍以儒者執一不能通故各爲一端以難之是爲競設異端康成本通儒不執一故依方辯對謂於衆異之中而衷之以道也是即康成之攻乎異端矣道中於時而已故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已者爲非彼亦以異己者爲非而書成矣孫奕示兒編云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未之也已之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距邪說放淫辭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者也此解已字爲止是也解攻字爲距爲闢尚未精善攻其惡即是磨琢己身之惡攻人之惡即是剖切他人之惡亦不作彊擊之義

子張學干祿注鄭曰干求也祿祿位也

循按樊遲請學稼則孔子目爲小人小人不求祿位者也子張學干祿孔子即告以得祿之道聖人以事功爲重故不禁人干祿而斤夫學稼者也

揖讓而升下而飲注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

循按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鄭箋詩賚之初延引此則云下而飲禮記少儀云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此正以升下連文絕句與論語此文同鄭解以新得爵專取於飲以而飲二字引之不可成句故連下字其揖讓而升四字義無所取則舍之不引射義引此文鄭注云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釋文云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揖讓而升降即揖讓而升下然則鄭之句讀不專以下而飲爲句引證之法非所拘也此注先提起升及下以揖讓追就而飲起升及下以揖讓追就而飲升降倒裝解法不同而所以發明其義者未有異也皇侃疏云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句似指鄭氏詩箋何晏說同陳欽稱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自升以習左氏者爲異端欽又以斥左氏者爲異端杜預春秋序云劉歆二傳而去異端惟賈逵通五經之說奏曰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梁邱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損益隨時即易地皆然之義逵之說近矣袁紹好名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嘆服以上俱見後漢書盍以儒者執一不能通故各爲一端以難之是爲競設異端康成本通儒不執一故依方辯對謂於衆異之中而衷之以道也是即康成之攻乎異端矣道中於時而已故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已者爲非彼亦以異己者爲非而書成矣孫奕示兒編云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未之也已之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距邪說放淫辭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者也此解已字爲止是也解攻字爲距爲闢尚未精善攻其惡即是磨琢己身之惡攻人之惡即是剖切他人之惡亦不作彊擊之義

子張學干祿注鄭曰干求也祿祿位也

循按樊遲請學稼則孔子目爲小人小人不求祿位者也子張學干祿孔子即告以得祿之道聖人以事功爲重故不禁人干祿而斤夫學稼者也

儀封人注鄭曰儀蓋衛邑也

循按起之義同於發子夏起於當前顏子發於退後

故不可諫止即不可解脫

循按解字明說字說讀若脫解脫與諫止互明事已成已遂成事不說止即不可復解說

儀封人注鄭曰儀蓋衛邑

循按邢昺疏引春秋傳衛侯入於夷儀疑與此是一後漢郡國志東昌縣有夷儀聊城今屬山東東昌爲齊衛之界孔子過衛適齊或由此道記儀封人即從儀縣注引晉地道記儀封縣惟賈逵通五經之說奏曰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梁邱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損益隨時即易地皆然之義逵之說近矣袁紹好名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嘆服以上俱見後漢書盍以儒者執一不能通故各爲一端以難之是爲競設異端康成本通儒不執一故依方辯對謂於衆異之中而衷之以道也是即康成之攻乎異端矣道中於時而已故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已者爲非彼亦以異己者爲非而書成矣孫奕示兒編云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未之也已之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距邪說放淫辭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者也此解已字爲止是也解攻字爲距爲闢尚未精善攻其惡即是磨琢己身之惡攻人之惡即是剖切他人之惡亦不作彊擊之義

子張學干祿注鄭曰干求也祿祿位也

循按樊遲請學稼則孔子目爲小人小人不求祿位者也子張學干祿孔子即告以得祿之道聖人以事功爲重故不禁人干祿而斤夫學稼者也

揖讓而升下而飲注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

循按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鄭箋詩賚之初延引此則云下而飲禮記少儀云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此正以升下連文絕句與論語此文同鄭解以新得爵專取於飲以而飲二字引之不可成句故連下字其揖讓而升四字義無所取則舍之不引射義引此文鄭注云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釋文云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揖讓而升降即揖讓而升下然則鄭之句讀不專以下而飲爲句引證之法非所拘也此注先提起升及下以揖讓追就而飲起升及下以揖讓追就而飲升降倒裝解法不同而所以發明其義者未有異也皇侃疏云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句似指鄭氏詩箋何晏說同陳欽稱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自升以習左氏者爲異端欽又以斥左氏者爲異端杜預春秋序云劉歆二傳而去異端

解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孔子稱黃帝民得其利百年用其教百年神而化之故興其神堯之無能名舜之無爲而治皆神也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包云德者無爲易之謂德爲元亨利貞天以寒暑日月運行爲道聖人以元亨利貞運行爲德用中而不顯一故無爲無爲故不可知不可知故民無能名民運行於聖人之元亨利貞猶衆星運行於天之寒暑日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黃帝堯舜承伏羲神農之後以通變神化立萬世治天下之法論語凡言堯舜者發明之也曰爲政以德曰恭己正南面曰脩己以敬此真舜所以神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堯舜所以爲德即德即神即神即德故云顯道神德行又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化裁推行之至用也民無能名四字爲成功文章之本爲則天之實包注有未詳

子有亂臣十人注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

循按官小臣也見呂十人治官者也馬以官字解臣字邢疏解作治官之臣非是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注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言能及之故希言也

循按古所謂利皆以及物言至春秋時人第知利己其能及物遂別爲之義孟子言義不多言利故云子罕言利若言利則必與命並言之與仁並言之利與命並言則利即是義子罕言二字呼應兩與字味其詞意甚明注以命仁赤子所罕言孔子固不罕言命罕言仁矣徒以利命仁三者不類乃高置利字以配命仁不知義之和正子所不罕言者也論語稱子以四教子之所慎子不語子絕四下目俱不列此子罕言利爲句下用兩與字明與諸侯論學義倣此華讀兩與字爲句吾與點也之與謂子所罕言者惟利而已曰命曰仁皆乎曰所深與此似知注疏之未合然與點指人之可與用以大義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注疑曰此當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而已非謂其成名也

循按無所成名即民無能名所謂馮不學無常師無可無不可也孔子以民無能名贊堯之則天故門人援達巷黨人之海則由諸侯或法云他異端也猶子之異端右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此注云雖學或得異端用道他之義

攝齊升堂注孔曰衣下曰齊攝齊者攝衣也

循按升堂上加攝齊二字所以別於執圭之升堂也同一執躬如也在執圭則手不能摳衣故足縮縮如有循玉藻云執玉高其容下如授上如揖其容愉愉如有循玉藻云執玉不敖執爵不亢其容弁如有循玉藻云執玉不趨執爵不盈舉前曲後直如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其容肅肅如有循玉藻云執玉授人如重不勝其容色發如也其容舒遲如有循玉藻云執玉之高卑以等其容凡此皆攝齊升堂之容也

循按孔氏之說未明此兩端即中庸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鄭大來問必有所疑惟有兩端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謂先還問其所疑即後即其所疑之兩端而竟盡其意使知所問焉者凡事皆有兩端如楊朱爲我無君也墨翟兼愛無父也乃禹手足胼胝以勞天下之民墨翟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之民楊墨之爲道不行又無以使民知惡一理即也行之則頭會箕斂之流出不行則度支或將不板足一議兵也行之則生事無功之說進不行則國威將不振凡若是皆兩端也而皆有所宜得所宜則爲中孔子叩之叩其兩端之竭此也舜執之執此也用之用此也處則以此爲學出則以此爲治通變神化之妙皆自此兩端而宜之也

循按法言問道篇云或問道曰道者適也無不適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適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適諸海則由諸侯或法云他異端也猶子之異端右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此注云雖學或得異端用道他之義

攝齊升堂注孔曰衣下曰齊攝齊者攝衣也

循按升堂上加攝齊二字所以別於執圭之升堂也同一躬如也在執圭則手不能摳衣故足縮縮如有循玉藻云執玉高其容下如授上如揖其容愉愉如有循玉藻云執玉不敖執爵不亢其容弁如有循玉藻云執玉不趨執爵不盈舉前曲後直如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其容肅肅如有循玉藻云執玉授人如重不勝其容色發如也其容舒遲如有循玉藻云執玉之高卑以等其容凡此皆攝齊升堂之容也

循按孔氏之說未明此兩端即中庸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鄭大來問必有所疑惟有兩端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謂先還問其所疑即後即其所疑之兩端而竟盡其意使知所問焉者凡事皆有兩端如楊朱爲我無君也墨翟兼愛無父也乃禹手足胼胝以勞天下之民墨翟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之民楊墨之爲道不行又無以使民知惡一理即也行之則頭會箕斂之流出不行則度支或將不板足一議兵也行之則生事無功之說進不行則國威將不振凡若是皆兩端也而皆有所宜得所宜則爲中孔子叩之叩其兩端而竭此也舜執之執此也用之用此也處則以此爲學出則以此爲治通變神化之妙皆自此兩端而宜之也

循按古所謂利皆以及物言至春秋時人第知利己其能及物遂別爲之義孟子言義不多言利故云子罕言利若言利則必與命並言之與仁並言之利與命並言則利即是義子罕言二字呼應兩與字味其詞意甚明注以命仁赤子所罕言此正是與命與仁之利爲孔子所言至以命仁赤子所罕言孔子固不罕言命罕言仁矣徒以利命仁三者不類乃高置利字以配命仁不知義之和正子所不罕言者也論語稱子以四教子之所慎子不語子絕四下目俱不列此子罕言利爲句下用兩與字明與諸侯論學義倣此華讀兩與字爲句吾與點也之與謂子所罕言者惟利而已曰命曰仁皆乎曰所深與此似知注疏之未合然與點指人之可與用以大義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注疑曰此當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而已非謂其成名也

循按無所成名即民無能名所謂馮不學無常師無可無不可也孔子以民無能名贊堯之則天故門人援達巷黨人之海則由諸侯或法云他異端也猶子之異端右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此注云雖學或得異端用道他之義

攝齊升堂注孔曰衣下曰齊攝齊者攝衣也

循按升堂上加攝齊二字所以別於執圭之升堂也同一躬如也在執圭則手不能摳衣故足縮縮如有循玉藻云執玉高其容下如授上如揖其容愉愉如有循玉藻云執玉不敖執爵不亢其容弁如有循玉藻云執玉不趨執爵不盈舉前曲後直如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其容肅肅如有循玉藻云執玉授人如重不勝其容色發如也其容舒遲如有循玉藻云執玉之高卑以等其容凡此皆攝齊升堂之容也

循按孔氏之說未明此兩端即中庸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鄭大來問必有所疑惟有兩端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謂先還問其所疑即後即其所疑之兩端而竟盡其意使知所問焉者凡事皆有兩端如楊朱爲我無君也墨翟兼愛無父也乃禹手足胼胝以勞天下之民墨翟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之民楊墨之爲道不行又無以使民知惡一理即也行之則頭會箕斂之流出不行則度支或將不板足一議兵也行之則生事無功之說進不行則國威將不振凡若是皆兩端也而皆有所宜得所宜則爲中孔子叩之叩其兩端而竭此也舜執之執此也用之用此也處則以此爲學出則以此爲治通變神化之妙皆自此兩端而宜之也

循按古所謂利皆以及物言至春秋時人第知利己其能及物遂別爲之義孟子言義不多言利故云子罕言利若言利則必與命並言之與仁並言之利與命並言則利即是義子罕言二字呼應兩與字味其詞意甚明注以命仁赤子所罕言此正是與命與仁之利爲孔子所言至以命仁赤子所罕言孔子固不罕言命罕言仁矣徒以利命仁三者不類乃高置利字以配命仁不知義之和正子所不罕言者也論語稱子以四教子之所慎子不語子絕四下目俱不列此子罕言利爲句下用兩與字明與諸侯論學義倣此華讀兩與字爲句吾與點也之與謂子所罕言者惟利而已曰命曰仁皆乎曰所深與此似知注疏之未合然與點指人之可與用以大義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注疑曰此當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而已非謂其成名也

乃可奉一手不可奉故提而攝之若攝於旁則不能橫橫攝者使狙橫於前而以一手提之也此禮文之如繪者也昏禮兩人持一皮皮有四足合之使毛向內前左足合於前右足後左足合於後右足既左首則左一人之右手提其前二足右一人之左手提其後二足手提足則者向下放釋其外足見文斯時每人各提一足其兩足下垂矣聘禮以一人提之則兩手各提二足兩肘向外兩手握相向故云內攝之以此準諸攝齊齊攝衣下趨正是兩手提起使離地與攝皮狀同論語攝字正當以儀禮攝字解之物本者蛇提起有似緣緣故攝有緣意士冠禮攝酒鄭注攝猶整也整酒謂撙之今文攝作焉疏云有司徹云司宮攝酒注云更洗舍整頓之不可云洗亦當爲撙謂更撙撙漆舍整頓示新也攝爲引持引持則收斂斂則緊合酒已散更聚合之爲攝故則減聚則增由減而增亦引而提起此攝酒所爲攝也惟其由斂而轉爲聚則以敬事合於一人爲攝育事無攝之攝是也斂之所以屈之故爲撙撙者屈也剃髮曰鬀者目攝之輕與鬀論劍薛悉盡曰吾豈者目攝之輕與鬀而目之軻即去不敢留是目有以屈撙之索隱用士冠禮注訓爲整實用撙之義也素問五藏生成篇云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攫指受血而能攝攝屬於指非提之而何攝齊與攝衣同爲斂而各不同管子弟子職少者之事夜寐晏作既拚盥漱就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蚤起盥漱衣未整齊故整齊其衣而後共盥史記鄒生傳稱鄒生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既聞鄒生儒於是斂洗起攝衣延鄒生上坐謝之方倨牀洗足衣必不整齊此時斂洗起敬故整衣與弟子職盥漱後攝衣同盥漱攝衣即內則盥漱之後栝羅纚冠縰端翬紳搢笏也孔子升堂時非倨牀洗足可比豈前此不衣至此始衣故以攝衣證攝齊者非也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鄭氏引孔子升堂云云鄭引此文以明發論氣怡焉與遞顏色怡怡同論語於升堂之上加攝齊二字兩手摳衣則不得更執圭此節爲攝齊升堂明下節爲執圭升堂而增攝齊於執圭而省升堂此古人屬文之法孔氏以摳衣解之精不可言若攝齊不是摳衣但爲整齊其衣如漢帝之攝衣不知攝齊用手摳衣亦必用手

攝齊不過手提之整衣則用手益加勞矣尤非執圭時情事如不用手而空言則升堂上著攝齊二字爲無謂矣且漢帝之攝衣即內則之端衣而上可知矣攝齊而與降階下堂則攝齊亦可云攝衣攝衣而下則攝衣而上可知矣攝齊而升則攝齊而降可知矣戰國策趙策云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衽與几杖奉盥洗天子設也既攝衽又抱几者不必一時兼爲之猶弟子職少者之事夜寐晏作既拚盥漱就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蚤起盥漱衣未整齊故整齊其衣而後共盥史記鄒生傳稱鄒生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既聞鄒生儒於是斂洗起攝衣延鄒生上坐謝之方倨牀洗足衣必不整齊此時斂洗起敬故整衣與弟子職盥漱後攝衣同盥漱攝衣即內則盥漱之後栝羅纚冠縰端翬紳搢笏也孔子升堂時非倨牀洗足可比豈前此不衣至此始衣故以攝衣證攝齊者非也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鄭氏引孔子升堂云云鄭引此文以明發論氣怡焉與遞顏色怡怡同論語於升堂之上加攝齊二字兩手摳衣則不得更執圭此節爲攝齊升堂明下節爲執圭升堂而增攝齊於執圭而省升堂此古人屬文之法孔氏以摳衣解之精不可言若攝齊不是摳衣但爲整齊其衣如漢帝之攝衣不知攝齊用手摳衣亦必用手

期傳期被創中額噩顧復戰關東其牘於首朱齊傳注引續漢書云虎賁儀卫虎賁署弓階上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被於地虎賁怖卻攝弓謂自地上提弓而起也

復其位注孔曰本時所過位

循按包氏注過位爲君之空位邢疏云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君雖不在此位人臣過之宜敬此復其位孔氏以爲卻本時所過之位邢疏云復至其本時所過之位則此所復之位仍卻君之空位乃曰其位則不可指君所立之處於復其中增入至字非經文所有爾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郭璞以位爲羣臣之列位宁爲人君視朝所宁立處說文亦以中庭左右爲位位之名屬之臣與宁有別雖天官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此位通宁而言似爲包氏所本然此統言之不必分云王之宁及卿大夫羣吏之位論語與門閫堂階並言則指中庭左右之定名非泛指矣曲禮下卿位鄭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正義引鄉黨過位鄭氏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言入門右北面正是卿大夫之位過位之位鄭氏指中庭左右之臣位若方下車而過孔子過之色勃足躩大又何疑鄭氏與孔同與包異也

居不容注孔曰爲室家之敬雖久

循按容注孔曰居不客舍百戶民武進臧氏玉琳云居不客言居家不以客禮自處孔注云爲室家之敬雖久謂因一家之人雖久以客禮自處敬之也是當從釋文作客閒成石經亦作居不客臧氏說是也後漢書周燮傳注引謝承書云燮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此正所謂容也

迅雷風烈注鄭曰風疾雷爲烈

循按雷風之來既疾急而至於猛烈迅雷風三字連讀鄭以疾屬風以烈屬雷曰互明之也

子路共之三臭而作注孔曰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臭而作作起也

循按若子禮論云利貢之不臭也成事之俎不貢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何注本此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注孔曰先進後進謂

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注)孫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循按皇侃上節注仕作士謂先輩五帝以上後輩三王以還是也五帝時淳素質勝於文三王時文質彬彬文勝質遠欲其彬彬還爲君子自時厥後文益盛文又勝於質遠欲其彬彬還爲君子不易得宜以上古之淳素和之用謂變化之移風易俗四字解用字最切孔子時文勝質既非先進亦非後進欲其仍還後進之君子必先移易以先進之野人也譬如陰陽宜和病陰盛者宜以純陽劑之然後乃得其和孔子從先進非重野人輕君子正將由野人而至君子也注云因世損益得之因質勝而益之爲君子因文勝而損之爲君子禮文勝質如從先進此聖人裁成輔相之妙也邢昺疏注中仕字衍今下章皆不及門謂此爲不從陳蔡得仕進者又以先進當昭襄之世後進當定哀之世於禮樂因世損益之義尚何得合

皆不及門也(注)鄭曰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循按堯典詢于四岳闢四門鄭氏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爲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詩楊衣正義)孔穎達用孔傳而正義引此文云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孔以闕門爲戒賢之路與鄭異鄭以門爲卿士之家則及門者謂仕於卿大夫之私朝也周禮大司馬辨名號之用師以門名注云師謂軍將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益爲營治於國門營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春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注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襄九年獻之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注云門子卿之適子卿之子稱門子是卿以門名勳當門以門名適子代父當門則稱門子其仕於卿大夫之門謂之及門矣

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陳曰言閔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剋爲陽虎御車後孔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爲陽虎因圍欲殺之孔子自說故匡人解圍也自說者謂卑辭選禮爲爲語注云徵服而去謂身著微服潛行而去不敢與匡人關以媿悅之也此所引與今史記不同而徵服爲遣宋桓司馬事見孟子此時以貌似陽虎被圍但明其非虎則圍可解不必徵服不必使從者爲寘氏臣也琴操云匡人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不解子路悲感悖然大怒張目奮劒聲如鍾鼓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鬬名爲欺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驟雨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冤解而去益徵服所以脫桓魋彈琴所以解匡人態惡其有禮故徵服自廢於禮以柔懿之怒匡人燃熟故彈琴以明其非虎名有所當可想見聖人解難之妙甲若鬬必死於畏矣故琴操戒子路之欲鬬而禮疏稱其不敢與匡人鬬不鬬所以不死不死所以爲知命皇疏引李充言軽死非明哲是也邢疏云孔子謂顏淵曰吾以女爲以死與匡人鬬也謂鬬則我死然則可不敢死正同之不敢鬬也史記集解引包注作已無所致死邢疏一則云可必致死再則云言不敢我死包注敢死宜作致死

攝乎大國之間(注)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

循按荀子禮論云其立哭泣哀感也不至於隘攝傷生機俾注隘窮也攝猶戚也此戚即憂字窮憂與迫同楚辭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今王逸章句云攝葉不舒貌迫憂故不舒吾與點也(注)周曰善點獨知時

循按三子所言者爲政之具具猶器也聖人以道運器則時行焉故與點也邢疏以與點爲善其不求爲政以知貴爲生憧亂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皆失之

克己復禮爲仁(注)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

循按孔與馬異孔訓克爲能故云身能反禮邢疏解爲能約身非孔義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注)孔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

循按皇侃以敬知爲二事非也克己復禮仁也古志之言也昭十二年左傳孔子引以者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所以解克己復禮也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皆曰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先已詳其目而後反復明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矣在家無怨在家無怨孔子所以解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矣在家無怨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不取不如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即因己之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絜矩而行事不難而仁已至矣絶己之欲而不能通天下之志非所以爲仁也

人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

循按詩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貫下之詞也此人也二字亦貫下之詞故何氏引詩以例之皇疏謂管仲人也是美管仲非是皇疏此注爲鄭康成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注孔曰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

循按天官太宰八柄六曰奪以馭其貧注云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蓋伯氏時有罪管仲沒其家財故注云當理廣雅治也治獄之官名理當理謂治獄得當也此管氏所以爲法家之冠矣諸葛孔明廢廖立爲民廖聞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又嘗廢李平爲民徙梓潼郡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智鑒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智氏引管仲事以例諸葛今轉可引諸葛事以例管仲邢疏未能詳也惟智云聖人以爲難則連下貧而無怨爲一章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注孔曰爲己履道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

循按荀子入乎耳者著乎心爲己也入乎耳出乎口爲人也入耳出口故徒能言之北堂書鈔引新序云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

百官總己注馬曰己百官

循按說文總聚束也己猶身也皇疏云百官各自束己身是也

原壤夷俟注馬曰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

循按法言五百篇云或問禮難以强世曰難故强世如夷俟倨肆羈南之蒲呂而陷之衆其彊宋咸注云夷俟倨肆皆騃倨之之謂廣雅云蹲踞屬啟球踞也夷俟即是倨肆俟埠音相近夷俟猶踞肆與夠踞躬義同蹲躬雙聲也夷俟叠韻也

馬氏訓俟爲待而謂踞待孔子夫之

人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

循按詩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貫下之詞也此人也二字亦貫下之詞故何氏引詩以例之皇疏謂管仲人也是美管仲非是皇疏此注爲鄭康成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注孔曰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

循按天官太宰八柄六曰奪以馭其貧注云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蓋伯氏時有罪管仲沒其家財故注云當理廣雅治也治獄之官名理當理謂治獄得當也此管氏所以爲法家之冠矣諸葛孔明廢廖立爲民廖聞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又嘗廢李平爲民徙梓潼郡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智鑒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智氏引管仲事以例諸葛今轉可引諸葛事以例管仲邢疏未能詳也惟智云聖人以爲難則連下貧而無怨爲一章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注孔曰爲己履道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

循按荀子入乎耳者著乎心爲己也入乎耳出乎口爲人也入耳出口故徒能言之北堂書鈔引新序云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

百官總己注馬曰己百官

循按說文總聚束也己猶身也皇疏云百官各自束己身是也

原壤夷俟注馬曰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

循按法言五百篇云或問禮難以强世曰難故强世如夷俟倨肆羈南之蒲呂而陷之衆其彊宋咸注云夷俟倨肆皆騃倨之之謂廣雅云蹲踞屬啟球踞也夷俟即是倨肆俟埠音相近夷俟猶踞肆與夠踞躬義同蹲躬雙聲也夷俟叠韻也

馬氏訓俟爲待而謂踞待孔子夫之

大懇立大本知化育而無所苟皆所以知神所以能化之實用也如是乃無爲而治故末曰躋登之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爲人之所不見乎不動而敬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所以無爲而治所以爲善而天下不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之無爲而成即聖人之無爲而治邢疏以無爲爲老氏之情序全與繹義相悖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注孔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循按殺身成仁皇邢兩疏引北干曳齊固矣乃殺身不必盡甘刀鑊鼎鑊也舜勤眾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菑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即是殺身成仁苟自惜其身則禹不胼胝不至於跧步則水不平民生不遂田賦不能成即是不能成仁故有殺身以成仁者也不愛其身以成仁則能敬其事故僖已以敬即能安人安天下也管仲不死而民到於今受其賜賜則成仁不必殺身死不死之謂平仁不仁可互見矣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注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有待如者有馬不能調習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循按包注以闕文借人兩事平列孔子自謂云云總乘上兩事言之不闕文焉不調不假人謂之皆自妄憑臆明不知妄作也邢疏謂有馬借人爲譬喻非是借猶薄也借二十八年先軫曰使宋合於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釋文藉借也杜注云報借言秦使爲宋請宣十二年楚子告唐蔡侯曰敢藉君靈以濟楚師杜注云藉猶假借也我有馬不能服習藉人之能服習者乞其代己調良此連篇服善之事也與子路以車馬衣裘公諸朋友不同史闕文屬借人乘屬御此孔子爲學六藝者言也

敏則有功注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也

循按敏訓疾孔所本也僖四年速侮楚犬干陘公羊傳云其言次于陘何有侯也疏侯屈完也注云事有漸敏敏則有功疏云敏者也言舉事敏速則有成功矣是敏之義爲審

仍自致其功而未嘗通於人孔子以忠恕之道通天下之志故無所不如無所不能非特子一己之多學而識也忠恕者絜矩也絜矩者格物也物格而後知至故無不知由身以達乎家國天下是一以貫之也一以貫之則天下之知皆我之知天下之能皆我之能何自多之有自執其多仍執一矣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大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注言在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

循按孔子贊易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正與此經相發明蓋伏羲神農以前民苦於不知伏羲定人道而民知男女之有別神農教天期而民知伏食之有道顓頊之知識已開詐僞之心漸起往往窺朝廷之好尚無偏執之禁令以一心運天下而不息故能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黃帝堯舜承伏羲神農之治在使民有所知黃帝堯舜之治在不使民知不使民以無爲由於恭己南面而天下平中庸本天命率性而推論脩道設教之由盡其性以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此伏羲神農之治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以至形著明動變化此黃帝堯舜之治也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唯天下至誠爲能盡人物之性繼之者以能化爲神此黃帝堯舜炎農以通變神化爲治當爲萬世聖王之法中庸自此以下多詳能化之義曰王誠如神曰時措之宜曰無爲而成曰生物不測曰純亦不已惟時措故不已惟不已故不測惟不測故如神而神則無爲凡議禮制度考文所以寓天下之過無不如此無爲而治民無能名堯舜之能化也文武繼行代明並育並行溥博淵泉而時出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而無所苟皆所以知神所以能化之實用也如是乃無爲而治故末曰躋登之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爲人之所不見乎不動而敬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所以無爲而治所以爲善而天下不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之無爲而成即聖人之無爲而治邢疏以無爲爲老氏之情序全與繹義相悖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注孔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循按殺身成仁皇邢兩疏引北干曳齊固矣乃殺身不必盡甘刀鑊鼎鑊也舜勤眾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菑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即是殺身成仁苟自惜其身則禹不胼胝不至於跧步則水不平民生不遂田賦不能成即是不能成仁故有殺身以成仁者也不愛其身以成仁則能敬其事故僖已以敬即能安人安天下也管仲不死而民到於今受其賜賜則成仁不必殺身死不死之謂平仁不仁可互見矣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注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有待如者有馬不能調習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循按包注以闕文借人兩事平列孔子自謂云云總乘上兩事言之不闕文焉不調不假人謂之皆自妄憑臆明不知妄作也邢疏謂有馬借人爲譬喻非是借猶薄也借二十八年先軫曰使宋合於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釋文藉借也杜注云報借言秦使爲宋請宣十二年楚子告唐蔡侯曰敢藉君靈以濟楚師杜注云藉猶假借也我有馬不能服習藉人之能服習者乞其代己調良此連篇服善之事也與子路以車馬衣裘公諸朋友不同史闕文屬借人乘屬御此孔子爲學六藝者言也

敏則有功注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也

循按敏訓疾孔所本也僖四年速侮楚犬干陘公羊傳云其言次于陘何有侯也疏侯屈完也注云事有漸敏敏則有功疏云敏者也言舉事敏速則有成功矣是敏之義爲審

僖廿三年左傳狄不敏也注云敏審也二十三年左傳韓成而加之以敏注云敏審當於事亦以敏爲審周禮地官師氏二曰敏德注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當其可之謂時順時則審當之謂也中庸人道敏政注云敏勉也敏或爲謀謀勉審當所以有功苟徒以疾速便捷爲敏非其義矣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有侯而何氏以敏屬之有侯則非疾速便捷爲敏非其義矣故公羊云謂審當於事也好古敏以求之謂審以求之也聖人敏人固不專以疾速爲言耳

涅而不緇注孔曰涅可以染皁

循按釋文涅乃結反說文云謂黑土在水中者也墨土在水中即汙泥謂故書雅訓涅爲泥乃泥非染物孔謂可以染皁者謂南齊徐孝嗣云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假眞訓云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矣鄭注云涅礬石也西山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礬石也楚人名爲涅石秦人名爲羣涅即礬石也楚本草經礬石一名羣青程程即涅石也神農本草經礬石一名羣青程程即涅石也楚人名爲涅石秦人名爲羣涅甘刀鑊鼎鑊也舜勤眾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菑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即是殺身成仁苟自惜其身則禹不胼胝不至於跧步則水不平民生不遂田賦不能成即是不能成仁故有殺身以成仁者也不愛其身以成仁則能敬其事故僖已以敬即能安人安天下也管仲不死而民到於今受其賜賜則成仁不必殺身死不死之謂平仁不仁可互見矣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注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有待如者有馬不能調習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循按包注以闕文借人兩事平列孔子自謂云云總乘上兩事言之不闕文焉不調不假人謂之皆自妄憑臆明不知妄作也邢疏謂有馬借人爲譬喻非是借猶薄也借二十八年先軫曰使宋合於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釋文藉借也杜注云報借言秦使爲宋請宣十二年楚子告唐蔡侯曰敢藉君靈以濟楚師杜注云藉猶假借也我有馬不能服習藉人之能服習者乞其代己調良此連篇服善之事也與子路以車馬衣裘公諸朋友不同史闕文屬借人乘屬御此孔子爲學六藝者言也

敏則有功注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也

循按敏訓疾孔所本也僖四年速侮楚犬干陘公羊傳云其言次于陘何有侯也疏侯屈完也注云事有漸敏敏則有功疏云敏者也言舉事敏速則有成功矣是敏之義爲審

徒人費其人忠於所事則然不可謂之發身成仁不能一匡天下而藉口於管仲之不死則又不如召忽不知召忽之殉徒人費

至則行矣注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子路曰不仕無義注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

循按皇甫謐高士傳引論語至至則行矣而止蓋謂子路復至而丈人已先避去如後世蓼蟲則吾徹之之流若然則子路之言何誰發之邪觀其稱長幼之節不可廢爲向二子說無疑前云見其二子正爲子路此言張本然則丈人亦偶出不在耳陳天祥圖書釋疑云丈人既欲自藏其跡則不當止子路留於其家而又見其二子也又云子路乃路行過荅院已辭去云能知其必復來也皆言得之

逸民注逸民者節行超逸者也

循按說文作佚佚與逸通莊子田子方篇顏闔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後漢書逸民傳序云蓋鐸其絶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後漢書逸民傳序云蓋鐸其絶塵而反則以逸民爲民之奔逸絶塵所謂超逸也三國志云猶未及奮之絶倫逸羣也逸羣猶奔逸絶塵

如之何其柜人也注包曰友交當如子張

循按交有友交朋交之異故無友不如己者論友交也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注小道謂異端　致遠恐泥注包曰泥難不通

循按聖人一貫則其道大異端就一則其道小孟子以爲大辭有大焉者與人同能通天下之志故大就已不與人同其小可知故小道爲異端也可觀謂可以相視而善即攻乎異端也百家九流彼此各具彼彼觀於此而相摩焉此觀於彼而已矣何依注云如卻不得猶以如爲不如何氏謂如之何猶不如何氏謂如之何猶不如何氏謂如之何猶

也蔡林曰衆同也蓍也晉灼曰筮音誓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蓍不同所守各異唯聖爲能懷備之說文言部云誠和也加之蓍正與同義近俗字說文訓蓍毛詩巧言傳訓大疑雅則訓筮蓍俗字乃誣字俄借耳誣字本義自通馬以誣爲欺妄則非誣字本義

吾友張也爲難能也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

循按此文但言難能未言所以難能者何在故下連載曾子之言堂堂知堂堂爲難能即知難能指堂堂此論語自相發明之例也廣雅堂堂容也漢書儒林傳晉徐生善爲頌籀林曰漢有儀有二部爲此頌貌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籀但能盤紆爲禮容天下那國有容貌皆誦習學之師古曰頌讀與容同子張善爲容故云師也辟辟勉盤辟也又論語自相發明之例也

允說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注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循按閟百詩尚書古文疏證云四海困窮不得如漢注作好天祿永終亦不得作不好蓋允執厥中一句一義其四海困窮欲其俾爾昌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則欲俾而承天之福亦如洪範考終命大雅高明分終云額注亮善王命論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王嘉傳亂國亡羣不終其祿薛宣朱博傳叙位過厥任鮮終其祿方言鮮善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注孔曰命謂窮達之分

循按論語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云死生有命又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至於命之爲命則孟子詳言之云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又云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皆發明孔子知命之說也死生窮達皆本於天命宜死而營謀以得生命宜窮而苟謀以得達非知命也命可以不死而自致於死命可以不窮而自致於窮亦非知命也故子畏於匡固不敢死死於畏死於桎梏死於巖牆之下皆非命也故子畏於匡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正其所以不死也桎梏皆爲不知命殊色晏安立巖牆之下與死於畏死於桎梏皆爲不知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必得位乃伏隱之於命不可營求是知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必得位則不可施諸天下可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行命也不得位則不可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行命也君子以行道安天下爲心天下之命造於君子孔子栖栖皇皇不肯與沮溺荷蕢同其辟世者聖人飢不與百姓之飢與同於命君子造命則使之不愚不自困於命君子造命則使之不愚不自困於命己溺己飢者猶之也仁義禮智之命勞來匡直者主之也故己之命聽諸天而天下之命任諸己是知命也君子爲得位者之辱君一邑則宜造一邑之命君一國則宜造一國之命視百姓之飢寒不能恤之在席視百姓之故無以爲君子知同何敢死之故乃知死生有命之命知天下有道正不與易之故乃知道行道廢之命第以守殉任運爲知命非孔子所云知命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棗文刊

周易述補敘

元和惠君定宇著周易述二十卷未竟而卒闕自鼎至未濟十五卦序卦雜卦二傳德州盧運使序而刻之其闕帙如故愼之也易家之庞雜如王韓之鑿宋人之陋太極河洛之誕此在

國初諸儒黃宗炎氏毛奇齡氏胡渭氏皆能言其非者然從未有盡祛魏晉以來儒說之異而獨宗漢易者也漢易最深者無過荀氏虞氏其說今僅散見於李氏鼎祚集解中後儒土苴視之而不以爲易之準的是易終爲幽渺不可知之書愚者怖之陋者鑿之而漢之師法盡亡矣雖然漢易豈易言哉裴松之三國志注引虞翻別傳曰翻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至祖父鳳爲之最密世傳其業至翻五世則虞所注者孟氏學也陸氏釋文曰箕子之明夷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鄒湛云訓箕爲荄詁子爲滋漫衍無經以譏荀爽而箕子者萬物方荄滋也其說出於孟喜弟子趙賓則荀所注者亦孟氏學也漢書儒林傳乃曰孟喜從田王孫受易詐言師田生且死時獨傳喜同門梁邱賀疏通證明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持論巧慧易家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若然荀虞之學幾於師承不明是班所述已昧經師之授受而啟學士之疑惑易學之亂不待唐宋以還也惠君生千餘年後奮然論著取荀虞旁及鄭氏干氏九家等義且據劉向之說以正班固之誤蓋自東漢至今未析之大疑不傳之絶學一旦皆疏其源而導其流不可謂非一代之儒者宗也予讀其書而惜其闕思欲補之自懼寡陋未敢屬草癸卯春在京師聞旌德江君國屏爲惠氏之門人作周易述補心慕其人未得見也次年客揚州汪容甫始介予交江君讀其所補十五卦證精博羽翼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

惠氏皆予所欲爲不能爲者江君屬予序之予以爲江君體例同於惠氏茲不再論獨惠氏之書象下傳家人女正乎內男正乎外注內謂二外謂五象下傳澤无水困注水在澤下故无水木上有水井注木上有水上水之象猶不免用王弼之說江君則悉無之方之惠書殆有過之無不及也歙凌廷堪敘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

學海堂
甘泉江上舍藩著

周易述補

周易下經卷七卷八

卦五月外卦六月

鼎元吉亨注案木於下爲鼎象析木以爨也大壯上之初與也旁通天地始交故元吉也三變陽成旣濟故亨疏曰案木於下離爲火巽爲木爨以木火鼎烹熟物之象故曰析木以爨也此注詳述文解字文炊上之初者震氏之解卦傳也下震上巽震上之初乾初之上而成鼎與屯旁通者又之反也屯柔始交而難生故曰天地始交又曰勁寸陰中大亨貞勉謂也三勤成既濟六爻皆正陽氣通故元吉亨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注趾足也應在四大壯震爲足折入大過大過顛也初陰在下故否利出之四故曰利出否爲四變得正成震震爲長子謂世宗胤而爲祭主故得妾以其子无咎矣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注九二陽爲實鼎之實出故曰鼎有實恐耦曰仇卿尼也尼近也二應四四不得正與二爲仇然四已屋誅故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即者四不能近二也故吉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注動成雨坎爲耳鼎耳之象倒鼎爲革故曰鼎耳革鼎只耳行耳革行塞雉爲雉坎爲膏革體兌兌爲口在上故不食四變三動而成坤爲方坎爲雨故曰方雨三動虧乾故悔亡復之正故終吉也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剭凶注穆謂之餗震爲竹竹筍曰筍筍之爲菜也鼎實惟是八珍之食剭讀如屋誅之屋鼎三足三公象若三公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注坎爲耳陰父居中故稱黃耳鉉鼎扃也長三尺乾爲金故金鉉動而得正故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注鉉謂三乾爲玉鉉體剛有上九自天詒之位貴居五三動承上故大吉无不利疏注剛足至无咎○此虞義也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折故曰鼎折足也震爲足也卦大壯震爲足也卦互體兌兌爲口應在四大壯震爲足故曰折足覆公餗也諸卦傳文爲出震故震爲出震故得爲主器故曰兌爲口舌故曰

初六民其疏无咎利永貞(注)震爲足故民其疏失位變則得正故无咎各良吝六二民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注)腓長爲腹良爲腓拯救也隨謂下陰震爲動故不拯其隨心不快也九三艮其限裂其寅厲熏心(注)限蹙帶處也坎爲隱五爻之三故艮其限寅肯內民爲脅坎爲耳爲手震起艮止故裂其寅坎爲心艮爲閽寺門人坎爲盜閽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閽心古閽作熏六四艮其身无咎(注)身孕也五動則四體离离爲大腹孕之象也得正承五而受陽嫌故无咎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注)輔頰車也三至上有頤象艮爲止在坎車上故艮其輔輔謂頰車相依震爲言五失位悔也動而得正故有序悔亡上九敦艮吉(注)印一成爲敦印敦艮者兼山之象也(疏)震爲至承貞○此虞義也侯氏果曰震爲趾震爲足坎爲隱伏艮爲止故艮其趾失位變則得正故无咎各良吝二艮爲小子坎爲丈夫小子親比丈夫故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也此虞義也侯氏果曰震爲趾震爲足坎爲隱伏艮爲止故艮其趾失位變則得正故无咎各良吝二艮爲小子坎爲丈夫小子親比丈夫故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也坎爲心故不快坎爲隱伏艮爲止故艮其限坎爲隱伏震爲足故艮其限裂其寅厲熏心坎爲心艮爲手震起艮止故裂其寅坎爲心艮爲閽寺門人坎爲盜閽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閽心陸績作熏坎爲心艮爲閽寺門人坎爲盜閽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閽心古閽作熏六四艮其身无咎(注)身孕也五動則四體离离爲大腹孕之象也得正承五而受陽嫌故无咎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注)輔頰車也三至上有頤象艮爲止在坎車上故艮其輔輔謂頰車相依震爲言五失位悔也動而得正故有序悔亡上九敦艮吉(注)印一成爲敦印敦艮者兼山之象也(疏)震爲至承貞○此虞義也侯氏果曰震爲趾震爲足坎爲隱伏艮爲止故艮其趾失位變則得正故无咎各良吝二艮爲小子坎爲丈夫小子親比丈夫故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也此虞義也侯氏果曰震爲趾震爲足坎爲隱伏艮爲止故艮其趾失位變則得正故无咎各良吝二艮爲小子坎爲丈夫小子親比丈夫故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也坎爲心故不快坎爲隱伏艮爲止故艮其限坎爲隱伏震爲足故艮其限裂其寅厲熏心坎爲心艮爲閽寺門人坎爲盜閽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閽心古閽作熏六四艮其身无咎(注)身孕也五動則四體离离爲大腹孕之象也得正承五而受陽嫌故无咎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注)輔頰車也三至上有頤象艮爲止在坎車上故艮其輔輔謂頰車相依震爲言五失位悔也動而得正故有序悔亡上九敦艮吉(注)印一成爲敦印敦艮者兼山之象也

漸女歸吉利貞(注)否三之四女歸四歸妹之四也漸三之四亦女歸吉利貞故漸女歸吉利貞也

歸妹初三之四泰五進得位往有功故吉征凶位不當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征有功故吉初上失位故利貞(疏)震爲長男坤爲母爲大輿震爲大塗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以正邦也當位貴也其道光明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損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益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夬揚于王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姤女壯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萃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志行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是以凶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鼎元吉亨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漸女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其止也巽行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豐亨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旅小亨旅貞吉(注)旅初之四否三之五小而否也(疏)否坤下艮內坎外離兩山上爲旅山之父故曰旅山之象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疏)否三之四女歸四歸妹之四也漸三之四亦女歸吉利貞故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兌亨利貞(疏)否三之四女歸四歸妹之四也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渙亨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以節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中孚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歸妹

歸妹征凶无攸利(注)兌爲妹兌之歸魂是歸妹也表三之四坎月離日俱歸妹象震爲征三之四不當位故征凶四之三夫正无應以柔乘剛无攸利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歸妹征凶无攸利(注)兌爲妹兌之歸魂是歸妹也表三之四坎月離日俱歸妹象震爲征三之四不當位故征凶四之三夫正无應以柔乘剛无攸利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初九歸妹以娣跛而履征吉(注)妹爲三姊謂初震爲兄故歸妹

初在三下動而應四故不言其妹而言其姊姊女弟也履禮也卦體互坎坎爲曳故跛而履震爲征故征吉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注)視應五也震上兌下商日不正故眇能視一目小也幽人謂四之初成坎二在坎中故稱幽人震喜兌悅故利幽人之貞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須(注)須需也需不進也初在四例已應之故反歸以娣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注)愆過也坎月離日爲期三變月有晦朔坎爲曳震爲行也故遲也震春兌秋坎冬离夏四時得正故歸有時也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注)帝乙湯也震爲帝坤爲乙故曰帝乙泰乾爲良爲君乾在下爲小君則妹也袂袖也乾爲良故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月幾望吉以貴行也(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上六歸妹以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注)兌爲羊坎爲血坤爲筐爲士震爲竹故曰筐坎爲曳故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疏)此度著也否三之四泰否坤下乾上三之四亦否坤妻通也故曰女歸吉利貞否坤爲地爲母爲長故稱女歸吉利貞謂四陰得男故吉坤爲大輿震爲大塗故曰歸妹以須反成歸妹兌爲女之反也兼艮爲少男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陽故失位故利貞

豐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注)兌卦三陰三陽之例乘二之四成豐豐噬嗑上之例乘二之四成豐豐噬嗑上之三者虞氏荀爽易例也自泰來者九升叠震恒初之

上三之五五之三陽成旅貞利之因兩象
易也或見豐卦不往小來故曰小不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注瑣瑣細小也小石爲非其
正應離之始離爲火自取災也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僮僕
貞注即就也次舍也資貨也艮爲關寺僮僕之象以陰居二
卽就其舍承陽有資敝僕其資九三旅焚其次喪其僮僕貞
厲注三動艮爲敝爲焚其次喪其僮僕貞厲
也動而失正貞厲矣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注巽
爲處爲斧斧黃故也離爲心不快也六五
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注離爲雉爲矢爲黃五變成乾則二矢
矢動
矢也譽謂二巽爲命五變成乾則二矢
應五終以譽命也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注離爲
鳥爲火巽爲木爲高變震爲竹爲笑離中爲巢之象也
震爲笑震在前故先笑巽爲號咷巽在後故後號咷旅子牛
易凶注喪爲牛乾爲馬五動成遯故喪牛遯六二說之用黃
牛之革即上九之牛也疏瑣瑣至災也○詩小雅節彼南
山瑣瑣姻婭傳曰小瑣故曰瑣瑣小
也此初應四是應即次也○即就也○即就至其資
○即就也○即就至其資
○即就也○即就至其資

江上舍周易述補

鼎有實愼所之也投忧有疾終无九也(注)二變爲艮艮爲順九也鼎之所以烹飪也故取象焉(注)象頭如儀刑文王之儀儀法度也履公餗信如何也(注)履公之餗屋誅當加其如何也鼎黃耳中以爲實也(注)得中應陽故曰中以爲實五鉉在上剛柔節也(注)三動成坤艮兌之體艮陰應上成未濟故有海卦離六爻失位然六位相應剛柔有節也(注)以陰至貴也○此虞義也水陽承九二一也水之故不悖易剝陽實坤初二變陰下卦成艮爲山山之高峻不可踰越故曰不悖也(注)謂動而得正也不拂其隨未退醜也(注)坎北方卦也艮東北方卦也(注)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注)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艮東北之卦也

體火至炎也○坎為水至寒也○火遇水寒則滅○故曰體異也○火遇坎炎而不滅○故曰體同也○坎為月○離為日○坎為子○離為午○坎為北○離為南○坎為冬至○離為夏至○坎為中男○離為中女○坎為水○離為火○坎為陷○離為麗○坎為加憂○離為大腹○坎為耳○離為目○坎為多眚○離為甲胄○坎為弓輪○離為戈兵○坎為血卦○離為乾卦○坎為隱伏○離為見○坎為曳○離為牝牛○坎為美脊○離為科上槁○坎為下首薄蹄○離為龜○坎為蛇○離為鼈○坎為蟹○離為蠃○坎為蚌○離為龜○坎為豕○離為雉○坎為亟心○離為下首○坎為薄足○離為上槁○坎為通○離為止○坎為弧○離為矢○坎為棘○離為科上槁○坎為叢棘○離為乾卦○坎為狐○離為黃矣○坎為狐○離為黃矣○坎為狐○離為黃矣

有大而能嗛必謙故受之以豫(注)處大有之世嗛尊而光則豫順以動而天地如之況於建侯行師乎豫之所以受大有也(疏)嗛尊而光謂以勞施下地如之順以動而天地如之況於建侯行師乎豫之所以受大有也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注)喜樂出人人必喜悅孟子曰吾君不能悅而責人以善謂之賊己君不能悅而責己以正謂之自棄(疏)此卦名隨故云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也

隨無事而可喜悅也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注)喜悅隨人必有事焉古者五帝之蠱事(疏)謂書大傳及帝王世紀之蠱事也伏羲蠱天下之蠱事也神農蠱日中之蠱事也黃帝蠱天下之蠱事也堯蠱四海之蠱事也舜蠱三苗之蠱事也禹蠱九州之蠱事也湯蠱夏民之蠱事也文王蠱羑里之蠱事也武王蠱天下之蠱事也成王蠱殷頑之蠱事也周公蠱東夷之蠱事也

有事然後可大故受之以臨(注)二陽居下有臧事也(疏)謂十月卦辟坤臨用事之時有臧善之事也

臨者大也(注)二陽升五六爻辭九二咸臨吉无不利六五咸臨吉无咎上六敦臨吉无咎是臨有大義也

大而可觀故受之以觀(注)陽反成觀二陽在上故可觀也(疏)此依虞氏消息之義也臨卦十二月建丑用事至八月建酉陽氣浸消陰氣浸息陽氣將盡陰氣將極陽反居上陰反居下陽反成觀故云陽反成觀也觀卦八月建酉陽氣將盡陰氣將極陽反居上陰反居下陽反成觀故云陽反成觀也

觀者觀也(疏)觀卦之名觀者觀見之義也觀卦二陽升爲五六爻辭九二咸臨吉无不利六五敦臨吉无咎上六敦臨吉无咎是臨有大義也觀卦八月建酉陽氣將盡陰氣將極陽反居上陰反居下陽反成觀故云陽反成觀也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注)言可觀政於人則有所合於刑矣(疏)卦辭利用獄故知合於刑矣案日宣明歷噬嗑卦用戊戌日雷而明二者合而其道彰也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注)言無色也剝落也(疏)王弼注曰剝落盡矣(疏)言無色也雜卦傳文虞翻注曰剝落也陸績注曰剝落盡矣(疏)五動爲巽巽爲白白賁無色也故爲白賁無色也易釋文引馬融注曰剝落也賁飾也賁至上九已爲白賁無色也故爲白賁無色也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注)言物不可苟合於刑當以文飾之(疏)荀但也治天下者不可但威之以刑當以人文化成天下也小雅白駒篇皎皎

白賁無咎上得志大有慶也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注)易窮則變物極則反其初矣(疏)易窮則變下繫辭文五陰剝一陽陽將盡矣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注)易窮則變物極必反反於下爲復復陽在下爲剝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注)妄猶望也无所望則不妄有爲矣(疏)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此馬融義見易釋文復反其本則物皆歸根反命則常知常乃明相反相成故不妄也

物不可以苟而已故受之以頤(注)頤者養也(疏)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萬物合合矣辜聚也聚會也(疏)天地相遇品物咸章遂象傳文荀爽注曰乾坤成於巽而合也陸績注曰於寅卯出於寅與乾相遇南方夏位萬物章明是其物皆合也聚會也故爲聚也陸績注曰陰陽交合之義京氏易傳津上於地稱陰成萃謂坤爲衆虞氏逸象義日坤爲衆聚之義也故爲聚也

聚之義故受以萃萃者聚也(注)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萬物合合矣辜聚也聚會也(疏)天地相遇品物咸章遂象傳文荀爽注曰乾坤成於巽而合也陸績注曰於寅卯出於寅與乾相遇南方夏位萬物章明是其物皆合也聚會也故爲聚也陸績注曰陰陽交合之義京氏易傳津上於地稱陰成萃謂坤爲衆虞氏逸象義日坤爲衆聚之義也故爲聚也

聚於下也說卦傳曰爲衆爲均爲平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爲黑其於地也爲黔喙爲衆爲大腹爲衆爲簍爲平爲大輿

遠日月久照四時久成故久謂散故離卦制數度故止雷動出物故稱春陰在前故難育女在上外也家人女正位乎內故內者也否反成泰泰反成否大壯止蹏陽故大壯同心親也革更故烹飪陽故退五陽並應親也大壯同心親也革更故烹飪

取新五以陰退陽故退信及豚魚故信豐大故多旅无容故

觀異疏此虞義也屯十二月卦陽始震長而交孚馴卦之初故曰初震坎初之二而成震故陰出也見易釋文鄭讀如字納甲三日震象出庚月陰也月出於東而人仰見之是陰出初震故見也陰謂坎卦也坎外卦爲女正位乎內坎也泰到卦也泰四變陽成大壯又何初爲止與遠亦到故曰初也泰四變陽成大壯又何初爲止與遠亦到故曰初也泰四變陽成大壯又何初爲止與遠亦到故曰初